



陽光下， 大地本該如此清純！

儘管文明的紅塵在眼前迷漫，
儘管我們已經很難去驗證大地的本色，
但是，富士軟片仍然堅持提供最新鮮純淨的色彩，
因為我們深信，在空氣未污染以前，
陽光底下，大地本該如此清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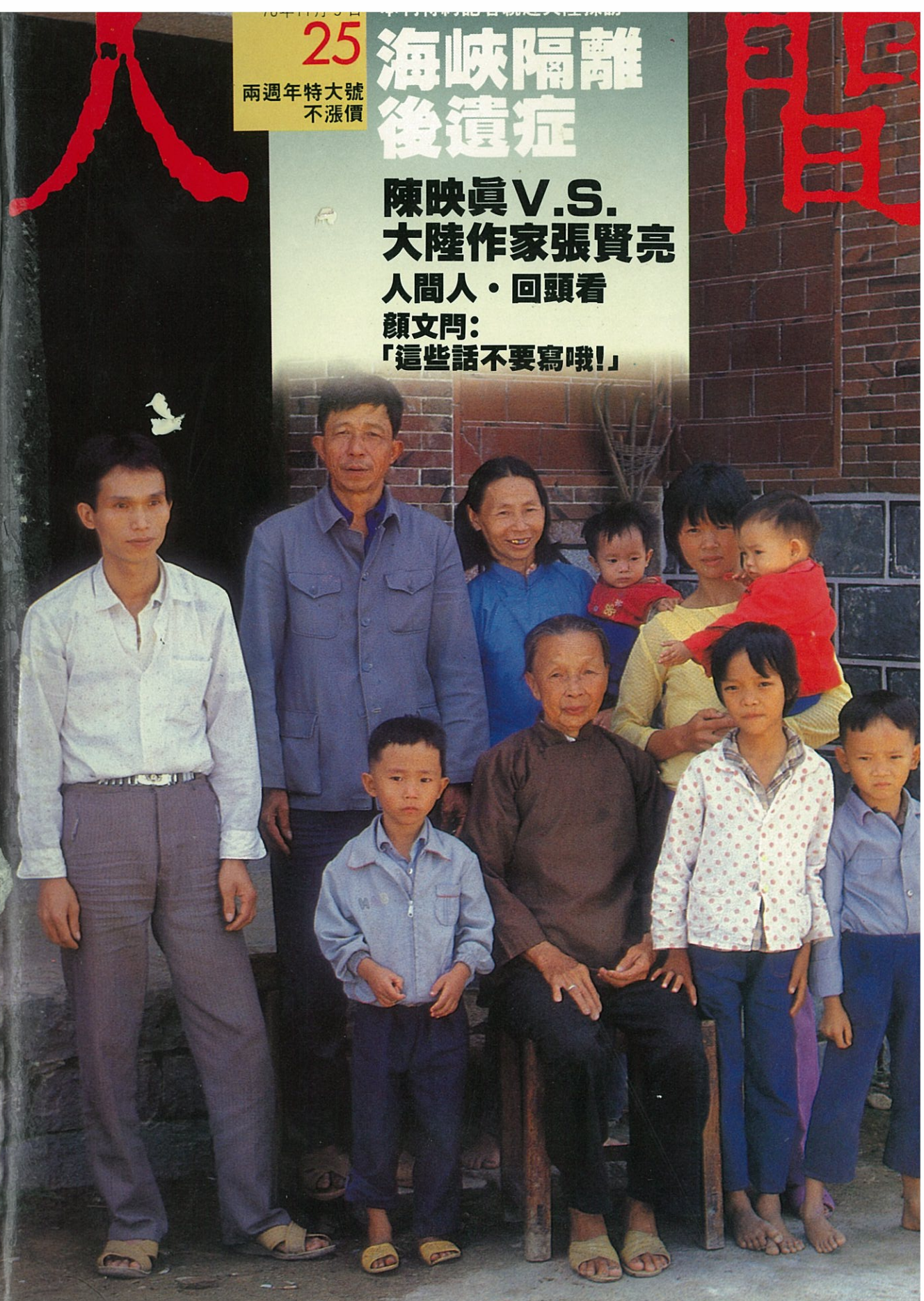


帶您回到色彩的故鄉

富士彩色軟片

SUPER HR 100·200·400·1600

HUNG CHONG 台灣總代理 /
恆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TEL: (02) 537-1166 (總機)
 台北市吉林路20號



25

兩週年特大號
不漲價

海峽隔離 後遺症

陳映真 V.S.
大陸作家張賢亮
人間人·回頭看
顏文閻:
「這些話不要寫哦！」

閻



杜邦珍惜生命的可貴 因為你我的未來與它息息相關

杜邦願大自然永遠生生不息，綿延萬世

牠們張著巨翅，悠然地在空中翱翔……
偶而俯衝而下，
勁爪掠起雷帕普 (Repaupo) 河中肥魚，
然後，就在杜邦工廠附近的樹上，
享受大自然的盛筵。

白頭鷹是新澤西州吉布斯坦 (Gibbstown) 市一家杜邦化學工廠附近的常客。

杜邦捐助了十五萬美元給美國野生動物研究中心，作為白頭鷹繁殖計畫經費。現在，該中心每年可繁殖廿隻白頭鷹，放養到美國國內幾近絕跡的各地區，使這象徵著美國的大鳥，再回到原屬於牠們的天空，任意翱翔。

杜邦更積極參與白頭鷹繁殖計畫的大眾教育工作，將視野跨

出僅限於一般工業的環保觀念。希望在工業界與社會大眾之間，建立一種新的合作方式，以便於徹底地達成環保使命。

單就化學工廠方面，杜邦因為環保工作而建立的各種設施，總值約十億美元；用於控制空氣污染、水污染及處理固體廢棄物。每年不惜耗資三億五千萬美元之鉅，以確保這些設備的運作、維修與有關研究工作之進行，而達到環保與工業和諧相處之目標。

杜邦相信，人們的努力不會白費，工業與環保的和諧關係終將普遍地建立，而杜邦的心願也必定達成——大自然永遠生生不息，綿延萬世。



台灣杜邦擁有全國兩台之一的紅外線空氣分析儀

台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北路8號7樓 TEL: 7514321 (20線)



胃立暢[®]顆粒
藤澤胃腸藥グリーン



胃痛、胃脹、胃灼熱

打開一帖綠的舒暢……

胃立暢有效制酸、消除胃痛、更保護胃腸

現代人的胃腸不適，不僅因胃酸過多所引起，暴飲暴食和繁忙的生活，都會使胃腸受損，導致胃痛、胃脹等各種胃腸不適的症狀，所以請選擇同時具有多種治療成分的胃腸藥，才能完整而有效地治療各種胃腸症狀。

鋁箔包、顆粒狀的藤澤胃腸藥——胃立暢，是由二種顆粒所組成，具有速效和持續的雙重制酸效果，不但能使胃腸立即舒暢，緩解疼痛，並且能保持治療效果。成分中更含胃黏膜保護劑，能從根本上讓胃免受刺激。所以胃立暢的確是符合現代人需要的胃腸良藥。有了胃腸疾病，絕不可延誤治療，除了應立即節制飲食、讓生活正常，選用胃立暢將是正確而有效的治療方式。

藤澤藥品關心您的健康，備有“胃腸保健常識”，歡迎來函索取。



製造：台灣藤澤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核定已實施GMP)
總經銷：台藤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571號3樓A
電話：(02)709-1980



新上市

衛署藥製字第029720號
省衛藥廣字第7609087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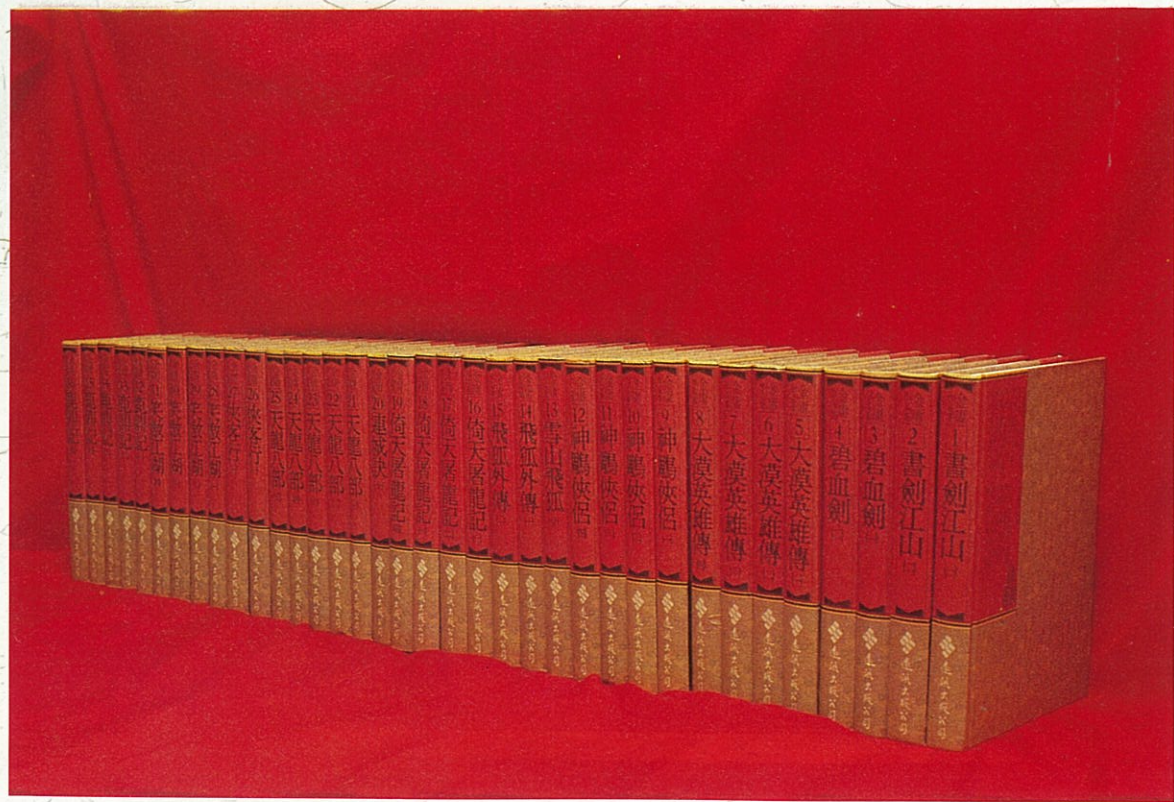
紀念人間2周年擴大訂戶大贈獎

50萬元的價值 的中獎機會！

1/3

「人間」雜誌的刊行，在廣泛讀者和社會各界最熱烈的評價關懷和支持之下，在這11月份，以充滿喜悅和感謝的心情慶祝「人間」創刊的兩周歲。為了紀念這歡悅的日子，「人間」準備了價值50萬元價值高、品質優等的禮物，以1/3的中獎比率，舉行「紀念兩周年擴大訂戶贈獎」，來酬謝我們的新舊訂戶，希望您接受我們熱情的邀請，踴躍參加訂閱抽獎活動。

在「人間」以更大的熱情與信心邁向我們的第三年時，「人間」熱切地需要您的續訂和新訂，好讓我們走得更遠、更久，拍回來，寫出來的東西更好、更動人。



1 1年期訂戶：
凡訂閱人間雜誌一年，（一般訂戶：1480元，學生訂戶：1380元）除贈送「人間報導攝影精選集」一冊，另贈送彩卷1張，只要在有限期限內訂閱（郵戳為憑），本社在收到您的訂單後，隨即會寄上附有編號之彩卷1張。（存根聯本社留下供抽獎用），在抽獎揭曉後，本社將主動通知中獎訂戶，並將贈品寄上。

2 2年期訂戶：
訂閱人間雜誌二年（訂費：一般/2800元，學生/2600元），除贈送「人間報導攝影集」1冊外，另贈彩卷3張，供抽獎之用。

3 榮譽訂戶：
榮譽訂戶的訂費為16,000元，可永久享有人間雜誌，於二週年訂閱優待期限劃撥者，除可獲得人間雜誌一年期精美典藏版合訂本外（包括9-12、13-16、17-20，三巨冊），並可獲贈彩卷5張，參加抽獎活動。

4 有效期限：
76年10月1日~11月30日（郵戳為憑）

5 抽獎日期：
人間二週年抽獎活動，將於12月中旬，敦請社會公正人士，公開抽獎，中獎名單，將於77年元月號「人間」上公佈。

頭獎：金庸作品全集典藏版（遠流出版公司）一部，值12000元。

壹獎：Fujica AXI高級單眼相機，值9000元。

貳獎：「自然圖鑑系列」、「科學探索」、「資訊圖書目錄」（光復書局）各2套，每套約8000元

參獎：Fujica HD-S 防水相機三部，每部約7000元。

肆獎：「宇宙的時代」、「油畫技法」（光復書局）各2套，每套值5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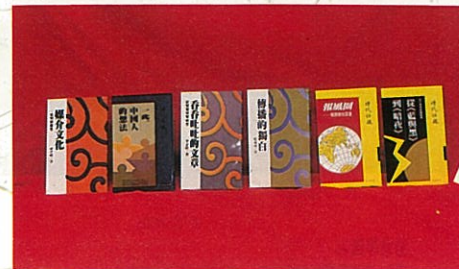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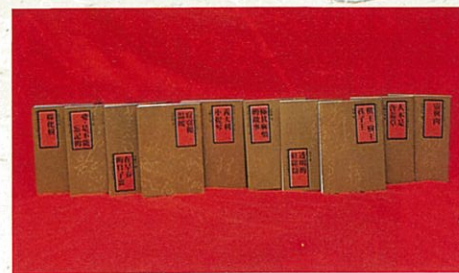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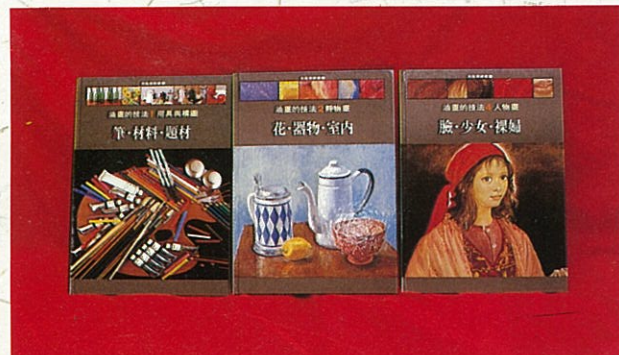
伍獎：「倪匡科幻小說全集」（遠流出版社）13套，每套4200元。

陸獎：藝術造型棋「孫子兵團」50套，每套值2000元。

柒獎：「當代中國大陸文學叢刊」（新地出版社）一套10本，共46套，每套值1200元。

捌獎：「社會趨勢叢書」（遠流出版社）每5本一套，共48套，每套值625元。

玖獎：爾雅出版社叢書，每4本一套，共100套，每套約值450元。「大眾心理學全集」每4本一套，共31套，每套約值440元。久大出版社之「傳播叢書」及「話題叢刊」每3本一套，每套約值400元，共115套，合計玖獎有246個名額。



PRO KENNEX 雷霆萬鈞的新標誌

肯尼士 SPOTLITE 幻象 運動鞋

SPOTL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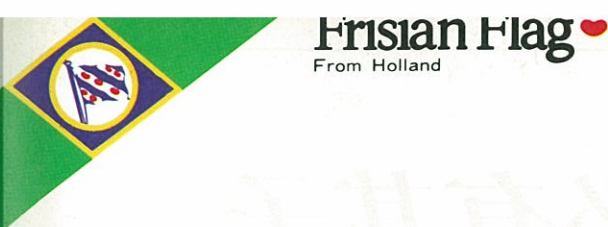
全國唯一採用幻象顆粒鞋底，
剎車力強、彈性特佳、爆發力最猛。

商品特性	您的利益
● PRO-Kennex 全新設計系列	● 穿著前導，滿足心理虛榮感。
● 輕便和耐穿。	● 提供舒適、和最佳之彈性特性、耐用、和超舒適的穿著感。
● 佳佳皮鞋面設計。	● 穿著舒適、柔軟、彈性、耐用及持久耐用。
● MARK 和 KENNEX 雙重設計。	● 突破傳統區域，提供運動、休閒、和日常穿著。
● 特別採用深藍色的橡膠底	● 保證絕對了您運動需要。
● 特別採用深藍色的橡膠底	● 特別、提供您衝向力、和敏捷的氣。



運動用具股份有限公司
中縣潭子鄉菜林村祥和路33號
電話：(045)338607~8
公司：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51-1號
電話：(02)7122935

全省專賣店：
台北 長春路77號(02)5433266 / 南京東路四段51號(02)7128803
連寧街3號(02)7414784 / 信義路四段141號(02)7063141 /
台南 立人路3號(06)2214072、高雄 七賢二路181號(07)2821809
全省各大百貨公司及體育用品店均售 豐原肯尼士大飯店專櫃
團體訂貨免費專線：080-451000



多喝牛奶有益健康
有了健康才有希望

每一天對我都是新的挑戰
在分秒必爭的忙碌中
我深深體會健康的身體有多重要
所以在工作的空檔
我會喝杯菲仕蘭牛奶來補充營養
菲仕蘭全脂全蛋白奶粉
營養完整·沖泡簡單
是隨時補充營養和體力
最經濟自然的方式

菲仕蘭全脂全蛋白奶粉
Frisian Flag
※營養專家調配，百分之百整罐荷蘭原裝進口
菲仕蘭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江路129號10樓
TEL:(02)5615006~9



喝過菲仕蘭，才知道牛奶的香味

Pfizer

有其父，必有其子

輝瑞針對大人，小孩營養所需，分別調製保健配方

兒童保健配方—— Viterra維他力美味片

- 病中病後，亟需補充營養。
- 及偏食所引起的維他命缺乏症。
- 輔佐膳食中維生素不足。



維他力*
美味片
Viterra*
TASTITABS



成人體力恢復—— RoeriBeC羅力倍膠衣錠

- 體力透支，營養補給。
- 偏食少吃，營養不足。
- 體質虛弱，發育不良。



羅力倍*
膠衣錠
RoeriBeC*
F.C. TABLETS

Pfizer

輝瑞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北路205號10 F (金融大樓)
TEL:(02)713-1323

*註冊商標
詳細資料備索

省衛藥廣字第7605015號

輝瑞大藥廠關心您全家大小的健康

發行人 / 陳永善 (陳映真)
編輯總顧問 / 高信疆 (高上泰)

人間

25

社長 / 王拓

編輯顧問 / 高信疆 詹宏志 蔣勳
林懷民 吳靜吉 黃春明
郭楓 尉天聰 王禎和
張照堂 阮義忠 蘇俊郎
關曉榮 吳嘉寶 林俊義
王鑫 徐國士 韓
馬以工 梁正居

編輯部

總編輯 / 陳映真
文字編輯 / 陸傳傑
圖片編輯 / 蔡明德
攝影採訪 / 林柏樑 李文吉
廖嘉展 賴春標
文字採訪 / 官鴻志 曾淑美
王墨林

特約採訪 / 陳列 鍾俊陞

資料管理 / 李翠瑩

管理部

經理 / 王拓
副理 / 曾伯堯
發行副理 / 廖為民
辦事員 / 蔣德香 郭娟靜 戴銀芬

廣告部

經理 / 郭秀貞
代表 / 陳映三 吳明達 楊恩惠
黃曼娜

視聽部 / 王菲林 陳瓊姬

出版部 / 賴明烈 陳世昌

會計部 / 吳文娜

美術構成 / 蔡雅松
美術協力 / 凌鈺

讀者投書

風格乎？客觀乎？

一本雜誌或一份報紙，目的之一就是耍暢銷，如何在戰國時代釐清強弱，恐怕皆使編輯們頭大，那麼請問在不勝枚舉的讀者群中，吸引力和風格二者之間恐怕就是個等號，此時理論上客觀裁決顯然成了烏托邦。

換個角度來看，如果不是讀者們早已存在的預存立場，豈能隨意認同某本雜誌，此時客觀與否又不重要了！

在我向另一位編輯（這位老師也是某大雜誌的編輯）求其編輯方針之時，希望您給我滿意的答覆。

矛盾的閱聽人

編按：其實《人間》的風格並不是特意捏造出來的。因為在《人間》同仁的心目中，《人間》不是一份商品。商品為了促銷，所以需要特別設計。《人間》是以圖片和文字從事報告、發現、紀錄、見證和評論的雜誌。

在這個前題下，一件報導是否有失真實才是我們關心的所在。至於風格與吸引力的問題還是由讀者來判斷好了，如果問我們有沒有一貫的宗旨？那我們一向的答覆是：「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

用愛，台灣才有希望，你們懂嗎？

我不是憤怒的青年，我是不滿。我想這個社會連年輕人都那麼老成馴良，那這社會還有救嗎？台灣是寶島，在一切的非人性的殖民化下，我失去了故鄉。如果我們的社會因為一些沒有必要的成長神話而失去了希望和歸屬感，那麼我們付出的代價太大了。

堤防越來越高，我們治水不要像大禹的爸爸好嗎？如果淡水河乾淨了可以行船，可以游泳，那還要設什麼休閒區嗎？我鄭重的想說：如果我們政府真正愛這塊土地，就趕快用外匯存底去換回我們的原鄉，把治河工程包給美商，土地不是用來掠奪的，而是用來墾殖、用來愛的。用愛，台灣才有希望，你們懂嗎？

中國醫藥學院醫學系五年級李志銘
可否與你們一起工作？

搬家，第一件想到的是一《人間》，為擔心不能如期收到這本有愛的書，我現在依規定將更遷住址的資料隨信附上，請查收。我是一個學生，想要請問：通常貴社在製作一項專題時，是否完全都是貴社的編輯及記者在負責，有否其他非專業的人參與？如果個人對貴社所從事的工作有興趣，特別是深入群眾間作採訪及認識，是否可以與你們一起工作呢？

陳泰安

編按：經常有許多在學學生，和我們一起採訪、討論，所以您的要求，並不是特例。

愛和寬恕才是最真誠的

從人間第9期的「不孝兒英伸」一文與貴社結緣，我不是很有恆心看書的人，所以經常在看「過期書」，今夜剛把9月號看完，接著看10月號，想不到第一篇就是：「以後……請到家裡來奉茶。」

湯英伸事件的開始至現在，我一直是在一個同情者的立場，不僅同情湯英伸的遭遇，更同情那失去家庭的孩子。這些情緒，一直到看到湯英伸著體育服的「遺容」時，

整個崩潰了，那天，整整哭了一、二個小時，家人還莫名其妙呢！甚至我母親特地來我房間問原因！我還真不知從何說起，只是真的無法壓抑情緒。

「以後……請到家裡來奉茶。」雖然只是短短一篇，但是卻也令人放下了一塊大石頭，更由於他們兩家的和好，令我覺得：世間沒有解不開的仇恨，愛和寬恕才是最真誠的。更令人高興異常的是「台灣原住民族發展協會」的成立，至少以後他們不會再「投訴無門」了，更希望這個組織能保障他們，不再受欺騙愚弄，希望每個原住民都確實知道有這個組織和這個組織所能為他們提供的服務。

施玉玲

捐款方式

在一次很偶然的機會裡，無意中看到貴社所報導的有關智障兒童的問題，看完之後，我的內心感到無比的沈痛。我覺得他們也應該要接受一份完整的教育才對。所以我想我雖然沒有辦法為他們出力，但是我可以在金錢上給他們一點小小的幫助，雖然數目不是很多，卻是我的一點心意。所以我想請問貴社，這筆錢應該要寄到什麼地方去，才能夠幫助到他們呢？是否要特別注明什麼事項，才能使他們收到這筆錢呢？麻煩請告知好嗎？在此先謝謝您們。

吳遠翊

編按：一般的捐款都是劃撥到〈人間〉的帳號，然後由我們代轉，不過在劃撥單上請您務必註明捐助的對象。如果捐助的對象是一個機構，我們會請他們開立收據，如果是個人則由我們開立收據，再轉交。

編輯室手札



十月十五日國民黨正式公佈「大陸探親政策」。這訊息使得原本偷偷摸摸的返鄉探親，得以正大光明的進行，也使得原本有所顧忌的人得到了鼓舞。承辦返鄉探親作業的紅十字會因而熱絡了起來。有人在此遇到多年不見的老鄉、好友，一陣寒暄後，他們相約明年春節的時候在老家見面、拜年……。這時「河北」、「安東」、「四川」……再也不是地理教科書上塵封的字眼了。

但我們還是要問「大陸探親政策」真能徹底解決返鄉探親的問題嗎？一九四九年來自大陸的外省人是否都能順利返鄉探親？

為了檢視被迫隔絕的後遺症，《人間》採訪編輯除了採訪台灣的外省人外，更踏上海峽的彼岸做全面性的了解。

台北政治樞紐附近的愛國東路巷內，一棟連門牌號碼都沒有的木造房子，住著兩位從北伐時代就從軍的老戰士。他們說目前還不想回家探親，等將來反攻大陸，跟政府一道回去。

現在輔導會每個月只給他們兩仟元的生活費，而且輔導會也沒有返鄉旅費的預算編列，看來只有反攻大陸才能使他們達成返鄉的心願，所以新的大陸探親政策對這兩位八十多歲的老戰士並沒多大意義。（見42頁「四十年之後，已然回不去的家」）

在海峽的彼岸，《人間》的編輯首先來到台灣人的「原鄉」；泉州與漳州。一片山光水色中，我們發覺漳、泉兩州不但在景觀與語言和台灣相似，甚至連某些生活形態都沒有因政治對立而有所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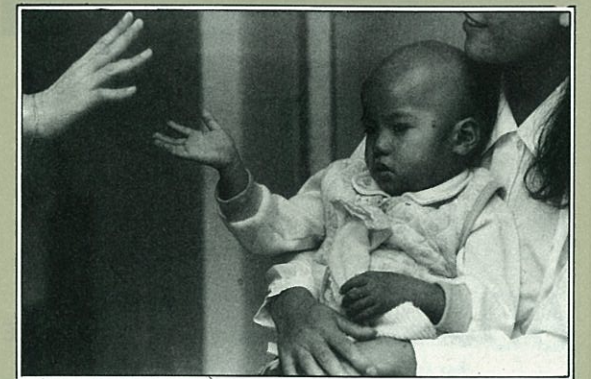
過去，福建南安縣的霞宅村是個典型的人口外流村落。根據村中祠堂的記載，從清初到一九四七年之間，該村曾有兩仟多人到台灣討生活。一九四九年以後，來台的村民斷絕了返鄉之路，天真純樸的村民甚至誤以為親友變心，才斷絕了連繫。

九十二歲的老婦人陳鄭聽，四十年來一直盼望能再

見到在台灣的大兒子陳秀網。數年前他們透過香港的親友，取得了連絡。但陳秀網一直有所顧忌，不敢返鄉探視老母。當《人間》的編輯抵達霞宅村時，陳老太太已處於彌留狀態，但口中仍念念不忘在台灣的大兒子。看到這位彌留中的老母親，我們不禁想到這遲來的探親政策，不知使多少在大陸的父母親、妻子含恨而終。（見26頁「四十年之後，依然看不到的親人」）

九月底，本刊總編輯陳映真受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的國際寫作計劃。受邀的三十四位作家中還包括吳祖光、張賢亮、汪曾祺、古華等大陸作家。陳映真在愛荷華大學駐留期間，和這幾位近來廣受世人注目的大陸作家傾談之下，寫出一系列的訪談篇幅，他們分別道出了一位中國作家的堅持與未來的寫作計劃。（見176頁「陳映真速寫大陸作家」）

〈人間攝影評論〉（見158頁「變調的鄉愁」）是我們新推出的專欄。攝影在《人間》一向佔有相當大的篇幅。因為我們相信一張好的照片遠比單純的文字更能傳達生活的訊息。〈人間攝影評論〉是個開始，也是個嚐試。我們希望攝影者在沒有文字壓力的情況下，開闢出一個全新的園地，讓鏡頭傳達生活週遭的一切。我們也希望更多有志攝影的朋友們投入報導攝影的行列，正視我們生存的空間。



在過去兩年中，我們報導過許多與現實生活搏鬥的勇者與不幸者。今天這些人已然成為《人間》生命的一部分，也是讀者記憶的一部分。為了進一步呈現《人間》的關懷，我們選擇其中幾位，追蹤報導他們的現在。（見14頁「人間人，回頭看」）

十一月是《人間》第三個年度的開始，在這重新出發的當兒，為了使讀者有更多的參與，我們誠摯的邀請您將您對《人間》某篇內容的簡短意見，及您個人照片寄來，我們將會為您預留版面刊登。當然我們並不要求專業的水準，即使只是短短一句話、一張大頭照都是我們樂於見到的。

錯誤更正：第24期人間雜誌「青春的火焰」一文，92頁右邊第2行至第15行實屬贅文。

此乃編輯作業之疏失，謹向作者及讀者致最大之歉意。



封面解說：福建南安縣霞宅村張鍋的全家福。(攝影：鍾俊陞)

14 < 追蹤人間 > 人間人回頭看

在過去的兩度春秋裡，我們看到許多人的形、人的色、人的悲、人的喜。今天，這些人已然成為「人間」生命的一部份，讀者記憶的一部份。我們選擇其中幾個追蹤報導他的現在。

26 海峽隔離後遺症<彼岸> 攝影 撰文■鍾俊陞 四十年之後，依然看不到的親人

長達40年的台海隔絕，使得親情倫理的深度與厚度相對的積壓到積重難返的地步。為了檢視被迫隔絕後，近半世紀的人的親情變貌，「人間」的關懷，「人間」的記者，將遠踏台海兩岸，報導人間隔離後遺症。



42 海峽隔離後遺症<此岸> 攝影■林育德 撰文■王墨林 四十年之後，已然回不去的家

四十年終於等到一個可以回去的家。然而，就在開放探親的同時，我們看到了一些已然回不了家的人！

60 < 人間訪談 > 攝影■謝三泰 訪談■王拓 記錄■蘆花 如果對立可以結束 訪徐璐談海峽兩岸

台海兩岸，四十年來的政治對立，隔開了親情、人性、隔開了社會、文化，隔開了歷史、血緣……摧毀了四十年來的對立之後，接下來的是什麼？在這條目前仍是荊棘滿途的路上，自立晚報的徐璐曾邁出不輕易的第一步。

70 < 人間創造者 > 攝影■鍾俊陞 撰文■曾淑美 盲詩人莫那能兄弟

對一個身負民族苦難的詩人而言，詩不只是一種美學的觀點。



78 < 世界攝影名著選讀 > 攝影 撰文■樋口健二 翻譯■荆果 毒氣島上的棄民

日本瀨戶內海中的大久野島，第二次大戰期間設立了毒氣工廠。戰後員工的後遺症日益嚴重，但日本政府却一直逃避照顧責任。在戰後的復興中，他們成為一群被遺忘的棄民。

94 < 人間采風 > 攝影 / 撰文■郭力昕 眾神垂愛之島峇里

來到峇里，時間似乎靜止了。島上居民永遠保持一種悠游、篤定的生活步調。音樂、戲劇及舞蹈對他們而言，既是生活也是宗教。

110 < 人間山河 > 攝影■Stone Routes 撰文■陳若曦 雪鄉 活佛 掀起蓋頭

森林消逝後，代之以薄如蟬翼的地衣。這時，雪山突然躍入眼簾，白皚皚的在驕陽下閃著冷森森的光，它厚如凝脂，與太陽冷眼對峙堅硬頑固如同萬年化石。大地雄偉蒼茫，無愧「雪國仙鄉」之稱，但生活條件的嚴酷艱鉅，已是一目了然而藏族同胞却世世代代生息於斯。



130 < 人間殘障系列 >之三 攝影■顏新珠 撰文■廖嘉展 一半的，並且更是全部的 記錄花蓮「推輪俱樂部」會員

民國70年，花蓮門諾醫院成立了「推輪俱樂部」。他們希望透過這個組織，使殘障者彼此關心、鼓勵，加強技藝訓練、增進謀生能力。

146 < 人間亞州 > 攝影■Pat Roque 撰文■徐燕雄 呂宋島的傳奇人物

貝爾那柏·布斯蓋諾 (Bernabe Buscayno) 又稱丹地 (Kadante) 是菲律賓共產黨和新人民軍的創始人之一，今天仍以左翼政黨領袖的身份從事政治活動。

158 < 人間攝影評論 > 攝影 / 撰文■林潤祿 變調的鄉愁

176 副刊人間 撰文■陳映真 陳映真速寫大陸作家

吳祖光——「不適合在黨裡，就出來吧…」
張賢亮——向生命的夢幻和曖昧開眼
汪曾祺——殘菊秋光
古華——寫自己認識到的民衆的中國

185 撰文■施叔青 菲菜命的人 「香港新移民系列之二」

本刊圖文版權所有
未經同意轉載者依法追究

出版者 / 人間雜誌社
登記證 / 局版臺誌字第4880號
社址 /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話 / (02) 7091920~3
中華郵政北字第1726號執照
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印刷所 /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 雨辰書報社 電話：(02) 381189/
裝訂廠：嘉明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照相打字：宇農企業有限公司

零售 / 新台幣148元
長期訂閱 / 全年新台幣1480元
半年新台幣 750元
歐美全年：(空運) 新台幣2872元
美金95.7元
(海運) 新台幣1900元
美金 63元
亞洲全年：(空運) 新台幣2644元
美金 88元
(海運) 新台幣1900元
美金 63元
港澳全年：(空運) 新台幣2404元
美金 80元
(海運) 新台幣1696元
美金 56.5元

國外經銷處：
加州：長青書局
芝加哥：士林書苑
香港：田園書屋

郵政劃撥帳號 / 1008791-0號
國內掛號投遞 (每期另加郵費10元)
●國內郵資如有調整，國外訂費將隨著調整。
(國外訂費，均含銀行代收手續費)

人間人

回頭看

正因為有著不可擺脫的遺傳基因，人所擁有的，是他所有的過去，以及從過去延伸出來的現在。「人間」從人的關懷出發，在過去的兩度春秋裡，我們看到許多人的形、人的色、人的悲、人的喜。今天，這些人已然成為「人間」生命的一部份，讀者記憶的一部份。為了進一步呈現具體的人間關懷，我們選擇其中幾個追蹤報導他的現在。

7 在美國，他不是異類

攝影■受訪者提供
撰文■陳品君

趙南西去年(民國七十五年)商職畢業，極盼找份工作自力更生，減輕家人負擔。她興沖沖的去一家連鎖商店應徵店員。面談當中，考官的問題，南西都能完善的回答，最後主考官也不得不承認她的能力很強。但是，基於「某種原因」他們公司無法錄用她。這個「某種原因」的意思當然是指她異於他人的膚色。

「小時候，別人談起我總是很傷心，後來長大懂事了，我知道我的外表是一個既定的事實，就較能釋懷，因為現在我要面對的是現實的人生。」趙南西顯得十分堅定。

南西接受了這個事實，外表膚色不再是她的負擔。當別人好奇問起，她已能自在告訴別人，她是混血兒。今年八月，她總算找到一家不特別強調她外表的公司，擔任助理會計的工作。

南西的弟弟喬治1985年6月被美國華盛頓州Houston家領養。最近寄



給他姊姊的一封信署名Tony Houston的來信中，用稚氣的英文字跡告訴南西：他目前正在學習打鼓，又是三年級體育課的小老師，學校的功

課平均B等，他開始喜歡學校生活。來美後，已有好長一段時間他不再和同學打架，也不必為「你是外國人嗎？你是中國人嗎？」等芝麻

小事難過。喬治，不，Tony顯然已逐漸融入美國生活，他的外表，膚色不再是同伴間惡作劇的目標。在美國，他不是異類。

(見第1期)

2 李天、葉美惠分手了

攝影 / 撰文 ■ 李文吉

李天、葉美惠去年八月分手了。李天回到南部幫兒子、媳婦看顧地氈生意。葉美惠則留在台北繼續收舊貨。她「烏魯心」的原配丈夫代替李天，駕駛那輛馬達三輪車。抱著剛滿月的小孫子，李天說起分手的原因。「阿桑（葉美惠）拼命要還債務，有日頭做到沒月娘。我說禮拜天休息，她都不肯。那時候兒子的地氈生意需要我回來幫忙，所以我就回來了。我沒向他拿薪水。」

李天的大兒子阿德說：「阿爸剛從台北回來時，好幾個月心情一直很悵悶，到近來才恢復他樂天風趣的性情。」

前一陣子，李天的二兒子也從屏東來幫忙，漸漸地也做熟練了。所以他又想來台北。

「再找個情投意合的女朋友，嘿，嘿。」他那淡淡孤寂和活力還是躍躍欲動。

夜深了，葉美惠仍在堆滿待拆解的舊馬達、電扇的客廳中抽剝電綫。房子是每月三千五租來的。

（見第1期）



「三腳愁（李天）來台北後常常抱怨收舊貨的工作太苦了。收入雖然不錯，我倒也存了二十幾萬。但他脾氣愈來愈差，我們吵架、打架了好幾回。去年八月我自己也累倒了，回萬丹看中醫休息了一個星期。他找二兒子上台北幫他做。可是兩人每天都睡到中午才起來。一天才收一車貨，以前我們一個上午就可以收兩車。後來阿德、阿榮覺得他太辛苦了，將他接回家去過家庭生活。」葉美惠說。

「他走後，我實在難過了一陣子。但是沒有兒女可依靠，『烏魯心的』又不爭氣。『妳要回屏東吃土啊』李天臨走那天說：『妳跟我回去，我一個月給你兩仟。』我有體諒他的心意和氣力，但我買那房子還欠人幾萬塊，我不留在台北，怎麼還？高雄又收不到多少舊貨……」

牆上破舊的掛鐘敲了十二響，葉美惠的丈夫一直在臥房裡沒動靜，她說「烏魯心的」每天都要她推搖了半天才爬得起來……



3 老范的新居

攝影 / 撰文 ■ 李文吉

老范四十年來第一次擁有屬於自己的房子，他最大的願望達成了，真替他高興。

老三、老四放學回來後，和我一見如故的聊起來。客廳中新添的彩色電視是從媽媽高雄的住處搬回來的。

「媽媽被警察抓去關起來了，大概會關十幾年。大姊在嘉義的餐廳做工。二姊在斗南。」他們臉上的笑容消失了，「等爸爸回來你問他。」

聽到斗南，又看到斗南來的家書，信紙上童稚的字體寫著：「中秋不能回來，過年可回來！」我記得，她常摟爸爸撒嬌，替他煮飯，幫弟弟洗澡。我不敢再追問下去，我沒勇氣承受可能的事實……

老范說這棟房子是去年買的，除了自備款十二萬以外還貸了五十萬。大女兒做工存的錢幫忙出了二十幾萬，目前只剩一、兩萬尚未還。

「去年，那個鹿港老闖玩大家樂輸了三仟多萬，工廠倒了，人也跑了，我也就失業。」

「找了十幾家工廠，人家都嫌我老。直到兩、三個月前，我才在彰



化縣政府築路工程，當個小工、一天六、七佰塊錢。營建工人難找，這個年頭只有我們不能嫌勞苦了。」

老范還像以前一樣，晚飯只喝一瓶米酒，不吃飯。老三現在功課進步多了，月考還考了十二名，參加市運拿了三個獎牌。另外三個獎牌是二女兒的。我試探地問到她的去

向。

「在斗南，老婆被抓了，罪很重。」
「什麼罪？」

老范沒說話，平靜地向我敬酒。酒足飯飽後，老范喜氣洋洋地帶我上樓參觀。「這是兩個兒子住的。」
「這是兩個女兒住的。」老五在過年前給老戰友認養了。

「我實在老了，也養不起她了。」

老范自己睡在廚房前飯廳旁的一角雙人床，沒有個人房間。「我無所謂。」他說。

至今，我不敢去打聽，那個很喜歡勞作美術，在房內貼滿了小公主、小甜甜畫像的二女兒，到底出了什麼事？去年她才進國中。

（見第2期）

4 別矣…陳宏清

攝影■顏新珠

撰文■廖嘉展

「我是陳宏清，我很好，每次回醫院叔叔阿姨都會教我功課，以前我數學不及格，這次考六十一分，我很高興！祝大家聖誕快樂！」這是十五歲血癌患者陳宏

清，去年在門諾醫院貧困小兒血癌基金會印行的感謝卡所寫下的一段話。

早在民國七十三年九月，陳宏清到門諾醫院來求診時，即受到

社員工陳瑞玲的特別照顧，「他是由一個口音很重的老榮民帶來的，後來我們知道，他家中還有個精神不正常的母親和四個弟妹……」她說。

經過一年多的治療，陳宏清已較有起色，每週的門診，他無論颳風或下雨，都自己騎四十分鐘左右的腳踏車從新城到花蓮市求診。但情況漸好轉的陳宏清不知血癌細胞的厲害，竟然自己偷偷地停止服用某些藥物，甚至去打工。

有一天，他的手被大理石板夾傷了，流血不止，繼而傷口感染、惡化。那時剛作完放射線治療的陳宏清，血液中的白血球、紅血球、血小板也因放射線治療而功能大減。「在危急時，我們甚至從台北空運白血球來給他……」陳瑞玲說。

九月二十九日晚上，在門諾醫院二樓的隔離室中，一位佝僂的老戰士，不停地在扭曲著身體的兒子耳旁，輕聲細問：「清兒啊！你那邊痛，告訴爸爸！」孩子發青的秀臉上擠滿痛苦的表情，他並沒有回答，9點多，陳宏清帶著十六歲的青春，離開了世間……



(見第2期)

5 拆村的黑手

攝影 / 撰文■李文吉

三年前官方喊得震天價響的洲後村遷村計劃，似乎巨細靡遺地全盤考慮到文化、農業、水利、土地和民情。村民的遠景是如此的美好：村民可以優先低價購地，可以貸款、可以復耕、可以再敘天倫、不再淹大水……

近日再訪洲後村，悲憤的洲後村民像是狂風中四散飄零的鳥秋，找不到巢。

疏洪道堤防外綿延數千公尺的新闢土地上，許多四、五層的公寓正大興土木。沒錢蓋房子的村民只好和建築商合建公寓，村民心知肚明，他們才是促成拆村的黑手。洲後村的老村長的三層樓房也夾雜其中。

「我們這一家曾要求十戶集成一支籤，參加購地抽籤。但住都局不答應。他們說這對他人不公平。」洲後村內許多大家族就這樣被硬生生的拆散了。洲後村要求全村集中在一塊新村地上的要求，也在「公平抽籤」的名義下被住局拒絕。村人信仰中心的忠義廟，如今也不知該建在什麼



地點。洲後村這個強悍的移民社區至此已是歷史名詞。

堤防內洲後村的原址上目前舉目四望，全是與人齊高的蔓草和建築廢土堆、垃圾堆和被盜挖泥土的大小坑。

入夜後，每逢大家樂開獎前後，

水坑和菜園中人聲嘈雜的「百姓公廟」（專拜孤魂野鬼、好兄弟），總有上千人圍著討「明牌」，廟前不下十場謝神的野台戲、牛肉場。村人陳國說：「夭壽哦！如此發財法也傳不過三代吧！」

(見第4期)



6 「鹿港經驗」

攝影 ■ 蔡明德
撰文 ■ 林美娜

自從今年三月，美商杜邦公司宣佈放棄在彰濱工業區的二氧化鈦設廠計畫後，忽而傳說杜邦擬在台中縣麗水村設廠，忽而傳說在苗栗海邊實現二氧化鈦廠的投資計畫，其間，鹿港人會不會到處反杜邦，格外引起外界的注意。

鹿港人在舉行陣頭謝神儀式，將反杜邦的一切辛勞和快慰，一股腦地全呈獻給神之餘，他們原本準備討論台電台中火力發電廠的汙染控制，他們原本打算抗議台塑集團台化廠的水、空氣汙染，他們原本著手整頓鄉鎮的垃圾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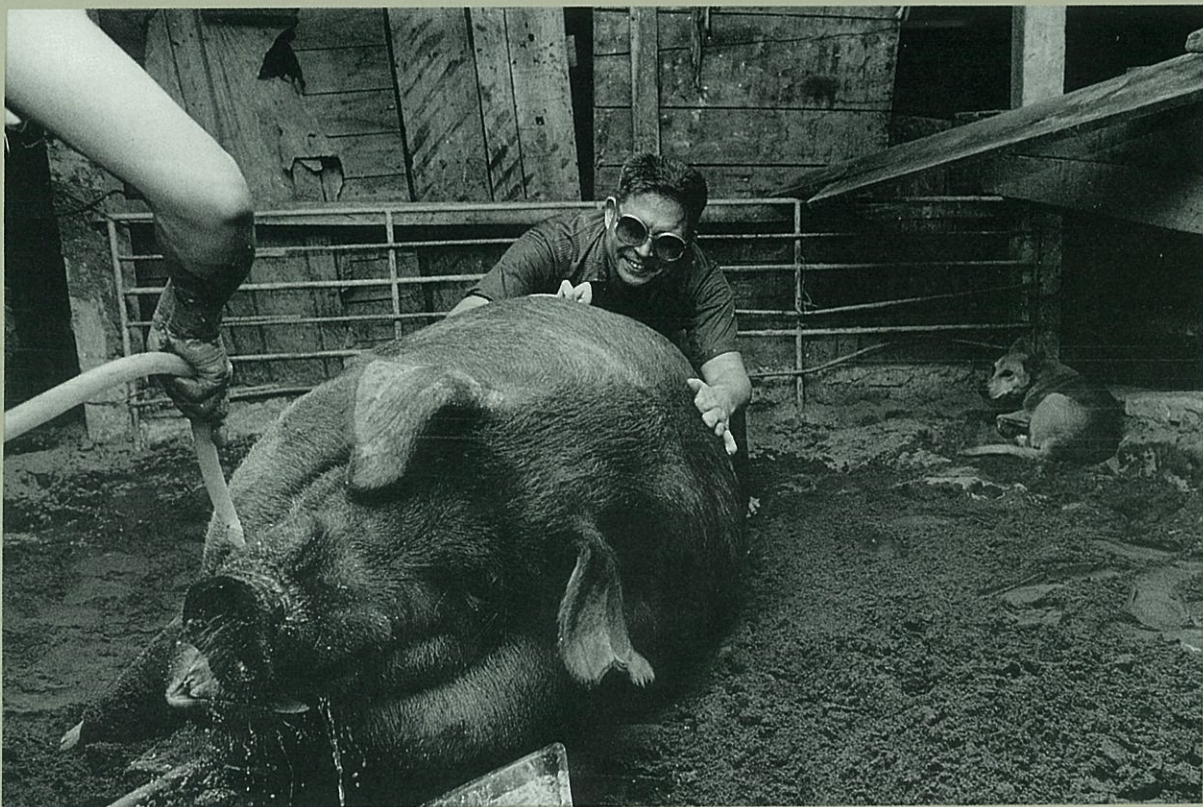
(見第10期)

理……，但是，鹿港人這許多許多環境保護的抱負隨著「公害意識」的淡化而被暫時遺忘了！

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的會務因特別助理求去、祕書倦勤、理事長商務繁忙而幾近停擺，去年反杜邦運動自五月的民俗活動週掘起，可是今年連一個反公害的活動也沒有，去年該會熱鬧、受期望地在十月正式成立，今年連一個週年慶的活動也沒有。倒是，因緣於時勢締造的運動英雄和從旁輔助的運動義工，相互在論功之際較勁，徒留鹿港在反公害的潮流中日漸消逝。

在反杜邦的經年歷程中，鹿港人的站出來抗爭是寂寞的，是明知不可為而為的，他們從金山鄉、觀音鄉、水源里等公害現場的「公害之旅」中堅定反杜邦的意志，豐富救環境的愛心，是鹿港人走出來的意志，豐富救環境的愛心，是鹿港人走出了受害居民相扶持的步伐。

鹿港人會不會到處反杜邦，目前仍未可知，但「鹿港經驗」培育出來的運動種子正不遺餘力被散播中。



7 殘而不廢，一柱擎天

攝影 ■ 顏新珠
撰文 ■ 廖嘉展

「廖仔！我又要賣豬公囉！」電話中傳來阿旭興奮的聲音，盲人李光彥（阿旭）一樣率直，總是迫不及待地告訴我他最得意的事。

自從人間雜誌報導他的故事以

後，世新廣播電台孫國樑等五、六個同學來作專輯；三月前，華視的寶島芬芳行節目也來錄影三天。

「大熱天，又是大燈泡照射，我全身都是汗，」阿旭又說：「連阮兒阿發仔在金門當兵都看得

笑哈哈。你知道嗎？現在我大出名了。」阿旭掩不住他的喜悅，以他那慣有的大嗓門激昂的對我笑著說。

「廖仔，我今日和阿罔仔相褒，觀眾一直不讓我走，直到我聲音啞了，賞了好幾千塊。」阿旭又從頭到尾把今日相褒的內容唸一次給我聽，整整有半小時之久還未唸完，我不得不佩服他的急智和記憶力了。

這時，天已黑，阿旭準備要餵大豬公。這隻豬公已養了兩年多，從二十斤的小豬養到目前的一千一百斤左右，早被樹林鎮人訂走「連高雄人來看都說是『豬王』。」阿旭說。

餵豬公吃飯的方法，在阿旭看來是他致勝的祕密武器，「連華視來錄影，我都不讓他們拍，」他接著說：「可是，廖仔，你卡特別！今日看得到，卡好九斗（米）換一石。」阿旭笑著說。

一年多來，阿旭靠著養豬公掙錢，債務已快還光了，「世路歧曲，盲眼難行，殘而不廢，一柱擎天。」當我要離去時，阿旭拄著拐杖這樣堅定有力地對我說。

(見第11期)

8 「這些話 不要寫哦！」

攝影 / 撰文 ■ 李文吉

夜裡十點半後，顏文門回到了自由日報的社長室，展開了一天的工作。

事實上他中午就離開了門，一直應酬到幾刻鐘前才結束。在酩酊微醺的神情中，顏文門談論著最近發生在他周圍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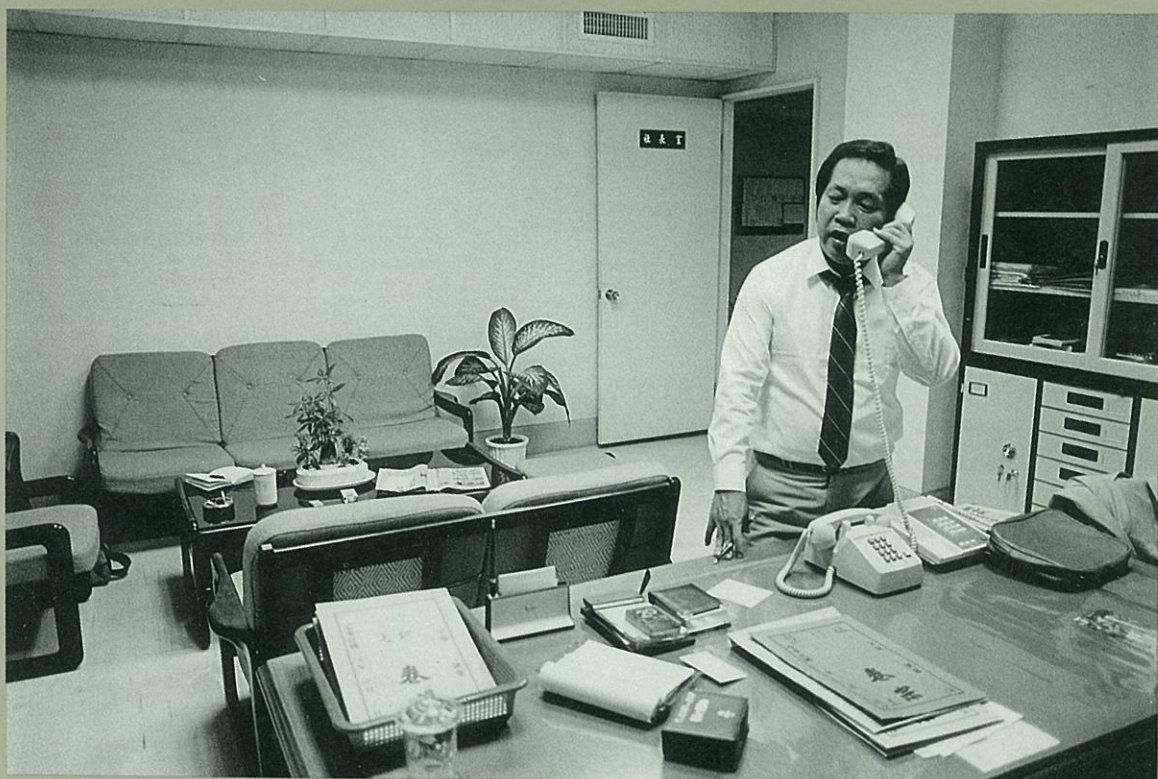
今年八月中旬，顏文門辭去了自立晚報總編輯的職務，接任自由日報的社長，這件事情在傳播界自然是件引人的話題。

顏文門巨細靡遺的說出這件事的始末。

「這些話不要寫哦！」他不時停下強調這句話，只是對熟朋友發牢騷的真心話。他個人的立場是珍惜自由言論戰場和尊重師生倫理。

「從桃園機場事件至今，不管個人心境有任何起落，我個人對堅持自由報業的原則和作法沒有縮水、沒有變質，我會勇往直前！」顏文門肯定的說。

(見第15期)



顏文門最讓人信服的地方，就在於他的草根性。自由日報的投資者給予他編採運作上完全的自主權，大概也是基於他對新聞自由的執著。

新的「自由報業大樓」預定明年完工。

完工後地上十九層、地下三層，每層樓面600坪。這座位於民生東路、松江路口的大樓，光是地價即達15億元。

從投資這座價值不菲的智慧型大樓看來，報禁解除後，自由日報準備放手一搏的決心必不可小

觀。

顏文門說：「比較圈內各個黨派報社的機會後，我認為這裡是我最能發揮的全新戰場。」

9 環保長城

攝影 ■ 蔡明德
撰文 ■ 林美娜

今年二月，水源里居民搭帳篷、搬石頭，長駐在李長榮化工廠的大門外，迄今，圍堵的日數一天加一天，水源里民被控傷害、妨害自由的官司一件加一件，李長

榮化工廠機械的腐蝕也一寸加一寸，水源里民的抗爭何時休？在腐敗、墮落的市府公權力不張的困境下，只有靜待李長榮廠房報廢？

九月十六日下午一時許，被圍困在廠內的一部油罐車強行衝出門外，衝破了維持不到一個月的協調承諾，衝破了澈夜忍痛撤石的和平期望，當天晚上八時許，水源里出動了全莊的人力，連夜運來水泥、石頭，在李長榮化工

廠的大門外，築起了這道「環保長城」，並展現了台灣及公害團體的實質串連的力量，同時，水源里民亦再度回到九甲埔路上守夜。

十月四日晚上七時許，在新竹市公害協會主辦的一場聲援說明會中，水源里民首度跨出水源里，來到新竹市向廣大的同胞傾訴他們的悲怨，遭李長榮化工廠控告的老人們穿著申訴無門的背心，上台接受後勁反五輕居民的獻花

致意，反抗公害的台灣人民首次一道渡過一個溫馨、熱情的聚會。

乏力無能的新竹市政府被人唾棄，水源里民說：「水源里是無政府自治區」，時至今日，水源里圍堵李長榮案中的雙方，必須自長期糾葛的陷阱中跳開出來，各自從「受害者」的立場放眼那腐敗、無能的公權力所在，才能早日處理這破圍堵紀錄的公害事件。



(見第19期)

10 聽啊； 這激越的 聲音……

攝影■蔡明德
撰文■官鴻志

今天春天，我們在荒廢的歷史田野上搜尋，8月1日，終於完成民眾史的吳鳳論，「一座神像的崩解」。

從9月9日起，台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積極策劃了「阿里山專案」，以吳鳳神話為主題，再度掀起歷年罕見的抗議風潮。

第一場和平示威，在嘉義火車站廣場展開，一位來自花蓮的泰雅族青年，當著眾人面前，宣讀他兒子寫的日記：

「爸爸，為什麼老師上完吳鳳這一課，同學就開始討厭我，不跟我一起玩？」日記本用鉛筆寫成，一筆一劃都是漢文，他的女兒則問：「看到哥哥這麼悲傷，我好害怕。爸爸，明年老師就要上這一課，我會不會……。」



不遠的地方，在吳鳳新廟，中央和縣府正為吳鳳逝世218周年紀念大會。可是，兩位小學生的心聲，官員們不可能聽見。聽啊，咫尺天涯欺騙的官方和人民之間，存在著讓人多麼膽寒的距離……

站前廣場，在吳鳳銅像的身上，在台灣歷史的奔流中，吳鳳神話

第一次接受群眾投以雞蛋的洗禮……。在更遠的阿里山上，昨夜，傳來一個消息，「山上的吳鳳銅像，被一群憤怒的青年砍斷了手和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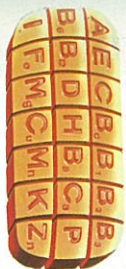
聽啊，這隱隱藏匿的激越的聲音……

(見第23期)

維他命 B12 · 泛 維他命 D · 磷 · 系 維他命 D · 葉酸 命 D · 錳 · 葉酸 錳 · 生物素 · 鐵 錳 · 鈣 · 系 維他命 C · 鎂 · 銅

可能你從未認真考慮過善存，因為妳很難想像，這樣小小的一顆維他命，竟然含有21種人體每天必需的營養素。

人體需要的營養種類不僅複雜，更有一定的成份比例，來自美國立達藥廠的善存配方，就是按照這種組合所調配出的完整營養配方，和妳常見或家人常吃的維他命不同，補充家人營養，照顧家人健康，一天一粒，非常有益。



這顆善存有好多種營養成份……

台灣立達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37號白樓
電話：8213222(10線)
總代理 /
健立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24號2樓22
電話：(02)312226 • (04)240311
• (07)2215423

海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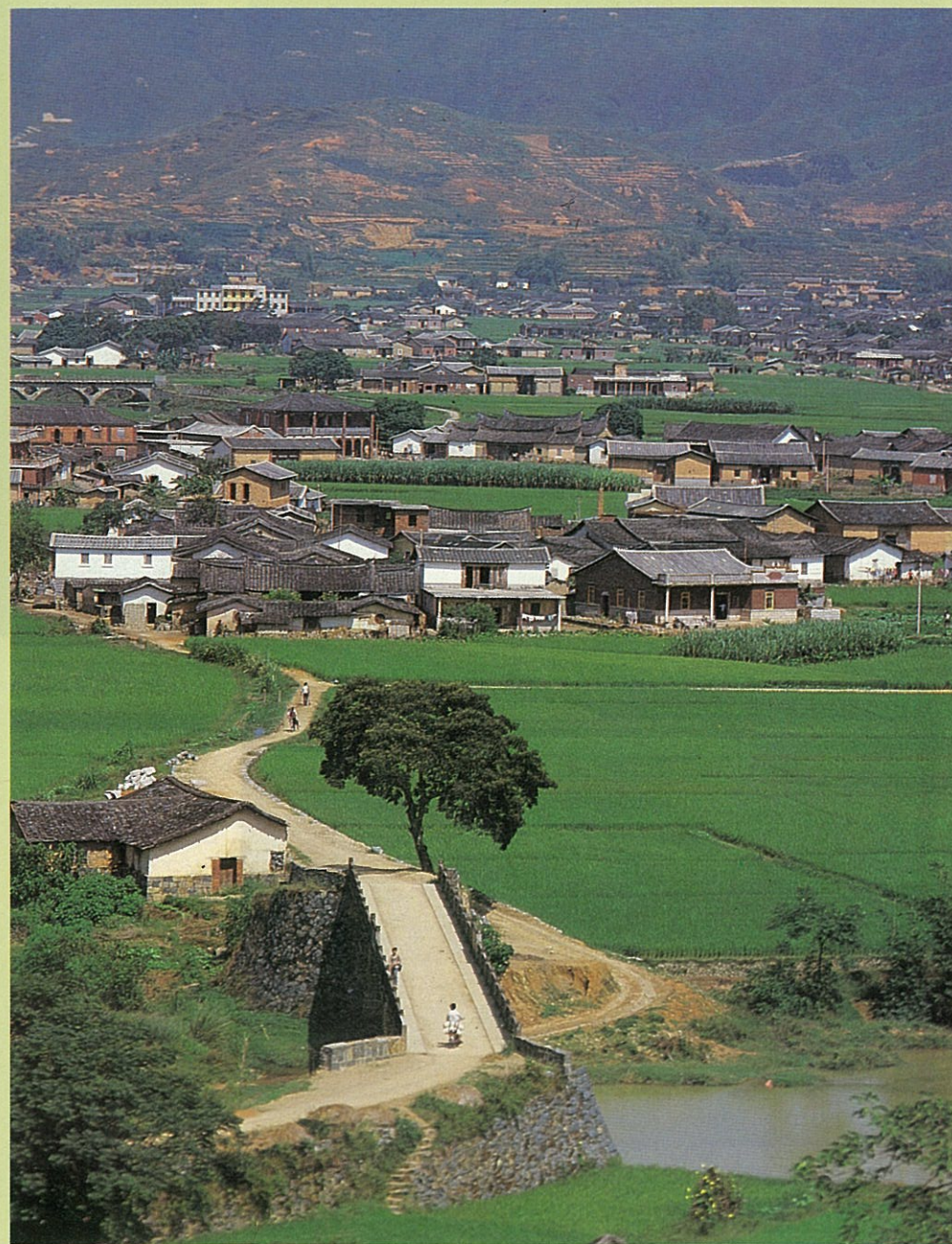
隔離
後遺症
《彼岸》

長達40年的台海隔絕，
使得親情倫理的深度與厚度
相對的積壓到積重難返的
地步。爲了檢視
被迫隔絕後，
近半世紀的
人的親情變貌，
「人間」的關懷·
「人間」的記者，
將遍踏台海兩岸，
報導人間隔離後遺症。
此刻，我們首先
認識到海峽彼岸，
40年後，門戶開放後，
依然還看不到的親人。



送午飯到田間

四十年之後，依然看不到的親人



霞宅全景



張鍋全家與親戚合照

車子穿過南安縣詩山市鎮一個街市，再走大概五、六分鐘，便進入了一片綠色的境界，名字很美的霞宅鄉。據說此處溪深水澄，時有紅霞繚繞，「霞宅」的名字也因此而來。

雖然我們來時沒見到紅霞，但剛好碰上天朗氣清，秋日藍天下之霞宅，周圍都是稻田，古舊的房屋舒泰的聚集，視野十分廣闊。

霞宅鄉的面積約有七、八里，人口只有四千左右，絕大部分都是陳姓。據他們村的族譜統計，從清初至一九四七年的三百年中，約有兩仟人移居到台灣。今天在台的鄉人已增至四千左右，與本鄉的人口差不多。

單從這數字，就可以看出霞宅跟台灣的關係。村裡的父老，很多都表示有親人在台。這個村子從事綁襪衣職業的人最多，聽說



坐在床上的便是張鍋，
她的媳婦正照顧小孫子吃飯。



霞宅田疇

早時這個手藝在台灣謀生容易，很多人便陸續攜著這門手藝跑去了。

起初還都有聯絡，日本投降以後不少人還去過台灣探親，像七十六歲的陳雲埭，就曾在四七年去探視過在那兒綁襪衣的兄弟。但四九年國共對立以後，音訊便都停斷，不少老人家便靠思念生活下去，有時因為不瞭解複雜的政治局勢而認為親人無情；在這美麗的地方，一個個故事卻聽得人心酸。

守祖屋的兩個女人

張鍋，她出生才三天，就被送

到霞宅陳創業家做童養媳。說是童養媳，其實是並沒有一個真的丈夫，所以她既算是媳婦也算是女兒。

陳創業前輩有人過去台灣，他也去綁襪衣賺吃，後來回來娶了張鍋的婆婆，結婚後又返台，鍋仔與婆婆一起在祖屋照顧祖母，祖母死後，才隨父母赴台。那時只有八、九歲。

她說，他們先在台北住一兩年，後來搬到台南。那時候，生活很困難，公公蠻嚴厲的，常打她的頭，說：「查某仔，要辛勤，不要怕吃苦。」

在她十五、六歲的時候，公公

把她、婆婆、還有伯父的三個兒子送回廈門。

一九四七年，家裡為鍋仔招贅了夫婿江春水，在台做蓑衣的公公希望有人去幫忙他，就把春水叫去。後來因為春水言語不通，又把伯父的兒子裕淵叫去。

「我還記得那一年，春水是三月初二去的，裕淵六月廿一日才走。是我一個人，把裕淵送走的，那時候他廿三歲，我們都為他可以出門賺吃而高興。誰知道一去四十年，完完整整的四十年，無訊無息。裕淵今年已六十三歲了」

「最初兩年還有些信件的往來，春水也寫過兩封，但是之後就沒有了。」

張鍋的婆婆已經死了廿多年，但兩個女人相依為命的經歷她仍記得清楚：「是我甘心來服侍家姑，才吃了那麼多苦。公公要我們留這裡看祖屋、祖田，所以不敢離去。但我三十多歲的時候，也曾想到要改嫁，有一次都決定要走的了，婆婆苦苦拉著求我不要走，她哭著說我走了她就不活了，於是我的心酸起來，腳踏不出去，留下來了。」

織蓑衣是霞宅世代相傳的手工藝，許多鄉民移居台灣後依然以此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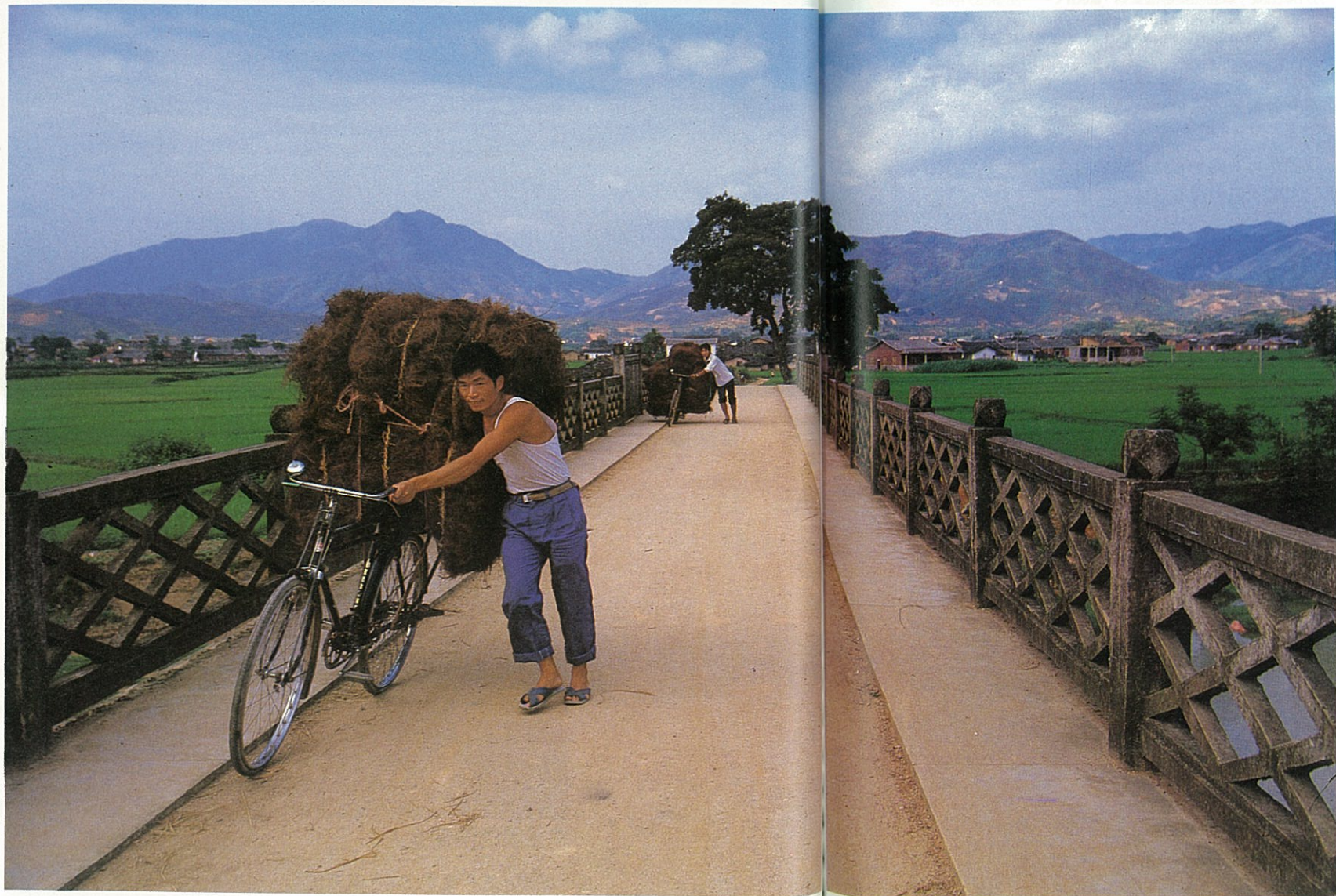


可幸的是，她跟婆婆的關係還好，像她說的：「若沒有感情我怎會為她而孤身下去？春水、裕淵沒有音訊、也沒有錢，讓我一個女人在田裡找吃。」

她帶我走進她與婆婆相依守持的殘舊的房子裡，坐在有股澀霉味的床上憶述：「我的親生姐姐知道我決定獨身後，給了我一百元，一百元在那時算是不少的一筆錢，替我買了現在這個兒子。」她兒子現在已經三十七歲，兒女都有三個了。她的年紀有一大把，身體又不好，平日看顧一下孫兒，生活也算是有個著落了。

「只是我一生辛苦，就只想見見裕淵，這樣我的心事就完了，捱得也有意思。我也希望裕淵回來看我們的屋子，拜我們的祖先。」

用單車送蓑衣草料



霞宅村景

今年裕淵托做生意的朋友回來探問她，寄了二百元美金給她，她說這也是一份心意，只是他希望這一年內回來探望她，她實在既盼望又不敢相信這會實現。

我奇怪她為何很少提到春水，問她是不是也想見見春水？想不到她說：

「他已經死了。」

「是呀，他都不理我死活，四十年不寫一封信來，我也狠心起

海峽

隔離
後遺症
《彼岸》



床上92歲的陳鄭聽已進入彌留狀態，三兒子侍奉跟前，希望在台灣的大兒子陳秀網能回來担幡買水

來，有人問起便說他死了。沒消息，不是死了是什麼。他既然對我沒有感情，我就當他死了。」

彌留……等了四十年的母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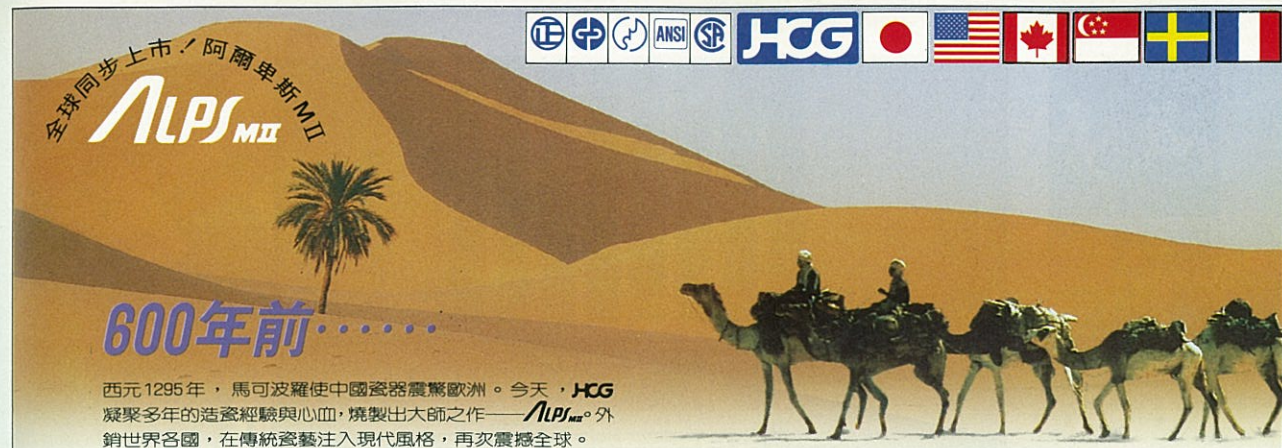
在我們訪問完張鍋準備離開霞宅時，有人在路中截住我們，問

可不可以去看一看一位正在彌留的九十二歲老婦人。

他們說，她已彌留好幾天了，希望有台灣來的人可以代她通知兒子。

我們踏入厝內，子孫能回來的都已回來，廳中還有幾個在準備

陳鄭聽家的大廳已在準備喪事用的彩紮。



今天 ALPS MII 系列 再次震撼全球

超時代的極品——ALPS MII，凝聚動感美的曲線，劃出現代品味的典範，優雅柔和的色彩，增添浪漫的衛浴風情，享受生活、追求品味，盡善盡美的ALPS MII是您最好的選擇。

寧靜感 完全無聲的主張——水箱低，水位落差小，不但可節省水費，獨特的水面下沖水，形成漩渦虹吸式水路，沖水時一點聲音也沒有。

潔淨感 免用刷子的主張——水封高(75mm以上)、存水面寬(250×280mm)，比進口沖水馬桶大8倍，污物不易黏著，沖刷乾淨俐落。

線條感 現代曲線的主張——根據人體工學設計，兼具傳統瓷器的優美和現代衛浴的舒適，是藝術品味生活化的極品。

色彩感 流行粉彩的主張——'88年流行新色彩，柔和典雅帶來多采多姿的浪漫新感受。

HCG 榮獲日本JIS、美國ANSI、加拿大CSA國家工業標準，深受各方肯定，是品味獨特的您，府上衛浴的完美搭配。



府上衛浴老舊不堪極想改修時，是否會為找尋水、電、木工匠而傷神煩惱呢？HCG 和成專業改修人員為您解決這些困擾，從產品設計到施工安裝全部包辦！請洽改修專線：
台北：(02)5518101轉207 台中：(04)2262676
高雄：(07)2616151

HCG 和成欣業公司
總公司展示中心☎(02)5518101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6號10樓
TEL: (02)551-8101

全省展示中心及服務中心
桃園服務中心☎(03)3625661
竹苗服務中心☎(035)315152
台中服務中心☎(04)2617001
彰化服務中心☎(047)237608
雲林服務中心☎(056)327091
嘉義服務中心☎(05)2771233
台南服務中心☎(06)2618743
新營服務中心☎(06)6334605
高雄展示及服務中心☎(07)2616151
屏東服務中心☎(08)7334778
宜蘭服務中心☎(039)354515
花蓮服務中心☎(038)525192
基隆服務中心☎(032)237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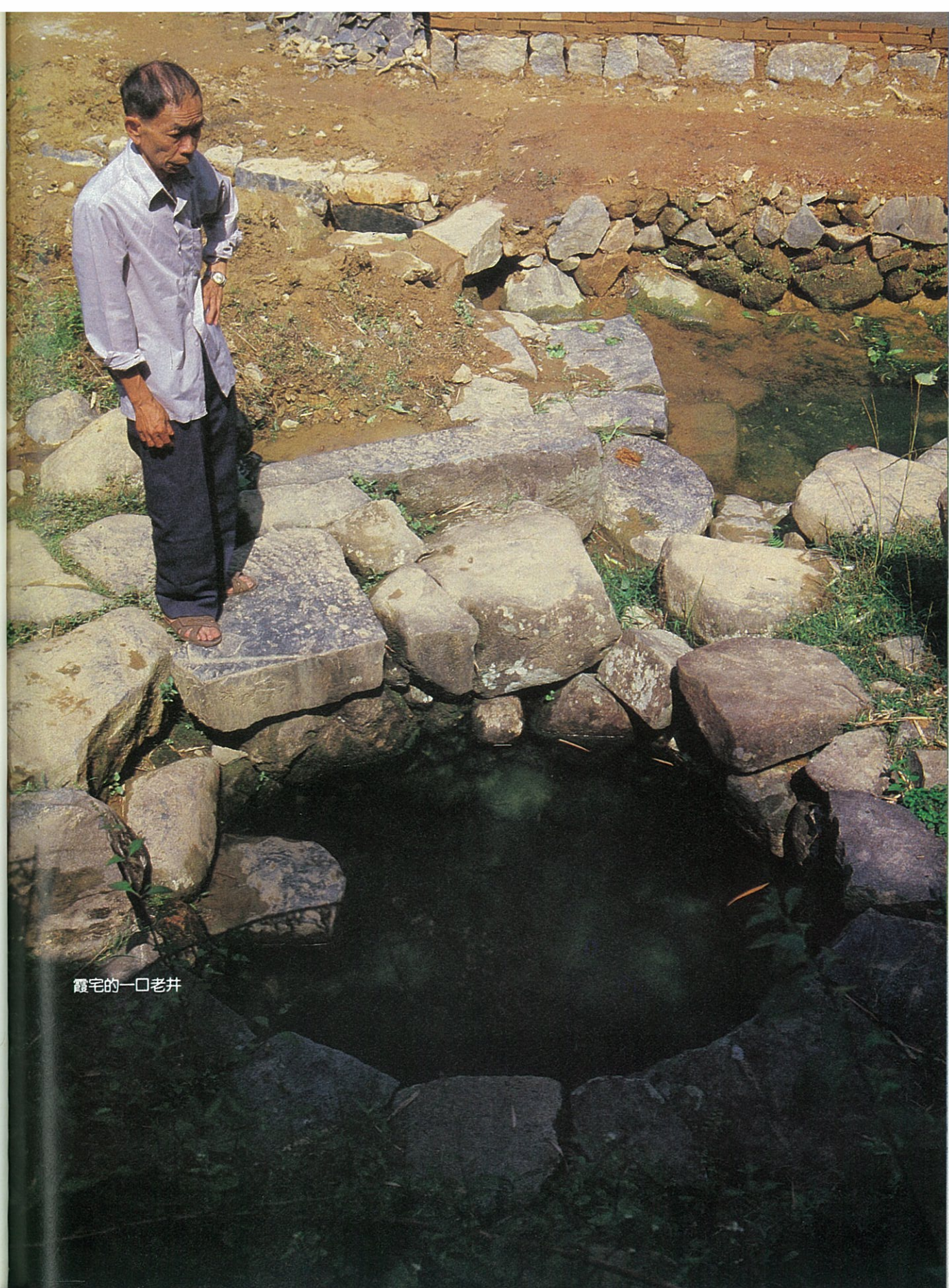
著名的霞宅陳氏族譜
保存完好

喪事的工人，老人的三子和孫兒培實對我們說，老人這樣子已經好幾天了，看情形是差不多了，所以他們很急於找到在台灣的大哥陳秀網回來擔幡買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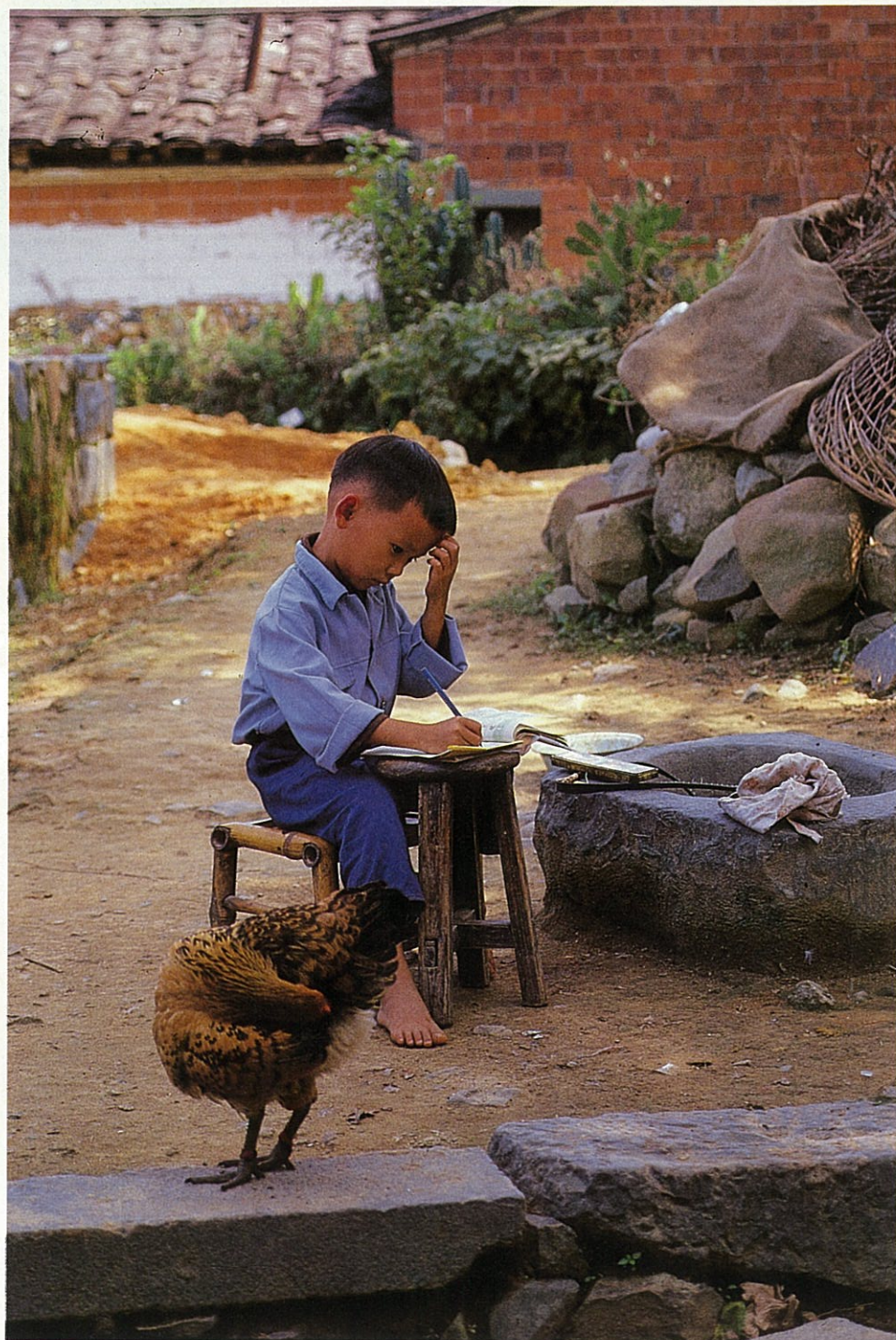
培實七九年到香港工作，上個月大伯秀網隨旅行團去香港，他正好有事回家，所以沒有與他碰

上。他才回港不久，就收到急電說祖母彌留，於是本月十日又再趕回來。他說回來時，在港正患著急性肝炎的姑媽打過電話找大哥，但接不通，不知現在是否已經找到。

「不過就是找到也不知道他能不能來。那裡申請困難，不像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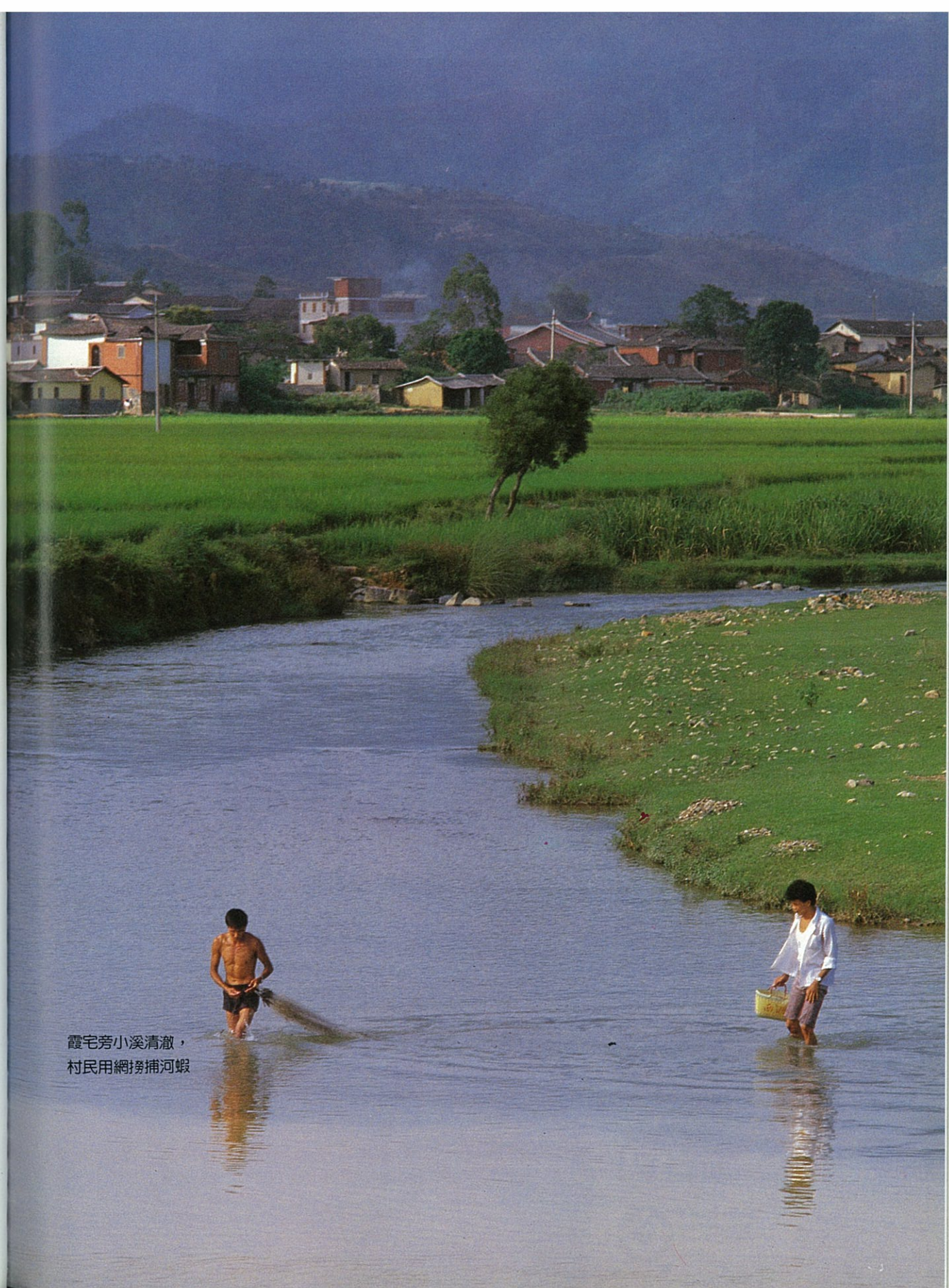
霞宅的一口老井



村童在小凳上做功課

港那樣說來就來。」他說他們家族好幾代前就去台灣綁襪衣，祖父也在那邊工作，祖母寡獨一人帶著三個兒子，很吃苦才把他們養大的。一九四九前，大伯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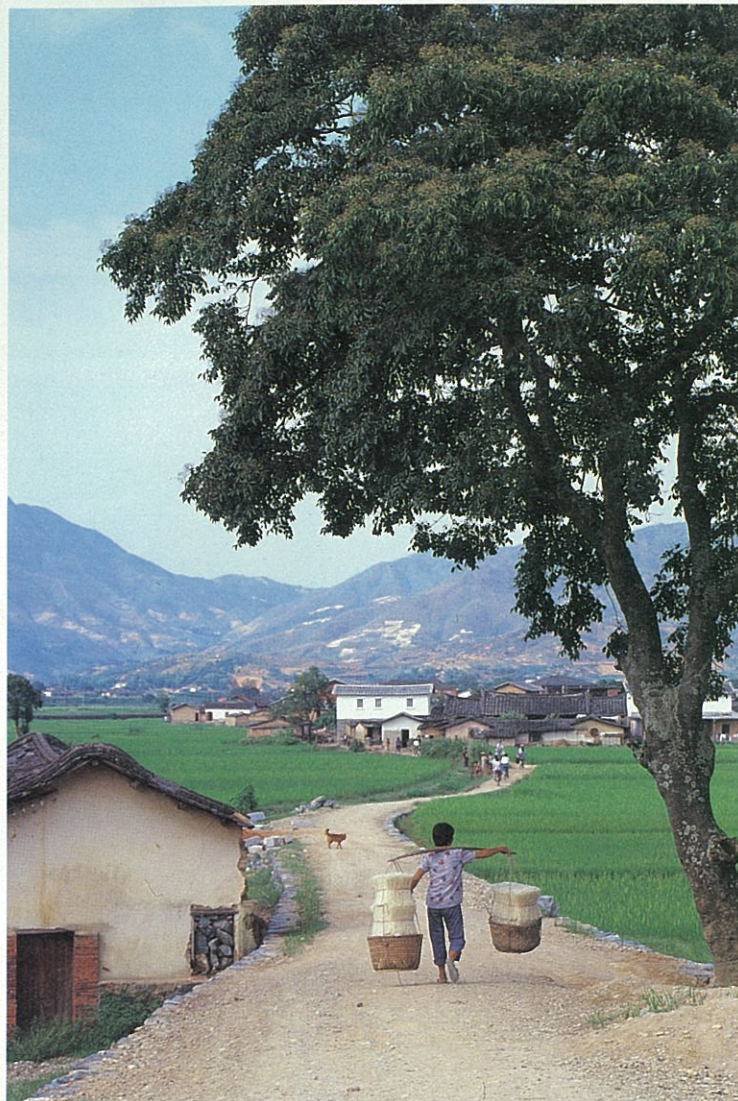
台灣，二伯去了新加坡，剩下三伯，即培實的父親在家鄉。四九年後，他們便失去與大伯的聯絡，一直至七〇年代培實的姑媽去了香港，透過她才聯絡上。此後常



霞宅旁小溪清澈，
村民用網撈捕河蝦

海峽

隔離
後遺症
《彼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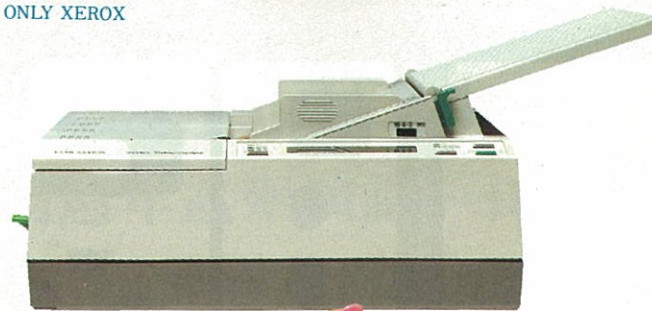


村中健婦

有來信，祖母很高興，但總是不得見，這次到港本想回來，但大伯不敢，祖母見不到他心裡一直不安。這幾天在彌留之際，她身體逐漸衰弱，卻仍不斷說想要見大伯秀網。家裡人都好想完成她最後的願望，也都很想看見大伯，但沒辦法。

編按：目前我們只知道陳秀網先生住在淡水，希望認識陳先生的朋友代為傳達這個訊息。

全錄 XEROX® XEROX IS NOT ONLY XEROX
BEST PRODUCT BEST SERVICE



全錄 XEROX 7010 電話傳真機
彈指·輕巧·高效率



在高度成長的時代裏，台灣全錄公司為順應“輕、薄、短、小”的新時代趨勢，特別推出最具代表性的時代機種—全錄 XEROX 7010 電話傳真機。

迷你、輕巧的外型，可隨意擺置任何場所，既節省空間，又增添辦公室美觀。獨具超精密、多功能的優越性能，任何情報，資料的傳遞，都可快速又精確的做最高效率的演出。

全錄 XEROX 7010 電話傳真機，更榮獲日本通產省評選為最佳設計商品 (Good Design) 這項榮耀與讚賞，更證明了採用全錄絕對正確！

領先今日創造未來——

台灣全錄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FUJI XEROX CORP.

總公司：台北市敦化北路122號8F
電話：(02) 7161161 (代表線)



XEROX 榮獲世界品質管理最高獎
DEMING PRIZE



XEROX 榮獲日本通產省評選為最佳設計商品，具有權威性的商標

百服寧[®]

保護您

適應症：頭痛、牙痛
生理痛及解熱



必美股份有限公司

省衛藥廣字第7605101號

解禁年代·人間群像

——人間雜誌兩週年巡迴演講·攝影展

在標示人文高度的理想中，
在社會不斷激烈的流變中，
在同仁日以作夜的辛勤裡，
「人間」有了兩年的成長。

兩年來，正也是
台灣社會面臨的前所未有的「解禁年代」。
今天，我們將以巡迴演講、攝影展的方式。
來呈現台灣解禁年代的人間群像



■攝影巡迴展

《台北》

時間：11月10日~16日

地點：台北金石堂站前店

《台南》

時間：11月23日~29日

地點：台南市華燈藝術中心(台南勝利路85號)

《台中》

時間：12月4日~10日

地點：台中市遠東百貨公司·大台中文化中心

《高雄》

時間：12月22日~29日

地點：高雄市立文化中心文物廳

■全省巡迴演講活動：

由台灣文化·學識界名流主講，包括：王杏慶(新新聞總主筆，前時報副總編輯)、張曉春(台大社會系教授)、柏楊(名作家)、林俊義(東海大學生物系教授)、夏鑄九(台大教授)、郭楓(名作家)、高信疆(前時報副刊總編)、井迎瑞(世新廣電科主任)、傅大為(清大史研所教授)李鴻禧(台大法律教授)、馬以工(環保專家)及人間雜誌陳映真、王拓等人，詳細的時間、地點、講題，請看11月9日的自立晚報第一版「人間」廣告。

四十年之後，已然回不去的家

當人們習慣性的
用「讓時間去解決一切」
為問題做無可奈何的註腳時，
十月十五日正式通過的
大陸探親方案，
一夕之間，
將「時間解決問題」的真實性，
具體的提陳在人的面前來。
真的，四十年終於等到
一個可以回去的家。然而，
就在開放探親的同時，
我們看到了一些
已然回不了家的人！



孫國祥說：「……
老的老，大的大，
都快認不出誰是誰
了！」

攝影 ■ 林育德
撰文 ■ 王墨林

一九八五年的九月下旬，在韓國，有一場經過南北韓政府雙方同意，由紅十字會主辦的「南北離散家族再會」活動，在漢城市郊的一家旅館裡，情況熱烈地進行著。三十餘年間，被活生生拆散的母子，或兄弟，如今分別從不同的屬地來到一堂相聚，這份衝擊的感情，不是用筆墨可以形容出來的，甚至在現場採訪的日本記者目睹這一片唏噓之聲，也都掉下眼淚，他用手拭去淚水的鏡頭出現在韓國電視的畫面上。朝日新聞駐漢城特派員小林慶二在他的報導裡提到：「這般場面，比用一百場演講更加強烈地使人們感受戰爭的殘酷！」

被戰火摧毀的家園，可以用血汗重建起來，而被戰火沖散的親人，卻不一定能夠找得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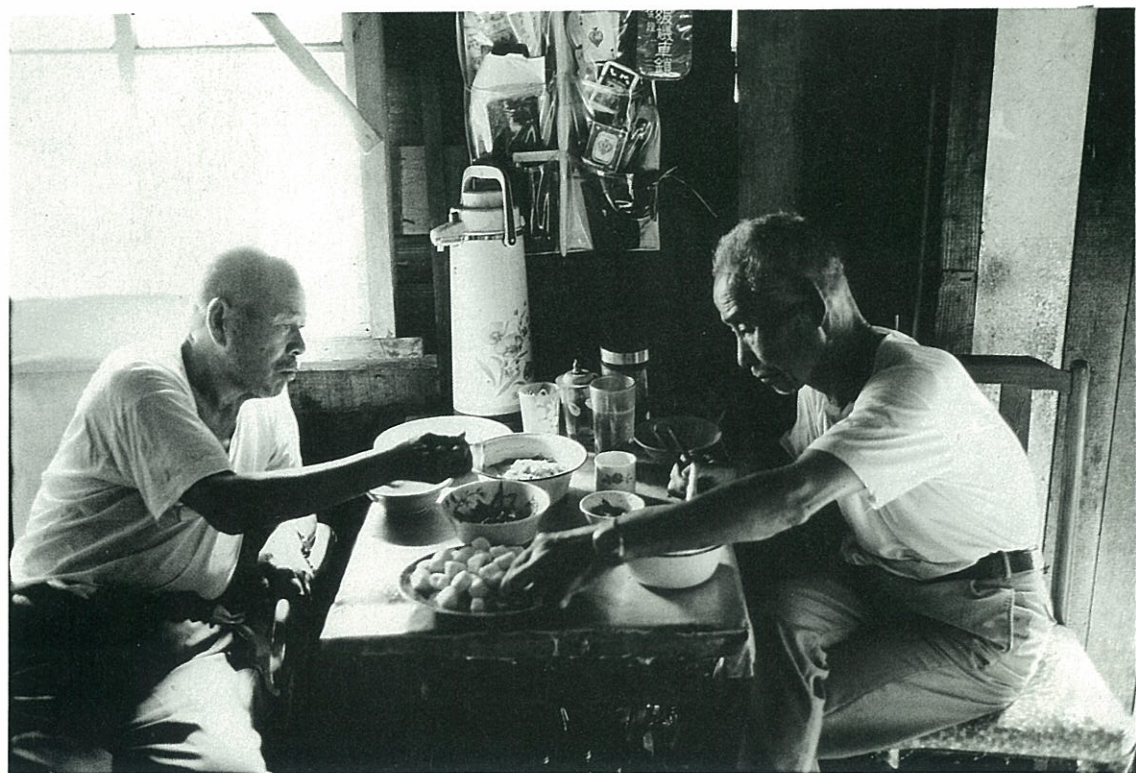
汪正思、王偉成的「國民革命之旅」

昔日曾為台北監獄的愛國東路兩側，各有一塊違章建築區，數步之隔，即可見隨著中正紀念堂的興起而新蓋的大廈，與違章木屋相映成趣，這種景觀是台北市容常見的。違章建築區裡，通常住著渡過半生戎馬生涯的退伍軍人。有一家只用幾根木頭及防水砂石布搭建的矮木屋，特別引人注目，從外面望進室內，因為四處堆置著的雜物，使黝暗、狹小的空間顯得更為侷促；京戲沙啞的廣播聲音常常流到屋外，這是唯一讓人還能分辨出這座房子還住著人的聲響。門口的木柱上豎著一隻沒有門牌號碼的信箱，上面用毛筆寫著兩個名字：汪正思、王偉成。

汪正思是河南人，民國前九年生，十八歲當兵，從北伐開始踏入了軍旅。三個月前，跌了一跤，把左腿摔斷，現在每天坐在朝門口的躺椅上，一邊聽著晶體收音

木屋裡的東西都是垃圾堆撿來的，王偉成說，連命都是砲火堆裡撿來的。

桌上一盤隔壁神壇送來的小麵粉團，也能充做一頓米飯。



機，一邊朝外望著若有所思，也不知在憂愁什麼似的睜著空洞的雙眼。他說：「家裡還有六個兒子，我不識字，找朋友寫信聯絡上，才知道現在有十四個孫子，八個曾孫，在家的話，都做老太爺了。已經八十五歲，回家坐船上飛機都不方便，何必自討苦吃呢？反攻大陸後，再跟政府一道回老家。」



「我姓王，他姓汪，我們民國五十三年就住在這裡了……」然而，沒有門牌號碼的屋子是不可能接到信的。

王偉成，安徽人，民國前三年生，今年也八十歲了，廿九歲就跟大哥從貧窮的家鄉跑出來打軍閥，接著又幹上日本人，一直到民國卅八年，在福建跟家裡通了最後一封信，希望妻子好好帶著一個四歲、一個兩歲的小孩過日子，等他回來；之後，就不曾再聯絡過。他指著眉頭、手臂及肋骨的疤痕，說：「瞧！這些都是子彈擦過去的地方，就是沒有打到肉裡面，人啊，一點壞事都不

能做，才不會報應到你頭上來。」民國五十三年，他離開屏東農場，到台北來找工作，經朋友的指示，就在這塊違章建築區搭了現在住的屋棚，先開麵攤，賠了老本，只好開始揀破爛，榮民之家每月給他兩千塊錢，就這樣將就著生活。

後來，汪正思來找他，他隔了個房間給汪正思，兩個孤零零的老人相互扶持在一個屋簷下住了廿幾年。三個月前，汪正思把腿摔斷，生活飲食及照顧汪正思起居的擔子，完全落在王偉成的肩頭，看他拖著老邁的身影，在住處附近垃圾堆裡搜索出可換賣的破爛，才深刻地體會到「相濡以沫」這句話的動心之處。有時，附近的神壇會有人送些祭過的供品來給他們，也算節省了一餐菜錢；王偉成頗為無奈地說：「四十年混成這樣子，拿什麼回去見人呢？反正也快入土了，我是打定主意不回去的！」

離開他們的矮木屋，不免又回頭看了那豎在門口的信箱一眼，也許永遠也不會裝有一封信，但它依然孤零零地豎在那兒，上面依然端端正正地寫著主人的名字，這不正像王偉成那顆孤寂而倔強的心靈嗎？

周老太太，浙江，抗戰將領的遺眷

周老太太，浙江杭州人，今年八十一歲，她的先生周子瑛是浙江南方地區守備指揮部的中將指揮官，四十八歲時陣亡，那時她才卅二歲。民國卅九年，她在家鄉聽說共產黨來了，不但沒收土地，還要鬥爭地主，當時她手中有幾分薄田，家人勸她暫時離開，於是，她把九歲的兒子托給娘家扶養，以為戰亂很快就平定，沒想到從溫州到了大陳島，又到



了台灣，以後再也回不去了。

十年前，她想辦法聯絡上了大陸的兒子，才知道獨子患了腦膜炎，已變得半身不遂，她心焦如焚，但也不知該怎麼辦，每次把兒子的信拿出來再看一次，都是不由哭一次；後來，聯絡又突然中斷，家裡的情形怎樣，已經一

點都不知道了；想要回去看看，又怕這裡的撫卹金被扣掉。況且，當初逃難是因為共產黨要鬥爭她，如今再回去，會被抓起來嗎？因為這樣的恐懼感使她一直在返鄉路上徘徊不前。「我不敢回去，共產黨會把我抓起來，假如你們有人去大陸的話，一定要幫我去

與大陸五個兒女相處數日的天倫之樂，令郭明復至今餘溫猶存。
(攝影■香港無線電視張國良)



〈上〉因為戰局緊張，任務在身的郭明復，無法把原配及五個可愛的兒女接到台灣。

〈左〉在香港，數日相聚，轉眼又要分隔兩地，怎不叫人心情悲哀？
(攝影■香港無線電視張國良)

找我的兒子！」

周老太太每天的生活還挺忙碌的，除了在自家佛堂前做早、晚課，還要到廟裡去上香，或請道友們來話家常；過年過節都是一個人冷冷清清地渡過，四十年來的生活幾乎一成不變，走到哪個房間都是一個人，有時候真的是寂寞得掉下眼淚。

蕭志遠，江西人，又是一個拉伕

蕭志遠是江西太和人，今年六十五歲，平日以揀破爛維生，因為屬於甲級貧戶，市政府每個月貼補一千七百多塊錢，生活極為貧苦，但與他交談時，未曾讓對方感到他在生活壓力下應有的憤世嫉俗，他依然以平靜的聲音，偶而配上幾聲爽朗的笑聲，對我們敘述著他的故事——

「四十幾年囉，自從十九歲被抓來當兵，一直到現在都沒有跟家裡聯絡過。那時家裡弟兄多，所以上面分配一個壯丁去當兵，但是家裡一直拖，他們就派鄉公所自衛隊來抓人，先把家包圍起來，正好碰到我準備外出，就把我抓

住送到鄉公所，再移交到縣政府，最後到了團管區，開始四十幾年的浪人生涯。你看我的小腿肌肉裡面還有一小塊彈片沒有取出來，就是那時候打仗留下來的紀念品。

民國卅八年來到台灣，也不知道哪裡是哪裡，對一切都感到迷迷糊糊，只有聽人擺佈，但是可以感到好像離開家愈來愈遠了，心中有時會一陣惶恐不安的感覺。到了台灣，在「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下，日子並不好過，每天戴著斗笠，只穿著一雙草鞋、一條短褲這樣大搞訓練，我身體不好，實在吃不消，民國卅九年就申請退伍下來。

「四處流浪打工，做過飯館打雜、建築工、各種臨時工；那段時間可想家想得厲害，尤其是想念母親，她老人家四十歲才生我這個么兒，真是疼得像寶貝一樣，常常想得一夜不能成眠，所以，只要想家的念頭一從腦子裡浮現，我趕快阻止讓它發展起來，只有自求煩惱嘛！」

「前幾年聽回去過的同鄉說，

現在老家比小時候好得多，我很想回去看看，打算先分頭向朋友借錢湊旅費，回來再做工還他們，老同事，信得過的。母親已經一百多歲了，還在的話，就叫一聲娘，對她好好地訴一訴苦，不在的話，就到墳墓上拜一拜。哥哥

他們卻已七、八十歲了，不知道還在不在？以前常常接濟我們家的鄰居也要去看看，不在也有後代呀。但是，我還是要回來的，老家的財產大概都充公了，我也不好意思去吃兄弟的，平常沒給過他們一毛錢，現在怎麼好意思讓他們來養呢？……」

當我們社會漸漸步入一個物質繁榮的階段，在物質慾望已膨脹到與人的價值等量，甚至超過時，那一份對人敬愛的尊重感就稀薄起來。然而，在這些承擔了歷史發展中偶然發生的錯誤，而吃盡苦頭的老兵身上，即使是悠悠四十年之久，他們並沒有喪失那一份寶貴的情操，依然對人充滿樸拙的感謝之心，對於面前乖舛的命運也抱著無怨無尤的平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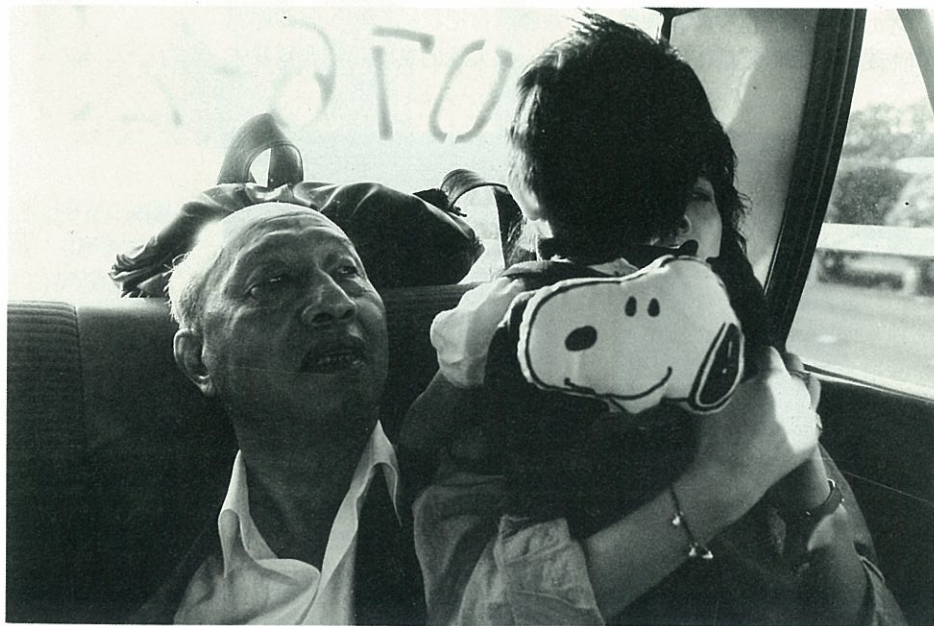
郭明復，江蘇人，從戰俘營逃出的少將

郭明復，江蘇如皋人，今年已七十四歲，是黃埔軍校十期的老兵，當年在大陸時官拜少將，曾把守號稱「天下第一關」的山海關，與林彪、陳毅都交過手，後因戰事失利，被共軍俘虜成為一名戰犯，後來想盡辦法逃了出個，因局勢愈來愈吃緊，他也沒時間回到老家把老婆、小孩接出來，就一個人跟著部隊到了台灣，少將一貶而為少校。

以後，他在台灣又結了一次婚，妻子早已病故，留下一雙子女與他相依為命。他的留在大陸上的五個兒女，都是知識份子，尤其老大郭載渝更是大陸上有名的學者，現任職於雲南大學地震研究所副所長，去年與李先念一起到美國訪問；當郭明復談到兒女們的成就，一向埋著陰霾的臉上展開了得意的笑容，「我五個小孩在大陸都受了高等教育，老大成就最高，三、四媳婦還是醫生，

〈左〉郭明復說：「這尊光頭彌勒佛正像禿頭的爸爸，這五個纏在爸爸身上的小孩正是他們。」

在台灣，女兒與外孫到機場接回郭明復，一樣的天倫，却不一樣的心情。



也算不錯的，我那最小的孫女在湖北鋼琴比賽幼童組得到第一名，全國幼童組是第二名，我這一家個個都是人材；我那老伴真吃了苦，把他們一手帶大起來，他們的父親是共產黨的戰犯啊！可是，現在他們卻一個一個都成家立業了。」

在台灣的妻子死了以後，自己也中風變成半身麻痺，家中本來就一無所有，加上連續變故，生活更是清苦，郭明復說：「現在在唯一的安慰是收到兒女們的信，他們每一個都很懂事，信裡常常提到要把第二代好好培養起來，



蕭志遠過的日子，就像他身上穿着那件撿來的女人上衣一樣，都是湊和着。

將來對國對家都是重要的，我們這裡的大人幾乎只是相競怎麼把小孩弄到美國去。我看海峽兩岸都應該重視青年人的教育才行，只有培養有國家民族觀念的青年人，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

前日，他才到了香港與他的兒

女們相會，他說：「他們想我，我也想他們，這是親骨肉呀！那時我在前方打仗，為什麼後面的家眷都沒有人去把他們接到台灣來呢？害得一家人到現在還不能團聚，怎麼知道為國家拚死拚活會落得這個下場？我也買不起什麼見面禮送他們，就把身上用了好幾年的手錶、鋼筆、皮夾子送給他們做紀念品，他們會了解，送他們一個清清白白、對得起國家民族的爸爸就是最好的禮物了。」

五個兒女分從大陸各省趕來聚集在香港，與父親見面，一家六口相處數日的天倫之樂，令郭明復至今餘溫猶存；他拿出一座小彌勒佛像，上面有四個頑皮的男童，及一個可愛的女童爬在肩或腿上，郭明復笑吟吟地說：「這是他們合送我的禮物，他們說，這尊光頭彌勒佛正像禿頭的爸爸，這五個纏在爸爸身上的小孩正是他們，你瞧，他們真是有心人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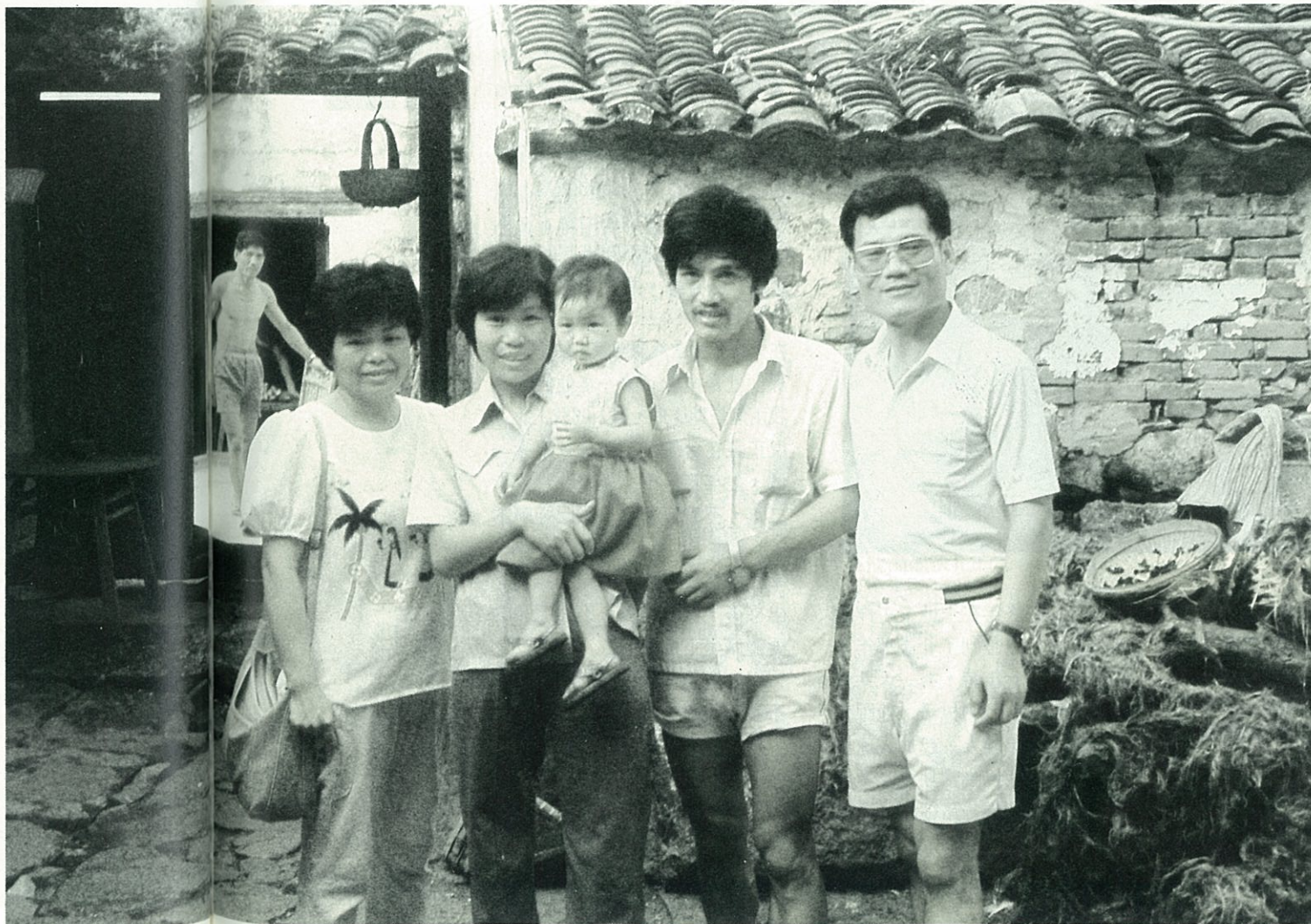
從郭明復愉悅的笑容，可以同樣感受到他為人父的滿足，他直誇五個兒女既孝順又友愛，他說：「真難得，在香港幾天都是他們在照顧我，為我準備這，準備那的，連洗澡都是四個兒子每天輪流替我擦背，還從大陸帶來普洱茶、人蔘、治高血壓藥給我。」

郭明復第一天到香港，是五個兒女一起來接機的，他的感覺還很平淡；離開香港那天，也是五個兒女一起來送行的，郭明復的情緒就變得較為激動，十幾年來不曾落過的淚，竟也奪眶而出，他怕當場失態，連再見都說不出口，隨即轉身進入了機艙。

孫國祥，山東人，古寧頭之役被俘遣台

孫國祥是山東人，臉上似乎永遠掛著一付謙和的笑顏，雖然屬於短小精悍的個子，但他健步如

（下）江詩長夫婦在舟山島的自家門口，與接別三十幾年的弟婦合攝。
（本刊資料圖片）



飛的動作，使他看起來不像已是六十三歲的人。他的工作是為一家專以日本觀光客為對象的藝品店，「霸佔」門前的公用停車地，以方便隨時到來的遊覽車停駐。在台北，這種空間急速縮小化的都市裡，這種行業也算是一項應運而生的新興服務業吧？另外，他還要負責藝品店早晚的清潔打理，一年之內幾乎沒有休假一天，這樣從早到晚辛勤地工作，一個月連工作獎金可以領到兩萬元的薪水，每天他就這樣慎重、勤奮地忙碌著。

「店裡上上下下雖然都是本省人，但是對我都很好，去年我到



周老太太想到大陸上的獨子，弄到半身不遂的地步，心裏又自疚又悲痛。

日本六天，有人主動願意代我的工，我總覺得只要愛惜自己的工作，才能讓人看重。」

但是他身邊與他一起工作了幾年的人，一直都不知道這樣老實、謙和的老人，竟然曾坐過十二年

的牢。當孫國祥提起這段已被塵封鏽蝕的記憶，仍然是那樣平靜，有時甚而露出一絲被命運嘲弄似的嘲笑；「整整坐了十二年的牢，沒有一個人來看過我，軍中的老同事也被禁止來探我的監，牢坐得愈來愈麻木，到最後人都變成像行屍走肉一樣。」

孫國祥的家鄉在山東省寧津縣，家裡世代務農，他在私塾唸了三年之後，準備跟上面的哥哥一樣，



任憑每天的工作怎樣地繁雜，只要有一個回家的希望在，孫國祥總是眉開眼笑着。

開始做一個終年在土地上工作的中國農夫，但是到了廿歲那年，也是民國卅七年時，有一天共產黨軍隊經過他們的村子，他跟著村子裡一些年輕人一起加入這個部隊，當時他以為當兵總比當農夫有前途；部隊一路往南追著國民黨軍隊打，直到民國卅八年，在金門古寧頭戰役中被俘。他說：「在古寧頭被關了四、五天後，

就把我們往後送到宜蘭羅東國小的新生營。國民黨軍隊在大陸被打得一肚子火，卻燒到我們這些俘虜的身上，每天命令我們躺在稻草堆上，動也不動一下，台灣的太陽曬得簡直在受拷刑一樣。隔了個大海，反正也回不去了，一切都讓命運去安排。就這樣關了幾個月，又把我們撥到部隊去。民國四十三年，部隊到了金門，看到金門的風土人情跟大陸一樣，我不由就想到了家，每天在海邊瞭望著大陸，心想順著風也許可以游到對岸，當時真有人游泳過去的，有的人游到一半被抓住，有的游到小金門去了。」

「民國四十八年又調防到金門，我們幾個同鄉常常聚在一起聊天，不免透露想家的心情，其中一個是偵察連的水鬼，有人慫恿他偷一艘快艇把想回家的人送過去，我首先表明了回去的意願，沒想到這是政工人員設計的圈套，引蛇出洞，我就這樣被出賣了。軍法審判時，我並不隱瞞想回家的意願，法官說，共產黨在大陸，為什麼還敢回去？我說，爹娘也在大陸，我當然要回家，法官說，那你就是投敵。第一審他們判了我兩個無期徒刑，有人叫我上訴，反正我在台灣無親無故，單身一個，坐牢就坐牢；後來改判成十二年，不管怎麼判，我已經麻木了。整整十二年，一天都沒少坐，幸好以前我在裡面認識的難友先出來後，替我作保，不然還真的要繼續坐下去。」

出來以後，死了這條心，再也不敢隨便提想家了。」

孫國祥在他住的小房間裡，打開了桌子的抽屜，掏出一疊黑白相片，從影中人的穿著一看便知是海峽對岸的中國人，他滿懷高興地對我們一一指出影中人哪個是他弟弟，哪個是他的姊妹。



「我托去日本的朋友，寄了一個照相機給母親，叫她老人家拍張照片寄過來，沒想到她已經死了，但他們還是拍了一大堆照片，老的老，大的大，都快認不出誰是誰了。」

前幾年，孫國祥常常聽有人談到回大陸看親人的事，出獄後十幾年間不敢再觸及的念頭，又被輕輕挑起；前年，他申請出國觀光，管區警察來找他，告訴他單身一個不能出國，怕他跑到大陸去。但他仍不死心，今年，他又報名參加旅行團到日本去觀光，主要為了探探上面對他的顧忌是否還存在，沒想到卻叩開了緊閉的出境大門。

「我去找何文德，告訴他，我也想家，搵了兩千塊錢支持他搞的外省人返鄉探親活動，自己又影印了許多他們的傳單，在我工作的地方散發給人；這次，我不要偷偷摸摸地回家，我要大大方

方地回家。」

現在，孫國祥工作得更勤奮了，笑容也更深地漾在他那張樸拙的臉上，他說：「從日本回來後，我拚命地攢錢，以前沒有想到會回不去，現在又沒有想到會回得去。回到家，第一件事先去父母的墳上祭拜，可能會哭吧？也可能不會哭，到底離開太久了。能回家，總算成全了這輩子最大的願望。」

然而，當問到他仍然會回來嗎？在他漸漸淡化的笑容裡，有了一絲淡淡的迷惘；「有人講那裡好，也有人講壞，心裡總是覺得不安，等自己回去看了後再決定吧！但是，我現在想，還是回來比較好，到底離開太久了……」

回家，總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從每逢年節時，車站擠滿得著回家的人潮，就證明了家的吸引力是強烈的。對遠方的遊子而言，更是心甘情願被家的呼喚所俘虜，

蕭志遠給孔子一個放大鏡，讓他老人家看清楚這個大同世界。

有人為了想回家，坐了十二年的牢，而十二年之後，想家的意願仍然熾熱地在心中燃燒著，也有人為了想回家，流了三、四十年的眼淚，做了三、四十年的惡夢……

江詩長，舟山人，38年被「搶救」來台

江詩長，浙江舟山群島人，現就職於台北市郊的一所高中。當初他離開家時，才十四歲，想家的夢魘就開始纏繞著他不放：…

「我是十四歲在舟山群島被國民黨軍隊抓來當兵的；他們在上海保衛戰失敗後，就一路撤退到

舟山群島來，一下子來了廿多萬軍人，準備把舟山群島當做反攻跳板。當地老百姓除了要供應軍隊的糧食，還要出錢出力，甚至連祖墳都要挖掉，修築機場及戰車道路。

「國民黨軍隊每天召開反共大會，一方面宣傳共產黨的恐怖，一方面誓言與當地老百姓共存亡，並且在搶救舟山青年的名義下，抓去三萬多名壯丁，五十歲以下，十五歲以上的男人幾乎都被抓走。到了五月十五日這一天，廿幾萬人的部隊秘密撤退到台灣來。五月十七日，當時參謀總長周至柔在記者招待會上，對中外記者宣

稱這三萬多的舟山青年是因為不願意被共產黨利用，而跟隨國軍到台灣來的。我在放學回家的路上被抓走的，半夜，部隊開拔到碼頭的路上，只看見老百姓在路邊擺設著香案，哭求著留下自己的丈夫、兒子，尤其碼頭上更是哭聲震天，有的人企圖逃掉，立即就地槍決，當時我以為幾年後就可以回家，打日本人也不過八年呀！誰料到此一去，竟踏上了不歸路。

「在部隊裡，常常夢到回家而哭醒，自此想家便成了我唯一可做的夢。觀光開放後，曾聽到同鄉回去探親過，我躍躍欲試，五

年前終於第一次成行；下了船，腳一踩到碼頭，不知怎的，就放聲哭了出來，一路哭到公安局、統戰部，坐在回家的車上，還不停地哭，進了家門，我已泣不成聲，三、四十年的委屈，全部讓它哭出來，今年暑假，帶著幾位同鄉，又回去了一趟，因為五年前回家時，跟老人家約好五年後再見面的。在老家的一個晚上又從夢中哭醒，還以為人在台灣，等清醒過來才知道正躺在小時候候睡的床上，心中頓覺踏實不少，回來以後，我就不再有了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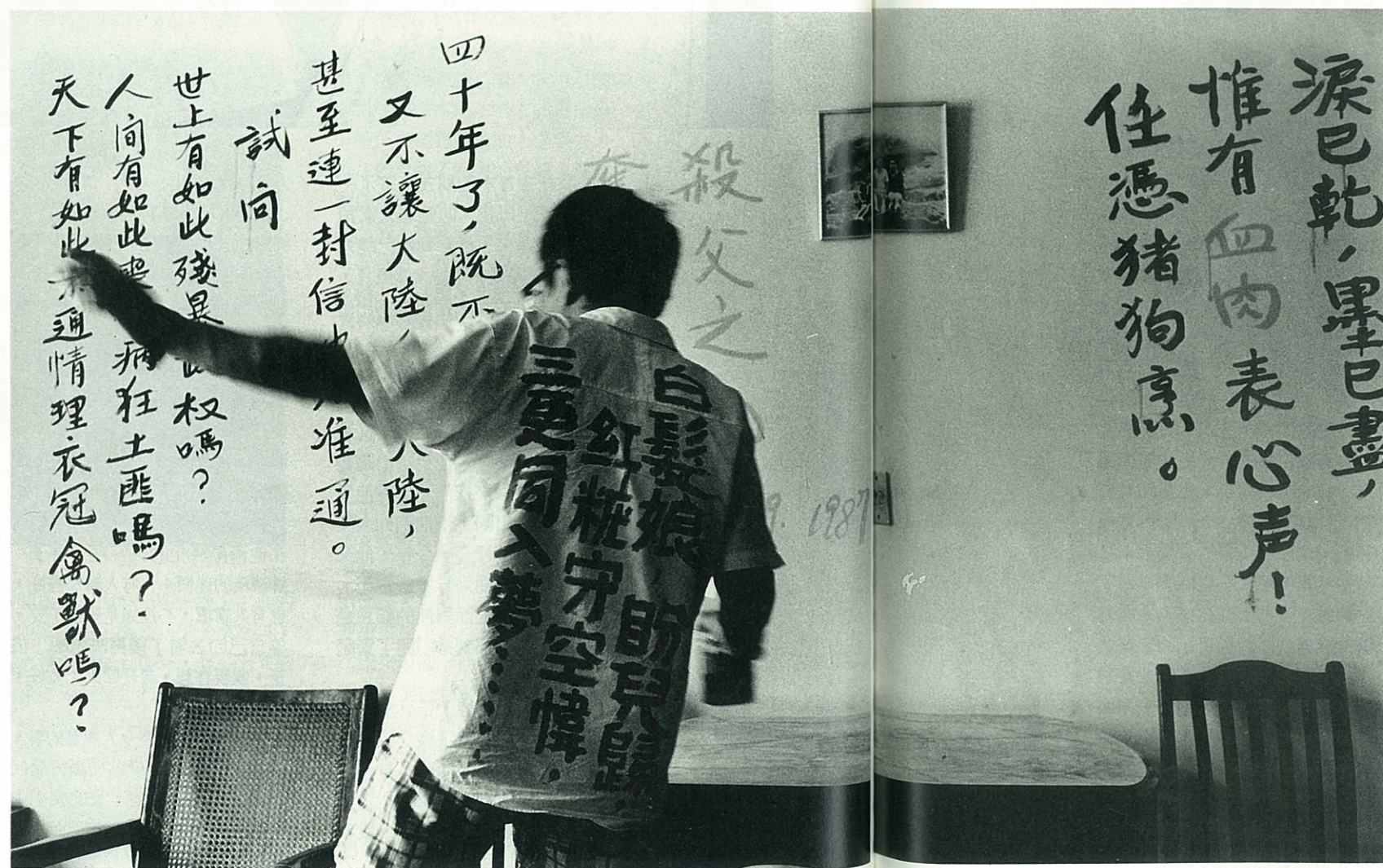
江詩長已有兩次返鄉的歷程，在他參加何文德的「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之後，在這方面提供不少可貴的經驗，有一張傳單上的「條條大路通故鄉——回家路上怎麼走？」上面詳細地列載了從台灣到老家的各種注意事項，對於初抵一個不同社會制度的訪客來說，不但可以促進了解，也達到了消弭誤會的作用，它已經成為最受歡迎的一張傳單。江詩長更觀察到，海峽兩岸的人民因四十年的國土分裂而造成的隔閡，不可謂不鉅，如今雙方在日益頻繁的交流下，如何破除相互之間長期以來的誤解，避免使誤解進一步惡化為對立是有必要的。

「我反對有人利用探親名義，搞什麼政治反攻，若是中共相對地以統戰迎合，存在彼此之間的裂痕將更形擴大，反而傷害到海峽兩岸人民只單純地為了探親的意願。」

「台灣去的人不要做，自以為有水準，大陸上的人也不要以為台灣人都是有錢的，能敲竹槓就敲，彼此態度都要調整，否則誤會更大，裂痕也更難彌補。」

從十四歲開始，江詩長的大半輩子註定被壓制在想家的夢魘下；

何文德抱着臥薪嚐膽的決心，非打開一條返鄉之路不可。



海峽

隔離後遺症
《此岸》

為了伸張返鄉的意願，早在民國五十六年即奔走於黨外選舉之間，一心想那誠意的相助，爭取黨外候選人代為公諸意願的機會。因被視為政治狂熱份子，教職也一再不保，長年顛沛於求職的路上，然而，江詩長並不退卻，只要有任何可能，他仍然願意去嚐試，甚至找到林希翎，求她助一臂之力。他認為國民黨四十年來的反共教育，已造成台灣與大陸是兩個不同世界的事實，不是他以這種愚公移山的方式可以輕易獲得解決之道的，但是，若任由這個事實繼續傳承到下一代身上，終將變成一場民族分裂恆久化的悲劇，更是他所憂心忡忡的。長年伴隨在他左右的江太太是土生土長的苗栗人，但對江詩長返鄉探親意願的支持，使他在最無力時，得到最熱烈的鼓勵，當他午夜從夢魘中哭醒，江太太安慰著他，當他回到舟山，一路哭到家門，江太太也陪著哭紅了雙眼，如今夢不再是夢，返鄉探親已漸成為島上人民所關切的問題，當問到以後會遷回故鄉嗎？江詩長卻意味深遠地說：「不，四十年在這塊地方的生活習慣已不是輕易能改變的。」

何文德，返鄉運動的旗手

何文德最明顯的特徵，就是穿著寫上「想家」兩個字的襯衫滿街跑，他說，他曾渡過一段非常寂寞的時光，似乎永遠只有他一人在發傳單、穿著「想家」衣服進進出出，但是，不管怎樣的收穫，他相信一定會影響一些人注意返鄉探親這個問題。

「中國人不能互相殘殺，唯一解決辦法就是兩岸交流。每次看到政府對三通四流提出堅拒的立場，我都深感痛心，難道我們的民族就這樣一直分裂下去嗎？當

然不！我沒什麼高深的思想，有一天突然發現兒子長得比我還高，我才覺悟到，不應該把民族分裂的悲劇延續到下一代身上，讓下一代繼續做國共兩黨的犧牲品，所以，我站起來了！」

當他揭起返鄉探親的旗幟之後，曾接受到各種辱罵及恫嚇，更有甚者是施以暴力，但給他最大的安慰的是，他的所做所為獲得家中十五歲女兒的諒解，他曾看到女兒寫給媽媽的一封信：

每個人都為了自己的理想而活，像爸爸那樣從大陸撤退來的老兵，他們的理想是不惜犧牲生命，完成自己的目標，今天姑且不論爸爸帶給我們的傷害有多大，他既已決定人生的方向，我們也只能給他一切幫助了，不論前方的路有多麼地崎嶇，都讓我們攜手一步一步走下去。

何文德眼看官方對民間返鄉探親的意見已有漸進的採納，當然值得欣慰，但他並不認為他的任務已經結束，相反地，到了這個階段，才是他真正要踏出的第一步，許多事還在等待著他。

據十月十七日報載，紅十字總會開始接受辦理往大陸探親的第一步，登記尋人、通信等，開辦當日已擠滿一千多人，在現場看到有滿頭白髮的老先生顫顫地寫下：母親大人膝下，也看到有位六十餘歲的先生一筆一筆慎重地用筆勾勒出：玉璞吾妻如晤；目睹這些景像使人心底似乎湧過了一陣暖流。有舊交相逢者，興奮地交談著明年終於可以回老家過年，也有新識相互詢問信要寄到哪裡去？而回答是黑龍省……或甘肅省……一個個實實在在的中國地名，不再是一個個空虛的意象而已，每一個人都可以觸摸到的整個中國，黯淡了四十年之後，就在這裡豁然亮麗了起來。 ☉

UCC
COFFEE

UCC 優仕
冰咖啡
咖啡豆



UCC 讓您不再降格以求
對懂得挑剔、講究品味的人而言，UCC 冰咖啡將是您的唯一選擇。以 UCC 的專業品質，相信您在品嚐、比較之後，屬冰咖啡再也不要降格以求。

UCC 是國內獨一無二的冰咖啡
風行日本、廣獲好評的 UCC 冰咖啡，精選上等咖啡原豆，經過嚴格的品質及蒸餾過程，是真正好的冰咖啡，為了保持咖啡的香醇，甚至不加任何奶精，是屬於行家級的高級冰咖啡。

什麼是真正好的冰咖啡
屬咖啡不論冷熱，都應該講究品味——特別是原料及製造過程。市面上出售的罐裝咖啡，除了 UCC 之外，大多由咖啡粉沖調而成，只能稱之為「冰的咖啡」，根本算不上是好的冰咖啡。

一字之差，
優劣立判

為什麼 UCC 是國內獨一無二的冰咖啡



冰的情人·好的咖啡

新上市

UCC 冰咖啡

UCC 咖啡株式會社技術指導，咖啡百老匯總經銷

1:100

爲什麼胃痛的時候， 你要選擇100倍制酸能力的健胃仙？

怎麼了？胃又不舒服了嗎？是不是最近三餐不大正常，有一頓沒一頓的，還是工作忙碌，一急胃就痛了呢！其實，大部份胃痛最初都是胃酸過多造成的！

胃酸過多，會傷害胃壁，造成胃的不適

胃酸由胃壁所分泌，幫助消化我們吃的食物但是過多的胃酸，輕者會傷害胃壁，致使胃部疼痛；重則引發胃潰瘍或十二指腸潰瘍。所以對於胃酸，我們實在不能掉以輕心。

通常生活緊張，情緒亢奮都會刺激胃壁分泌大量胃酸。暴飲暴食、酒精、咖啡等也容易造成胃酸分泌過量。所以飲食正常、鬆弛心情都是避免胃酸分泌過多的好方法。一旦胃酸分泌過多時，就要選擇好的制酸劑。

選擇好的胃藥，請考慮胃藥的制酸能力

胃藥，和制酸能力有很大的相關性。

根據Goodman and Gilman's "The Pharmacological Basis of Therapeutics" 6th Edition, Chap 42, P996-997所述，選擇胃藥的準則之一是“選用經證實具有高度制酸(或中和胃酸)能力的製劑”。

 **PARKE-DAVIS**
派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桃園縣中壢市自強路3-1號 電話：(03) 4520500

體外胃酸中和能力的模擬測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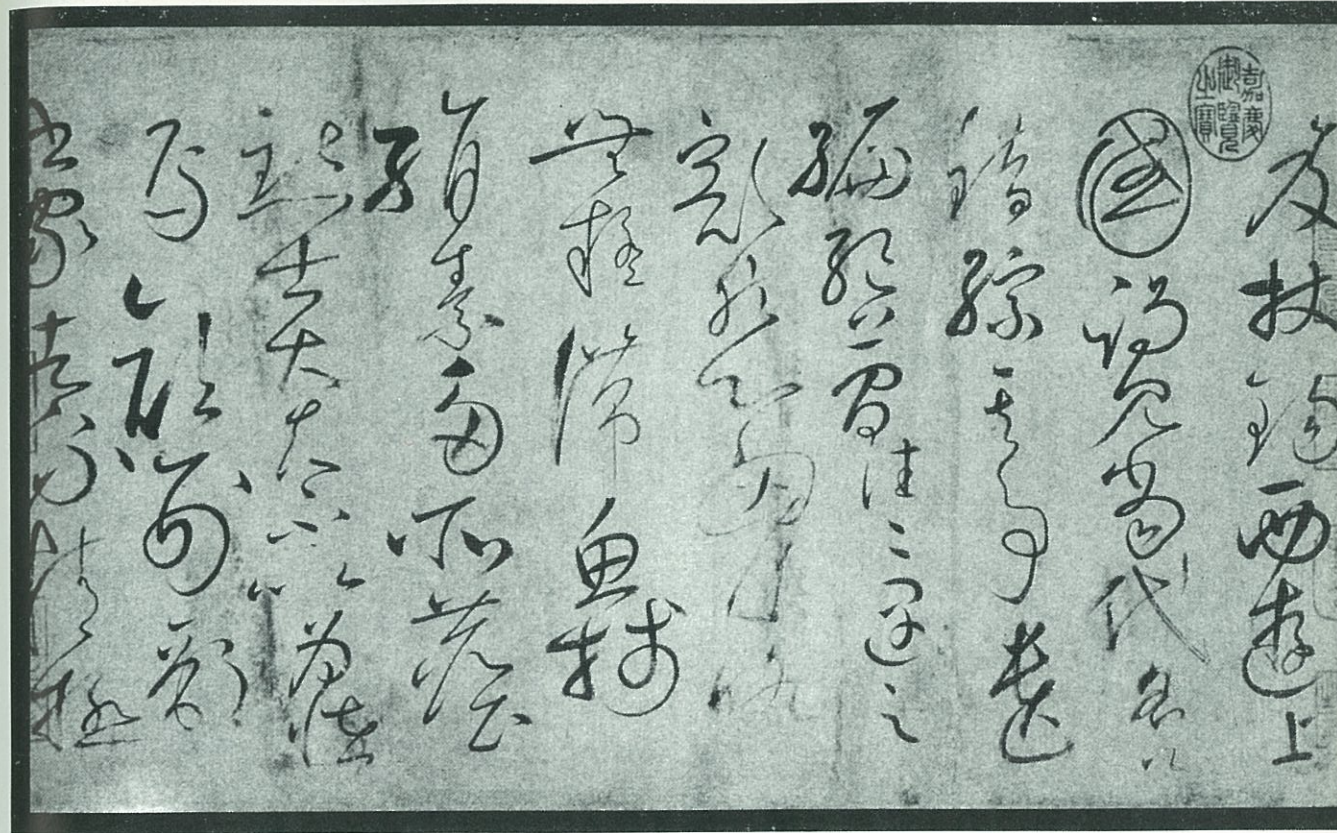
由於我們無法在人體內進行“胃酸中和能力”的測驗，所以通常在體外模擬狀況下進行，把標準鹽酸溶液 (INHCl) 當做胃酸，以測驗各種胃藥(制酸劑)對標準鹽酸溶液的中和能力大小。

健胃仙經實驗證明，能中和100倍胃酸， 治療胃痛

健胃仙於體外模擬實驗中，證明一粒小小的健胃仙(重1.2gm)可以中和121ml的胃酸(重143 gm)，亦即一粒健胃仙能中和100倍的胃酸。

正因為健胃仙具有這種制酸能力，可以迅速吸收100倍胃酸，因此能有效地解除胃痛。

所以說，健胃仙是理想的制酸劑。像你現在的狀況，服用一粒健胃仙，嚼在口裡，清涼涼的迅速解除胃的不適。還有，如果你的生活形態、工作壓力無法立即改善的話，你更應該特別照顧自己的胃，要隨時攜帶健胃仙喔！



作一個快樂的讀書人

知識的原點

今天起，讓我們創造一個書香的社會

幾千年來，中國就是一個喜愛讀書的民族。從甲骨、竹簡、布帛到紙，代表一個連貫的知識流傳史。紙的發明，是人類歷史的大事。輕便、經濟、易於印刷或書寫，促成了知識平民化。時至今日，廉價精美的紙，已經使紙的用途逐漸廣泛。它的普及，已經到了幾乎讓您忘記它存在的程度。然而，在這所謂「知識爆發」的時代，更迅速、更廣泛的情報流傳和知識傳遞，以及更多的人參與文化活動，使紙的重要性與日俱增。紙張的用量，代表國民知識水準的高低。多用一張紙，使情報知識增多一份傳遞，是全體社會所樂見的，因為——它代表我國經濟成長文化面的進步。

紙

- 營業項目 /
- 影印紙
 - 特殊專用紙
 - 各類文化用紙
 - 各類紙板
 - 銅版西卡
 - 各種高級紙張

永豐餘·中華·永豐原·宏康·大豐·天隆造紙股份有限公司
總代理

吉榮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西園路二段372巷23弄5號

☎：(02) 3058881~5 · 3058846~7

品質第一 · 服務迅速週到 · 信譽卓越

〈人間訪談〉

如果

訪徐璐談海峽兩岸

對立

政治哲學上強調：二個或二個以上的人共同生活，就產生平均的本質，這就是政治。
台海兩岸，四十年來的政治對立，隔閡了親情、人性、隔閡了社會、文化，隔閡了歷史、血緣……

可以結束

今天，尋求「平均本質」的聲浪，
摧毀了四十年來的對立，
對立之後，接下來的 是什麼？
在這條目前仍是荊棘滿途的路上，
自立晚報的徐璐曾邁出不輕易的第一步。

徐璐

攝影 ■ 謝三泰
訪談 ■ 王 拓
記錄 ■ 蘆 花

徐璐在台大演講「大陸來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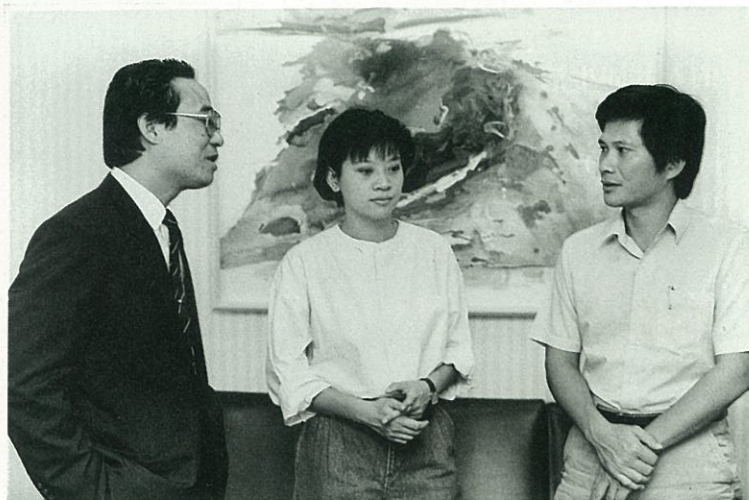
個人的一小步 歷史的一大步

王拓（以下簡稱王）：自立晚報派你們到大陸去採訪，在海內外造成很大的轟動，成為國際新聞。我們很想知道，你們事先有沒有想到這件事會造成這麼大的轟動？

徐璐（以下簡稱徐）：沒有。

王：完全沒有嗎？報社的人也沒有想到嗎？

徐：有想到在國內會轟動，但真



〈右〉回到桃園機場，徐璐陷入新聞記者的包圍圈。
(攝影■陳愷巨)

大陸採訪出發前，徐璐、李永得和吳豐山交換意見

的沒想到會成為國際新聞。

王：妳對這種轟動有什麼感想？

徐：當然是超出意料之外。——這也許可以說明海峽兩岸的問題，原來竟是國際輿論界一個非常重要的issue。

王：在國內引起震撼是比較可以理解的，因為長期來海峽兩岸的互相對立與封鎖，隔絕四十年後，現在有人公開地來做突破，又是在整個社會要求開放大陸政策的節骨眼上，這個採訪當然受到重視。可是，國際上為什麼也成為重要新聞呢？是不是因為分裂中的國家未來的分合，可以提供某種和平的

典範，而世界和平正是人們所共同期待的……

徐：分裂國家的分合動態，本來就是國際間關心的話題。尤其像這麼小的台灣，一個小小的島，居然可以抵擋那麼大的中國大陸達四十年之久，而且是在一種相當平等的對立下。中共那麼大，但壓不倒台灣，反而台灣的繁榮還遠遠超過大陸；這跟其他分裂國家的情況很不一樣。

王：海峽兩岸的長期對立與隔離，不是國際帝國主義操縱影響下的結果嗎？而兩岸繁榮與落後的對比是不是也應該考慮雙方的客觀條件與歷史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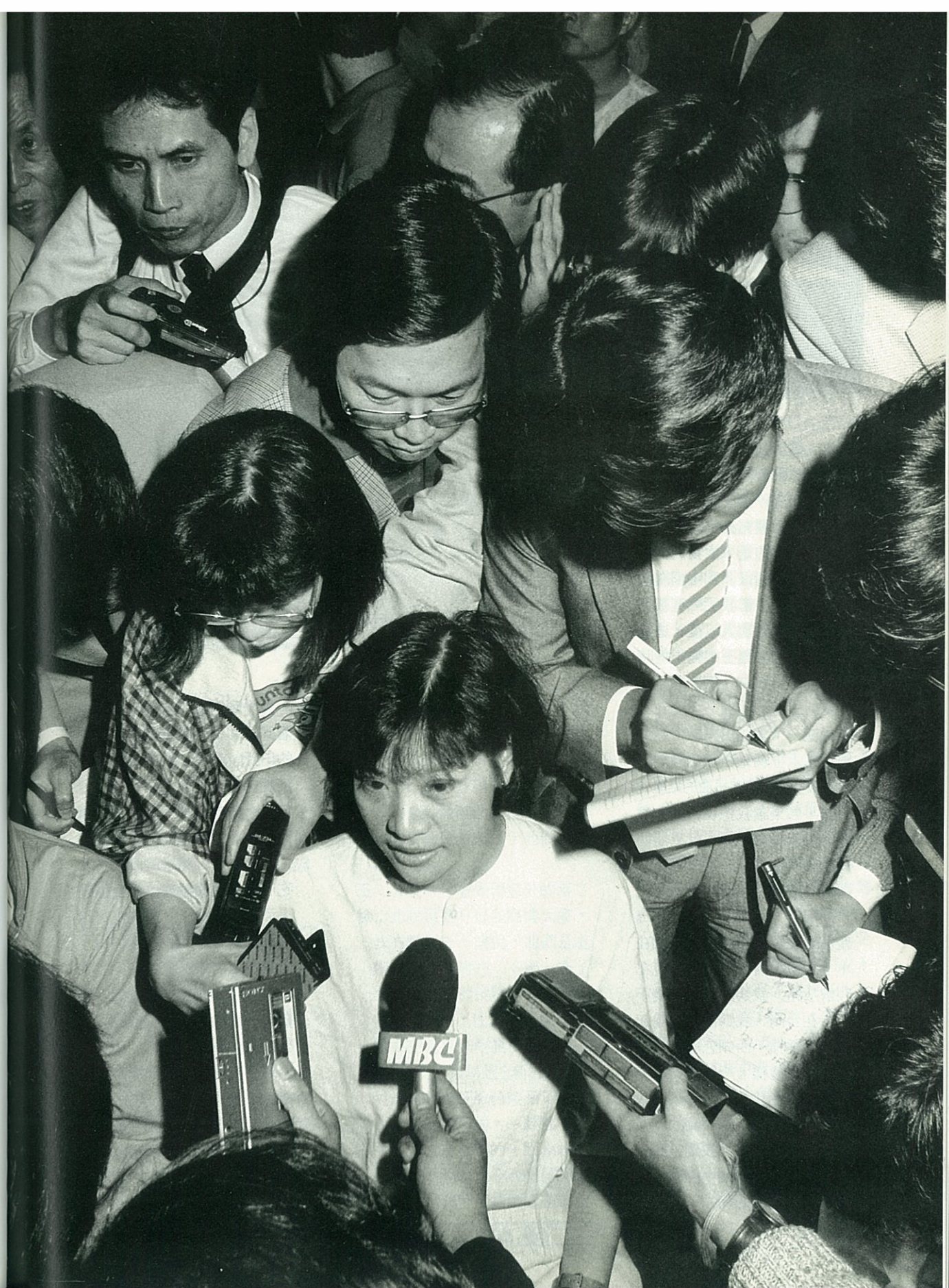
徐：這個觀念是三、五年前對中國問題的一致看法。可是這兩三年來，由於台灣本身的成長，整個國際間對海峽兩岸的看法和以前不一樣。他們的興趣已經不只限在國際力量的平衡線上，而是放在台灣本身：這個島為什麼能這樣發展？它對中國會產生什麼影響？

兩岸的政治對立，扭曲了太多的親情與人性

王：當妳踏上中國大陸的土地，第一個感覺是什麼？

徐：剛踏上中國大陸的土地時，我沒有辦法很順暢、很清楚地感覺自己的感情，我想這種不順暢是政治因素造成的，政治扭曲了太多人性的東西。我到任何土地、任何國家，不論喜歡或不喜歡，我的情緒都很直接，可是到中國大陸，感情卻要停一下，好像要過濾一些什麼東西、或通過什麼關口，才表達得出來。

王：這是政治原因造成的嗎？我以前曾經訪問過黃順興，他被





日本人統治過，很嚮往到中國大陸去，那是當時很多台灣人的想法。所以當他踏上中國的土地時，心裡充滿了激動。現在我很好奇的是，當我們從歷史課本上讀到很多和中國有關的東西以後，當我們一直被教育：我們是中國人以後，這樣的教育，對你踏上中國土地時的感情，有沒有什麼影響？

徐：我前面講的那種一定要在心裡過濾一下才能出來的情緒反應，基本上就是在政治教育和社會環境下感情被扭曲的結果。不過，如果讓我把在杭州和廈門的感覺做個比較，就更能明白地說明這個問題。杭州是我媽媽的故鄉。經過西湖時，我姨媽指著一條路說，她和我母親就是在那條路出生的。我在車上看得很清楚，那條路現在叫解放路。我姨媽說：改變不大。在台灣，我媽常跟我說起杭州的種種，西湖怎麼樣，吃的住的怎麼樣，所以我對那兒很熟悉。在我年少的時候，我還曾因為看到一張西湖的照片而掉過淚。可是當我親身到了杭州，卻沒有預期中的激動，只有一股隱隱約約的熟悉感。

提起公訴後，李永得、徐璐向台北地檢處報到

〈右〉「新新聞」時代的徐璐。
(攝影■王華)



可是到了廈門，從飛機上一看到下面和台灣幾乎一模一樣的田野、房屋，我的感情立刻就翻騰了起來。過去幾年，我常在台灣各地跑，對農村的情況很熟悉；在廈門所看到的一切，像房子、路邊的商店，小吃店賣的東西等等，以及餐廳喝酒划拳的樣子，只差沒有卡拉OK！幾乎都和台灣一模一樣，尤其晚上出去逛夜市時，發覺那邊的人的性格，和台灣人實在像極了。在此，我發覺了一些微妙的區別。

對我來說，杭州就像畫冊一樣，距離我很遙遠。廈門對我卻非常具體，因為那與我踏過的台灣一樣。

王：在整個採訪過程中，妳最難忘的是……

徐：基本上是在廈門那兩天心裡的翻騰。

訪廈門是在行程的最後三天。從北京一路下來，我的心情一直很平靜，不管看到的是很落後或很繁華的景象。只有到廈門的時候感情才激盪起來，因為實在和台灣太像了。

什麼樣的土地生出什麼樣的花

王：有沒有什麼令妳難忘的事？

徐：和我姨媽會面對我來說感受最深。我從未看過她的照片，但是我一見到她就哭了，然後她才哭。為什麼哭呢？我跟姨媽說：太像了，不要看照片我都知道妳是我姨媽。三十八年的政治隔絕，畢竟隔絕不掉真正的親情。但是，我跟姨媽的

會面，我覺得是在一種完全意外的情況下見面的，而且中共的新華社和中新社也早已準備好，「獨家」拍了一些照片，並大量分發各通訊社，我對中共的反感就是這點，他們太政治化了。

王：有沒有什麼覺得意外的事？

徐：北京現在有很多高樓大廈，我有點意外。據說，他們是這幾年才開始建的。不過，進了大樓以後，卻發現，裡面粗獷得一塌糊塗。比方說，方勵之的家在北京算是最現代化、一流的住宅，電梯是全新的電梯，可是看起來卻像已經用了三、四十年的。真的，一點都不誇張，他說是全新的，因為才剛搬進去兩天。這令人覺得諷刺而不可思議，可是到處是這個

樣子。

王：有沒有讓你覺得生氣的事情？

徐：很多啊。像跟姨媽會見的事，我就很生氣。而且他們的「軟性包圍」太厲害了。太低的姿態，太多的熱情，反而令我感到非常不自然。尤其，我覺得他們雖然一致表示對台灣的歡迎，但我們幾乎很少看到有人願意用心了解台灣。他們對台灣的態度只是站在「統一」的立場上面表現的。這種基礎其實很薄弱，他們根本沒有真正去了解台灣的社會力量是什麼，台灣想些什麼，所以他們很難對台灣有真正的了解。

王：總也有一些比較愉快的事吧？

徐：一路上只要不感到政治扭曲的壓力，心情就蠻輕鬆的。只要沒有人跟著，我們在任何大城小鎮走都蠻愉快的，可是一被包圍，那種心情就沒有了。另外和方勵之聊天也是一個非常愉快的經歷。

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普通外省人的處境與悲哀

王：可以談談妳的童年嗎？童年對每一個人的影響都是很大的……

徐：我是外省人。幸運地，我小時候住的教職員宿舍區裡，只有兩三家外省人，以外都是台灣人。所以我可以說是在台灣人中長大的。

隔壁另一家小學卻全部都是外省人，和我們的學校對立，兩個學校的小孩常常打架，互相丟石頭。在打架中，我常常是在台灣人這邊的，有時候住在隔壁的那些外省小孩會跟我講：不要做台灣人的走狗。另一方面，台灣小孩也覺得我好像不大可靠。

我覺得國民黨在台灣犯了一個最大錯誤，就是從一開始時

把台灣人、外省隔離，許多人住在一起，形成一個自我封閉的世界，像眷區、宿舍，如果不隔離，讓外省人像我這樣有機會跟台灣人接觸，一起生活，以後就不會有那麼多的省籍問題與對立，可是大多數的外省人都沒有這個機會。

王：這種現象在黨外圈子裡似乎也常發生嘛。

徐：對。我童年面臨過的衝突，到黨外以後並沒有完全消失。在黨外比較好的是，他們似乎有誠意接納，可是隱隱約約還是有些隔閡。好像童年故事的翻版：外省人覺得我是「叛徒」，搞什麼台獨？台灣人覺得：這個外省仔很奇怪哦……。他們都不了解我這個外省人怎麼會有台灣意識。其實，很多外省人都有台灣意識，只是有的壓抑在心裡，因某種因素沒有表露出來，或者表露了而沒有被接納。



自立晚報總編輯陳國祥對徐璐大陸之行的各界反應十分重視。

〈下〉李永得、徐璐的「第一步」不但震撼國內，而且引起國際間的注意。



王：我認為黨外政治運動的參與者，應該對猜忌心態加以檢討。如果一直採取「不是同志，便是敵人」的態度來對待人，不准有「不是敵人，便是朋友」的第三者的存在，這是很不幸的。

徐：不但國、共兩黨用政治扭曲了很多東西，其實台灣人也扭曲了很多東西。政治主張是客

觀環境下的產物，是後天的；如果為了政治主張而硬行割斷親情、血緣、文化的關係，就是扭曲了。多少搞台獨的人甚至不承認他的祖先是從大陸來的，不承認和中國的關連。這扭曲太大了，他們應該到廈門去看看。

即使承認和中國有關連又怎麼樣呢？難道政治立場就不純正了嗎？政治扭曲了一切，台灣和中國大陸這三、四十年來的悲劇都是這樣產生的。

王：妳當初為什麼會踏進黨外？

徐：基本上是因為機緣，但機緣來的時候——像大學時代認識王津平老師和其他一些朋友——如果沒有那種意識，當然也不會去參與。而我從小到大一直都很有台灣意識，好朋友是台灣人，喜歡的東西也是台灣的，比方說：炒米粉。而對我母親他們那一代的外省人所喜歡的打麻將、聽京戲，反而非常討厭。

高雄事件以後，69年那一次選舉，我在保安宮聽康寧祥演講，聽他講「台灣人的歷史」、「台灣人的尊嚴」，現在聽當然有點老調（笑），但那時聽了忍不住掉眼淚。從小就有的台灣意識，在那時忽然變得很具體。感覺到自己隱藏在心底的那種感情好像找到了一塊可以灌溉的泥土。

童年如何影響了這個第二代的外省女孩

王：童年對妳還有什麼其他的影響呢？

徐：我童年玩的空間很大，而且老跟男孩子玩，爬山、玩打仗，很男孩子氣。大概因為玩的空間大，我的性格基本上還是健康、開朗的。

可是我父母親的婚姻關係對我是一個陰影。他們是典型的第一代外省人，對台灣沒有認同，老是想回去。因為沒有認同，所以沒有買房子，毫無家產。他們在這裡沒有根，什麼都沒有，一天到晚吵架，總是在一種不穩定、期盼、失望的循環下過日子。我常想，如果他們有土地的話，一定會好很多。但是他們在現實與內心的期盼中不斷掙扎，是一個時代戰亂下的悲劇。所以，我想我對外省人在這裡的悲劇，感受是很深的。

王：這種不穩定對妳有什麼影響呢？

徐：因為對悲劇的根源體會比較深，讓我對外省人的處境也有比較深的同情。所以我除了想為台灣人做事，也希望為外省人做事。希望能把他們四十年來因時代變遷而生的流離、無根的悲劇表達出來，也希望讓他們明白，如果他們能回過頭來認同這個地方，悲劇就會慢慢減少。蔣經國說：「我也是台灣人」。這個話如果早說三十年，許多外省人一定早死了回去的心，早認同這塊土地，就會減少許多悲劇。我在看白先勇的小說「台北人」時感觸很深，相對的，李喬的「寒夜」三部曲就令我非常感動。這兩本書讓我感覺到四個字：土地與根。

王：妳這感觸很深，也很發人深省。我想請教另外一個問題，妳曾經很熱心地參與黨外活動？那麼，妳是不是民進黨員呢？

徐：我不是。我是屬於那種邊際性格的人，個人主義很強，不會變成什麼團體的黨員或組員。支持黨外有歷史階段上的必要性，可是黨外政治圈有時是非、

糾結很多，紛紛擾擾一大堆，這一點，你一定比我更清楚，我不習慣這些。

王：一般認為妳在黨外陣營裡，基本上屬於康系。為什麼妳選擇和康系接近？

徐：最早，我會進入「八十年代」，是因為那時我急需一個工作，他們找我，我就去了，後來，因為在我最落魄的時候，康寧祥曾經幫助過我，這點恩情使我心懷感激，另外才是政治理念的認同。基本上他是台灣意識很強的溫和改革者，這點，我與他很相似。

當時我跟老康的觀念有歧異，他看到我的時候，只說：哦，妳來了。這樣而已。那時，他們大概都把我當做統派（笑）。我在那兒工作了三個月後，老康要出國了。那時候我們幾乎沒有談過話，友誼根本還未建立，他只知道我很落魄，欠別人很多錢。他一句話都沒講，直到上飛機了，經理拿了好幾萬元跟我說：老康臨走前拿這筆錢給妳，希望多少有點幫助。我當場哭得唏哩嘩啦。因為當時連我最好的朋友都不肯借錢給我，一萬塊，一千塊都借不到。老康給我的錢數目雖然不大，他自己也沒什麼錢，對我來說卻是一種很難得的援手，所以我和老康親近，不止由於政治理念的認同，還因為這段曲折。

王：在妳成長的過程中，有沒有什麼人對妳影響較大？

徐：王津平對我影響很大。當我還是一個懵懂、只知談戀愛的大學女生的時候，認識他，才使我懂得關懷社會、懂得去瞭解社會上許多不公平的事，這對我產生很大的衝擊。所以整

個講起來，他是使我這一生改變的一個重要啟蒙點。

王：古今中外，妳最佩服的人是誰？

徐（笑）：這個問題很有趣。你最佩服誰？

王：以前我可能會回答歷史上的偉大人物，現在，我覺得影響我最大的還是我母親。

我母親一生非常勤苦，非常清白，非常堅忍，待人很寬厚。她沒有什麼知識，但人格偉大，我在「金水燻」這部小說裡，對母親有深入的描寫。每次當我自覺到有某些人格上的缺點，或道德上的錯誤、或生活上的挫折而沮喪、而自厭自棄的時

〈下〉陳設簡單的房間可看出徐璐的個性。



候，我總是會想到母親，她總是在我灰心絕望的時候給我勇氣和力量，在我陷於人性黑暗的淵藪中掙扎時給我啟示和亮光，她的一生是我最好的教師，我還能在四十餘歲的現在繼續秉持一些理想，這不能不歸功於我母親的一生給我的啟示與教育。

徐：我曾經看過一部小說，講波蘭的建國史，裡面有個角色很令我感動。那是一個美國籍的女伯爵，她只是因為愛波蘭，所以就住在波蘭，正好碰到波蘭的民族運動。她毫不懷疑就把自己奉獻給波蘭，甚至因為她的兒子曾經出賣波蘭，她就

拋棄了兒子。我對這個角色印象很深。

兩岸人民都希望能和平解決海峽兩岸的問題

王：這次大陸之行，新聞局以刑法第214條把你們移送地檢處，妳有什麼感想？

徐：可能是以往的黨外經驗吧，這種事對我已司空見慣了，所以我一點反應也沒有。這樣處理，受害的是他們，不是我。即使判了我三年，對我也無所損，反正我孤家寡人一個。可是他們會傷到背後許多注視著這件事的人的心。例如：外省人被隔離了這麼久，原本以為

回不去，也就算了。現在給他們一個希望，再打下去，那傷害就很大了，可能會比四十年的隔離傷害更大。

王：海峽兩岸關係未來的發展，妳認為怎樣才是比較理想的狀況？

徐：用比較粗淺的話來說，我認為政治上要平等，各自發展自己的道路和規模；讓兩邊的國民在沒有政治干涉的情況下，以愛心和誠意去互相交流。而且放行的不應只是老兵，要讓比較活潑的力量進入雙方的世界，以健康的力量來互相交流。

在北京，我在故宮的時候，胸中漲滿歷史感，有一種中國人走在中國歷史裡的快樂。走出故宮，就是天安門。天安門很大，一看到天安門，我立刻就覺得：中國確實好大、好大，實在太大了；而台灣卻是好小、好小。但政治決不能建立在面積的大小上。台灣雖小，可是台灣很好啊，這麼高的教育水準，這麼高的自覺意識，這麼好的經濟條件，憑什麼只因為中國比較大就可以片面決定它的命運呢？

天安門好大，我真的嚇一跳！但是，那種大給人壓迫感，專制的壓迫感。天安門的大是一種權威，所以帶有專制的壓力。更讓人覺得台灣一定要爭取它的平等才行。

王：海峽兩岸人民如果能在比較和平的情況下交往，妳預期會產生什麼結果？

徐：各種可能性都有。即使沒有政治的干擾，台灣和大陸人民的接觸本身還是會有很多問題，但政治的干擾愈少，由時間跟誠意來彌補問題的機會就愈大。

這次在大陸，我發現他們很歡迎台胞，很親切的，可是還是太陌生。

王：就我所知，台灣知識份子到美國去，碰到大陸的知識份子，雙方都會表達：希望在和平的方式下讓兩岸人民交流。這是人民的共同願望。

可是，依照中國的傳統，政權的改變幾乎沒有一次不是用武力解決的，所以，所謂和平解決，恐怕還是很難如人民所願。每次想到這問題，我就很有挫折感。……不過，雖然如此，我們還是要努力，我們現在所要努力的，就是要促使雙方政權的對立不要再傷害到人民。在未來，不論雙方關係如何變化，要盡量避免暴力流血，盡量不要傷及兩岸人民。

徐：歷史一定要走過去。我們這一代要努力的，是先把兩邊交流的基礎弄好，讓下一代有比較好的條件去做選擇。我們這一代就缺乏這樣的基礎。

這次回來，我在很多場合上提起，海峽兩岸在生活與體制上的差距。有很多人，尤其是對中國有深厚感情的人，他們直接的反應是，怎麼可以用暴發戶與土包子的心態去看大陸——因為我們在形容對大陸的印象時，用了「落後」這樣的形容詞。但事實上，如果你去過那裡，你一定會感覺到兩個世界的差距，但是，絕不是因為經濟上的優劣，而且意識型態與價值觀的衝突。尤其我們這一代是受「自由、民主」這兩個理念薰陶下長大的，所以對大陸在政治和思想上的封閉覺得很難接受。而且，更重要的是，因為生活經驗的關係，我們對台灣的感情已經有其根深蒂固的基礎，這是很自然的發展。我們了解許多上一代或長輩對中國的感情，因為那也是很自然的。

盲詩人 莫那能兄弟

阿能，眼睛大，皮膚黑
屬於擅歌的民族。

但，是誰咀咒了他們的快樂？

男為奴，女為娼，

阿能一樣也沒能逃過。

所幸他沒有失去「歌」的本能，
他的詩撼動了漢人社會的良心。

「詩是我用來喚醒人們參加運動的工具。」

阿能坦然的說。

對一個身負民族苦難的詩人而言，
詩不只是一種美學的觀點。

四年前在楊渡家裡，第一次看到莫那能。那時，他住在新莊的盲人重建院，每天有嚴格的課程訓練。而他卻老愛蹺課翻圍牆，摸摸索索到朋友家喝酒、聊天。

阿能眼睛大、皮膚黑，背光坐在沙發上抽菸、哼自編的歌曲，臉上只有兩隻眼睛和嘴邊的煙焰是亮的。後來我才知道，那雙發亮的眼睛已經接近全盲；又過了一會兒，才發現，他信口唱著的歌，字字句句皆可成詩。

那時我正在輔大唸書，輔大離盲人重建院只有十來分鐘的步行距離，楊渡囑咐我有空時去陪阿能，照料他。那是一九八三年的春夏之交，我喜歡在傍晚的時候去找阿能，夕陽天氣正適合坐在院子裡吹風、談天。我們老是坐在草坪上一根高及膝蓋、粉藍色油漆有點剝落的橫木把上，落座前，阿能偶而高興起來會先抱著我飛轉兩圈。像大多數的原住民男子，他天生秉賦了一副健壯的



在故鄉木屋中沉思的阿能。

體魄。

失根的原住民

原住民沒有保留族名的權利，為了因應戶政事務所的要求，往往隨便取個漢姓漢名。阿能的漢名叫曾舜旺。他對這個漢民沒啥感覺，遇到同姓的朋友卻喜歡拉扯關係，像我也姓曾，又小他很多歲，他就覺得應該做我的哥哥。我這個兄長是排灣族，一九五六年出生於台東縣達仁鄉安朔村，

來自地底的 控訴

莫那能

來自地底的控訴
排灣族 莫那能
時間不再給我
我走向世紀之門
在這終站與起點
我卸下包括愛、恨、悲、歡之一切
通過大門
是無悔無爭的世界
在這裡我看見幾百年來
相繼來到的祖先
這個家是被尊奉的
永不遷徙的安息之地

那一天
突然地那一群東西
用十字鎬敲開我們的家
將我們的屍骨挖出
灑落在地面
天啊！
這是什麼樣的劫難
什麼樣的懲罰
我們哀嚎、哭泣、呼喚
孩子們沒有看見，也沒有聽見
卻喚來野鼠和烏鴉
滾開吧！
太陽！
你不去溫暖在陰暗角落裡顫抖的子民
卻來曝曬我們被支離的屍骨
滾開吧！
野鼠和烏鴉！
難道連你們都還要增加我們的苦難

雖然動過喉癌手術，聲音啞又容易咳嗽，還是很愛唱歌。唱歌就是他寫詩的方式。

那陣子他寫了許多詩，常唱給我聽。而喝現代主義奶水長大的我，當下感動之餘，還無法辨識這些負荷著整個少數民族苦難的傑作，總是猶豫：好是好，可是，似乎有點……不夠精緻。阿能聽了，笑笑作罷。年輕不馴的我，竟然起了抗衡之心，也唸自己的詩給他聽，他卻只是唯唯諾諾而已，顯然對大學校園裡的文藝青年有點失望，又不忍苛責似的。

有一天，阿能說起從前剛上台北被賣到「勞力市場」，像牲畜一般論「隻」被挑選的場面，很像電視影集「根」的情節——他笑著想就笑了起來，但笑容還不及收住，就淚流滿面了。那從盲了的眼睛裡不斷湧出的淚水，深深震撼了我，慚愧自己多麼不了解這位跨族兄長心中真正的悲哀。後來，斷斷續續地，才比較清楚他的身世。阿能的母親因營養不良而早亡於肺病；善良的父親一生和貧窮搏鬥，曾經受騙代人坐牢；弟弟從十三歲開始流浪全省各地，做過搬運工、卡車助手、築路工、歌手，目前仍在流浪中；妹妹十四歲受騙被賣，淪為雛妓，歷盡千辛萬苦才被救出來；阿能小時候曾經跟父親到南橫公路收埋車禍屍體，十八歲到台北找工作，被介紹所欺騙、輾轉販賣，做過無數的苦工。當網工時從疾行中的卡車上掉下來，重傷，導致先天性眼疾惡化，幾至全盲。（註）

握著阿能粗糙的手掌，彷彿握著一個惡化中的傷口，原住民的痛楚是如此地具體。

震動漢人良心的詩歌

阿能現在在承德路的三和按摩院工作。他就住在按摩院的小房間裡，一坪半的空間塞下一張眠床和小桌子後，僅容轉身。

剛從盲人重建院畢業以後的那段時間，阿能著實流浪了一陣子。他曾經回達仁鄉為好友助選，拄著拐杖在陡峭的山徑上挨家挨戶拉票。他也在台北後火車站做過按摩，因敵不過色情馬殺雞，生意極差；失業以後，住到德惠街朋友家。那陣子他特別困頓，困頓中還開始發胖，詩卻寫不出來。有時候悶極，喝酒大醉，便趴在「媽咪」懷裡痛哭。

阿能八歲就失去母親，對於善待他的女子，一直有股很深的依戀之情。「媽咪」是他住德惠街的朋友，其實年紀比阿能小，朋友們都叫她阿香。阿香很疼阿能，阿能如果太失態了會挨她巴掌，所以暱稱她是管教人的「媽咪」。阿能比多數淪落平地的原住民幸運，身邊始終有一批具備社會良心的朋友在呵護、愛惜他的才能——當然，他的詩作也的確「震動了台灣漢人社會的良心」。

一九八四到八五年間，阿能連續四期在「春風詩刊」發表一系列作品，那從深烈的肺腑間流露出來的詩句，沈重而優美地申訴著少數民族被剝削的切膚之痛，不知令多少人讀後動容落淚。

阿能曾經簡單地評論自己：「我的詩沒有曲折、迴避。」這種寫作態度令他的作品具有堅實的抗爭性；又因他不但對壓迫者和結構性的壓迫制度不迴避，甚且對受害中生命忍不住的希望亦不迴避，所以他的作品比絕大多數社會詩人的作品具有更寬廣的道德涵容力，從未被怨艾，譏諷的泥濘所絆倒。他以未受現代文明敗壞的抒情本能，加上優秀的駕御漢文的能力，以及誠懇的抗爭和道德省思，而成功地為原住民文學建立了典範。其後，台灣接連出現好幾位傑出的原住民文學工作者：寫詩的施努來、柳翹，寫小說的田雅各……

但，在阿能的作品極受矚目和讚譽的同時，他的創作慾卻突然地消退。阿能發現這些讚譽並沒有改善原住民的困境，令他非常懊惱沮喪。原先潮湧而至的掌聲讓他錯覺詩是爭取改革的有效利器，他不止一次說：「我的詩就是我的工具。」所以，當他發現這工具不如想像中「有用」時，他失望了。太多的人讀了他的詩，感動了，卻不曾以實際行動去參與爭取原住民權益的運動。「這樣光是感動有什麼用呢？」一向以行動的參與度來衡量知識、情感真誠度的阿能這樣迷惑地問。

創作慾的衰退糾結著現實生活的挫折，使得一九八五年和八六年的阿能真正打從心底潦倒到外表。他在朋友家摸索來摸索去，或萎坐在榻榻米上傾聽窗外十樓下的車聲，不想吃飯而仍然發胖。這情況直到他在三和按摩院找到固定工作，並重新開始寫詩才消失。



天生秉賦一副好體魄，能身手矯捷地爬上檳榔樹。



家人難得相聚。阿能和祖母、妹妹一起剝檳榔。

終於第五天
孩子你們來了！
告訴我們這是怎麼一回事
當回答說：
我們妨礙風景區之觀瞻及地方繁榮
神啊！告訴我們
這是什麼樣的理由？
在我們的土地上
是他們妨礙了我們的安寧
還是我們礙了他們的觀瞻
孩子們！
你們的眼淚、昏厥
換得回我們被汙辱的神聖戒律？
孩子們！當我們到另外一個世界
一個本來與世無爭的世界
對人世已無從煩心
然而今天
被十字鎬挖出、凌辱
我們的世界不再安寧

所有在這土地上的人們有義務聽
我們來自地底的控訴：
從開始
我們是快樂、榮耀的
曾幾何時
從海那一端一批批飛來貪得無厭的禿鷹
讓我們一步步退向山林
幸福啊！
歡笑啊！
尊嚴啊！
漸漸離我們遠去
剩下的只是
最後的懸崖
貧窮啊！
眼淚啊！
悲苦啊！
成了我們生活的全部
就說近年吧——
他們來到我們的土地



原權會

一九八七年，「台灣原住民權利促進委員會」成立，阿能是原始創建人之一。「按摩是用來討生活的，原住民運動才是我的終身事業。」阿能說。原權會的成立使得阿能氣色大好。

「你的詩呢？」我明知故問

「詩是我用來喚醒人們參加運動的工具。」阿能坦然無比的表白。社會的正義與道德實踐永遠是他詩生命的第一位，所以他膽敢一再宣稱作品只是「工具」，毫不介意「文學的自主性」這些講究型式技巧的玩意兒。不介意，而還能寫得好，這才是真正的「大器」。

談到成立原權會的動機，阿能說：「我從中美斷交時開始參加選舉，當時幫陳鼓應和陳婉真貼海報，心裡很佩服他們的勇氣。我覺得助選是盡情表達對現實政

治看法的最好方式，也習慣把苦難原住民希望寄托在黨外人士身上。後來發現，台灣的政治基本上是中產階級所把持的遊戲，一大堆被架空的口號和動作。我實在很失望。自己的權利畢竟要自己爭取，要改善原居民的處境還是得靠原住民主動覺醒，所以我們成立原權會來推動原住民運動。」

今年7月，阿能代表原權會到美國參加芝加哥「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所主辦的夏令營，在哥倫比亞、柏克萊各大學演講台灣原住民的現況。他常在小節上感受到許多東西。比方說，有一天和朋友一起經過公園，忽然聽到「啪啪」極響亮的捶腿聲，朋友告訴他那是一個印地安老人在捶腿。阿能遂想：這印地安人一定已經找了好幾天的工作，很累，才捶得這麼大聲……。

美國之行使得阿能開朗不少，回來後發願往後要聯合全世界被

在台大校門口，參與抗議吳鳳史實被扭曲的活動。

壓迫的少數民族，為全人類的自由、平等而努力。當然，首先還是「就地戰鬥」，從台灣原住民的解放做起。他認為最迫切的事，是重修台灣史，改寫在大漢沙文在童年就讀的小學門口。



讓我們一起創造更好的世界



同享和平、歡樂、潔淨的家園



「可口可樂」、「COCA-COLA」及「COKE」是「可口可樂」公司的註冊商標，「可口可樂」公司出品



雙獅牌 壁磚·地磚



全國最大的瓷磚製造廠
第一家榮獲經濟部中央標準局核准
使用㊟字標記甲等品管工廠
榮獲新加坡國家標準“SISIR”



東方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廠：新竹市中埔里牛埔路247巷12號 TEL: (035) 227192~6
楊梅廠：楊梅鎮大平里大平山下5之2號 TEL: (03) 4786161~4
台北辦事處：台北市長安東路二段161號之2 TEL: (02) 7411167~9
電報掛號：ORIENT TILE 台北 傳真機：886 2 7411390



獨行於台北街頭。

主義下被扭曲、為統治者的統治合理化的歷史，還給原住民一個真實的面目。「並不是要藉此向漢人報復或索討什麼，而是要讓漢人和原住民互相平等、自尊。」阿能誠懇地強調。

現在是一九八七年的秋天，草木略凋，空氣中有著新境地來臨前的空闊氣息。經過許多挫折、再成長，我已經不是四年前那個年輕不馴的文藝青年，阿能也經歷了成名、挫折、再出發，而矢志獻身於原住民運動。我挽著他在馬路上散步，想到這四年來相

識的因緣種種，忽然明白：在和目盲一樣無助的心靈跋涉上，是阿能第一個領著我走向社會的群眾廣場。

想鄭重地向他說聲：謝謝，又不好意思開口。因為，對真正的兄弟說這話是嫌太客套了。 ☼

註：關於莫那能自己及家人較詳細的遭遇，可參考「春風詩刊」第二期李疾的「莫那能的故事」，以及「人間雜誌」第17期「娼奴籲天錄」第五則證言。

剝奪我們祖先賜給我們的名字
賜給我們身份證
卻把它們扣在箱子裡
丟給我們三民主義
卻使我們成了牛馬
賜給我們道德與倫理
卻姦淫我們的少女
凌辱我們的屍骨
賜我們文化村
卻要我們的子女
在那裡慶賀我們的淪亡

孩子們
這是我們最後的時間
要用來確定
他們的專橫霸道
用來肯定
自己的存在
謹慎地捧起
我們重新煮沸的血液
記起我們的歌
我們的舞
我們的祭典
我們無私的與大地共存的傳統
我們還要嚴厲地指責
那寧為走狗的族人
他們把自己變成馬桶的坐墊
當魚肉族人的人們坐享時
他們還要感激的說：
謝謝主人賜給溫暖
孩子們！
我們不再軟弱
這是我們最後的時間
要用來確定
他們的專橫霸道
而我們都已經知道
受傷的山豬
是如何來解釋公理
註：這首詩為抗議東埔挖墳事件而作

攝影／撰文■樋口健二

翻譯■荆 果

毒氣島上的棄民

日本瀨戶內海中的大久野島，
長久以來一直過著和平的生活。
但明治時代島上出現了炮台，
第二次大戰期間更設立了毒氣工廠。
成千的員工在不知情的狀況下，
意外中毒、死亡事件層出不窮。
這些違反日內瓦公約的毒氣，
更在中國戰場上製造大量的死亡。
戰後員工的後遺症日益嚴重，
但日本政府却一直逃避照顧責任。
在戰後的復興中，
他們成爲一群被遺忘的棄民。



中央偏左的大久野
(島上有鐵塔)曾是一個
已從地圖上消失的地獄島。



毒氣棄民的發現

一九七〇年一月四日，我訪問了風平浪靜的瀨戶內海中的一個小島。

直到那時候，我從未聽說過，在日本也有「終身不治的毒氣後遺症」患者的存在。我當時正從事於「四日市」產業公害事件的採訪工作。有一位「氣喘患者」向我說：「像我這樣受慢性支氣管炎痛苦的病人，據說在廣島縣也有很多。」他的話

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忠海町一帶並不是工業地帶，但為甚麼會有那麼多的人受害呢？我一時將信將疑，做了一些調查。結果，那些「毒氣患者」的悲慘故事，鮮明地浮現出來了。

我等不及正月初三的銷假，初二晚上就跳上了夜班的臥車。腦中想像的，盡是毒氣患者或病院的種種景象，和那個小島上的狀況，而久久無法成眠。次晨四點剛過，我帶

著睡眠不足的疲乏下車。晨霧茫茫中的三原車站，寒氣重得叫人發抖，一個小時後才等到吳線的頭班車。

頭班電車在晨闇中開出。忠海是三原車站過去的第三個站。下車後先在車站前的旅館休息片刻，然後大約上午八點半開始，訪問忠海病院的三好事務長。

普通的醫院這時候應該還是新年假期，病患很少。但這家病院卻不同，門廊內外塞滿了毒氣患者，有

一種異樣沉悶的氣氛。

三好事務長告訴我有關毒氣患者的情況，和毒氣互助會的梶村政夫氏的名字。然後獲得剛上任的年輕院長行武正刀氏的許可，會見了幾位住院患者。

七〇年時，木造病房是由戰時憲兵隊舊隊舍改造過來的。走在走廊上總是咯咯作響。從病房的壁縫裡吹進來的風，常常使患者再染上嚴重的咳嗽和痰症。所有的住院患者

都是重症，病房裡籠罩著一種無助、無望的沉重的氣氛。

四日市患者的情況已經是相當嚴重的了。但更悲慘的現實就在眼前。毒氣患者的實態超越人們想像的，二五年來（當時）一直對他們的痛苦放任不管，這種殘酷的現實，令人一時不知所措，呆立在那裡。

翌日，梶村氏播放記錄片給我，我把它拍下來了。然後離開忠海港，訪問了大久野島。



日

本政府雖將毒氣貯藏庫的遺跡加以破壞，但仍遺留下一群受毒氣殘害的棄民。

島上毒氣製造工廠的廢墟，看來陰慘恐怖，好像有一絲絲毒氣棄民的呻吟聲從裡面傳出來。我有一種被催逼的感覺，急急地走遍了周圍四公里的小島，把所有的東西都拍攝下來。在黃昏的夕陽下，從相機觀景窗中看到的毒氣工廠遺跡，的確是一種恐怖的映象。

當初的採訪計畫，本來只預定了一次大久野島行。可是預想不到的，由於事情的重大性，使我慄然而驚，竟然欲罷不能，從此十二年間陸續不停地把那些毒氣患者的實態收進了我的底片中。

我所見過的患者恐怕不下數百人。即使如此，那也不過是現存四千餘名患者的一成不到，這一點使我意猶未盡。更令人難過的是，每一次取材，總被告知幾位患者逝去的消

大

大久野島毒氣工廠發電所的遺跡，現在沒有任何人敢靠近。

息。除了嚴重的慢性支氣管炎、皮膚疾患，和內臟疾患外，更可怕的是癌症病例的增多。所有的「毒氣患者」都因為後遺症而在戰後的復興期中無法工作。經濟的、精神的，以及肉體的痛苦不僅折磨了本人，連帶也把他們的家屬拖進了災難的深淵。

第一次採訪時遇到的是剛割除喉頭癌的重症患者。他激烈地喘著，發出沙沙喉音，吃力地說：「我們

一心為了國家，為了天皇，只相信勝利，也不知道那是毒氣，只管拚命工作！」。他的話幾次中斷，最後如泣如訴說：「難道我們不是廣島的縣民嗎？難道我們就不能受到和核爆災民一般的救濟嗎！！」。這些話哀痛至極，有如幽鬼般的怨念，重重地擊在聽者的心窩上。

夢之島？地獄島？

大久野島位於瀨戶內海國立公園

的一角，現在被指定為厚生省的國民休家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這個島上進行著祕密的毒氣製造。即是一個從一般的地圖上被抹消了的、完全祕密的「地獄島」。現在的當局，儘管想利用休假中心的「夢之島」的形象來塗改歷史。但要把那眾多在痛苦的呻吟中死去的毒氣患者們的怨念同時抹消，那是不可能的。

擔任升降機管理人的千葉司松氏

說：「從前，這個島上住著柴田姓的三兄弟。他們的祖先是戰國時代著名的三島水軍的守望人。後來他們都過著和平的生活」。如果沒有戰爭，他們與世無爭的和平生活一定能持續下去的吧。可是到了明治時代，島上築起了砲台，從此這個和平島，變為一個恐怖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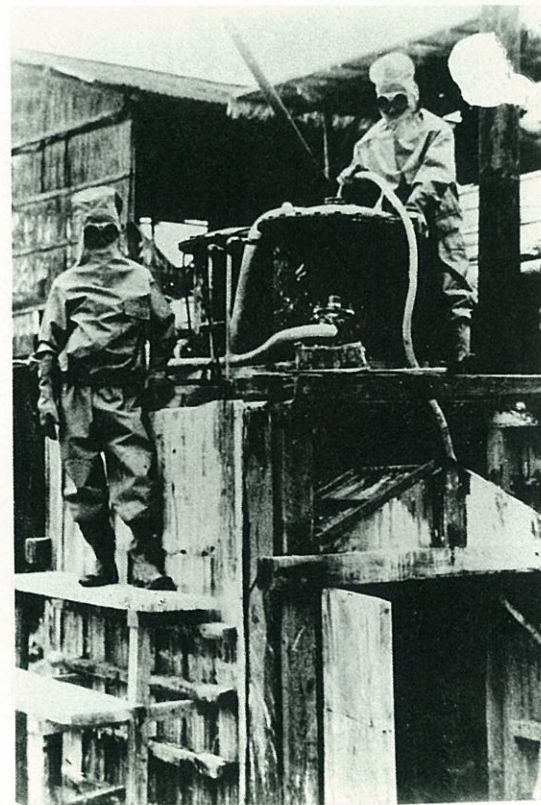
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起有兩年時間，是毒氣工廠的建築和研究。自二九年到第二次大戰戰敗的四五

年八月，秘密破壞日內瓦協定，進行了毒氣製造。

開始時只用少數的正規員工、徵用員工，和職員（技術手、事務員）。但隨著戰局的持久化、泥沼化，生產方面也逐漸地大量化了。特別是一九三七年到四一年（中日戰爭到太平洋戰爭）期間，幾乎是不分晝夜的全日作業。為了擴充生產，勞力的徵募範圍越過廣島縣境，到了岡山縣，甚至到了四國。召來的臨



本戰敗後，穿防毒服的工人，進行毒氣清理工作。然後把貯存毒氣的船沈沒在太平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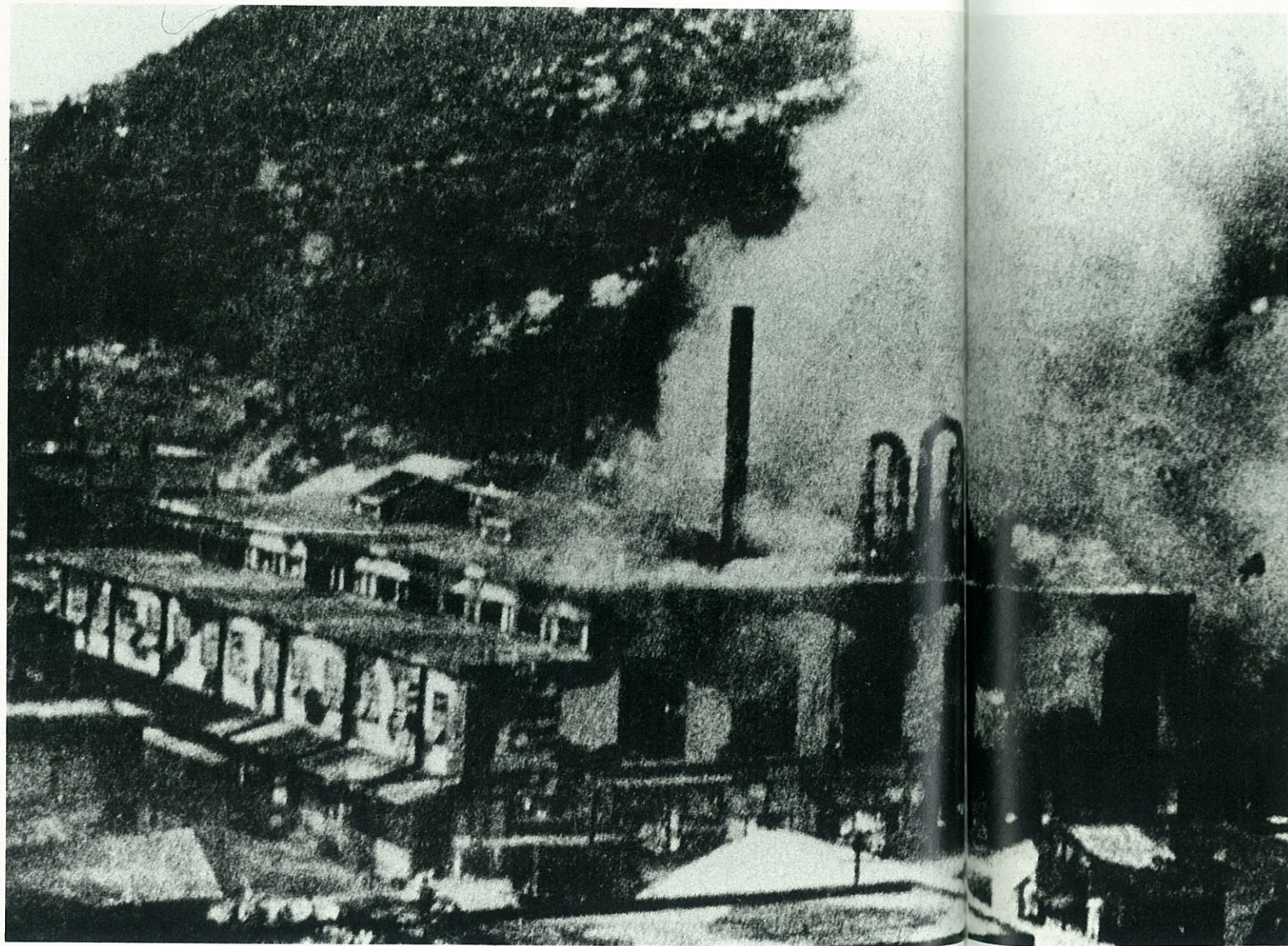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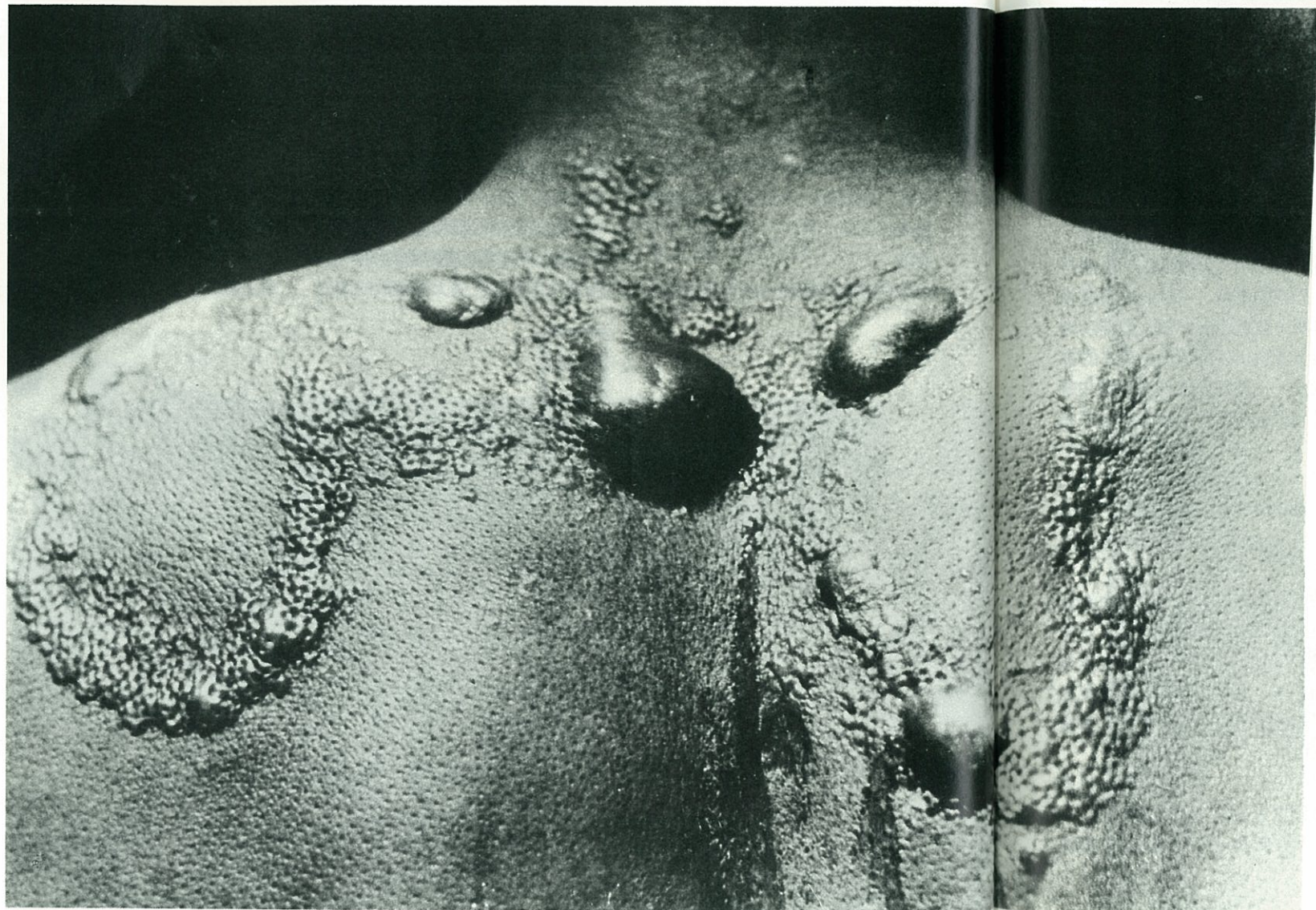
戰

後，美軍用火焰噴射器把剩餘毒氣悉數燒毀。大久野島上連續數十日煙霧迷漫。製造毒氣的資料已被美軍取走。

時工、雜役工、男女學徒動員（十三到十五歲）、女子挺身隊、國防婦人會等。勞工人數最高時達到六千人。大久野島的毒氣工廠生產各式各樣的毒氣；如毒氣性最猛、致死性極強的伊培利特（致癌物質），累賽特、羅斯根、氰酸瓦斯等；及其他如催淚催涕瓦斯、氣球炸彈、各種信號彈等。

在軍部的嚴密監視下，由於二十





四小時不停的強制勞動和粗陋的安全管理，使得各種各樣的事務犧牲者層出不窮。作業員完全沒有被告知他們動手製造的東西是甚麼。毒氣製造是軍部的最高機密，只有極少數的最高級顧問知道真相。

有一位活證人，自毒氣製造的開始一直到戰後的處理經過，他都親身參與過。他的名字叫稻葉菊松（享年七十七）。他說：「我從員工幹到職長。島上的事我全知道。職員裡面有位技術手告訴我，這是毒瓦

斯。但一般員工和其他的勞動者沒人知道。」秘密是絕對的。「雖然我被告知真相，但卻有三件事必須徹底遵守。那是最嚴格的命令。第一：絕對不能洩露秘密。第二：外出時必須事先報備去處。第三：即使在自己家裡，也只能閱讀檢查過的書籍。」可見管理規定是如何的嚴密。他還說：「到了戰爭末期，男人大都被徵往戰場。只好動員婦女來從事一些危險的作業。手上碰到毒物也沒有時間洗手，很多婦女

甚至私處都爛了，還不敢告訴人。真可憐！有的女人因而在家裡被懷疑染上了性病，引起家庭騷動。真是悲劇呀。可是這些可憐的人們，最後還要受國家的遺棄……」，他的聲音有點哽咽。我直到現在還忘不了為了救濟患者而不顧自己的虛弱身體東西奔走的稻葉老人。他說這是他的贖罪。

他還談到，把毒氣製造真相隱瞞，是大部分事故的原因。「有件事情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那是昭和八

伊

培利特、累賽特（致癌物質）的滲透穿過防毒衣、膠手套、長鞋等到達身體，刺激皮膚產生糜爛性反應，許多患者因而生癌致死。

年七月十六日的午飯時間。我比大家晚一步走向食堂，卻發現幸見龜吉君在賽洛姆（氰酸瓦斯）工室外邊痛苦地呻吟著。我立刻報告醫務室。他們趕緊做人工呼吸，但不久便斷氣了。據說是不小心沾了一點氰酸瓦斯在膝蓋上。他是開工以後的第一個犧牲者。後來死的人愈來愈多，島上建立了一方慰靈碑。」

殘酷的毒氣作戰

「日本軍在中國使用過毒氣。這

一點知道的人好像不多。當時工廠幹部都很信任我，他們有時候把友軍在華北華中試用毒氣彈的情形告訴我。聽說有一次因為風向不對，反而使友軍遭受到氰酸瓦斯的嚴重毒害。因此上面發下了禁用命令。赤筒（另一種毒氣的暗號）倒是多次被試驗過」。這也是稻葉氏的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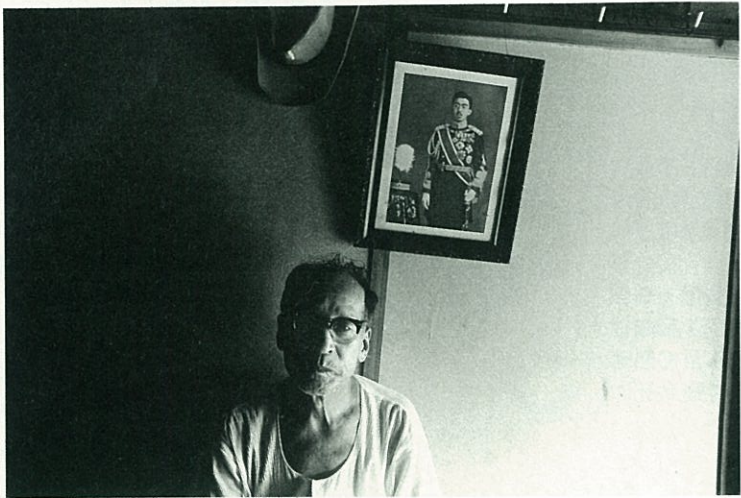
軍部的罪行不僅是毒氣的製造，還有更恐怖的實驗和實用的紀錄。森村誠一氏等人揭開了不 少七三一部隊使用「圓木」的情形。我也想確認這個事實。十二年之間，我會見了很多舊軍人，可是一直不得要領。

到了八二年夏季，很幸運地我終於會見了一位前軍曹。那時候我正在為一本攝影集做最後綜結性的取材。他曾經在中國大陸從事過毒氣實驗。

一色吉雄（假名）氏現身在我的面前，似乎還經過一些曲折的。陪伴他來的一色太太這樣說：「他在中國大陸幹過見不得天日的野蠻行為。直到現在，半夜裡還常常做惡夢驚叫。近年來雖然好一點了，看來還是很痛苦的樣子。我雖不主動去問他，但也能想像到一些。說實在，不能再有戰爭了。在戰爭中，一個普普通通的人也會變成非常恐怖的人。我向他提到你（樋口）是長年來調查毒氣問題的人。我們想，向你吐露一些積在心頭的話，也許會覺得好過教點。」

我和一色夫婦是在今井純子女士的家見面的。今井女士本身也是毒氣患者，對我的取材活動一直給全面支援。窗外，瀨戶內海的岸波靜靜地洗著沙灘。

「我的部隊是濱田第三部隊，華中派遣軍第七〇師團，槍二三四二部隊，混成第一〇三大隊。昭和十八年七月到八月，在廣德的渡河作戰中，我們使用過赤筒（俗稱的噴



稻

葉菊松先生是毒氣島見證人之一，雖然他對國家的犯罪提出許多尖銳的質問，但他家的牆上仍掛著天皇的照片。

涕瓦斯)。毒氣彈吐著白烟飛過去。落地後白烟擴散，敵人被困在毒烟裡，只拚命打噴涕，甚麼事都做不來。大量吸進還會窒息致死。杭州的錢塘江(中國浙江省西北部的大河)附近有工兵隊，專搞毒氣作戰的訓練。訓練的時候六人一組。部隊在吳興縣湖州的青山鎮。穿上橡膠制服、橡膠手套、防毒面具後還要跳進水槽。水深及腰。那是要檢查身上的橡膠裝備有沒有破洞。然後再浸在石灰水裡面。因為帶著防毒面具，聞不到空氣的味道。糜爛性毒瓦斯的實驗，通常是在太陽

山

本太太會從事兩年清除賽伊洛姆(毒氣名)的工作，肺部因此受到傷害，幾次住院治療却没能痊癒，她深感人生無趣。



還沒有出來以前做的。依我的瞭解，伊培利特的大量使用的機會不怎麼多。」他一口氣說到這裡。

所謂的糜爛性毒氣，當時只有伊培利特和累賽特兩種。他指的可能就是其中的一種。

「糜爛性瓦斯附著身上，皮膚馬上變成紫色，開始腐爛。有的戰友不小心沾到一點，就變成瓦斯瘡。瘡還可以用打針來治療。但總是叫人恐怖的事情」。他的記憶還相當鮮明，敘述沒有停頓。他還談到在毒氣實驗以外的情況中死去的很多戰友，也談到他本人直到現在還拖著惡夢般的戰爭記憶，內心好痛苦等等。談完了話已經過了晚上十點鐘。在寂靜的深夜裡，那可怖的毒氣實驗或其他的戰爭體驗，在他的回憶中恐怕好像只是昨天的事情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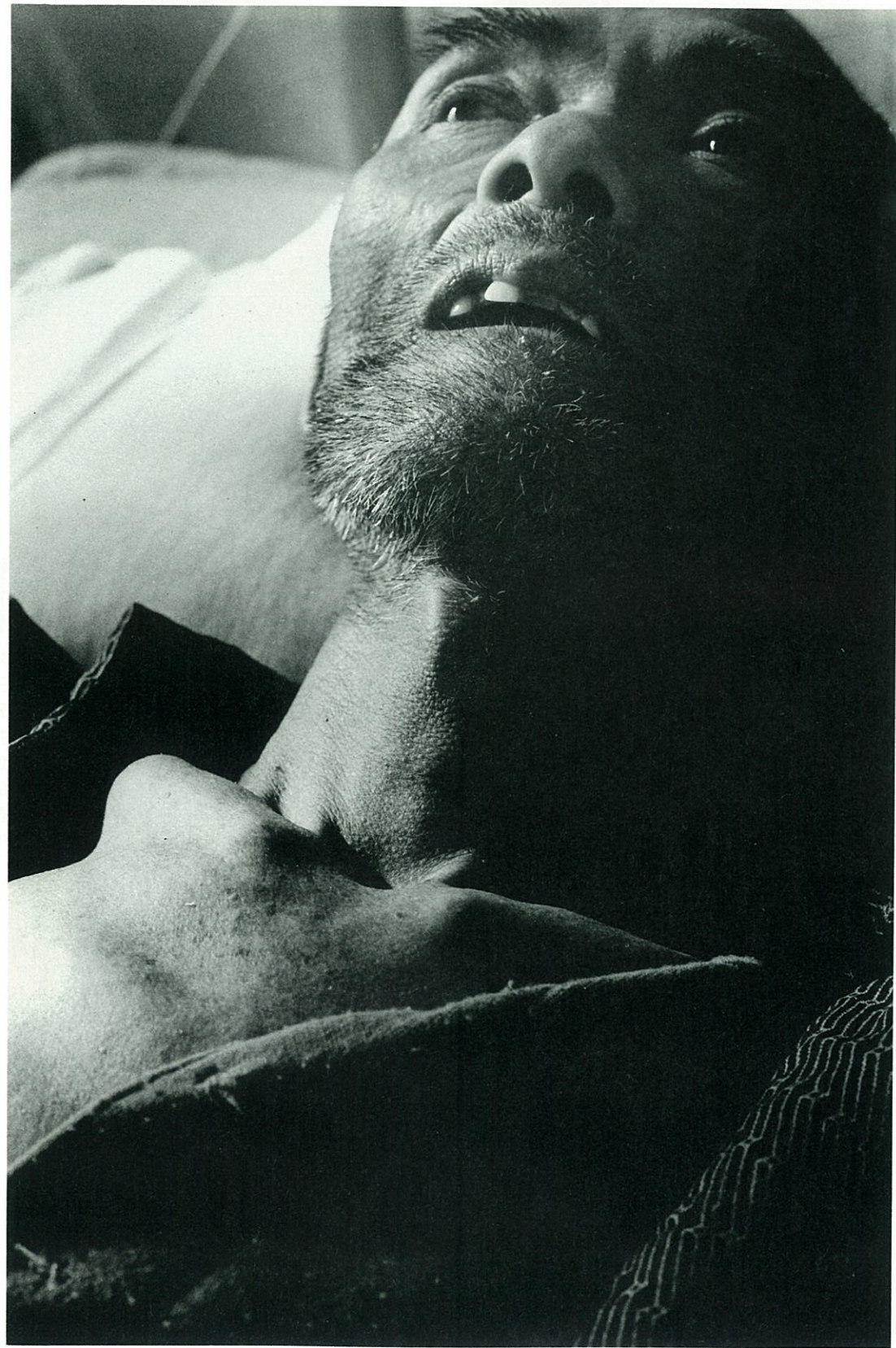
一色氏將要辭去的時候，向太太說「都是妳逼我坦白出來的」。他的眼神可是平靜而柔和。最後還向我加了一句「我現在只有反戰思想了」。的確，他也是眾多戰爭犧牲者中的一位。

另外，還有一位泉政勝氏。也是被徵到毒氣部隊。

「我在昭和十九年四月十日應徵

1

1970年一位躺在廣島縣忠海病院的患者，無法進食，在苦苦的呻吟中死去。





藤

太太15歲時參加女子挺身隊，被派在毒氣島上從事包裝工作。戰後她以非認定患者的身份住在全世界唯一有「瓦斯內科」的醫院裡。

服役，是福井縣今立村鯖江中部八〇連隊的狙擊兵。這是使用毒瓦斯的部隊。可能因為我曾經在毒氣工廠服務過，才把我調到那裡。部隊經常設定種種戰場情況，叫我們帶上防毒工具、穿著偽裝服，進行毒氣訓練。那時我的肺部有毛病，帶著面具，動作好辛苦。我想如果戰爭拖延下去，毒氣會在很多地方被使用」。

迴避責任的國家

她

14歲時在女學生動員的號召下，在毒氣島製造氣球炸彈，其中不斷有人因癌症病逝，已舉行了三十七年的同學會竟成了「淚之同學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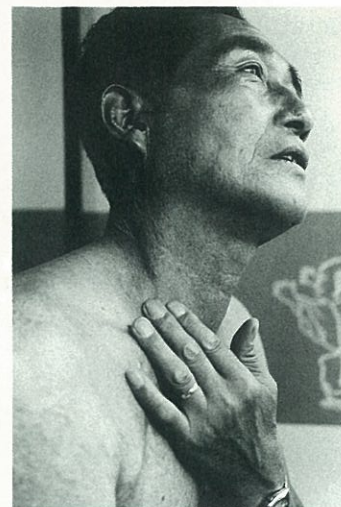
廣島大學醫學部的重信教授為了發掘毒氣後遺症患者氣喘研究集團治療辦法，辛苦工作十八年。他說：「現在，事情的全貌似乎有了一個輪廓了。不過相信還有不知道真相的人」。我們想像得到，有的患者戰後轉到他縣去，也有的人把自己的症狀隱瞞，不願人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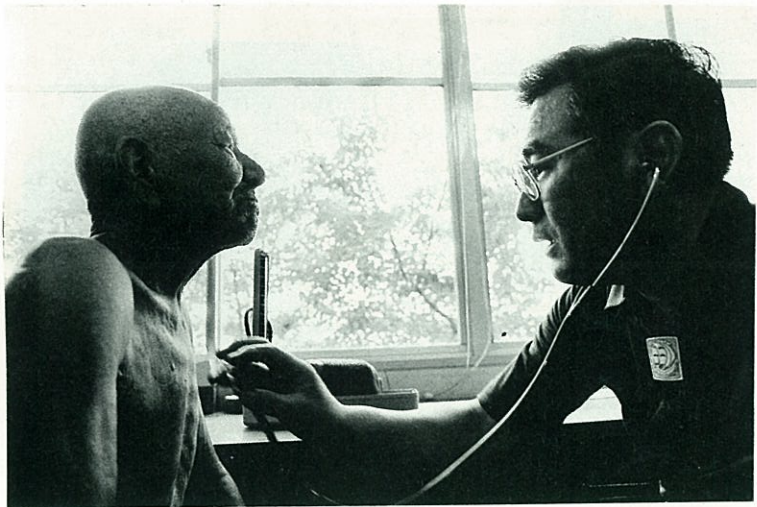
八一年十二月到現在，被確認的毒氣患者大約四千餘人。其中只有七百卅五人（二百一人已經死亡，從名單中被剔除，生存四百八十二人）在所謂的認定制度下接受救濟。這個數目，只佔當年五、六千員工總數中的一成多而已。

適用救濟制度的，只限於正規員工、徵用工、和職員。每月由大藏省支付給患者們包括醫療津貼，特

泉

政勝在伊貝利特工廠工作，因肺活量不均勻之故，不能進入軍隊。只好回到家鄉廣島市。却没有想到碰上原子彈，受到二度創傷終至死亡。





投降時，軍部立刻把有關的文件（名簿）燒掉了。能查出姓名的，只限於少數（全體的一成多）的軍屬。更糟的是，根據陸軍共濟組合法，對軍屬的認定只片面地委託舊軍關係者。這是一種歧視的惡法。多年來獻身於毒氣患者治療工作的忠海病院院長行武正刀氏說：「到了七〇年代，那個認定審查會才邀請了幾位學者和研究者進去。」可見政府的態度一直都很消極。

我們再度引用已故的稻葉菊松氏的一段話。「因為破壞了國際法，所以直到現在還不敢面對現實。目

廿

年間廣島大學的重信卓三教授一直在找尋毒氣病患者，並且給予治療。

別津貼、健康管理津貼等在內的十二萬二千日圓。其餘的四千人患者，卻只受到厚生省的一丁點慰問金。就事論事，這不能不說是國家的責任迴避了。

因進行破壞國際法的毒氣製造，產生了大量的毒氣棄民。國家卻企圖把這個醜陋的事實掩埋在歷史的黑暗裡。

新 落成的忠海病院內因沒有空調設備，冬冷夏熱，他們被強烈的咳嗽及吐不完的痰折磨的非常痛苦，這兩位毒氣島的見證人現已逝世。(1970年)



如果您正在尋找一本有關版面設計和編輯實務方面的好書……

創意編輯

第一本完整的圖片編輯解析



譯者：沈怡
版本：菊八開
頁數：216頁(以全木道林紙精印)
定價：320元
郵撥85折優待，一律瓦楞紙包裝掛號寄書

一個優秀的圖片編輯或版面設計者，能做到在自己的成品中不易見到「設計感」，才算接近成功。讓讀者輕易地感覺到你在設計、刻意安排或強調什麼，根本上就失敗了。

這本書雖然相當看重版面設計和圖片編輯的技巧，但是在你熟悉了所有的訊息之後，理當很自然的把它們置諸腦後。書的存在價值，不在於不斷的擁有，在於充份瞭解之後能完全忘掉。

照片，是一種圖片，但是圖片不一定是照片，照片也不一定就是攝影。失敗的圖片編輯可能犯的錯誤，多半是在執著於版面時只把照片當做圖片，忘了照片根本上可能具有的「目擊」或「映象」本質這一事實。

雖然並非所有的刊物都需要特別突出映象，但是忘掉自己在做版面設計，才有可能把映象、照片、圖片及文案在版面上處理得更接近完善。也許，這正是本書的極終目標。

梁正居 漢光文化事業企劃部主任

編輯的人格與風格

編輯工作事實上從「我為什麼要編輯」就開始了，然後才會問「我要編什麼」，最後才進入「我要怎麼編」。

這個時候，我們要記得偉大的編輯是偉大的溝通者，他是因著愛而說方言的人。

這個時候，我們也要記得此地並沒有真正的編輯教育，不要相信新聞系、大傳系曾經訓練出屬於台灣的編輯，台灣的編輯是自學的。

這個時候，沈怡譯出一本討論編輯技術(也就是溝通技術)的專書，她提供給此時此地有志做編輯的知識人一個能說「方言」的機會，我們學得這些技術就有可能為台灣做更多的事。

這是我對全台灣的編輯的期望。

詹宏志 專業編輯

八〇年以後，科技文明日新月異的進步，造成「視覺傳播」的比重在印刷媒體上激增。今天坊間觸目及的雜誌，莫不以映象為利器。有不少知名雜誌，圖與文的比例更幾乎達1：1。

攝影由弱勢到強勢的轉向，完全是由於晚近雜誌業競爭日劇之故。而映象「瞬間現實震撼」的特性，恰好正投現代人「速食」之好。是以八〇年代的編輯人，除開文字，還須掌握圖片這項利器。

「二加二等於六！」

結合傳統編輯和平面設計的「創意編輯」，例舉了各種可能性，從觀念到定務，無不是企圖使圖與文更融合，更具爆發力的做法。

這本書，我認為，八〇年代稍有雄心的雜誌人，只可讀過，不可錯過。

胡福財·時報週刊攝影主編

其實，「創意編輯」這本書，不只是針對美工或編輯而發，也不只適用於雜誌薪水階層，它的最終目的，在於畫出一張高水準雜誌的設計藍圖，從讀者滿意的角度、編者滿意的角度、發行人滿意的角度，提供每一份雜誌設計出風格獨特、結構完整而又美觀大方、競爭力強的產品。因此，「創意的編輯概念」，對於任何一本高水準的刊物而言，其實只是起點而已，有心把雜誌的第一線工作者，相信會對沈怡推介這本書的心意表示歡迎和感謝。

蕭嘉慶 中國時報攝影組召集人

在漫長的十五年編輯生涯裏，大半的時間是在摸索中渡過的。對一個初學者而言，沒有指導的人，也缺少指導的書，大家都靠各自的實務經驗，自以為是地歸納出一些原則，作為自我教育和啟發的依據。

讀到沈怡介紹的「創意編輯」，心裏面又是興奮又是自憐。要是早十年理解到圖片編輯的道理，那將節省我多少成長的時間？

「創意編輯」這本書的出現，意味著新加入編輯行列的伙伴們有福了，至少，在「技術層面」能立即和資深編輯們並肩站著——那是資深者早期需經年累月才貯積下來的經驗。

從書裏面，我們很快能了解到圖片與文字、版面之間的關係。圖片不是文字的補充或附庸。圖片的力量往往比文字更具說明與說服的能力——假若真正善於處理的話。

在版面結構上，作者不厭其煩，深入淺出，循序說明的方式，以及圖文之間的安排，本身就是一本優秀的圖片編輯的典範之作。在閱讀全書之餘，別忘了書本自身的活生生的例子。

我推薦「創意編輯」，因為它代表著一個編輯人十年的功力。

周浩正 遠流出版社總編輯

出版：人間出版社
劃撥帳號：第1008791-0號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樓



戰

後日政府將大久野島改成消閒娛樂的夢之島當時是1970年，島上還可以看見毒氣工廠的設施。

前政府並不積極的救濟毒氣患者，如何來抹消毒氣患者，才是他們的主要關心所在。為了救濟而立法，等於是承認過去幹過毒氣生產。他們的立場是，絕對不能成立一種法律來間接承認日本曾經搞過毒氣生產。所以只好引用前時代的一些行政措施來補救了。以前在毒氣工廠領取陸軍薪水的員工，他們的薪水都根據當時的障害共濟組合法每月扣除一部分。現在只能運用當年的特別措置法來發給醫療費。不過要運用這個舊法，就得經過所謂的毒氣患者認定手續。也就是說，必須由調查委員會審定是不是當年正式在籍的員工。通過職種、職場的調查後再接受醫學審查。這樣一來，那些非正規的婦女勞工、學徒動員、女子挺身隊、臨時工，以及投降被徵調來從事處理工作的人們，就沒有要求認定的根據了。說來實在可憐。可是我一個人的力量是解決不

了的。」記得稻葉氏講這些話的時候，幾乎是咬牙切齒的，但同時也表露出十分的無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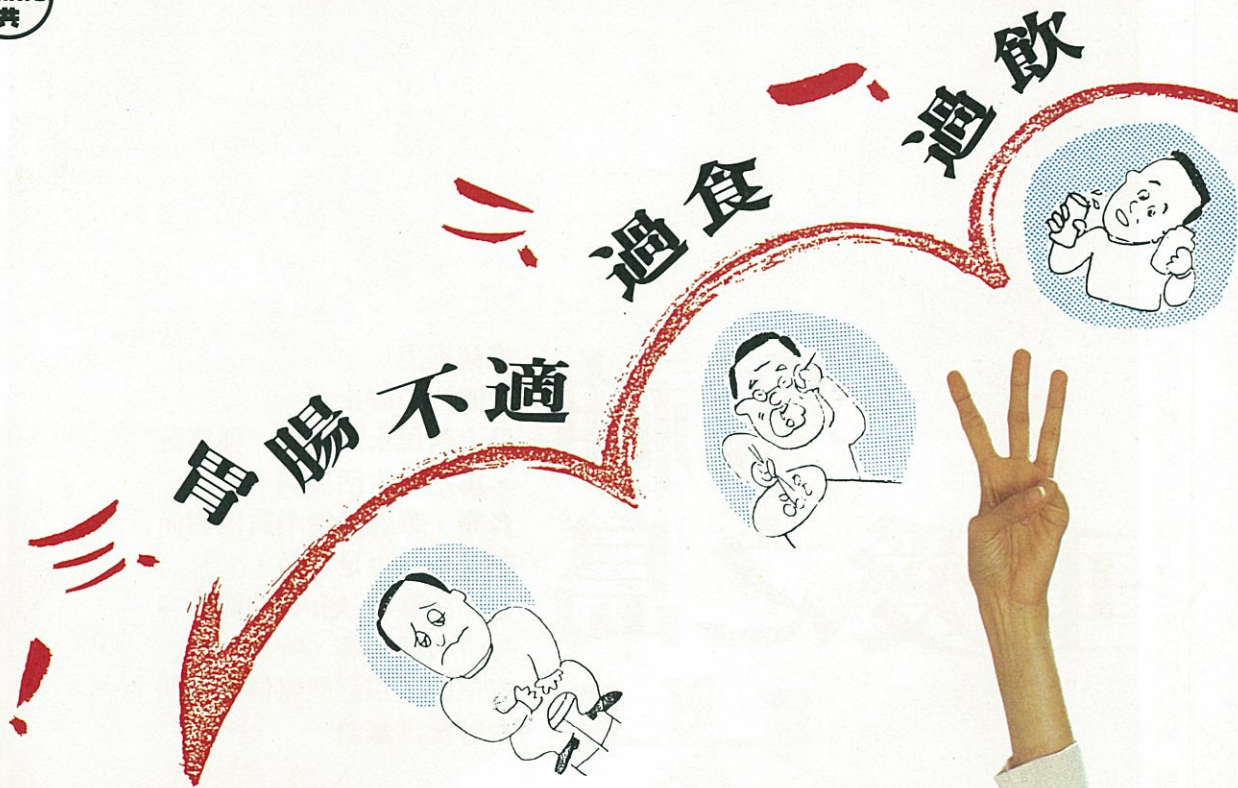
稻葉氏的女兒，當年也是女子動員學徒，也因後遺症以廿三歲的青春年華逝去。不久這位倔強的老人也去世了。

至今為止，我已經得到了很多關於毒氣後遺症的勞動者的證言。這些毒氣患者和我現在還持續在做採訪工作的原子彈被曝勞動者的事蹟，令我痛切地領悟到，雖然時代變了，社會上的勞動形態還是依舊沒有變。四十年前和現在，勞動者都是在「為國家」的大義名分下被迫工作，但卻得不到應有的保障。原子彈被曝者和毒氣患者的問題要獲得真正解決，顯然還有一段很長的路程要走。

國家所遺留的罪行如不能正面提出來討論，毒氣棄民的怨恨沒有平息的可能。



日本原裝進口



三共胃腸藥 錠 / 顆粒

- 內含漢方 ● 消化酵素 ● 活性有孢子性乳酸菌
- 制酸劑——、配合發揮有效的相乘效果！



日商三共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分公司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70號 TEL: (02) 394-9121
 台灣總代理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TEL: (02) 381-6740 (04) 255-1870 (07) 221-6096

含活性維他命B₁、B₆、B₁₂、維他命E。

Trimate-E caps.
 特利命得-益 膠囊

對神經痛、腰痛、肌肉痛
 肩酸痛等症狀的緩解能
 發揮優良的效果。



衛署藥輸字第10080號

吳雪芬

〈人間采風〉

衆神之島 垂愛之島 峇里

來到峇里，
時間似乎靜止了。
島上居民永遠保持一種悠游、篤定的生活步調。
音樂、戲劇及舞蹈對他們而言，
既是生活也是宗教。
但在海灘上「晒肉」的觀光客，
却帶來瑪丹娜、啤酒
峇里能抵擋這些庸俗的文明？
衆神沈默無語。

攝影／撰文■郭力昕



峇里島偏僻森林地區一處窮苦人家的聚落。圖中手抱嬰兒的孩子正被觀光客賜予文明世界的禮物——一盒印航的機上餐點。



難

怪諸神在印尼一萬三千多個島嶼中，選上了峇里島。它果然是人間天堂，適於眾神棲息的故鄉。

長久以來，峇里島就是我心中一個遙遠、陌生而美麗的名字。從一些國外攝影家的作品中，我看到曲折有緻、層次分明的梯田與、椰林、水牛等相映成趣的畫面。它像一首絕妙的情詩，美得不大真實，卻又令人心動不已。

這一回，我終於有機會呼吸到峇里島的空氣，一切都真實、具體起來了；當飛機沿著丹巴薩（Denpasar）的海面緩緩下降時，峇里島，唉，竟然真是這麼美麗。

到峇里來，不需要帶手錶

在這個被稱為「世界之晨」（The Dawn of the World）的島上，「時間」似乎是靜止住了。峇里島人在自給自足的世界裡，與大自然和諧地生活著。

他們多數從事農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與世無爭，永遠保持一種悠游、篤定的生活步調。他們從來不急著一定要做什麼、或去哪裡；到峇里島，若想以很短的時間安排緊湊的行程，是根本來錯了地方。

我常碰到峇里人弄不清十分鐘和半小時有什麼意義上的差別；當我問及某兩處之間步行需要多久時，經常會得到的回答是「大約十分鐘吧」，然後我就發現走了半個小時還沒走到，或者，在另一次情況裡，走了三分鐘已經到了。起先，我總是笑峇里人沒有時間感，逐漸地我發覺，真正可笑的恐怕是自己。

生長在工商業社會裡，「效率」、「準確」是我們從不質疑的生活態度。我們被這些觀念訓練得像一根繃緊了的發條，或是一架被餵滿了油的機器，有效率而且準確地工作、娛樂、工作……，並且在極度的忙碌和壓力之中，獲得成就感。但是，我們憑什麼要優越地把那一套價值觀帶給悠然自得、樂天知命的峇里人呢？

你，爲什麼難過？

『難過？難過已經不是最近的事了，祇是現在更笑不出來了，尤其是每天在上下班的顛峰時間裡，大家好像吃了炸藥似的，那排山倒海，爭先恐後，橫衝直撞的車子，真叫人又痛心又難過，連行人也不看紅綠燈了……。我不知道爲什麼大家現在的生活愈過愈好，而自私自利，不守法的情形却愈來愈嚴重？彷彿祇知道爲自己而活，而不顧別人，造成更多險象環生，紊亂不堪的情景。如果，大家在這樣的一個生活空間，在衝動之前能緩合一下自己的情緒，禮讓一下，何嘗不是退一步海闊天空呢？大家在祥和有禮，井然有序的軌道上共同前進，也不會有那麼多人說這裡的交通這樣亂，這樣危險了？』



 福特汽車關心您

人人開車禮讓，創造和諧明天

“本稿榮獲第十屆時報公益廣告金像獎”



田迦南村內一景。



從

物質世界侵入峇里島的一批批不知謙卑的觀光客，無所適從於峇里人的生活節奏，仍然自以為是的採用「現代文明人」的節奏：早上趕赴三、四個觀光名勝現場；中午趕到一家訂好的餐館（而且一定要吃中國菜），午餐後，繼續趕場參觀遊覽；下午四點到六點赴海灘或旅館游泳池，安排兩小時「輕鬆一下」的時間。晚餐後，還有看表演及購物等節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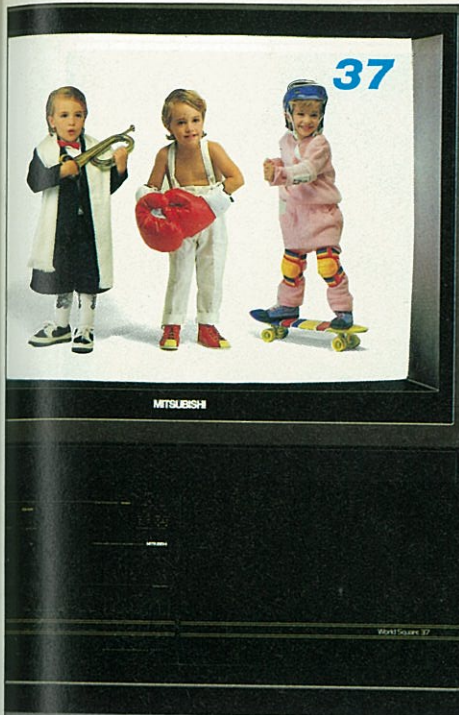


卓

別林早在「摩登時代」裡，就對這種「工業文明人」開玩笑。我們今天竟然能夠一面被卓別林的電影逗得笑中帶淚，一面還不停地扮演著笑話中的主角。因此，峇里人和我們這些觀光客，究竟誰比較可笑呢？

生活即藝術

峇里人普遍喜愛藝術、音樂、戲劇及舞蹈，這些東西又與他們的日常生活和宗教信仰緊密結合。在烏布(Ubud)村一帶，可以看到小路旁或農田間的房舍裡，住著許多畫家或做各類工藝品的藝術家。畫布上的題材，最常見的要算是他們周圍的生活和自然環境。經過鄉間小道，總能看到屋簷下正凝神作畫的畫家，把峇里美景展現在布上，畫家本人則又在一幅更大的圖畫之中。烏布地區的藝術家都是男性，這得感謝峇里婦女如此勤勞能幹，包辦了各種家計雜務工作，男人才能養尊處優的做著閒雲野鶴般的藝術家。



三菱大畫面彩色
美與鮮明的創造者

37 世界最大平面直角映像管，37吋震撼大畫面。

600 600條超高解像度，纖毫畢露，一覽無遺。

2000 2組RGB端子輸入，鮮明2000文字顯示。

SURROUND 四組20支高功率揚聲器，360°全空間音場環繞系統。

Hi-Fi HI-FI STEREO立體聲歷聲立體雙語言接收系統。

P → P輸出端子
調整影像，增強畫質。

S ← S輸入端子
大幅提高VHS錄放影畫質功能。

AV 全功能AV端子群
可外接多項資訊設備。



三菱彩視為視聽科技創造偉大的每一吋，每一吋都是不平凡的畫面，都有不平凡的聲音，三菱彩色電視，偉大——絕不誇張。

大畫面就是三菱

E²System is EYE & EAR ENJOY
BIG SCREEN TV. HIGH GRADE TV.
SURROUND TV.
NEW STEREO TV.

與日本同時發售



買三菱進口家電，請認明歌林經銷商、服務站
三菱 高品位 彩色電視

歌林公司總代理·保證售後服務 總公司電話：(02)3143151(代表號) 展示中心：台北3148973/新竹217648/台中2295072/嘉義2241098/台南2346566/高雄7224622

人性的科技·精緻的生活

KOLIN 歌林 MITSUBISHI 三菱

烏布(Ubud)村附近的一位畫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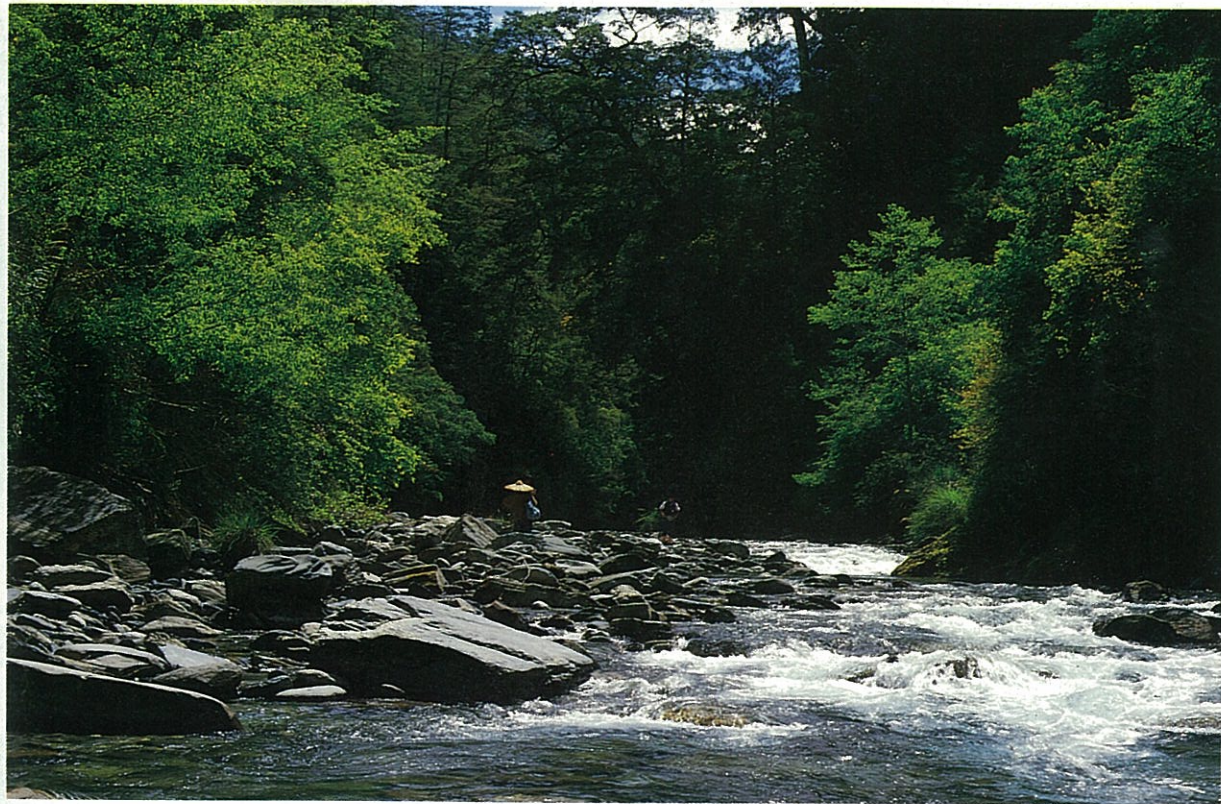
田迦南(Tenganan)村內一景。



之一，也是全印尼唯一擁有此種技術的地點。來到這座偏僻而且結構封閉的村落，從門口開始，在視覺上就給了我極大的快樂。田迦南村真的有一道門，村裡的屋舍在石牆之內，依著漸次昇高的地形狹長地展開來。村內空地上躺著一群白色的水牛，羽毛顏色呈現黑白碎花的公雞漫步其間；一屋簷下吊著兩條玫瑰紅與五彩線條間雜的長條布帶，不遠處又有一隻全身被染成鮮豔玫瑰紅的鬥雞，神采奕奕的挺立在竹籠中；一位老人坐在樹蔭下，專注地在小竹片上書寫；另一角落，兩個赤著上身的中年男子，各自摸著心愛的鬥雞，訓練著牠們的腳力……。

保

存著峇里文化遺跡的(Bali-Aga)古峇里村落中，有一個座落於東部的聚落田迦南(Tenganan)，以織布技術聞名於世。這裡是世界僅存的幾個保存了「雙衣卡」織法(Double Ikat)——一種難度極高的織布技巧，一般常見者為「單衣卡」織法——的地區



回饋：

台灣美麗的自然森林，千百年所演化聚生，是大地最珍貴的資源。也是維護生態平衡最重要的角色。

以照顧人類的健康為最終的理念的，
——工研醋
邀請您來共同參與



好醋大家分享

益壽多健康酢
益壽多健康露

大安工研食品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工廠：北市忠孝東路三段10巷1號 ☎：(02) 7765711 (7線)
台北門市：忠孝東路三段24號(台北工專側門對面) ☎：(02) 7713492
台中門市：貴和街123巷13號(忠信國小後) ☎：(04) 2269159
高雄門市：九如二路418號(後火車站附近) ☎：(07) 3219540





一切是這麼令人興奮，令人目不暇給，我貪婪地觀看、拍照，而質樸、沈穩一如他們的土地的田迦南村人，只是友善的對我笑。那安靜而包容的微笑，再一次地映照出我這闖入者的汲汲惶惶。

峇里人也熱愛音樂、戲劇和舞蹈。甘美朗的演奏者擁有極好的節奏感及與其他樂師之間充分的默契。當夜幕低垂，好戲開演，農夫們變成演員、舞者、樂師或觀眾，在錚錚琮琤的樂聲中，陸續聚集到各村落的寺廟前，進行每個峇里人都耳熟能詳的峇龍（Barongs）的故事，或是大批村民一齊參與的猴子舞（Kecak）。許多未參加演出的村民與孩童，站在觀眾席後面，聚精會神地欣賞表演，儘管他們已看過無數次。



寺廟內一群廚師為火葬後的靈席準備菜餚。

聽起來，這似乎有點功利意識隱藏在其中。不過，峇里人對於死亡，的確看得很淡。峇里島以火葬儀式聞名於世，火葬是每一個人身後的願望。他們認為，唯有經過這道儀式，死者的靈魂才能升上天堂，否則將再度出世受苦。因此，峇里人處理葬禮，是以十分快樂的心情去面對它的。

觀光客的汙染

峇里島是令人流連忘返的，它美麗、自然、淳樸、開朗。但是，它也顯現了愈來愈多不可愛的地方，而這些景象基本上是近年來大批觀光客將進實的汙染。我看到島上做觀光客生意的地方，人們因被挑撥起來的貪慾而變得精明油滑，在凡巴薩及枯塔（Cuta）地區的人文景觀更是被破壞得叫人為之氣結。峇里島南端的這二三個觀光客聚集的地點，充斥著針對西方觀光客的商店，包括大批的音響器材行、熱門搖滾音樂帶商店、快速沖印店、啤酒屋、劣質紀念品商店等等，不一而足。

無論在戲劇中或現實生活裡扮演何種角色，峇里人真正的生活重心，環繞在敬神、拜神的工作上，他們每天清晨及黃昏，都要頂著祭品到各自隸屬的寺廟、或家裡建造的祠堂內祭拜神明及祖先。「Bali」一字，意思即為祭祀所用之各類物品的總稱。峇里人可以說是為神明而生活著。在這個充滿了神話和神祇的島上，人們認為經由對神的崇拜與奉獻，自己將會得到豐收，並且能與順利的升上天堂。



那些愚蠢的美國觀光客及年輕學生遊客，無論走到哪裡，一定要把大部分的時間泡在Pub裡喝啤酒，聽他們的Madonna，再不然就是把所有地方都以夏威夷模式處理，到海灘曬肉，弄了一身的炭（Tan），算是功德圓滿。以這種閉塞自大的心態去面對一個陌生的文化環境，只是在自取其辱；但是，他們帶給峇里島人的負面影響，可能難以估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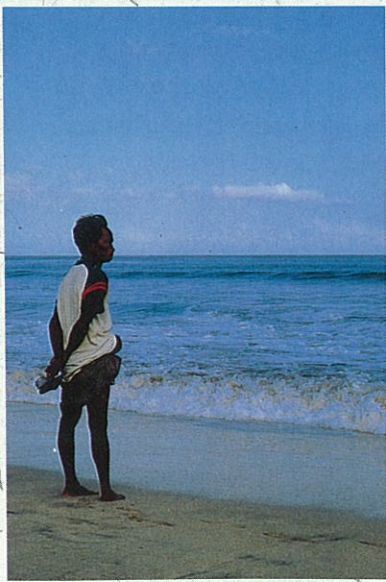


方面鄙視那些自視優越的觀光客，我一面自忖：比起他們，我究竟又好多少呢？對於峇里島的自然之美與峇里人的生命情調，我的確十分心儀。若以欣賞的、學習的心情在島上住它一兩個月，也許樂趣無窮，但若要我死心塌地的

在這個環境裡待個一兩年，或更少，恐怕就熬不住了。我終於必須承認，做為一個生長在工業文明裡的「現代人」，對於美好、平靜的田園生活的渴望，常常只是一則心有餘而力未能逮的神話——只有憧憬的心意，卻缺乏實踐的能力。這是個人沮喪而已無可奈何的悲哀。

對於逐漸被外來文明侵蝕而日趨庸俗化的峇里島，我能做些什麼呢？我只能一廂情願的盼望峇里人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能夠抵擋得住外來力量的干擾。否則，即使眾神祇想另覓棲身之處，這世界上還剩幾個地方可供他們選擇呢？

許多峇里島男人喜歡在清晨的海灘撿拾貝殼，或者只是眺望大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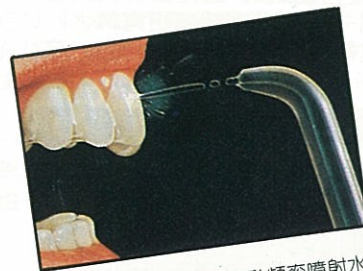
WaterPik® 口腔保健器

使您的牙齒健康、舒暢

TELEDYNE WATER PIK
You'll feel good about it.



美國原裝進口德立臺口腔保健產品系列
經美國商品檢驗局檢驗為最有效的口腔
洗淨器，隨時保持您口腔的清潔
維持您清新健康的形象，保持
最佳的人緣與一流的生活情趣



- 每分鐘以1200循環脈動頻率噴射水流，可清除牙刷無法接觸到的部位和牙齒污垢。
- 有效預防因殘留在牙縫間的污垢所引起的各種疾病。
- 可加藥水：一起沖洗。



- 外型嬌小美觀、機身輕巧，操作簡單。
- 可任意調整沖洗水壓，從溫和的沖水到較強的沖水流，可按磨牙床保護細胞組織。



國際關係企業
國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博愛路67號2樓
電話：(02) 3141215 - 8
展示中心：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96號

台北營業處：(02) 3718579
台中營業所：(04) 2550680
高雄營業所：(07) 2815405



360°
環繞音場



世界首創——

專利非球面，漂亮不變形 100W沙龍音質，全面大激賞！

非球面就是比平面直角更平面，畫面漂亮不變形！

- 非球面，使畫面更大、更美、更平。
- 非球面，使任何角度看，都是完整的畫面。
- 非球面，使色彩更飽和，更自然、更逼真。
- 非球面，使560條水平解像，更細膩，更精緻。

獨家開發專利非球面專用電腦迴路群，精緻設計使全功能，專利品質更臻完美！

- 電腦解像迴路 ●Double電子梳波器
- 110度大口徑電子鎗 ●數位化光纖遙控
- 30項電腦遙控 ●數位化螢幕顯示系統
- 遙控操作節目預約、定時關機、計時通知時刻顯示。
- 多組AV端子群。

全國最大100W沙龍音質，360度環繞音場，音色魅力更豐滿！

- 全國最大100W HI-FI立體音響，發揮三度空間的臨場感，更具震撼力！
- 全國首創前置式音響系統，音質更集中，更充實。
- 最飽滿的360度音場環繞，猶如置身演奏會場，全國首屈一指，音感響應更寬廣！
- 全國唯一傳達電視音響的音色層次感，高音更柔、更細膩，低音更沉、更通透！



EX-2973HX



日立非球面彩視 激賞

日立家電製品總代理
王立家電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服務站：TEL: (02)5613211-3, 5613215
板橋服務站：TEL: (02)9672457
中壢服務站：TEL: (034)261390
新竹服務站：TEL: (035)129281

高雄服務站：TEL: (049)334634
雲林服務站：TEL: (049)302513
鹿港服務站：TEL: (056)323294
嘉義服務站：TEL: (05)2228061

高雄服務站：TEL: (07)2823143-4, 2824064, 2214220
屏東服務站：TEL: (08)7361025
台東服務站：TEL: (089)331541
花蓮服務站：TEL: (093)554124

幽浮點將·新秀出擊

國際牌幽浮系列傳真機全新機種UF-150



國際牌推出 UF-400,UF-600 幽浮系列電話傳真機之後，由於卓越的品質與超強的穩定性深受各界喜愛與信賴；今日仍秉持貴有原則堂堂推出全新機種—UF-150 電話傳真機。

UF-150; 15.4line /mm超掃描密度，16階半色調功能，任何相片、圖面、細小文字保證百分之百傳真，精細重現比美原稿。

UF-150; 多項獨特的突破性功能適合各行各業使用，快速精準，發揮高度管理效率，是您資訊傳輸網路的最佳橋樑。

UF-150; 經濟的價格；實惠不貴，物超所值，必能為您開創事業的巔峯。

全新機種特惠價格！ 請洽經銷商

Panasonic
國際牌辦公室自動化設備 OA

國際關係企業 / 總代理



國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博愛路57號2樓

電話：(02) 3141215

展示中心：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96號

台北營業處：(02) 3718579

台中營業所：(04) 2550680

高雄營業所：(07) 2815405

豪威(02)5518343	喬鍵(02)9580625	中區(047)254311	立浦(07)2414688
國松(02)7710992	統一(02)5375083	瑞發(047)231767	鉅象(089)310000
通航(02)7519235	新遠大(03)4255151	怡通(06)2217540	鉅象(038)352779
世宇(02)5922397	耀德(035)224077	豪益(07)2821101	
泰伊(02)5217752	良頂(04)2353299	世城(07)3218272	
康展(02)7527781	公川(04)2353067	鑫通(07)2512121	

雪鄉

森林消逝後，代之以薄如蟬翼的地衣。
這時，雪山突然耀入眼簾
白皚皚的在驕陽下閃著冷森森的光，
它厚如凝脂，與太陽冷眼對峙
堅硬頑固如同萬年化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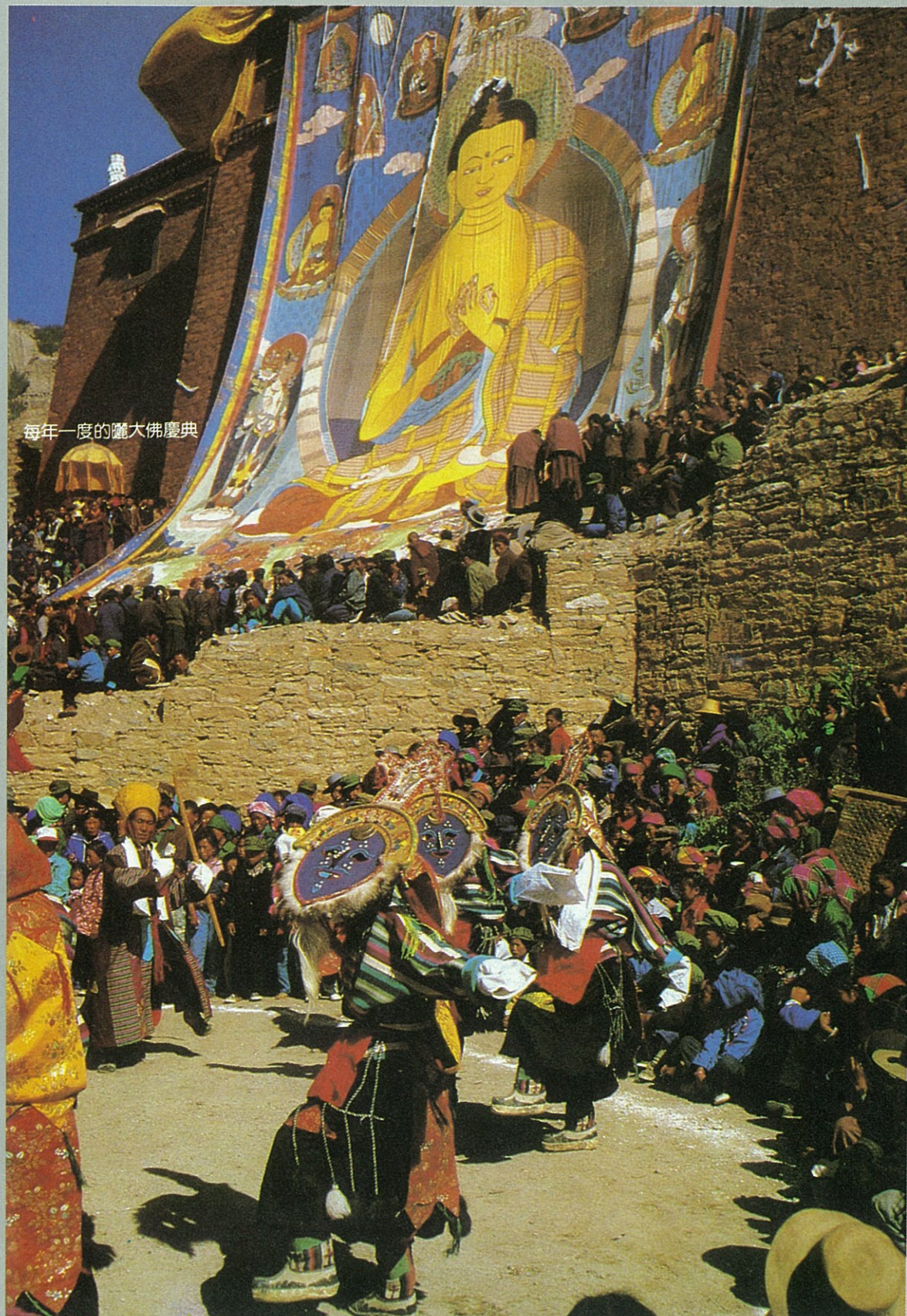
活佛

大地雄偉蒼茫，
無愧「雪國仙鄉」之稱
但生活條件的嚴酷艱鉅，已是一目了然
而藏族同胞卻世代代生息於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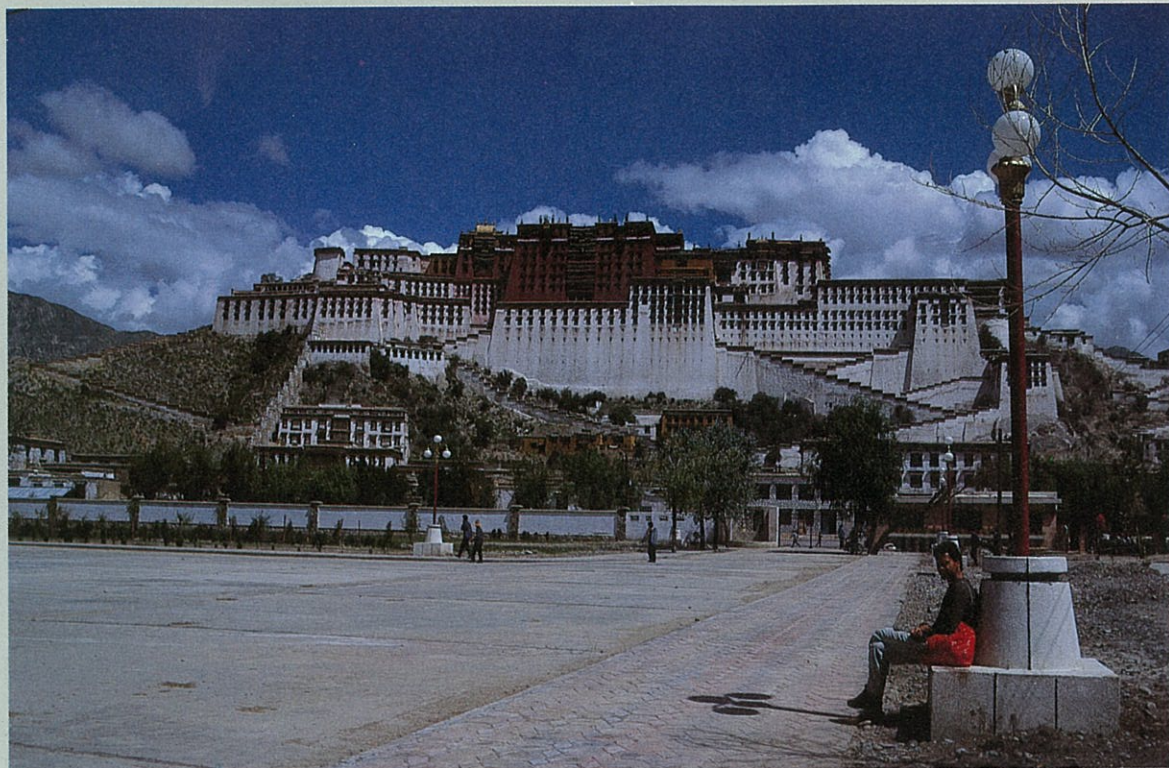
掀起蓋頭

攝影 ■ Stone Routes

撰文 ■ 陳若曦



每年一度的曬大佛慶典



拉薩河畔

機場到拉薩的路上，風景絕佳。汽車先沿著雅魯藏布江西行，江面寬闊，江水夾帶著大量泥沙滾滾東流，渾厚威武，有如一條銀灰巨龍。水面上有穿黑氍毹袍子的藏人在划牛皮筏，雖逆水行舟，但推槳悠閒徐緩，與江水合拍，高原民族的秉性可見一斑。

柏油路沿著山腳水涓蜿蜒進展，七迴八轉了約半小時，迎面一道鐵橋橫跨江上，飄逸如駿馬凌空。藏族司機操著流利的漢語告訴我，這是雅魯藏布江大橋，過了橋是青藏公路，屬於曲水縣。

久聞曲水之名了，它是拉薩河流入雅魯藏布江之地，也是兩個河谷交錯處，江面寬闊無比。水淺處，露出石灘和沙洲，還生著柳樹。有時，不見沙灘，卻見柳樹成林，腳埋在水中，顯現著頑強的生命力。偶而樹上掛著彩色紙條，上印經文，是藏民祈福的

經幡。它們迎風招展，給黃山灰水點綴了豔麗的色彩。

拉薩河的流速比雅江更徐緩，輕吟淺唱，有如一首小夜曲。河谷平坦肥沃，種著大片的青稞。樹也多了，垂柳之外，多了白楊和榆樹，綠蔭處處。相對兩岸的童山濯濯，這綠色便成為谷地裡最令人爽心悅目的顏色。

拉薩河畔的柳樹別具風韻，枝條修長，直探水面，像女郎抖開了長髮，正攪鏡梳妝。公路旁的行道樹是遮陽的綠傘，也像宗教儀仗中一頂頂的旌幢。藏家村落的柳樹，樹身龐大，枝條茂密，遠看如團團綠雲。近看樹幹，兩人合抱大小，深褐紋路，龜裂有序，似乎修煉有年，很容易把人引到「聊齋」裡去。

柳蔭深處是土牆土房的藏民住宅，平頂窄窗，是冬溫夏涼的設計。藏房常用白灰刷籬牆，牆頭覆以牛糞，遠望極富裝飾美。家家院子角落上都插著祈福的經幡，

布達拉宮

來自大陸 新出版

海峽兩岸第一次

三地出版/同步發行

台灣、香港、大陸合作出版，三個地區同時印行，我們在同一天讀到共同的歷史與山川！

*註：大陸出版品均由香港問學社授權遠流出版公司在台灣印行。

圖說中國系列之 1

千年古都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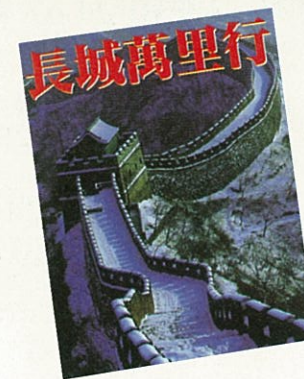


【版本說明】

- ◎特8開本，高33cm寬24.4cm
- ◎內文十萬字，515幀彩圖，全部彩色精印
- ◎125gsm雪面銅版紙，絹面精裝，外加精美護盒
- ◎附贈〈唐代長安城名人住宅分佈圖〉（歷史學家郭聲波研繪），按圖尋繹，趣味盎然，是珍貴的歷史參考資料。

圖說中國系列之 2

長城萬里行



【版本說明】

- ◎菊8開版本，高26.5cm寬20cm
- ◎銅版紙精印，美觀大方
- ◎彩色圖片125幀，精裝加彩色書衣

「一個城市的歷史就是一個民族的歷史」，西安正是中華民族燦爛文明的縮影。中國歷史上先後有十個王朝在此建都，歷時一千多年，其中周、秦、漢、唐又是史上一統盛世。而今西安保留的古代遺迹與出土文物，舉世罕有其匹，因而有中國歷史「天然博物館」的美譽。

《千年古都西安》一書由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香港商務印書館、台灣遠流出版公司破天荒合作出版。全書透過西安的興廢，結合現存的史蹟與文物，以精美的圖片與嚴謹的文字，全面重現了這個古都的歷史面貌。書未出版，已經獲得世界各地圖書館的注意。現在正式上市。

「不到長城非好漢」，萬里長城，全長一萬五千華里，一直就是中國人的精神象徵。它的歷史悠久和工程偉大都是世界罕見的，早就列名中古世界七大奇蹟之一。

橫互萬里關山之長城，並不是一條線，而是一個龐大完整的軍事防禦體系；古來就有「兩京鎖鑰無雙地，萬里長城第一關」形容其軍事奇險，也有人用「血淚築長城」形容其工程的艱辛。《長城萬里行》透過全新的圖片與長城權威成林林的筆下，呈現第一手報導的今日面貌。

定價 **1800** 元，現在特價 **1530** 元
免費 (買典藏極品《金庸作品集》一套，
或者免費就免費獲贈一冊)

定價 **800** 元，現在特價 **680** 元
免費 (買《柏楊版資治通鑑》1~72冊，
或者免費就免費獲贈一冊)

典藏極品 金庸作品集 限量發行

柏楊版資治通鑑

震驚海內外的政治理論奇書



首腦論

嚴家其 / 原著 · 授權

嚴家其是中國大陸知名的少壯派政治理論家。以著作《中國文革十年史》而聲譽鵲起。首腦論是他最新的一部政治理論專著，研究的對象是「首腦」，特別指的是一個國家或政府的首腦。

書中涉及了中外歷史上四百多位首腦的行為實例；企圖歸納首腦的權力類型、權力維持、權力更迭等行為的規律性，也旁及首腦的品格、婚姻、晚年與死亡等現象。我們可從書中看到，由於不同國家、不同歷史時代取得最高權力有不同規則，因而圍繞著取得和爭奪最高權力的鬥爭也呈現不同的形色。全書25開400頁。

定價 **180** 元，現在特價 **150** 元
免費 (訂購《柏楊版資治通鑑》第37~
或者免費72冊，即免費贈送一本)

遠流出版公司

地址：台北市汀州路782號7樓之5
電話：392-3707(代表號)
郵撥：0189456-1遠流出版公司

新地出版社創辦旨趣

1. 新地只印文學作品；其他的書不印
2. 新地只印寫實作品；虛幻的書不印
3. 新地只印純正作品；淫盜的書不印

社務委員：

李歐梵	李魁賢	非馬	陳若曦
陳映真	郭楓	許達然	黃春明
尉天驄	葉笛	鄭清文	

當代中國大陸作家叢刊

大陸文學蒼蒼莽莽的原野，奔騰著巨川，蜿蜒著小渠，萬流歸宗，匯向民族文化的長河。



(單冊劃撥八五折，全套劃撥一千元整，掛號寄書)

①棋王、樹王、孩子王 阿城著 定價 120 元
自《棋王》初刊於《上海文學》之後，海內外的刊物爭相轉載，評論蜂起，讚譽不絕，咸認為阿城的小說是新文學以來最傑出的作品。其文如雲煙浩渺、似幻而真、深刻精絕，其輕描淡寫中的諷世寄寓，尤令人沉吟徘徊。

②靈與肉 張賢亮等著 定價 110 元
在你的周圍還能感受到中國人的渾厚與剛直嗎？在中國的文學裏還有對人的關懷、對生命的真誠嗎？有！但請打開視野向遼闊的大地搜尋！《靈與肉》由五位生活家訴說著：即使在任何主義的禁鎖之下，人，畢竟是美好的。

③綠化樹 張賢亮著 定價 110 元
張賢亮因詩作《大風歌》轟動文壇，該詩氣勢磅礴，充滿青年人的激昂；隨後被判為不滿現實的反革命詩篇，詩人自由的創作生命遂告段落。二十二年後再度挾帶對生活全面的反思來創作小說，這部書正是傾注他深刻思想及傾心藝術的力作。

④愛，是不能忘記的 張潔等著 定價 110 元
本書是當前大陸優秀的小說選集。文革十年浩劫，作家大多遭受殘酷的迫害，在歷經生死考驗，目睹民族空前的災難之餘，他們徹悟了人生，也掌握了文學創作的方向。為什麼在痛澈心骨之後，他們依然有愛？就因為：愛，是不能忘記的。

⑤人不是含羞草 甘鐵生等著 定價 120 元
在政治壓力下奮鬥的生活是多麼充實，而記錄這充實生活的奮鬥是多麼扣人心弦。在這本結集裏我們讀到：人的意志，以及永永遠遠不會被專政的人道精神。在我們日漸稀薄的文學生活中，它應該像春草：更行、更遠、還生。

⑥透明的紅蘿蔔 莫言著 定價 120 元
莫言的小說把來自大地的蒼莽氣息，凝鍊在超越寫實的美學創作上，企圖捕捉妙在似與不似間的文學藝術。他透過豐富的語彙和剔透的色彩比擬，去掌握自然的聲音和人內在深沈的自白，創造出一個飛昇的意象世界。他用一種深沈的美去擁抱天地。

⑦在早春的日子裏 馮驥才著 定價 130 元
詩人有兩種透澈人生底蘊的表現形態：其一是杜甫，雄渾頓挫；其二是陶潛，散淡中見真意。天生氣質和時代因素所趨，馮驥才的小說深得桃源逸氣。他善於在一層層的造境後，絲絲縷縷地剝開人物的稜角，像倒一杯滾水後看著它緩緩向世態涼去。

⑧寂寞和溫暖 汪曾祺著 定價 140 元
一個創作者可以主觀而忠實地詮釋自己的感知，如果他看到的世界像鉛筆畫，他就得畫成鉛筆畫。汪曾祺自己說他的書是以素描代替說故事，形式上是刻意的散。雖說「題材大都是不期而遇」，但若不是泉湧著才氣和歷練，潭渠那得清如許？

⑨義大利小提琴 馮驥才著 定價 130 元
馮驥才，浙江省慈溪人，一九四六年生於天津，寫作前為畫家，文革期間經受苦難折磨，由感而發，秘密寫作，藏於磚底牆縫間。文革後始發表作品，為傷痕文學代表作家之一，著作甚豐。本書所收《啊！》披靡海內外，英、美、德、蘇都有譯本。

⑩極其麻煩的故事 高曉聲著 定價 130 元
高曉聲說：「小說創作必須有膽量正視現實，放手去寫，不可窩窩囊囊地躲在框條裏，作家要去研究生活的真實，而不是改變生活的真實，不要削生活的腳來適合鞋子，應該照腳來做鞋；」他的作品充滿小人物對專政看實為辛辣的嘲諷。

宗教色彩十分濃厚。房舍彼此緊挨，雞犬相聞，也能守望相助，人情味肯定也很醇厚。

路上還看到「瑪尼堆」，聚石為堆，上插經幡。它們提醒我們，走的是朝聖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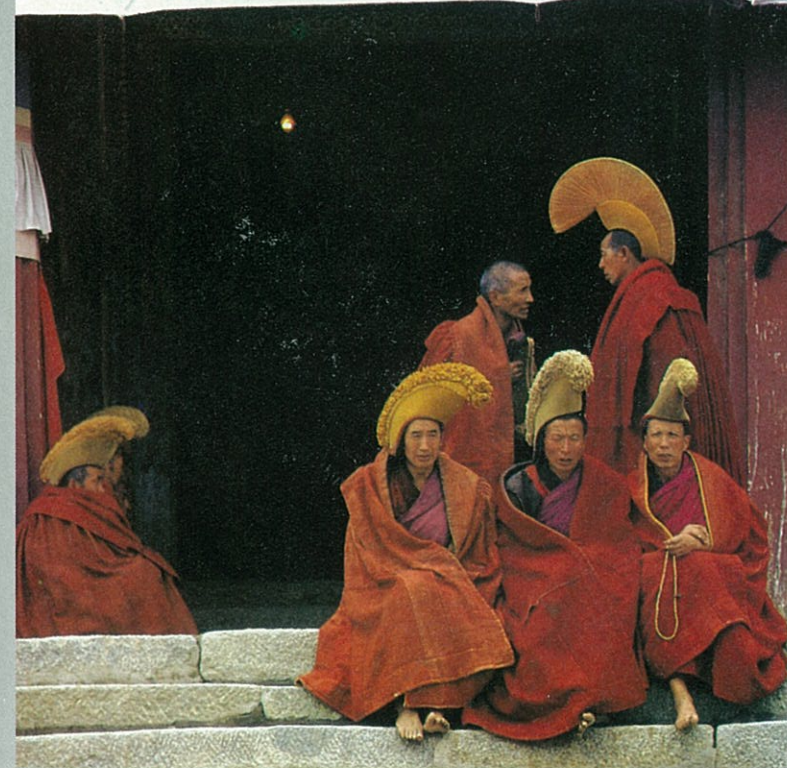
到達拉薩城裡倒有許多西式樓房，泰半是機關商號。漆得桃紅柳綠，相當悅目。也有平頂石砌的藏式小樓，門前花木扶疏。到處馬路寬敞，榆柳夾道。布達拉宮的紅牆和大昭寺的金頂，鶴立雞群於眾屋之上，老遠就向人招手。拉薩給人的第一個印象，既現代化，又獨具民族和宗教特色，美麗迷人，誠不虛此行。

車行到了丁字路口，只見河畔矗立著一塊三米高的石碑。「川藏青藏公路紀念碑」，是胡耀邦八四年題刻的。

早該為這兩條公路的通車樹碑立傳了。三十年前，它是驚天動地的壯舉。

李白有詩云：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他若能看到今天的西藏公路，一定驚歎：此路只應天上有！一九五四年，中國修成了全長2416公里，平均海拔三千五百米的川藏公路，及全長1937公里，平均海拔四千五百米的青藏公路；兩路通車，在此相交。當時世人都為之側目，稱為奇蹟。為了在世界屋脊上築路，中國克服了曠古少遇的風沙，雪崩，冰川，泥石流，缺水，缺菜，缺氧……等困難，歷時四年才完成。三千多人為此捐軀。他們以汗水和血肉，幫助藏族同胞結束了千年封閉的歷史，並揭開了雪域現代化的第一頁。

唐朝的文成公主，進藏用了兩年多時間。四十年代到成都，陸路也要花上兩三個月。如今快車三天可達，這條公路的貢獻，遠非一塊石碑所能概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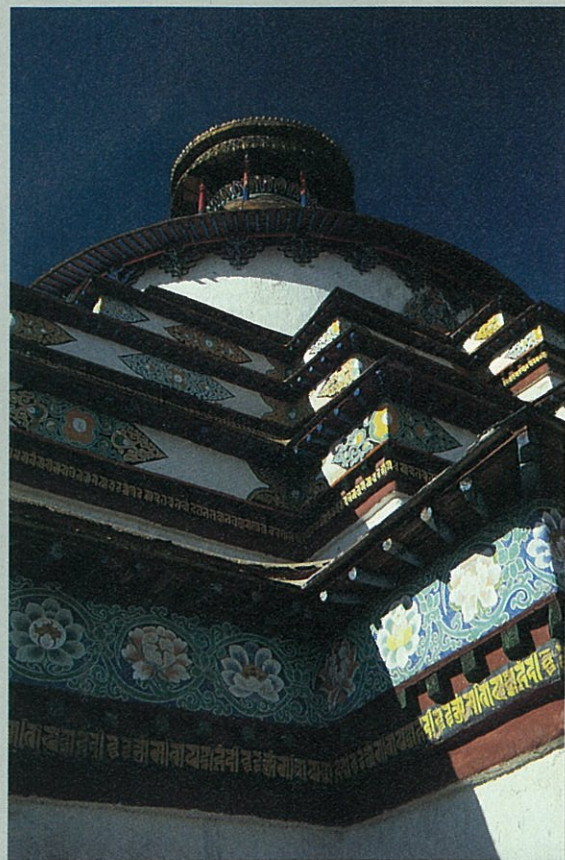


聖地的夜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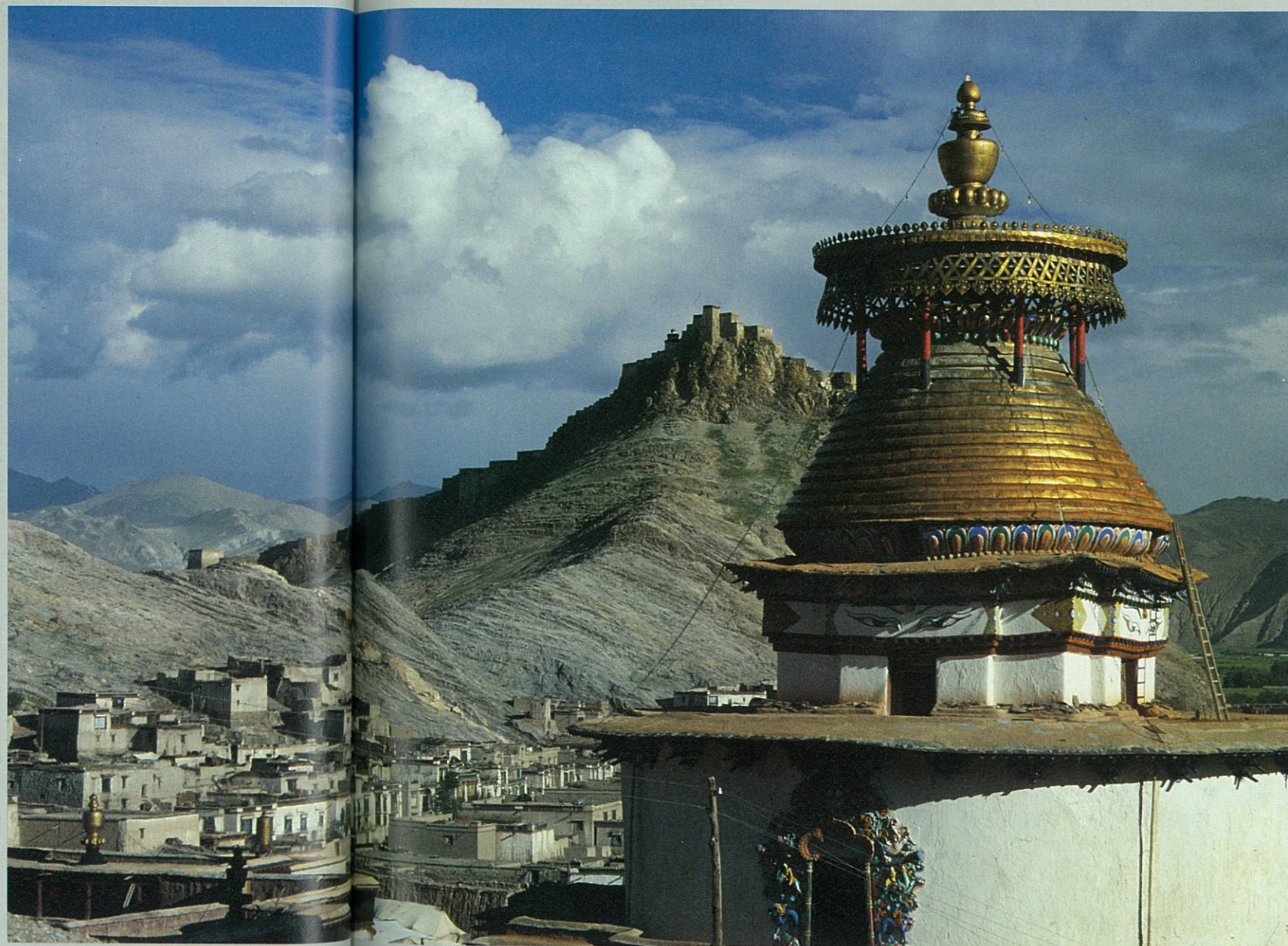
哲蚌寺的喇嘛

從紀念碑左轉，我們來到了西藏賓館。這賓館平頂紅簷，具有藏式風味，今年五月才開幕，裡外全新。服務員一律長袍藏裝，待客殷勤，笑容腴腆，也是新人模樣。客房設備全為西式，床頭放有氧氣筒，日夜供應熱水，堪稱國際一流水平。

剛住進來，我們一行七人便被告誡：此地海拔三千七百米，空氣中的氧比內地少三成，初來乍到的人要少說少動；因為氣候



最近才完成的
江孜喇嘛寺全
新壁飾



乾燥，要多喝水；頭一天最好不要洗澡。據說，一般人到此，頭一天鮮有異狀，因為體內還蓄有充足的氧氣。然而次日常出現高山反應症狀，因缺氧而感到胸悶氣促，頭疼不已。曾有一些人「不信邪」，頭一天照常活動，臨睡還洗澡，結果昏倒在澡缸裡。

言者諄諄，聽者不敢藐藐。大家真的端坐房裡，眼看窗外美景，卻不敢越雷池一步。人人細聲細語，一派斯文。

中國沒有地區時差，一律採用北京時間。在拉薩，要挨到十一點才天黑。習慣了天黑就寐的我，直等得精疲力盡。好不容易熄了燈，忽然窗外傳來一陣鼓點，清脆如同「大珠小珠落玉盤」。受好奇心驅使，我起來揭帘查看。簷燈下，水柱成林，閃閃發光，原來是下雨。敢情拉薩離天近，

下雨如投標槍，擲地有聲，蔚為奇觀。

看了一陣雨，剛回床不久，它卻嘎然而止。正閉目思睡，耳際突然響起哭聲。哭聲淒楚得很，拖著細長的尾音，似乎柔腸百結：忽高忽低，又像肝腸寸斷。如此哀怨，任是鐵石心腸，也要為之動容。深更半夜，那來哭聲？思之再三，才斷定是風聲。

不知折騰了多久，風聲忽然隱去，像拔掉插頭的音響設備，一片啞然。萬籟俱寂，襯得自己的呼吸分外粗壯喘急。我對自己的聽覺失去了信心，再次揭帘窺視。天上月明星稀，地上泥土乾燥，花木不沾一丁點水滴。這場風雨竟是來去無踪，難覓痕跡。

次日上街，見北面山峰灑了一層雪花。這時才確信，昨夜風雨光臨過拉薩。原來此地的雨專在

夜裡下，果然是「聖地」，神佛特別眷顧。

文成公主和大小昭寺

舉世聞名的不達拉宮，是西藏和拉薩的象徵。香火最旺，最富民族文化和特色的，卻是大昭寺。提到大昭寺，還得從拉薩的歷史和文成公主說起。

本來，西藏高原是多民族和部落之地，信奉崇拜自然萬物的苯

教。公元前，吐蕃崛起，出現「贊普」（英明之主）。第六世紀時，三十三代贊普松贊干布統一了高原，鞏固了吐蕃（大藏）王朝，並遷都現今的拉薩。其時，佛教剛傳入，王室改信佛，但勢力龐大的王公貴族仍崇奉苯教。

松贊干布雄才大略，在位期間農牧發達，還制定了文字。晚年時，決心和唐朝皇帝結親，兩次遣使求婚。

「資治通鑑」記載，第二次是宰相親自東來，「獻金五千兩及珍玩數百，以請婚。上許以文成公主妻之」。

公元六四三年，公主入藏，是藏王第六位妃子，先已娶了尼泊爾公主。兩位公主都信佛，于歸時均運來一尊釋迦牟尼佛。懂得天文地理和星相五行的文成公主，乃建議在沼澤中心為尼泊爾公主建佛堂，以保王室永昌。這就是

右前方為江孜喇嘛寺，遠方山巔的建築物是古老的要塞

大昭寺的起源。

傳說在建大昭寺時，公主提議以白羊馱土填沼澤。人們感念她，以「惹(羊)薩(土)」名寺，又以此名城，漢譯「邏些」。以後佛教徒視此城為神佛居地，於是「惹薩」自然而然地轉成「拉薩」(聖地)了。

文成進藏七年後，松贊干布以八三高齡西歸。這雖是一樁政治婚姻，但公主以高原為家，繼續宏揚佛法，助人為樂，和睦相處，三十七年如一日。佛教後來揉和並取代了苯教，成為世界特有的藏傳佛教，公主功不可沒。

除了佛經，她給高原帶來了醫藥，曆法，蔬菜和穀類種子，以及唐朝歌舞樂隊。她教藏人在小河上架輾，以磨碎青稞，也傳進釀米酒的方法。婦女向她學習紡織刺繡。今日藏人穿用的氍毹和卡墊，都得自她的傳授。

西藏人民永遠愛戴她，懷念她。流傳的藏劇裡，就有一齣文成公主的戲。許多民歌也以她為贊頌對象：

今天文成公主來西藏，



西藏婦女重建喇嘛寺周圍的城牆。

獅子進了大森林，
孔雀落在大平原，
不落的太陽高高升起，
西藏從此幸福太平……

磕長頭的隊伍

大昭寺古蹟豐富。寺前有文成公主和丈夫親栽的柳樹，世稱唐柳。

柳樹之旁立著一塊扁柱形，上



江孜一幢古老的建築，它是文革後西藏倖存的寺廟之一

有頂蓋的石碑。碑四面刻字，藏漢俱全。不問而知，這便是有名的甥舅和盟碑了。

原來松贊干布娶文成公主後，歷代贊普對唐皇均以外甥自居。雖曰聯姻，邊界時有糾紛。其曾孫赤德祖贊，又娶了唐朝的金城公主。為了表示和好，在公元八二一年立碑為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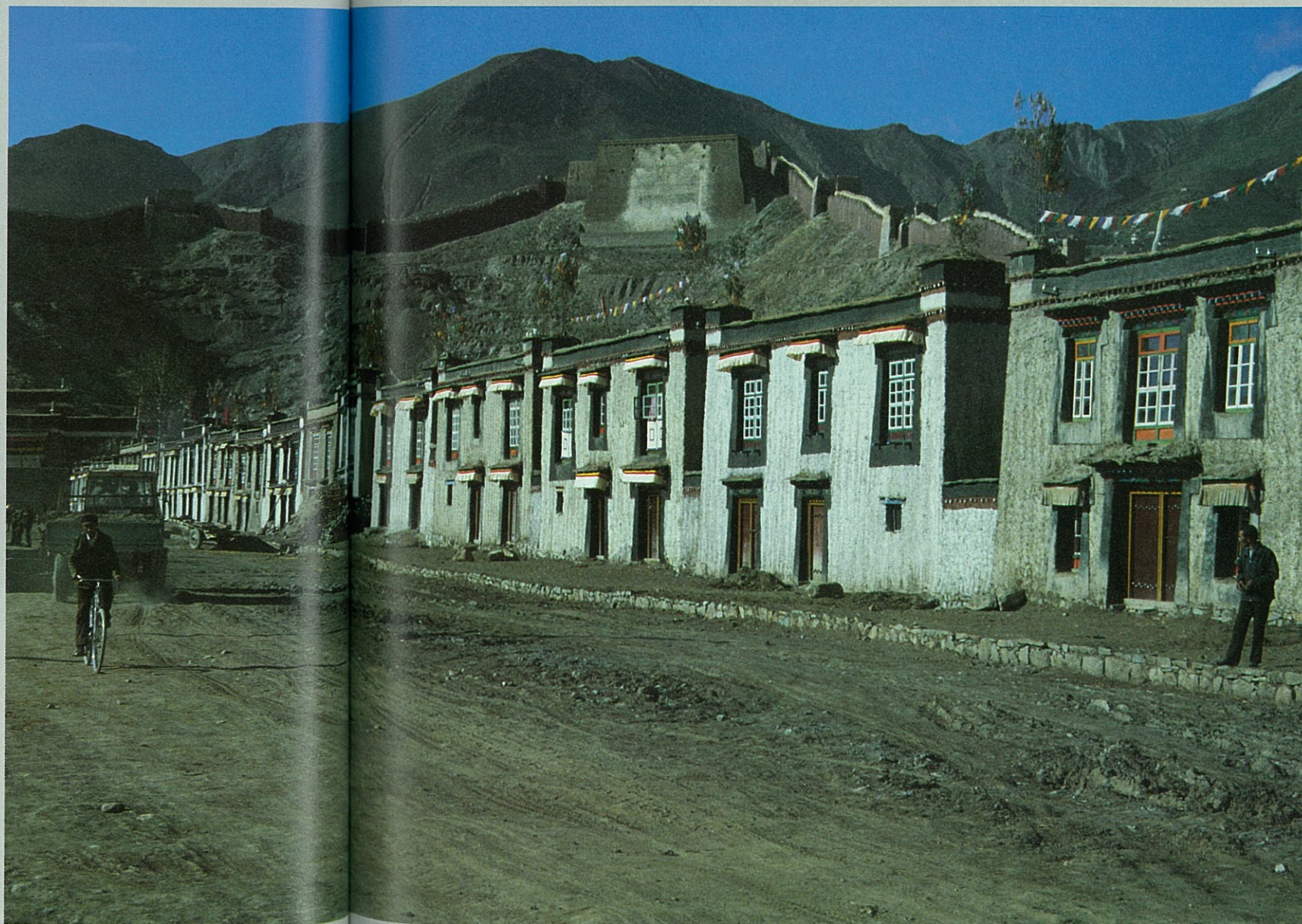
這碑據說有祝福之力，心有所想的，摸了便能如願。歷代摸下來，碑文已模糊不清。現在已圍

起石欄，連同唐柳，加以保護。

寺門口是青石板地，密密麻麻地鋪滿了磕長頭的信徒。他們來自青藏高原的各個角落，風塵僕僕，婦孺老少俱全。磕頭時，全身匍伏在地，手腳齊伸，口裡並念念有詞。爬起後，雙足挪到適才手掌著地處，重新匍伏磕頭。這樣直磕到內殿，見到菩薩為止。

石板地寬廣可容三排人磕頭，每排四五人。一騰出空位，立即後繼有人，如同回教徒一生要到

江孜城內的主要街道，街道背後即是城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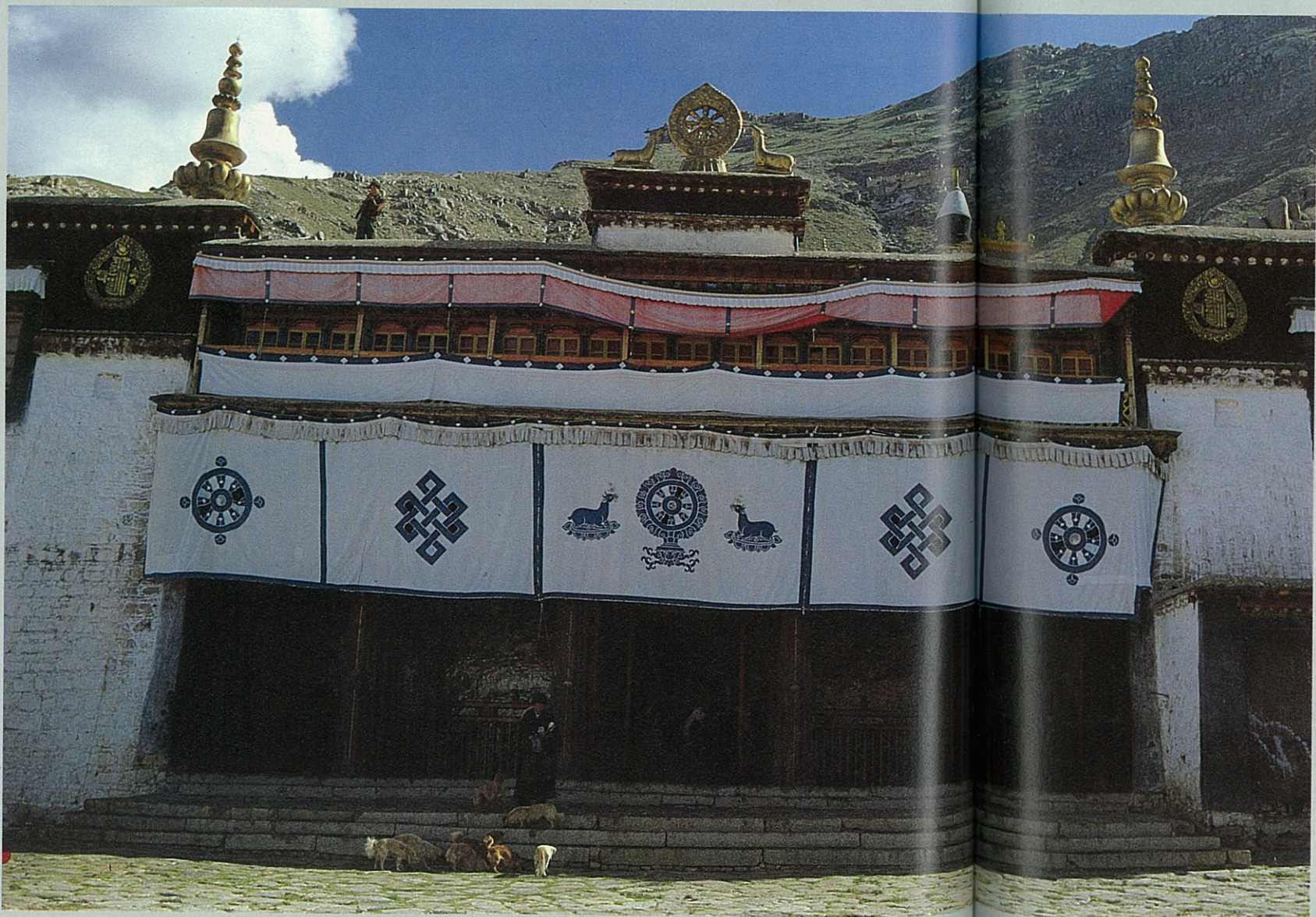


麥加朝聖一回似地，許多虔誠的佛教徒發願，一路從家鄉磕頭而來。他們的衣裳襤褸，但神色富足恬靜，絕無悲苦相。

日長天久，大昭寺的石板地已被磕得凹凸不平。

大昭寺樓閣重疊，佛堂接二連三，大小神佛不計其數。印象最深的是，文成公主由長安攜來的釋迦牟尼鍍金像。它年年鍍金，因而光彩照人。瞻仰者眾多，須排成一條長龍，魚貫而行。

整修後的色拉喇嘛寺金鐘



大昭寺原先是個小佛堂，以後佛教逐漸興旺，繞著寺廟修起了旅館，供遠方來朝的人歇腳。接著出現居民住房和商舖，終於形成了以大昭寺為中心的八角街。

圍繞寺廟的八角街，是信徒的「轉經」之地。他們繞街而行，口內背誦經文，為自己消災祈福。如今寺廟都設有帶輪的經筒，內藏經文。信徒用手轉筒，每轉一圈，即等於自己唸一遍筒內的經文。

八角街保留了古老的窄巷，是拉薩最大的自由市場。街兩旁擺

滿了貨架和地攤，羅列著居民和旅客都感興趣的東西：牛頭羊角，鮮肉，漢藏衣服，香港西裝，銅佛，古幣，藏刀，法器，首飾等。還有許多身著民族服裝的藏族姑娘，向旅客兜售首飾。她們把成打的手鐲和項鍊戴在身上，個個珠光寶氣，又笑靨迎人，十分討人喜歡。顧客有各色人種，來自五湖四海。攤販用各種語言招攬生意，彼此討價還價，非常熱鬧。

街上的男藏胞以著藏裝為多，寬袍大袖，裸著左膀。他們似乎偏愛黑色，黑氈氈襯著大紅底衫，

對比特別鮮明強烈。最引人注目的，是來自藏北草原的香客。烈日當空，他們渾身裹在肥大的皮袍裡，露出一只光膀子，足登五彩松巴靴，走路大搖大擺，像在戲台上踱步，頗有將相風度。他們戴一種金花帽，用金絲繡成，讓人一看就感染了節日氣氛。正因為有了他們，八角街總是喜氣洋洋。

會見班禪

剛到拉薩就聽說，班禪在此主持區人大會議。不久，我們有幸



這是一條極受尊重的犛牛



見到他，談了一小時。在座的還有藏語學者多人。

犛牛是西藏常見運輸工具

班禪額爾德尼，中等個子，圓頭圓臉，滿面紅光，這樣的福相，完全符合人們想像中的活佛面貌。他著一襲黑長袍，領口露出黃袈裟，下身西裝革履，狀至瀟灑。操一口流利漢語，嗓音宏亮。說話時，目光集中對方，予人誠懇坦率的印象。

我們這些訪客，多數來自台灣，而提起台灣，班禪便流露出親切的笑容。

「在台灣，我的朋友多啦！」大師言下，不勝懷念。
「對西藏的印象如何？」他想知道我們的意見。



過著游牧生活的藏族婦女

我正戴著一串剛從八角街買來的項鍊，據說是尼泊爾的產品。於是就從手工藝談起。

「西藏人是有名的能工巧匠，造出這麼輝煌燦爛的廟宇，史上留下許多精巧的金銀器物，現在的首飾反而要從外國進口，實在可惜！」我表示遺憾，「別說提高生活水平，光為了促進旅遊，也值得大力發展各項手工藝。」包括班禪在內，大家都有同感。據說文革期間，「左」的思想泛濫，許多手藝因而流散失傳。目前已經注意及此，正設法培訓中。

「西藏的建設還是很落後的，」班禪坦率承認，「各方面都在恢復和發展中。」

他曾向人說起，西藏有「三不」：幹部不懂政策，喇嘛不懂宗教，工人不懂技術。看得出，他對家鄉的現況瞭若指掌，愛之深也責之切。

拉薩的建設，現代化中又不失民族和宗教特色，我大加讚揚。「拉薩就是拉薩，一定要有酥

油味嘛！」他很自豪：「沒有酥油味，光有香水味，誰會老遠跑來西藏觀光呢？」

作為一個台灣同胞，我對地方自治一向關切。

「你對西藏的自治，有什麼感想？」

聽到這個問題，他雙眼發光，話也滔滔不絕了。

「你們台灣和香港，現在可以《一國兩制》了，」他似乎非常羨慕，「但是，對我們西藏說卻不行……中央認為，西藏已經實行了社會主義，是自治區。若說自治，許多地方卻是有名無實的。」他快人快語，十分坦率。希望自治區享有高度政權自主，提到語言問題，他認為藏語的使用和發展，還不夠充份。藏人一般對大學入學考試，以漢語為準（西藏文學除外），都表示遺憾。雖然照顧少數民族，降低錄取分數，但仍然把許多藏族青年排斥在大學門外。

冬宮夏宮，人民的樂園

會見班禪的那天，我們瞻仰了布達拉宮。它座落在市內最高的紅山上，白牆紅樓金頂，非常醒目。人在拉薩，一抬頭就望得見，永遠籠罩在它的魅力中。

這是一組龐大的建築群，主樓十三層，紅牆，叫紅宮；右首一組為白牆，叫白宮。近觀殿堂重疊，巍峨無比，令人興「高山仰止」之意。白色紅欄的台階，一路蜿蜒而上，作看似無盡頭，使人起天梯難攀之慨。如今汽車道修到後山的半腰，收事半功倍之效。我們便是走後門這條捷徑上去的。

布宮具有古代藏人建築的風格，但漢族的影響也處處可見，像雕樑畫棟，以及精雕細刻的飛檐斗拱。建宮時，康熙曾派了百多名漢滿工匠來協助。宮內有佛堂供



甘丹寺中盛服赴會的婦女

著乾隆的畫像，也保存了道光題書的匾額。

紅宮是為存放五世達賴的靈塔而修的殿堂，現在已擴充為七世到十三世的靈塔殿。其中以五世的靈塔最是高大豪華。它高達十四點八米，純金包皮，珍寶鑲嵌。

白宮的最高層是達賴的住所。兩套寢宮都有日照，明亮舒適，與上百間佛堂的陰暗沉悶，恰成反比，人們稱此為日光殿。它居高臨下，遠眺明山秀水，而全城美景也盡收眼底，實是布宮的精華所在。

聰明不必絕頂 慧根長留……

佳樂癢愛舒液

Karoyan-S Liquid

適應症：

- 去頭皮垢、止頭皮癢、預防脫毛
- 促進發毛、育毛
- 壯年性脫毛症、薄毛症
- 病後、產後之脫毛
- 批發性脫毛症、圓型脫毛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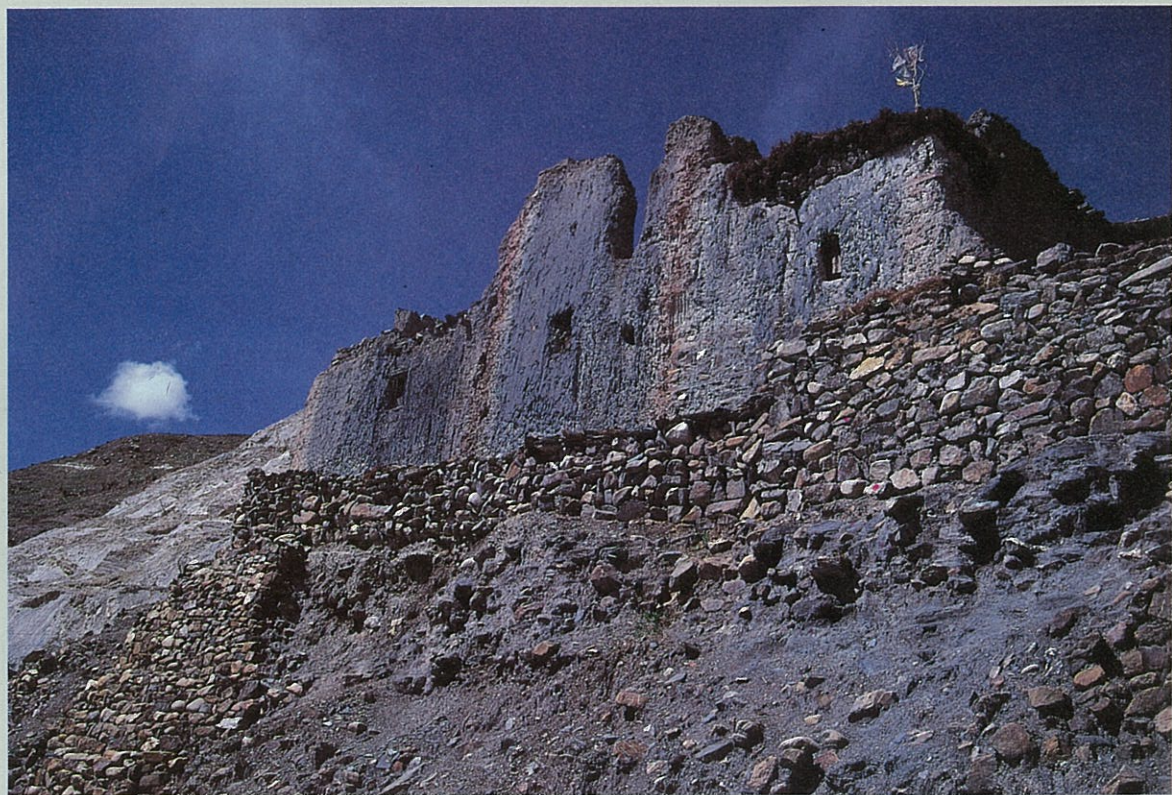
主成分
Carpronium Chloride
擴張末梢血管，增強毛囊血
管之血流，賦活毛根預防掉
髮，促進生髮的效果。

衛署藥字第13515號
省衛藥字第751016號

台灣第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平鎮鄉新街村354號之1



全省各大藥房均售！



一所廢棄的城塞

寢宮還收藏了古寶珍玩，客廳和衛生設備相當西式，淋浴和抽水馬桶俱全。生活上，活佛追求的顯然是現代化。

自從達賴出走，這兒對外開放。人民可以隨意參觀，欣賞珍寶。原是一人所有，如今成為人人所有，也許更合乎佛的原意吧。

拉薩人的爽心樂事是逛林卡（公園）。城內最大最好的公園是羅布林卡（寶貝花園）。

不到羅布林卡，我不會相信，江南的名花和內地的菓樹可以在拉薩落戶。一路進朱漆重門，迎面是五彩繽紛的花園。走道兩旁的花園，鮮花盛開，如茵草坪上矗立著噴水池。觸目蒼松翠柏，到處榆柳成蔭。還有精緻的小亭，石桌石凳可以隨意憩息，我簡直忘了自己置身世界屋脊。

這個人間仙境，原來只為七世達賴而建。

從前，這兒有個泉眼，附近一片沼澤。七世達賴體弱多病，夏天常來此沐浴。清朝駐藏大臣乃為他建了一座涼亭宮。以後達賴在它旁邊為自己建了一座宮殿。作為夏日避暑用，世稱新宮，又叫夏宮。相對而言，布達拉遂叫冬宮。夏宮後來成為歷代達賴坐床前生活學習的場所。

歷代達賴對羅布林卡都有增修。直到五十年代，中共還為十四世達賴修建了明久宮。今日的夏宮，主樓三層高，方石砌成，內有佛堂，經堂，寢室等，另加亭台樓閣繞它而築，相當宏偉。寢宮的窗戶開得又多又大，衛生設備則全部西式，明亮舒適。有一套抽水馬桶，據說是尼赫魯贈送的。

卓別林那細緻到極點的觀察人的秘密在那裡？

卓別林傳

薩杜爾著 邵君牧譯 定價：130元

我追求自由、真正的自由。爲了如此，我是有備而來走入這個世界。——卓別林

我們這個時代的真正天才藝術家。——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史懷哲

不是導演藝術，不是手法，不是噱頭，不是喜劇技巧。

一想到卓別林，就首先要探究一下他那奇特的思想體系。按照這個體系，他以奇特的方式去觀察各種現象，也以奇特的方式對這些現象做出反應。

——電影理論家艾森斯坦



我害蟲乎？益鳥耶？尚難斷言，有待於歷史鑒定。

第二種忠誠

定價：150元三本合購定價：450元

劉賓雁的報告文學，對台灣讀者而言，也許只看得見他的作品中的反封建、反官僚和反落發的部分，而看不出在社會主義範疇內的理論和實踐的路線之爭。

關於劉賓雁路線問題的創作意圖，以報告文學的形式，表現爲他的作品三個基調是愛國主義、理想主義和人道主義。——汪立峽

人妖之間

應當允許作家講真話清醒地反應生活的實態。

讓一個作家只代表他自己，讓他又責自負，給他觀察，判斷、認識生活和提出問題的自由，對黨和對社會是有好處的。——劉賓雁

人血不是胭脂

他堅持寫真人真事，認爲報告文學能發揮小說無法發揮的作用，能直接地對生活過程發生一點影響，能造成一點震撼——有時候，讓你簡直覺得像是一種能摸得著的物質一樣的東西。——賀興安

我們不僅僅為文化說話 / 這是有關現實主義的論戰

布萊希特傳

克勞斯·佛克爾著 李健鳴譯 定價：210元

在生活中，我是個軟弱的人。在鬭爭中，我是個恐懼的人。在劇場中，我是一個不得不去克服軟弱和恐懼的人。——布萊希特

布萊希特是個福音者——要在完全不可能裡面進行改變的人。——沙特

聖徒與革命都不能拯救我們，除非這兩者能夠結合。布萊希特的詩歌與戲劇便是企圖做這種結合的優秀藝術品。——田納西·威廉斯



世紀的沈默啊，不是喧囂地述說了千萬冊書所不能盡載的嗎？

趙南棟及陳映真短文選 增訂再版

陳映真著 定價：100元

五十年代題材的描寫，記錄了那段白色恐怖的歷史，給八十年代資本主義社會下墮落的趙南棟的一代，重新認識了前人所走的路，因而找到前行的路。——藍博洲

題材的魄力遮掩了作者本身努力上的瑕疵。懷舊的情懷往往使得知識份子尋求宗教上的救贖，但這篇小說仍然是台灣現階段的重要作品。——王浩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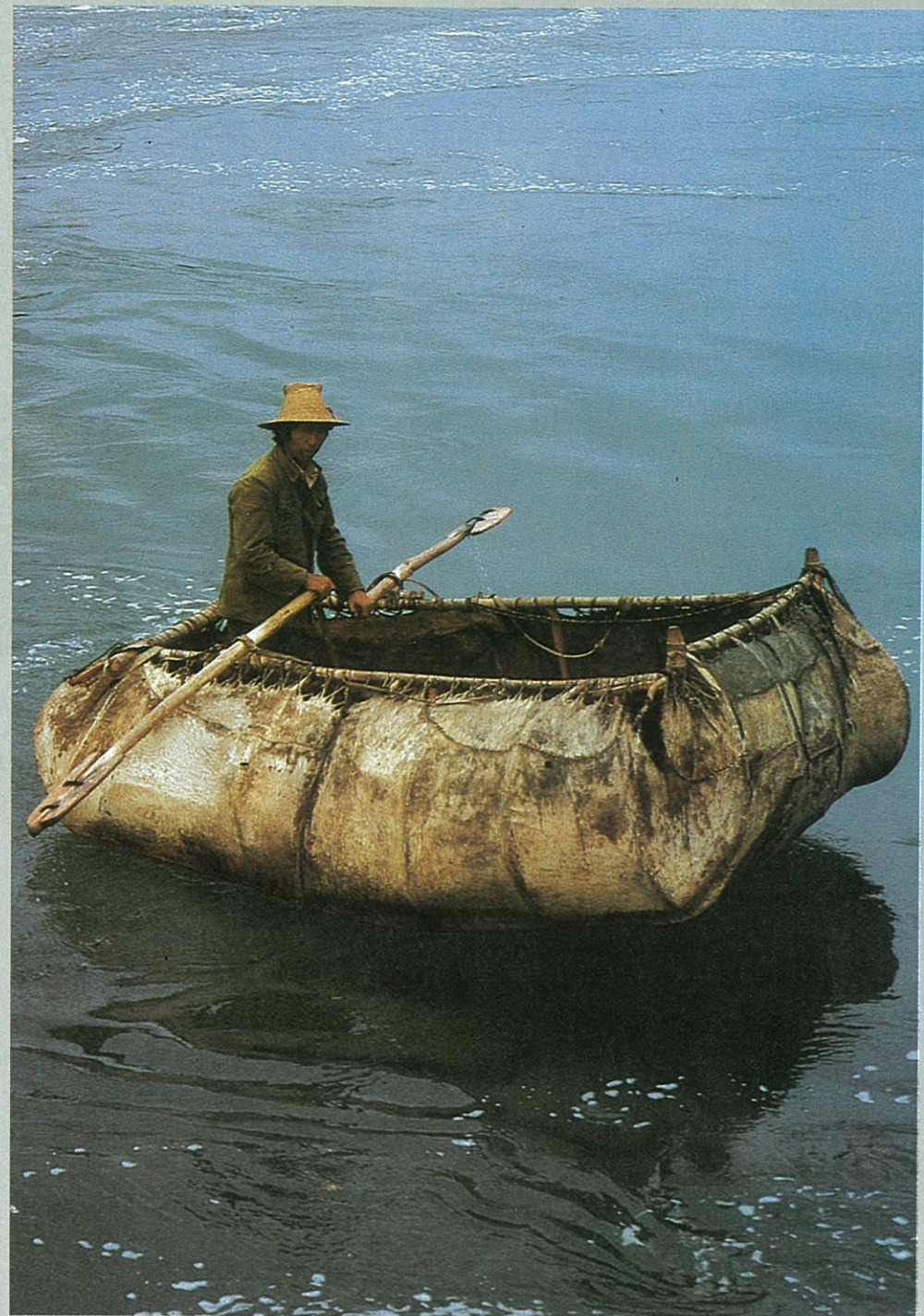
公害是文化貧薄的必然悲劇？抑是次等文明的默然承受。

公害大輸出

楊憲宏專譯 定價：120元

我們活在一個文化貧薄之地，一個文化貧薄的時代。我們不應忘記，今天發生在台灣公害，並不是全世界獨有的，而是二、三十年前發生在美、日等國家的故事的重演。——楊憲宏

請勿把生存的定義只局限在三餐飽食的問題上而已；完全感及對未來擁有希望亦應為生存的要素。——林俊義



雅魯藏布江上一位藏人正駕著牦牛皮製成的皮筏。

喜愛東方建築的人，在夏宮一定流連忘返。它格局大小適中，傳統的卡白為牆，染成朱紅，十分典雅。宮頂用了琉璃瓦，安插法輪幡幢，一片金光閃閃；而門樓斗拱則騰龍飛鳳，很有帝王氣派。僅就建築而言，它已當得起

「寶貝」稱號。

羅布林卡是拉薩人過節的最佳去處，經常在此演戲跳神。到時在草地上搭起帳篷，盡情歌舞，非常熱鬧。據說，上個月剛在此舉行了雪頓節的狂歡會，演出大型藏戲，可惜我們沒有趕上。☉



人間攝影夏令營學生孫銘希作品

人間 報導攝影 夏令營

〈課程表〉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9:30 11:00	人文攝影	傳統和 精神	名著 選讀			分組 操作
11:10 12:30	名著 選讀	名著 選讀	分組 操作	分組 操作	分組 操作	分組 操作
	休息	休息				休息
2:00 3:20	報導攝影	的 面 面 觀	暗房 實 作 示 範			1. 品 討 論 會 學 員 作
3:40 5:00	聯誼					2. 結 業 領 獎

〈報名費〉4000元

- 〈主旨〉透過人文攝影的理念，讓照相機成為人們記錄、捕捉人間萬象的眼睛。
- 〈對象〉對報導攝影有興趣，並希望獲得實際經驗者。
- 〈時間〉第一梯次77年2月1日至2月6日。
第二梯次77年2月8日至2月13日。
- 〈地點〉耕莘文教院6樓視聽中心。
- 〈報名日期〉11月1日起至12月31日。
- 〈報名辦法〉索取報名表，一律通訊報名。
每期以50人為限，額滿為止。
- 〈師資〉關曉榮、陳映真、阮義忠、張照堂、郭力昕、黃春明、蔣勳、梁正居、陳傳興
- 〈小組老師〉林柏樑、蔡明德、李文吉、廖嘉展、鍾俊陞、賴春標、王菲林、陳品君、顏新珠

除已安排的課程外，參加學員可以：

- 分享「人間」的戶外採訪工作全部實際經驗。
- 學習「人間」攝影暗房操作實務內容。
- 無限制使用黑白及彩色幻燈底片及沖洗相紙。
- 冬季營期間的佳作作品將在「人間」發表。
- 使用「人間」提供之暗房及沖洗設備。

〈注意事項〉

- 分組操作課程，由各組老師安排採訪，地點或許不在台北地區，不能外宿的學員，請於報名時註明，以便分組作業進行。
- 外縣市學員請自行預先安排住宿。「人間」備有簡便公寓住宅，若需要使用，亦請報名時註明，每日酌收水電費100元。
- 學員需自備相機。
- 分組活動由各小組老師負責，請學員儘力配合，如遵守暗房規定、守時，對於攝影工作的環境要保持安靜和尊重被攝影者的權益等等。
- 周一、二，供應午餐。分組活動時間的交通工具由「人間」提供。

《徵求預約》

您仍需絕版的過期「人間」嗎？

人間雜誌創刊至今已屆二週年，其間有許多期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乃至已成絕版書，如人間第1期、第5期、第6期、第7期、第8期及〈1-4〉〈5-8〉合訂本。不斷地，有許多讀者打電話或來信，詢問再版的可能性，因此，我們再此徵求預約，您若需要上述幾期的雜誌，請您以明信片寫好您所要的期數(或是合訂本)·寄到本社：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訂戶組收即可。(暫不必付款)，等我們統計過後，若有足够的本數，我們會進行再版，屆時我們會通知您郵撥付款。

人間雜誌社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話：7091920~3

郵撥：1008791-0號 人間雜誌社



漲價前——

立刻訂閱「人間」·節省22%!

人間雜誌在艱難困苦中誕生，兩年來能夠普獲社會肯定，並得穩定成長，應歸功於您的愛護與支持，在此謹向您表達最誠懇的感謝。

人間雜誌由於製作謹嚴，每張照片都是從攝影者實地拍攝的數百張底片中反覆汰選，每篇文字均由作者深入各地經過長時間的採訪，印刷設計編排均力求精美，所以成本極高。但是，兩年來我們服務讀者的心情，雖在艱苦中也未曾調整價格。現在，為了使「人間」的記者能走得更遠，在每個地方能夠待得更久，拍出更多更動人的照片，寫出更多更感人的報導，以便把「人間」製作得更精美，來回報社會上廣大讀者的關愛。所以，我們擬從明年(1988)元月開始調整，零售與訂閱價格，原零售價單本：148元，訂閱1年為：1480元(學生：1380元)，調整後為：零售單本/168元，訂閱1年/1800元(學生/1700元)，一律掛號寄書。但為了答謝廣大讀者長期對人間的熱烈支持，凡在76年12月31日劃撥者，均可享受舊價格，並可參加人間二週年大抽獎活動。

●現在訂閱每年1480元(學生1380元)



躺在床上一個多星期的楊金洲，
甫出家就放開喉嚨高呼：
「世界真美麗！」

〈人間殘障系列〉之三

一半的，
並且更是
全部的

攝影■顏新珠
撰文■廖嘉展

記錄花蓮「推輪俱樂部」會員

意志與軀體，構成生命的全部，
而生命的樂不抵苦，正由於意志的或軀體的不完全整合吧！
民國70年，花蓮門諾醫院成立了「推輪俱樂部」。
他們希望透過這個組織，使殘障者彼此關心、鼓勵，
加強技藝訓練、增進謀生能力。但對推輪俱樂部的會員而言，
貧窮、無助像一層揮不去的陰影，始終纏繞著不幸的患者。
蔡慶豐醫師呼籲，除了心理、職業輔導外，
成立一所綜合各科的專門治療機構，
是當務之急。

民國70年初，位於花蓮市的門諾醫院，一下子來了5位因各種不同傷害造成的下半身癱瘓患者。這些人雖然保住了性命，但是往後得與輪椅終生為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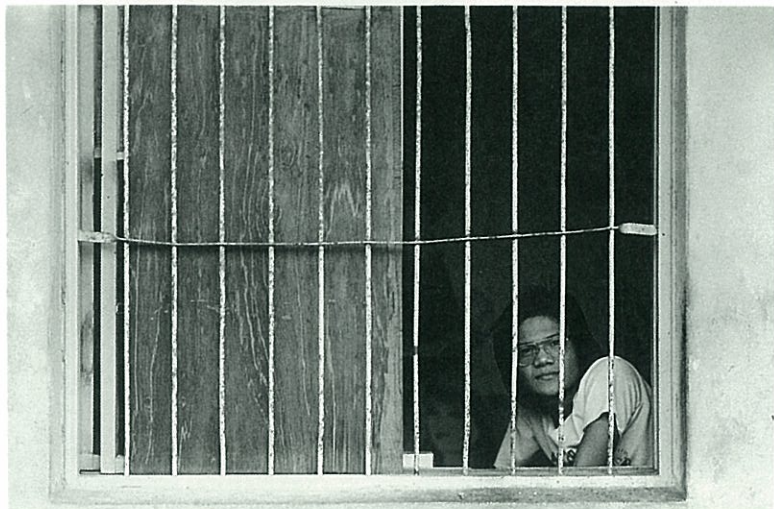
這類患者併發症多，大小便失禁，容易生褥瘡，因此醫療費用昂貴，時間、人力的投入與照顧也高。他們出了院，常被認為是廢人，嚴重阻擾病患自立的可能性。更嚴重地，有的遭親人遺棄，有的妻離子散，有的甚至再三自尋短見。

為了避免、減少這些憾事的發生，在當時門諾醫院社工組主任蔡偉和現任外科主任蔡慶豐醫師的努力下，成立了「推輪俱樂部」。這個團體結合因意外或病變導致下半身麻痺，雙腳不便行動的患者。他們希望透過這個組織，彼此關心鼓勵，加強技藝的訓練，增進謀生的能力。

「推輪俱樂部」的成立，引起我們相當大的注意與興趣。但在以下的個案追蹤裡，我們發覺下半身癱瘓者的問題，是遠遠超過正常人的想像……。

之一：楊金洲，病齡17年

17年前（民國59年），花蓮水璉村的阿美族人還是居住在茅草屋中，隔著公路，海就在面前，屋後緊臨的是硬石夾雜、難以種作的山坡。



「我好比籠中鳥。17年就像場惡夢，不知怎麼過的？」

同年，電力公司開始在當地架設電線，但也僅止於電燈泡的出現。在茅草屋中，才讀國小三年級的楊金洲，常對著燈泡發呆，「為什麼會發光？」他想。

五月的一天，他又蹺課，和弟弟、同學來到離村1公里外的山坡上放牛。看著一排排黑色的木柱，和連結在上面的鋼索。「何不爬上去看看！」一位同學提議說。那位同學即攀上固定電線桿的鋼索，隨後因為沒力氣再往上爬，到了一半就溜下來。

像小猴子般靈巧的楊金洲看了不免發笑，他輕輕一跳，沒兩三下就快到了電線桿的頂端。

「啊！」楊金洲還搞不清楚怎麼回事，就掉落在電線桿下的草叢中。兩隻手臂，像烤焦的番薯一樣，血水隱隱地從焦黑的雙臂中滲出，連弟弟在內的一夥人都嚇得四散而去。

昏迷了兩個多小時的楊金洲，等到弟弟喊來在對山工作的伯父把他背回家時，還遭到母親的責打。鞭子落在腿上，他竟然一點都不痛。到了醫院才知道脊椎斷了三節，這等於宣佈了他下半身終將癱瘓的訊息。

「左邊牙齒是咬畫筆，右邊是吃東西。」楊金洲說，在他受洗後有5、6年一直沈迷畫耶穌像，現今改畫像中的老婆，「心情好時畫個2張，一天就打發過了。」



在醫院裡，他的小手臂爛得見骨，楊金洲萬萬沒想到因為他一時的好玩，卻使得他的雙臂非得鋸掉不可。「其實，我們山地小孩怎麼知道『電』是什麼東西，況且這些鋼絲（電線）我還幫忙拉過！」楊金洲略為提高嗓門苦笑著說。

為了這意外事件，楊金洲的爸爸把家裡儲藏的稻子全部賣光，最後連最得力的助手，也是最大的財產——水牛也給賣了，總共得款5萬多元。兩個月後，失去手臂的楊金洲出院了，上半身糊滿石膏，就像穿了一件圓筒型的白上衣。

碧綠的海，蔚藍的天。家鄉的景色依在，只是昔日活潑亂跳的

小孩，再也無緣去爬檳榔樹。「一下子我從英雄變成狗熊。」這是楊金洲深深絕望的吶喊。由於大小便失禁，他整日與屎尿為伍，還需別人不時替他翻身，甚至餵飯。由於家人的無力照顧，兩個月以後，屁股就生了褥瘡。

這時家裡再也籌不出錢來，楊金洲的父母沒法再送他到醫院治療。「我本來腳還有知覺，但一直躺在床上，後來神經真的死了。兩年後，石膏壓得我背部的肌肉都爛了，還是爸爸拿刀子割了1個多小時把石膏拿掉，」楊金洲深深吸一口氣說，「記得當時父親紅著眼眶對我說：『孩子，我們真的沒錢可以花了。』」

把家裡的存糧賣光後，他們只好去山上挖樹薯、地瓜回來吃。後來有點米，楊金洲和著白開水吃就心滿意足了。

隨著年齡的增長，20歲後的楊金洲眼看著別人可以到處去玩，小時候那種較不在意的心情，開始轉變。「什麼東西都亂摔，心很悶。」楊金洲說。他雖然有3個哥哥1個姊姊還有3個弟弟，卻只有媽媽和1個弟弟願意幫他洗尿布。

「他們要替我翻身都得猜拳呢！爸爸生氣時甚至會說我是多餘的一個，叫我去死。」楊金洲說。「我的家人不知怎麼搞的，他們好像心理變態一樣，他們出去玩，也沒人問我要不要去。」

真正在生活上幫助他的，反而是3、4位朋友。他們的年齡都比楊金洲還小，有的是鄰居，有的是親戚，有的是弟弟的同學。

9月28日，在門諾醫院社工員陳讚美小姐帶領下，我們來到水埭，楊家的門微掩，沒有一絲人的聲音。陳小姐喊了兩聲，逕行推門進去，楊金洲這時才應聲。

原來，楊的母親4天前和父親吵架後離家出走，父親根本不管他，經常照顧他的陳永明昨天騎機車摔傷，無法走動。這使得楊金洲的情緒陷入低潮，甚至恐慌起來。

陳永明，18歲，和楊金洲的弟弟是同學，早在4年半前有次他到楊家玩，之後他就成為楊金洲的朋友。那時候22歲的楊金洲自從發生意外後一直待在家裡，頭髮直長到胸前，「我就像做過什麼虧心事一樣不敢出門，兄弟們也不會帶我出去，他們認為這是一件沒面子的事……」楊金洲接著說，他甚至連窗戶都關起來，並且塗上柏油（部份原因是怕強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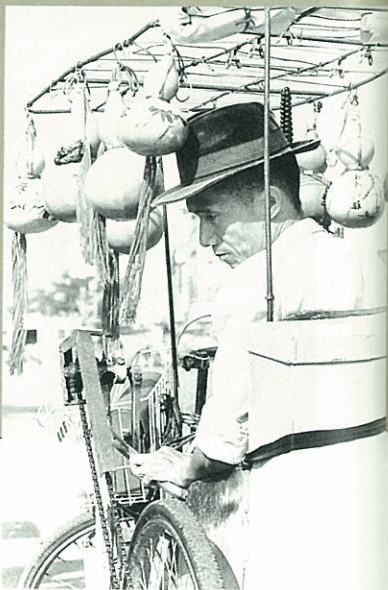
為了克服楊金洲的心理障礙，陳永明、朱國順等人硬把楊金洲綁在輪椅上推出去，「那時候儘管是大熱天，我還是蓋著被單出去，我最怕見到女孩子，他們卻偏偏把我推到有女孩子的地方……」久而久之，楊金洲才有了出外見人的勇氣。

而朱國順這個最早期照顧他的朋友，一年前卻不幸死於工廠大火中。從此，照顧楊金洲的重擔就落在陳永明的身上。他陪楊聊天，弄飯、洗牀單、導尿管和翻

在殘疾所住了8年45歲的郭蕃古，台東池上人。35歲那年因建築工地模板倒塌，造成下半身癱瘓，親人遠離。



〈下〉一度在山上拔蘭的郭蕃古說：「以前人家沒去過的地方，我都上去過，現在那兒也沒辦法去。」



〈右〉「沒動也辛苦，玩久也會疲，」郭蕃古說。他自己花了1千元把殘疾所分發的車子加工，賣葫蘆。





只要一出太陽，郭蕃古總把儲放的葫蘆拿出來曝曬，再把裏頭的種子刨清。

身。「他放棄工作來照顧我，沒有半句怨言。」而且據楊金洲說，最近2、3年來媽媽對他的照顧越來越少，這使得陳永明受依賴的程度大為提高。

媽媽的出走、陳永明的受傷，從楊金洲略為抖動的談話和悲悽的神情，我感覺到內心的不安和失望。

楊金洲用他那剩下半截的手，支撐起上半身，趴在那跟他相處了17年的木板床上和我們講話。床前放著收音機、電話機、聖經、日用品和兩盆羽毛花，旁邊是一部卡拉OK，正對面是一部24吋大螢幕電視機。這些設備都是他在西部工廠做模具成型工的兩個小

弟投資的。

「哥哥們對家裡漠不關心，結婚的自顧不暇，沒結婚的也從沒把錢拿回來。」而最照顧楊金洲的大弟在兩年前因被逼去勒索別人，被判15年徒刑。目前尚在監獄中，二弟前不久左手五指被模具機全部切斷，現在主要經濟來源還是靠小弟。

「鐵牛車17萬，電視機、錄影機85000元，媽媽的機車43000元，這些錢都是靠小弟每月寄13000元回來分期付款，他自己省吃儉用，連一件衣服都捨不得買，」現在最讓他擔心的是小弟和陳永明都快服兵役了，「這下子，我不知道以後要怎麼過了。」楊金洲苦笑著說。

10月2日早上，我又來到水埤。還沒走進楊家，就聽到音響聲大作，放著熱門音樂，本來以為裡面會很熱鬧，甚至在開舞會。推開門一看，卻是楊金洲孤伶伶一個人。他的臉色泛黃又帶點黑，原來他這兩天肚子一直不舒服，沒吃幾口飯，「甚至連下半身都萎縮下去。」楊金洲說。媽媽雖然回來了，但是原本每天要服用的藥已停了半個月，清洗膀胱的藥劑也已一星期沒打了，母親似乎還沒開始行動。

幻想是楊金洲打發時間最好的方法。楊金洲說他常幻想自己還是正常人，他是如何地擁有一個家，怎麼樣地去佈置房間……。

前天他還夢到赤裸著身體到海邊去打高爾夫球，「我不這樣想心裡更難過啊！」楊金洲說。

楊金洲生活上最大的困擾，還是大小便失禁和10多年來的褥瘡。「剛發現時屁股上有個大洞，兩隻大拇指都可同時伸進去。那時

候沒錢醫，媽媽只用棉花沾碘酒進去擦傷口，竟然發現裡面已經有蛆了。」他說。

五年多前，家中的經濟陷入窘境，最後提起筆寫信給當時的吳水雲縣長，拜託縣長代他求職，「當時心中很難過，第一次真的去『拜託』人家。」他說。後來縣府派員調查，經過1年半的努力，楊金洲把戶口遷出自成一戶，辦妥1級貧民。那天下午辦好貧民就醫手續，他立即住進門諾醫院，到現在三年多，已花了140多萬元，「如果沒有貧施，我就完蛋了！」他說。

到了醫院，他治好褥瘡，並作了導尿系統，免除他整天包著三層尿布，整日浸在尿水中的痛苦。從此他的朋友們甚至敢與他共睡床舖，朋友也才多了起來。

到了中午時分，楊金洲的媽媽騎著新的90cc機車回來，我含蓄的問她最近為何疏於照顧兒子。她淡然的回答：做父母的不是不要自己的孩子，主要是長期以來感覺很累，希望國家能有機構收容像楊金洲這樣的病人。49歲的她，頭髮灰白，粗糙的皮膚下，皺紋深沈，這樣的母親比那不聞不問的父親強太多了吧！

之二：黃立興，病齡13年

9月30日，門諾醫院內熱絡的求診人潮，擠得掛號處、門診室外

沈俊雄27歲，花蓮市人，在69年時騎機車超車與對面來車相撞，造成頸部以下全無知覺。



聲音吵雜。

201病房內充滿著喜氣，黃立興，一位剛治療好褥瘡的推輪俱樂部會員，明天就要出院了。9點多，我來到病房，黃立興的床頭前，用室友徐興福編織的花籃插著一盆朋友遠從台東送來的野薑花，室內飄著淡淡的清香。病情已痊癒的黃立興吃完早餐就溜了出去，到現在還沒回來。

不久，轉角處出現一位推著輪椅的中年人，大腿上放著一份報紙和3條香蕉，他看到一旁的社工員陳讚美小姐早就歡顏大展，不用多介紹，一下子我就溶入了黃立興的世界。

黃立興，40才剛出頭。民國63年有一天晚上，他滿載著笨重的大理石板下台東去。在泰豐鄉池南村附近一個大轉彎處，一部佔用車道的小轎車迎面而來。為了避免對撞，他來個急轉，沒想到載重的卡車失去控制，駛出路肩，20多噸的大理石衝斷了鋼索，被壓在車頭內的黃立興就這樣昏死了過去。送到醫院才知道，第三脊椎移動了1.5公分。這一年他28歲，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

從醫院出來後，他被宣佈半身不遂，他深知，這輩子若不能站起來，這個家將無法生存下去。於是，黃立興便四處求醫。其中一年，他租屋在台北，除了到台大、榮總各大醫院治療外，有時候也找些江湖郎中來看。針灸、接骨、推拿，樣樣都試過，但都沒起色。

有次聽說屏東潮州有位紅光滿面70多歲，留著滿把長鬍子的「唐山仙」很靈，於是黃太太便南下訪「名醫」。在民國64年，那時還很少有冷氣計程車，「唐山仙」說他怕熱，出門得搭有冷氣的轎車才行；到台北得住國賓這樣一流的大飯店，這些條件黃太太都答應了。

「你知道那藥粉有多珍貴嗎？用舊的一元硬幣舀一下，要價6000元，一天吃2次，像吃金粉一樣。」黃立興略顯憤憤地說，而且唐山仙叫他要連續吃兩星期以上才有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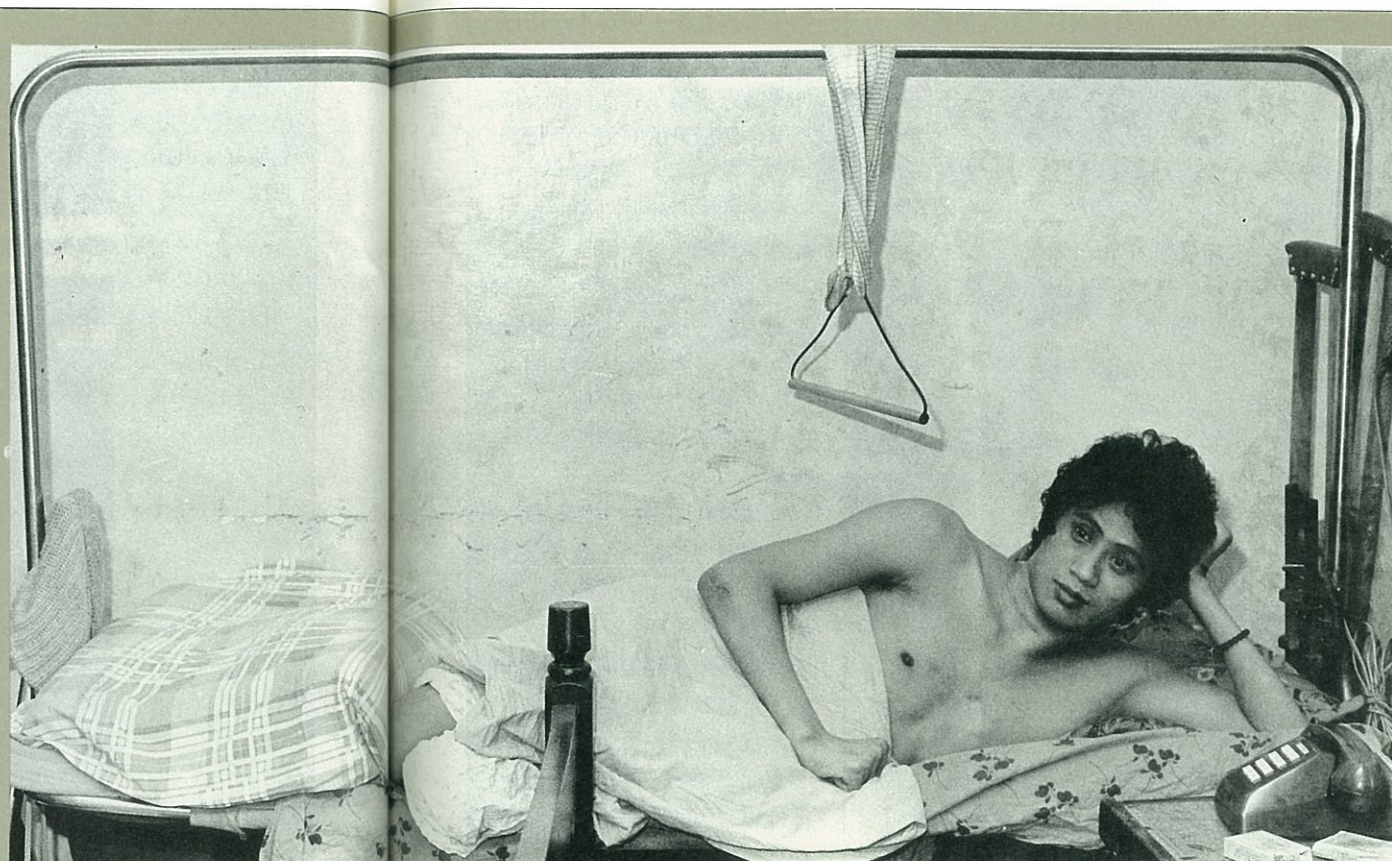
2星期過後，黃立興的病情一點起色都沒有，雙腳依舊沒有知覺，可是已經給「唐山仙」敲了6、70萬元。等到找上唐山仙理論時，他卻推說黃立興沒有信心繼續吃藥才無效。

「我一輩子也沒做什麼壞事，怎麼會有這樣不公平的事情發生在我身上？那時候恨天怨地，對人更恨。」黃立興說。

這次的意外，勞保理賠給他18萬、轎車司機道義上給10萬、卡車的老闆給50萬、司機工會給10萬、新光保險賠150萬、賣了3甲的梧桐林180萬，這些錢從車禍發生後到出院，黃立興的口袋只剩下2000元，「總共花了400萬左右。真是傾家蕩產了！」他說。

意外發生不久，他怕連累家人，曾切腹自殺；民國65年，養父過世，妻子為了幫助家計，外出工作。但不知是否負擔過重，67年的農曆7月半前夕，她竟服毒自殺了。這出其不意的打擊，黃立興痛不欲生，開瓦斯想自殺，但被鄰居發現而得救。

「我三個月沒有瞌過眼，腦子也不知在想什麼，整個人像殭屍



沈俊雄的父母在10年前離異，綽號「黑仔」的他，一度是溝仔尾拉皮條的小混混。出事後自殺過三次。「以前別人瞄我一眼就給他好看，現在即使別人說得多難聽，都無所謂。」他說。



戴銘賢30歲，花蓮縣吉安鄉人，19歲那年因駝背開刀造成下半身癱瘓。原本賣6、7年的檳榔，因久坐易生褥瘡，一年多前，跟家人一道在花蓮海濱公園改賣玩具。

一群花工夜間部的學生，經常輪流照顧沈俊雄，以沈家為據點，號稱「亞細亞孤兒院」。



一樣，不和別人講話。」黃立興這樣整天迷迷糊糊的，忘了給孩子吃飯，也忘了自己……，連他被房東送到門諾醫院都不知道。

在醫院裡，黃立興幾乎整整睡了兩個月，醒過來後，他被建議到玉里去看精神科醫師，結果還是「電療」幫他恢復意識。

一個下半身癱瘓的輪椅人，又失去心愛的太太，黃立興在生命線義工和慈濟功德會的法師幫助之下，重新開始生活，他身兼母職，照顧起那時已5歲和3歲的兩個兒子。

有天夜晚，他發現孩子們拉肚子，整個床板流滿排泄物。他為孩子們脫去衣服，滾下床舖來提水、拿抹布擦床板，然後洗衣服。這種對常人來說是不怎麼困難的工作，但他卻花上4個小時，「那時候體力不好，累得都抽筋。」他說。

在黃立興獨立照顧孩子3個月之後，正逢夏秋之交，有一天突然很熱，黃立興和孩子們吃過午飯後，來到屋前的樹下乘涼午休。孩子們趁機壓出幫浦水玩耍，他看見孩子們活潑快樂地玩著也很高興。晚上，本來就睡得很少的黃立興，半夜起來幫孩子們蓋被子的時候赫然發現，兩個孩子的臉頰、額頭竟然熱得燙人。他暗想，孩子們一定是感冒了。

靜靜的夜，怕還不起人情債的黃立興不願再去麻煩房東，只好忍著無助的淒涼，把孩子搖醒，連續給他們喝了很多開水。1個多小時過後，孩子的燒還是退不下來，於是他決定帶孩子去看醫生。

「我先用背巾把自己綁在輪椅上，再用大毛巾將小兒子固定在胸懷，然後叫大兒子抓住背巾，我就這樣在暗夜中推著輪椅，帶著小孩一步一步，往6、7百公尺外的豐山診所。」在醫院的小會

議室中，黃立興紅著眼眶繼續說：起先老大還邊走邊打瞌睡，後來可能是老么綁著難過了，開始放聲大哭，老大也跟著哭，最後三個人竟哭在一起，「那時候我想，我們父子三人怎麼會遭到這種命運，如果沒受傷的話，我一隻手都可以把兩個孩子提著走，短短的路程，走走停停，竟花了40分鐘才到診所門口。」

敲了門，張勝枝醫師夫婦倆都起了床，開門一看到這情景，老醫師夫婦也忍不住掉下眼淚。

「以後有任何事情，只要你託鄰人打個電話，不論是何時，我都去，你不用自己帶孩子來。」張醫師邊為孩子們打針，邊帶著責備的語氣對張立興說。以後張醫師每隔兩三天就到張家義診，看看孩子。

「社會上就是有這樣的好人我們才活得下去，否則當初，我可能就會連孩子們一起毒死算了。」張立興含著眼淚微笑地說。

雖然也有慈善機構想收養他的孩子，但是身為養子的黃立興卻深深明白，養育之恩昊天罔極，而且再怎麼好也有寄人籬下的感覺，「只要我有一口氣在，我能吃多少，孩子們就能吃多少。」因此他決心把孩子繼續帶下去。等孩子們較懂事後，稍能照顧自己，張立興買了部電動三輪車，在街上賣起玩具、氣球。

「別人賣這些東西都賺錢，唯獨我一年下來虧了7萬多元。」他說。張立興在14歲以前從未到過花蓮市。有一天，養母帶著他到花蓮來辦事，在街上黃立興看到那麼多新鮮好玩的事。其中最吸引他的莫過於氣球和玩具。「媽媽，請你買一個玩具給我，好嗎？」他幾乎是用懇求的聲音說，但還是被拒絕了。

「你知道多丟臉嗎？14歲的男

孩子當場在街上哭呀！」所以，每當黃立興在賣玩具或氣球時，如果看到小孩子和他從前一樣渴望有一個玩具的心情，而母親又不買給孩子時，他總會主動地送一個氣球，「我曾一天送過30~40個氣球哩！」

想了想，黃立興還是收了這賠本的生意，後來也到過台北賣獎券。大家樂興起時，獎券的生意滑落，他又回花蓮賣魷魚，直到去年褥瘡發作，住進門諾醫院到現在。

前後總共開過19次刀，黃立興簡直對開刀怕極了。他本來是個慕道友，在同工的鼓勵下，他終於在去年受洗。

在最後一次開刀後傷口裂了開來，整整21天不能動，「有天晚上，我似乎聽到天主的聲音：孩子！你不要怕，傷口裂開是要給你作更完美的治療。」從此，他卸除對開刀的懼怕。

更令他欣慰的是他的大兒子今年考上中正預校，小兒子在美侖國中就讀，成績也不錯。「我現在準備讀國中、高中補校，然後進入神學院，立志往後要以自己『豐富』的人生經驗，做一位傳道人。」黃立興充滿希望地說。

之三：林金福，病齡5年

9月28日下午三點，車行到太魯閣時大雨驟降，我們及時躲進位

徐新福28歲，花蓮壽豐鄉人，養父母俱亡，50幾歲的養兄對他漠不關心。一個人居住在破木屋中自生自滅，後因屁股嚴重潰爛，經人反應到社會局，於去年12月送入門諾醫院至今。平時靠政府每月1200元救濟金及編藤維生。



若有朋友預定藤籃，林金福就靠著牆頂垂下的繩子，把材料綁上。近年來，編藤的生意因競爭多，已大不如前。

於中橫入口處附近富世村百樂路林金福的家。他也是推輪俱樂部的一員。一進門，幾個小孩圍著一台中古的電動玩具在玩。其中一位長得濃眉大目的小孩是林金福的么弟，他說林金福到他岳父家去了。

我們等了一會兒，正準備離去。路的一頭有位青年騎著改裝過的三輪野狼125奔馳而來。他清瘦黝黑，帶有幾分羞澀，兩眉高度相差約1公分左右，前額中間一條類似拉鍊的舊傷痕一直往後延伸隱於髮際。他就是林金福，二十三歲花蓮秀林鄉人。小學還沒畢業就一個人上台北打天下，後來還是哥哥找他回來，把剩下的一年書唸完。畢業後經姊夫的介紹，在台北一家豆腐店工作。他每天下午六點在師父的指揮下，開始一連串洗豆、煮豆、磨豆……，一直熬到隔天清晨五、六點甚至七、八點。

13歲的他，一開始沒辦法適應這晨昏顛倒的夜生活，況且工作是又累又重，林金福帶有幾分靦腆地表示，「那時，常常邊做邊掉眼淚！」

憑著一個「忍」字，不到四年的工夫，由月入6500元的學徒，升到每個月有2萬塊收入的老手。

17歲那年（71年），在同居女友懷孕數月後，他們回到富世村完婚。

林金福辭掉台北的工作，在家裡幫忙田作。一天上午，他與大哥合乘一部新買的野狼125，到離家約35公里外的祖春，想把安蒂颱風來襲前擺在山寮的機車騎下山修理（煞車有問題）。

前幾天是父親節，他按捺不住雀躍的心，真想對群山大叫——我就要當爸爸了！腦中不時浮現挺著七、八個月身孕的妻子，「不曉得是男的還是女的」。

回程時，他大哥騎著煞車失靈的機車在前，他則騎著新車載著舅公委託的空瓦斯筒。颱風剛過，山路泥濘，一公尺寬的路面凹凸凸凸。經過一轉彎，後頭的瓦斯筒碰到山壁，林金福便連人帶車衝向山谷裡去。

他心想「這下子完了！」，大大小小的樹枝如落雨般向他撞來。慌亂中瞥見前頭一根約10公分寬的樹枝，他想，「抓住它，就有救」，然而終因衝力過大，「嘖！」的一聲樹枝折成兩段，但也幸而這一抓，改變身體前進的位置，屁股朝天地先摔落在河床叢石間。

林金福的大哥一路滑翔，在快接近大路前，突然覺得機車後視鏡裡怎麼一直沒弟弟的影子，他把車速減緩，停靠下來。等了約一個鐘頭，愈想愈不妙，開始往回找。來到出事地，驀然看見弟弟的外套怎麼掛在山谷的樹枝上，「糟糕，莫非掉下去了？」

等到林金福的大哥趕到，看見弟弟從前額到後腦之間的頭皮，被樹枝掀成兩半，覆蓋在眼睛、耳朵上，鮮血汨汨地浸濕了衣服，染紅了石頭，他不禁呆住了，過了一會兒，才慌慌張張把弟弟喚醒。

三個月後他出院，他的整個世界瀕於瓦解，他開始酗酒，脾氣也變得暴躁。失去性能力，夫妻間似乎存在著永無止盡的口角。

受傷後的第二年，他太太終於不告而別。

提起往事，那份悸動仍在。「那時心裡很亂，自殺的念頭常常出現。」之前，他曾有兩次自殺未遂的紀錄。

在太太出走一個月後，他請大弟推他到長春橋附近走走。他乘著弟弟往河面擲石子時，很快地推著輪椅往約70公尺下的河面跳。卻摔到距離河水約10公尺的河床上，頭碰到石頭腫了一大塊，腿部也迸裂。

「怎麼還沒死？」那時他一心求死，藉著雙手的力量慢慢移動身體往河裡爬。等到大弟從上頭趕下來，他已隨著河水載浮載沈，弟弟沿岸跑，他在水裡漂流了大概有200公尺遠，不知不覺被河水沖到岸旁，大弟乘機一把抓住他。一直背到大馬路，招車送往醫院。

後來他加入推輪俱樂部，並藉著社工員和宗教的慰藉與鼓勵，漸漸不再那麼怨氣逼人，有陣子在牧師的鼓舞下，每個禮拜上教堂做見證。

一年後，他的太太帶著大肚子回來。他惶恐、忿怒、矛盾……，不知道該怎麼對待這不貞的妻子和肚裡的孩子。在一次與妻子的爭執中，他順手拿起桌上的羊角向她擲過去，差點把她眼睛弄瞎。

九月一日午后，我們再次來到民樂，只有林金福一個人在房間裡躺著。

他悽然地說到妻子去而復返的經過，「那時連一向從沒兇過我的大哥也罵我，你要怎麼辦？事情都到這地步，讓她好好自己去想，更何況她已經有悔意？我太太那時懷著『過去的錯讓我能補償給您』的自責向我懺悔。」

孩子出生後，在門諾醫院社工部的安排下，由國外人士領養。



梁守順36歲，花蓮秀林鄉銅門村人。今年5月因車禍造成下半身癱瘓。入院以來天天掉淚，到晚上有時對護士說「哎！我又不能幫小孩洗澡了。」



梁守順出事後，梁家4個年幼無知的小孩，有時納悶地對母親說：「爸爸腿好好的，為什麼老躺著不去工作？」

「我知道我太太的痛苦，我也不忍心，讓她受苦啊！」他無奈地聳聳肩。

林金福的太太與他母親目前同在養路班擔任臨時工，在中橫維修路面。六歲的女兒也跟在身旁，由負責伙食的祖母照顧。太太每隔三、四天就從山上下來替他換洗。「一切都是命，過去我對她很兇，現在是等她來打我。」他戲謔目前的處境說，「山上落石難料，我很擔心妻子的安全，最好能弄輛大一一點的車子，跟太太兩個人一起賣賣烤雞翅燒串，免得我一個人在家裡提心吊膽。」

目前推輪俱樂部的會員有40位，他們大都散佈在花蓮縣市境內，門諾醫院社工組每年固定會為他們辦1~2次的聯誼活動。「醫院常是他們的避風港，但可以給這些朋友的還是有限。」門諾醫院社工組主任陳茂良說。

但是另一方面，由於推輪俱樂部中大都教育水準不高，缺少策劃、執行的人才，使整個會務無法大力推行，最後還得社工組來負責。

推輪俱樂部的會長，55歲的榮民張清波說，其實「貧窮」是會員們一個嚴重的問題，有的人甚至連「吃飯」都有困難。況且，很多朋友沒有代步的車子，也沒有電話，聯絡都有問題。他希望推輪俱樂部能募集一些基金，以便貸款給推輪的朋友，讓他們能靠自己的力量改善生活。

日前因肺腫瘤切除手術，在家靜養的門諾醫院職業治療師，也是花蓮地區最受殘障人士敬仰、親近的潘媽媽——卓瓊星女士認為，推輪俱樂部要能健全成長，一定要有個地方，以便加強他們

的職業訓練，如此才有謀生的技能。

潘媽媽希望推輪的朋友不要存有「做阿舍（不用勞動，生活舒適的有錢人）」的觀念，要各方多加學習。「我們要努力，不要讓他們等死。」潘媽媽語重心長地說。

推輪俱樂部的創始人之一，現任門諾醫院外科主任的蔡慶豐醫師表示，殘障的病人在我們的社會沒有受到應有的妥善治療和照顧，是一個普遍存在的事實。在歐美先進國家，甚至新加坡都有專門機構（Spinal Center），集合骨科、神經外科、泌尿科、整形外科和復健科（包括心理、物理，和職業治療）等專門醫師工作群，為殘障者服務，「這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身材魁武、皮膚黝黑和灰白髮相間的蔡醫師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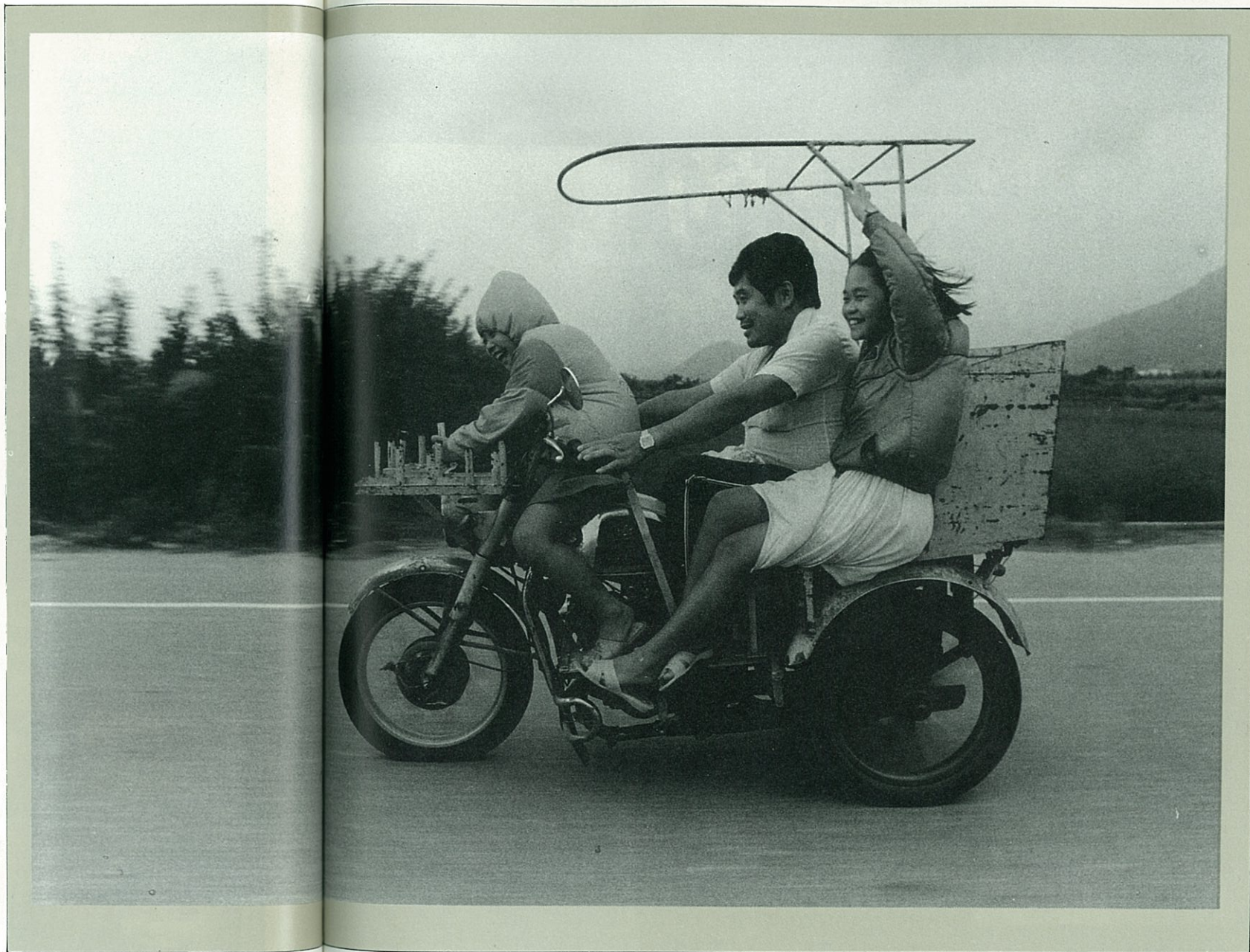
他並且建議，如果有車禍或其他意外發生，一定不要隨便輕易地搬動傷者，最好是小心地搬上擔架，甚至門板都可以代替，「這後果有天壤之別，而且要盡速就醫。」

雖然在客觀的環境，還沒有辦法使得殘障的同胞應有的、合適的照顧，但我們也不能自暴自棄。推輪俱樂部會員徐文福在住院時曾寫了一首詩自勉：

在雷電交加底狂風雨夜
重新點燃殘餘的生之燭
讓飄搖欲滅中底燭光照亮四周
更黑暗角落
引燃蜷伏在牆角的火炬
自燃燒
讓光和熱散發在這風雨中的寒夜
直至天明最後一滴油盡

推輪的朋友們，也讓我們以這首詩互勉吧！

祝福您們！



〈上〉靠著做編藤的生意，徐文福分期付款買了一幢二層樓房。「現在編藤不行了，我正設法改行。」腦筋動得快的他，對於未來的發展，就像他騎著機車一樣，不停地往前衝。

呂宋島的 傳奇人物

菲律賓人民軍領袖 丹地訪問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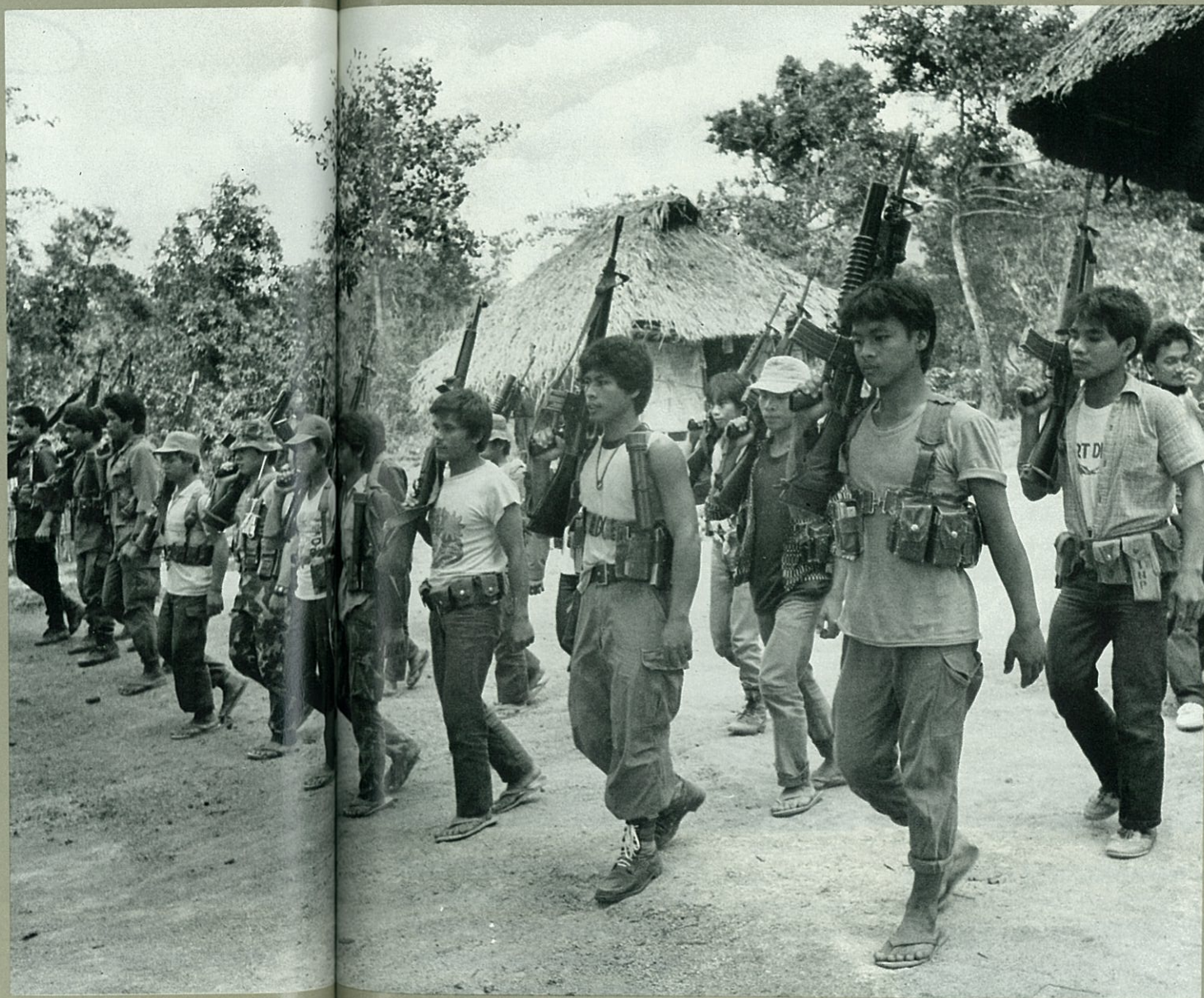


丹地（徐燕雄
攝）

貝爾那柏·布斯蓋諾（Bernabe Buscayno）又稱丹地（Kadante）是菲律賓共產黨和新人民軍的創始人之一，今天仍以左翼政黨領袖的身份從事政治活動。

丹地在1976年8月26日遭到政府軍的逮捕，繫獄10年，直到1986年柯拉蓉上台宣佈釋放包括共黨在內的政治犯後，丹地與另一共黨創始人西松（Sison）始重獲自由。

出獄後的丹地與其他著名的左翼人士合組「人民黨」，號稱黨員50萬，勢力遍及全菲。軍方曾屢指「人民黨」是非共黨的外圍組織，主張限制其活動。事實上，人民黨與國際左翼政黨關係十分密切，所獲國外捐助亦多。



新人民軍和人民民主陣線（DPF）在呂宋島某處叢林進行聯合訓練。是時，美國與艾奎諾政府正在進行一項反游擊山區作戰佈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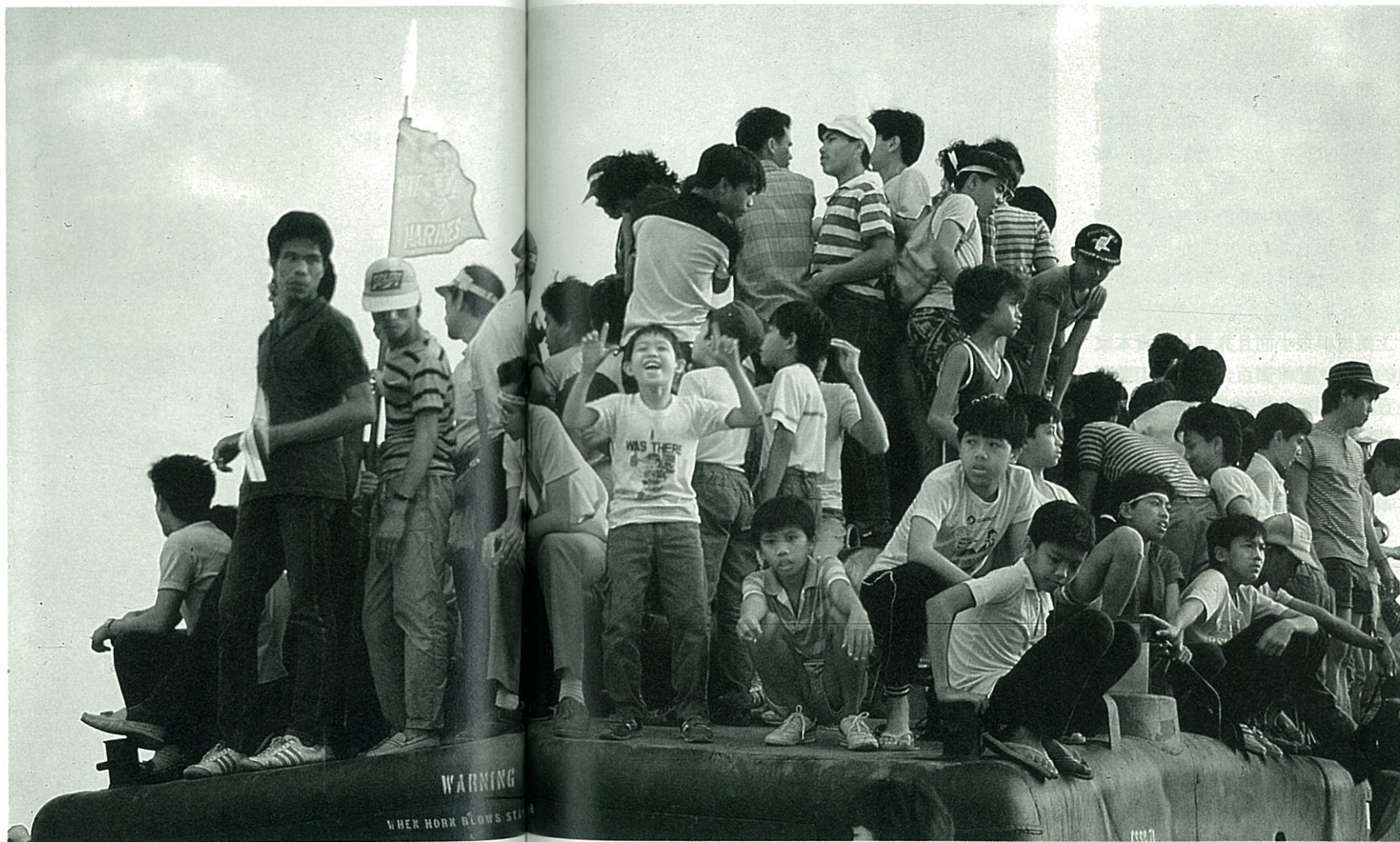
攝影 ■ Pat Roque
撰文 ■ 徐燕雄

雖然丹地宣稱已與菲共黨斷絕聯繫，但是一般相信，他們仍是菲共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成員，而且走的是親蘇聯的路線。從訪談中，我們可以看見丹地腦中的菲國局勢、艾奎諾政府甚至台灣究竟是什麼模樣。丹地過去是中呂宋的農民，並未受過正式的高等教育，但是他從小個性強悍，曾放火燒過地主的蔗園。40年代末期丹地參加了土共組織「虎克黨」，隨後他又帶了一批虎克黨員於1968年3月29日創立了新人民軍。

由於作風強悍加上神出鬼沒，丹地成為中呂宋的傳奇人物，被不同的人視為土匪或英雄。1986年3月以後，丹地以合法的身份從事政爭，神秘的形象反而減低很多，筆者觀察其群眾演說，發覺他的講話煽動力並不強，不過與他談話時，覺得他具有良好的學習精神。

據筆者調查，一般馬尼拉市民對丹地多不具好感，甚至因他特殊的背景而深懷戒心。不過菲律賓近在咫尺，該國局勢的變化將影響台灣的安危，因此丹地的話將有助於我們對於菲律賓共黨的意識型態以及奪權政策的了解。

在飢餓深淵中掙扎的農民。圖中的婦人因為沒有土地可耕，便挖掘田野中的植物球莖為食。對於飢餓的體會，他們是很深刻的，而飢餓的農民就是新人民軍最主要的力量來源。（王菲林攝）



在戰車上的菲律賓人民。是日，為馬可仕政權被推翻的週年紀念日，約一百萬人齊集馬尼拉的艾莎街頭慶祝。（王菲林攝）

問：社會主義在不同國家裡已歷經各式各樣的實驗，你心目中的菲律賓式的社會主義應該是什麼樣子？

答：有關經濟和社會關係的變革，我們從不同國家的經驗中都可以學到一些東西。不管是在蘇俄或是在中國，我們都能吸取一些經驗。至於對菲律賓而言，任何改變都需基於當地經濟和社會的特徵，而菲律賓的物質基礎尚未達到社會主義的

條件。我們的農村仍然存在著封建和半殖民地的關係，因此當前的工作是發動民族和民主革命。我稱它為「民族」，因為菲律賓的經濟、政治和軍事至今仍受外國直接和間接的干預。至於「民主」這一部份則是指農民的解放，我們仍有幾百萬農民生活在半封建的關係下，地主擁有田地，而耕作這些田地的農民無法獲得勞動的成果。所以在今

天的菲律賓，我們的問題在於農民，在於這些跨國公司，尤其是美國人、歐洲人、日本人在台灣的中國人。簡單地說，我們現在有兩條戰線：其一是爭取真正的土地改革，剷除農村的封建關係，農民能夠自由地擁有和耕作土地，而達致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其二是解除國際資本家透過外國公司對菲律賓經濟和政治的干預。上述的物質、社會和心理

的基礎一旦建立，我們才能觸及社會主義轉型的問題。

問：即使中國大陸今天也實施開放政策並且吸引外資，你如何在所謂的獨立與依賴之間清楚地劃一條線？

答：我認為中國已有起碼的經濟基礎，所以她可以引進她所缺乏的資金和技術。然而，菲律賓的經濟依然非常地脆弱，主要以農業為主，工業規模很小而且靠著外國資本家的施捨。菲律賓百分之80的工業都直接或間接地操縱在外商的手中，每年他們帶了一些資本進來，又帶了一些利潤出去，而事實上我們認為這些利潤應該用來做再投資和再生產的。雖然我們主張驅逐外國資本家，但是我們並非百分之百的拒絕外資和技術，差別在於我們必須控制外資的流向，使它符合我們的需要和利益，或至少我們可以和外商合理地分享利潤。允許外資無限制侵犯我們經濟生活的政策在菲國已行之多年，從馬卡巴加爾總統（MACAPAGAL）時代就已經開始，到了馬可仕時代則愈為發揚光大；可是我們負的債卻愈來愈龐大，生活愈來愈窮。

因此我們學習到，真正的經濟發展必須依賴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技術。我們仍然歡迎外國資金，但是只限於那些能真正能協助我們發展經濟的。

問：你對於所謂韓國、台灣、新加坡和香港的「亞洲四小龍」的經驗有何評估？

答：我對於它們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在韓國和台灣這類警察國家，



新人民軍的部隊在Cagayan省的一個農村和農婦們聊天。他們向農婦說明他們為什麼要加入新人民軍。

人們的經濟和社會生活有高度的紀律性，菲律賓卻全然不同。可以說：台灣、韓國和新加坡經濟頗有成長，但是卻是以其他東南亞第三世界國家為代價的。因為採取專制，這些國家可以控制他們的人民，強制實施一些經濟、社會和政治措施以獲致當前的經濟發展。台灣、韓國和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只有在以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印度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為代價時才有可能存在。在菲律賓我們清楚地看見，韓國、台灣和日本的工業產品大量湧入，而我們的原料和加工製成品

都流入這些國家。我們總是最後的輸家，我們輸出原料，卻輸入工業產品。

問：可是據我的了解，在50年代，菲律賓的外銷金額卻超過韓國和台灣的總和，你如何解釋這個現象？

答：這是事實，即使到了60年代，我們的GNP和出口總額仍然超過韓國和台灣。但是我們犯了一個政治錯誤，那就是選馬可仕先生為總統，他毫無限制地讓外國資本家進來控制我們的經濟和工業，甚至也插手農業，使得我國成為東南亞經濟結構中的最底層，這個問題起源於政



治領導的錯誤。但是我還要回到剛才的理論，那就是只要第三世界的市場仍未關閉或著達到飽和，台灣、韓國和日本這些國家的經濟將能繼續發展，倘若上述條件消失，那就另當別論。

問：可是台灣對美國的外貿順差在1986年高達130億美元，依你的說法，台灣「剝削」的對象豈不是美國而不是第三世界國家？

答：不，我會這麼看：許多美國公司和美國資本家介入台灣的貿易，他們可算是台灣的夥伴，因為這層特殊的關係，美國政府尚能容忍台灣的貿易順差；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你們從美國那兒獲取利益，而美國又從拉丁美洲國家獲利，所以說，百分之90的第三世界國家仍然是輸家。

問：另外，你對毛澤東思想的想法如何？

答：老實說，我從來就不是毛派份子。對中國人民而言，毛澤東或許有貢獻，但是毛澤東思想有它的侷限性。你可以看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就犯了左的錯誤。因此我認為從領導中國共產黨革命到文革

為和平、自由、民主而戰是艾奎諾政府對菲律賓人民提出的政治理想目標。（王菲林 攝）



Marivic Justiniani,一個地主家庭出身的女戰鬥員。她原是菲律賓婦女運動的先驅人物，因為馬可仕宣佈戒嚴，而加入革命團體。

這段期間，毛還算可以。至於到了晚年，毛則犯了许多錯誤，即使在國際共產運動上，他也犯了不少錯。在菲律賓，我們可以從中國革命和毛澤東本人學習到一些東西，我們也可以從蘇聯、越南或世界其他剛解放的地區學習到一些東西。但是首先我們仍需掌握菲律賓本身的社會、經濟和地緣的特徵。

問：毛澤東所倡導的「人民戰爭」的觀念能夠適用在菲律賓嗎？

答：有一部份菲律賓共產黨相當地教條，他們認為毛澤東的「人民戰爭」的戰略和戰術能夠適用於菲律賓，我的看法卻不一樣。我從社會、經濟、文化和地理的研究結論得知，「人民戰爭」並不適合這裡。首先，菲律賓是個很小的國家，再者農民支持革命的熱情也日益減退。我的意思是，農村正滋生資本主義的型態，改變了經濟關係，並且製造出一群新的階級——農場工人。慢慢地，構成人民戰爭的主力的農民的革命熱情消退了。過去曾有幾次失敗的土地改革，但是它們仍在農村導致一些變化。根據我從農業部所收集的資料，1980年所有佃農的總數不過130萬人，假如一家以5口計算也不過是600萬人口而已。由

於農村的資本主義經營型態，出現了一批工人階級，我們稱他們為「農場工人」，在1978年，他們已達到400萬的數目，雖然他們大多數受雇於椰子、稻米、鳳梨等大型農場，成為龐大的力量，但是他們的政治立場卻異於一般農民。而你所知，人民戰爭的主要力量來自農村，但是我認為目前菲律賓農村的情勢和關係不能夠符合人民戰爭的條件。早在1974年，我就多次深入農村調查，農民的態度已經改變，他們對

革命並不熱衷。你可能對我所說的感到驚訝，但我們還是必須承認農民已不同於30、40年代了。有些農民從過去的土改中獲得田地，也有些失去了田地，也有些收購新的田地，但是他們卻不是原來的地主。他們採用資本主義型式經營農田，購買拖拉機、雇用工人，銷售到市場以累積資金，然後繼續擴充田產。另一方面，許多農民因為農產品價格過低，原料種子太貴以及稅太高，不得已將農田轉售。



事實上，今天擁有土地的農民高過佃農的數目，而這些人並不願意參加革命，雖然他們仍受到商人和市場的剝削，但是他們的注意力並非置於和地主鬥爭，而是放在和資本剝削的鬥爭，這完全是兩回事。所以今天菲律賓農村的結構根本無法造就一場人民戰爭。過去的「虎克黨」（菲律賓早期的土共）在農民當中有堅強的基礎，而今天菲共的主力卻來自於農場的工人、城市工人和學生。根據軍方的統計，菲

一個小單位的戰鬥班正在做射擊預習。新人民軍從亞洲國家學到了山地游擊戰化整為零的戰鬥哲學，常使菲律賓政府疲態畢露。

共武裝人員從戒嚴法前的3百人激增至今天的2萬4千人，我認為主要因素是馬可仕的戒嚴統治。因為馬可仕在農村的軍事化和壓迫性措施，人們表達管道受阻，使得農村和城市的窮人，甚至中產階級轉入地下活動，最後到山上打游擊。然而現在菲律賓出現一個資產階級式的民主，過去驅策人們上山的因素已經不存在。人們開始參加公開合法的政治競爭，這樣的改變是很大的。

問：既然如此，菲律賓的階級鬥爭的策略又是什麼？

答：我想，民族民主運動並非一場階級鬥爭，因為它是針對新型的外國殖民者和大的地主。它涉及的範圍很廣，所有愛國的菲律賓人，不管是農民、工人、小資產階級和資本家都屬於這場運動，目前在工人和資本家之間並無階級鬥爭，而是所有愛國人士和地主、買辦以及帝國主義者之間的鬥爭。

問：你認為艾奎諾夫人能夠理解你所稱的「民族民主運動」的真義嗎？

答：我想艾奎諾夫人算是「資產階級自由派」或「資產階級民主派」。雖然她是中呂宋一位大地主的女兒，在美國制度下長大，同時她現在也有一批主張自由企業的幕僚，但是我仍說她是資產階級自由派。當然，她會反對社會主義革命，而支持菲律賓的資本主義發展，但是西方和

日本兩大經濟巨人的存在將使得這項目標難以達成。

問：你所稱的「民族民主運動」有沒有可能放棄武裝鬥爭，而以和平的民主選舉程序達成？

答：我無法斷定究竟是和平或是暴力的。這要看各種政治勢力如何對待彼此以及日後情勢如何演變。假如像馬可仕這樣的統治者繼續存在於菲律賓，而外國的政治、社會和軍事的干預不減，和平的轉型則

1986年7月8日，一群剛宣誓效忠艾奎諾的軍隊在位於奎松市的阿奇納多軍區進行閱兵。一週後，他們進行了一次叛變行動，但立刻被鎮壓。



一位年輕的新人民軍女兵。拍照時，她正在讀書，今年滿15歲，父母也是新人民軍。

變得非常困難。此外還有一項因素，過去20年來人民政治意識的提高對促進民主政治十分有利，因為如果「人民力量」能維持一個資產階級自由派式的政府，那麼未來發生流血的機率將大大地減少；但是如果美國的干涉永無休止，以及馬可仕忠貞份子和極右派主宰著政府，那麼暴力可能難以避免。



問：你覺得柯拉蓉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答：柯拉蓉是一個誠實的人，她忠於自己的信仰，基於她的先生艾奎諾參議員遭到馬可仕的囚禁和謀殺，她非常關切人權問題並且竭力防止法西斯專政的復辟。但是我想她尚未能貫徹己願，尤其她根本不能控制軍隊，她似乎一直屈服於右派份子、美國政府和國際貨幣基金會所施予的壓力。就她個人的理念而言，我相信她希望建立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

問：昨天晚上我看電視，「人民黨」的發言人描述柯拉蓉的政府是「法西斯政權」，你們是因為曼迪歐拉橋事件而說出這樣的氣話，還是心裡真的這樣想？

答：我個人並未如是說。那篇聲明是由我們祕書長宣讀的，我想我們應該重新檢討這篇聲明，它的措詞過於嚴厲。我不相信柯拉蓉與曼迪歐拉橋屠殺事件有關，我寧願相

信這是軍中馬可仕忠貞份子或是安瑞利的人所指使的，他們的目的是激起農民示威反抗，再藉著鎮壓的理由重新掌權。

問：在獄中時，你和艾奎諾夫婦的相識情形如何？

答：我們是同鄉所以相當熟，尤其艾奎諾和我是多年的好友，即使我在地下活動的期間，我們仍然相見。事實上，他的心胸廣大，對於新人民軍有獨到的見解。戒嚴法期間，我們是難兄難弟，又因關在一起所以彼此更熟了，在獄中最困苦的時候，我們曾互相幫忙。

問：但是那時你對柯拉蓉不熟嗎？

答：以前的柯拉蓉不是這個樣子的，當時她根本遠離政治。

問：你對於柯拉蓉的改變感到驚訝嗎？

答：對，我很驚訝她改變得這麼多，我一直觀察她在群眾前的表現，我想她已經不是昨天的柯拉蓉了。她學了很多的東西，不管是政治事



務或是其他。但是我仍然認為她缺乏徹底改造軍隊的決心，她需要學習一些強硬的手腕，否則她的下場可能會像智利的阿萊德總統一般。

問：在現有的從政者當中，你認為她仍然是比較能夠接受的嗎？

答：我屬於民族和民主陣線，目前柯拉蓉尚能為我們接受。不過如果達亞達或迪歐克諾（Lovrenzo Tanada and Jose Diokno，兩位皆為

人權律師，後者已於1987年2月死亡）健康狀況尚佳，他們會是比較好的人選。

問：假使艾奎諾仍然活著，而且當上總統，你想情勢會好一些嗎？

答：假如艾奎諾仍然活著，我的境遇會好一些，因為在60和70年代的歲月中，我們曾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返家的母親。1986年底，艾奎諾政府和新人民軍首次達成了60天的停火協定，圖中的這位新人民軍女兵在停戰期間，回到了她在奎松省的家鄉看她的兒子。

一位住在窄小而幽暗店內的老住戶得意地說：「中華商場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物」；一位西裝革履上班族的過路客說：「中華商場髒亂破舊，又造成中華路交通阻礙，老早就該拆了」。不管我們採取那一個觀點來看，中華商場的確隨著時間逐漸在人們印象中褪色、凋萎。

當初，建蓋中華商場的肇因是為了安頓民國卅八年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的難胞，所設置的臨時攤位。到了民國四十八年，這些木造的攤位已陳舊不堪，加上人口大量移入，更顯得凌亂破敗。經過整建後的中華商場，一列八棟三層樓房，在當時可稱宏偉美觀。一時之間，它成為台北市市民購物、逛街，和國外觀光客不可不看的好去處。

變調的鄉愁

隨著西門鬧區商業迅速成長，交通量激增，交叉路口頻繁而造成交通阻塞，一下子便暴露出當年整建到一勞永逸原則，背後的设计疏忽。而建築物本身的老化，公共設施的嚴重不足，及台北大都會區的東移，皆埋下中華商場衰敗不可挽救的命運。

中華商場始終像一個光怪陸離的幻想故事。外在，它是台北大都會商業最鼎盛區，地處鐵路、市內交通樞紐；而其內部卻依循一個不受時空影響的迂緩步調。

「心遠地自偏」式茶館中的博奕閒聊；餐館三五好友，小酌幾巡之後，高談闊論的鄉音和家鄉憶舊；兩老婦操濃厚難懂的鄉腔，旁若無人閒談；佇立等待的耆老，宛如從卅年代電影跳出來。這些靜止的影像，不知不覺中構成一套自足的生活世界。

每當華燈初上，中華商場總像濃粧豔抹的徐娘，盡其所能地去掩飾衰老破敗的窘態，一次又一次，重覆敘述往日的光耀，努力試圖拉住南來北往的過路客，漸漸地，變成吟唱一首低沉的悲歌，像對歷史的抗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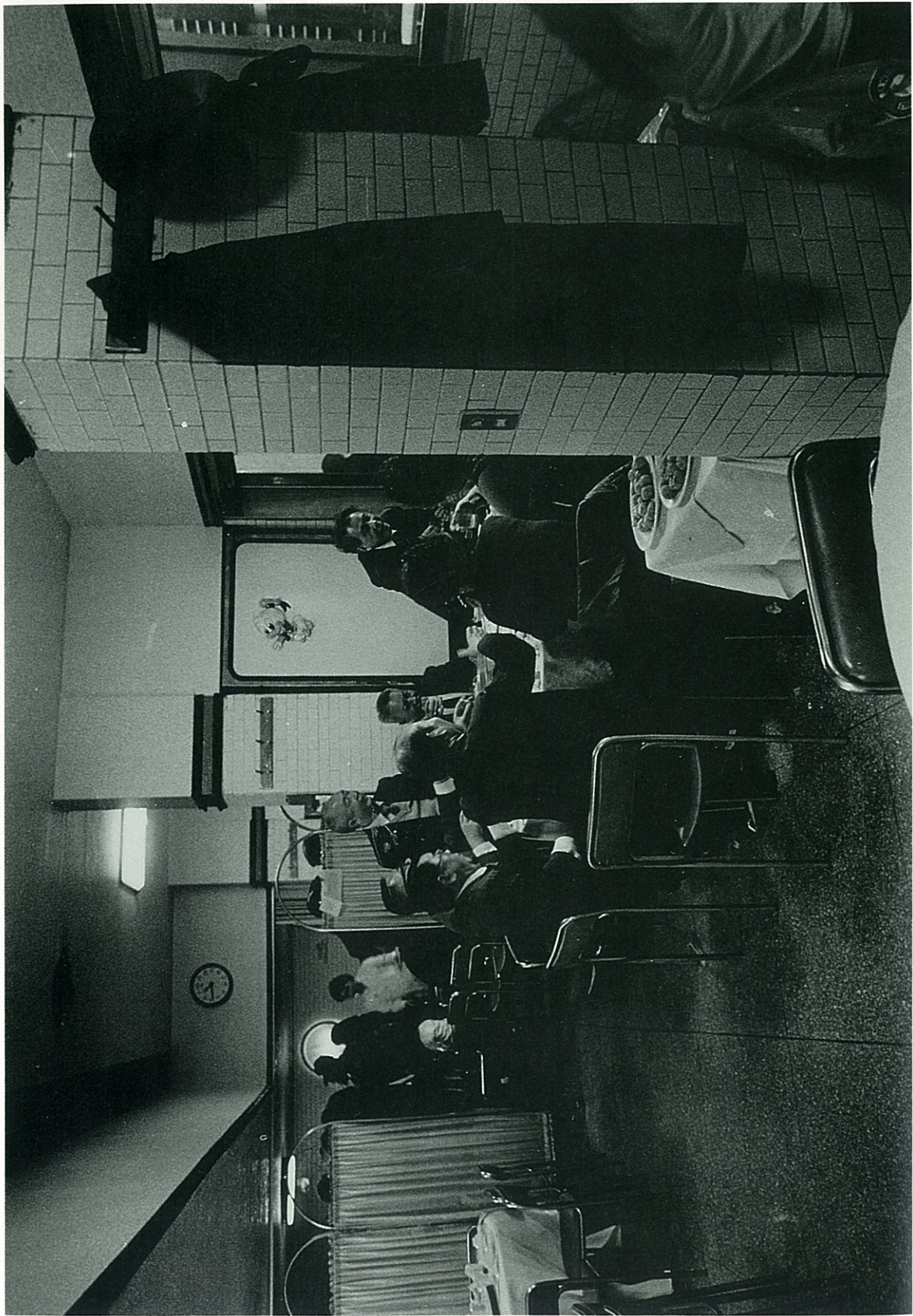
⊕

攝影 / 撰文 ■ 林潤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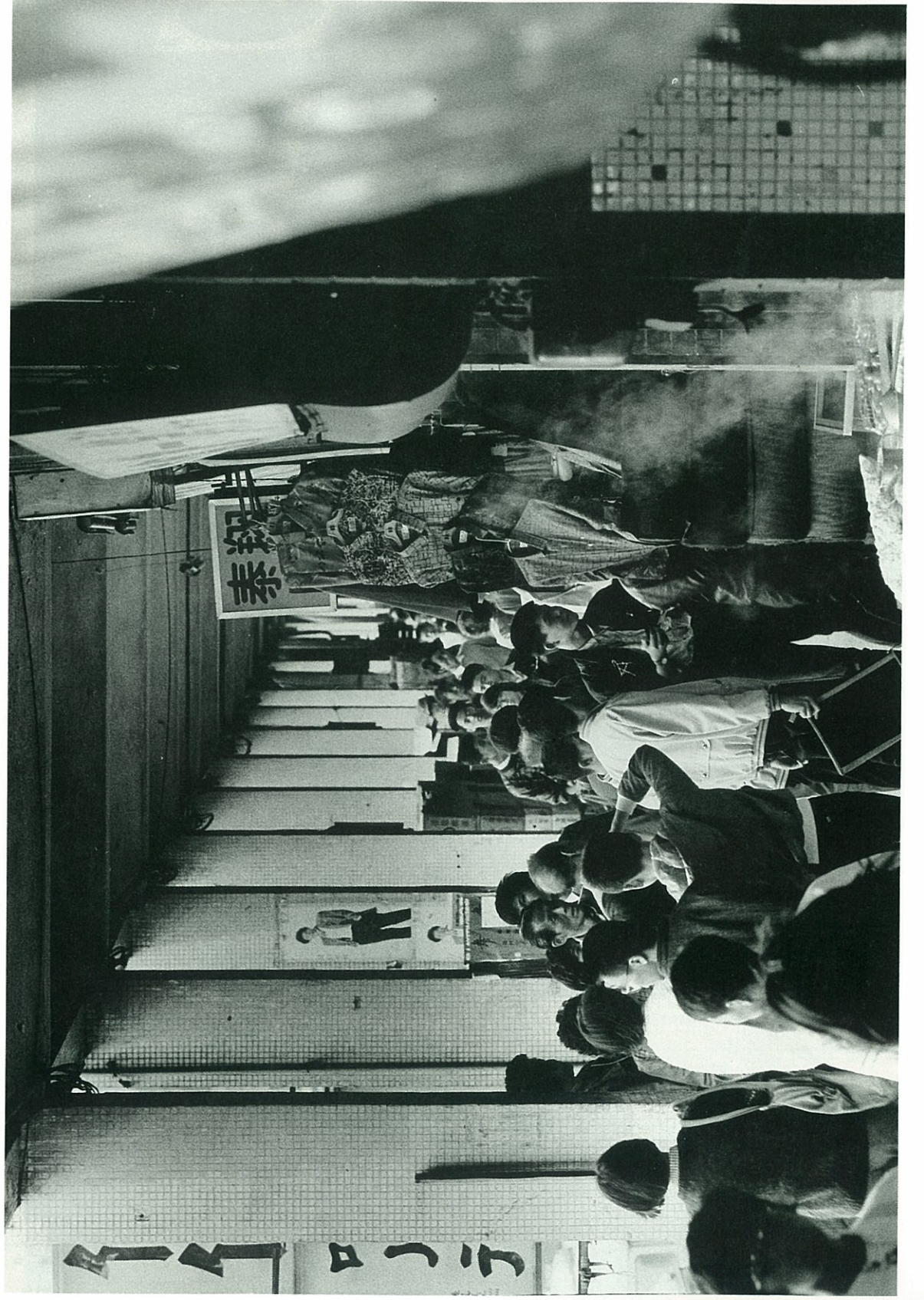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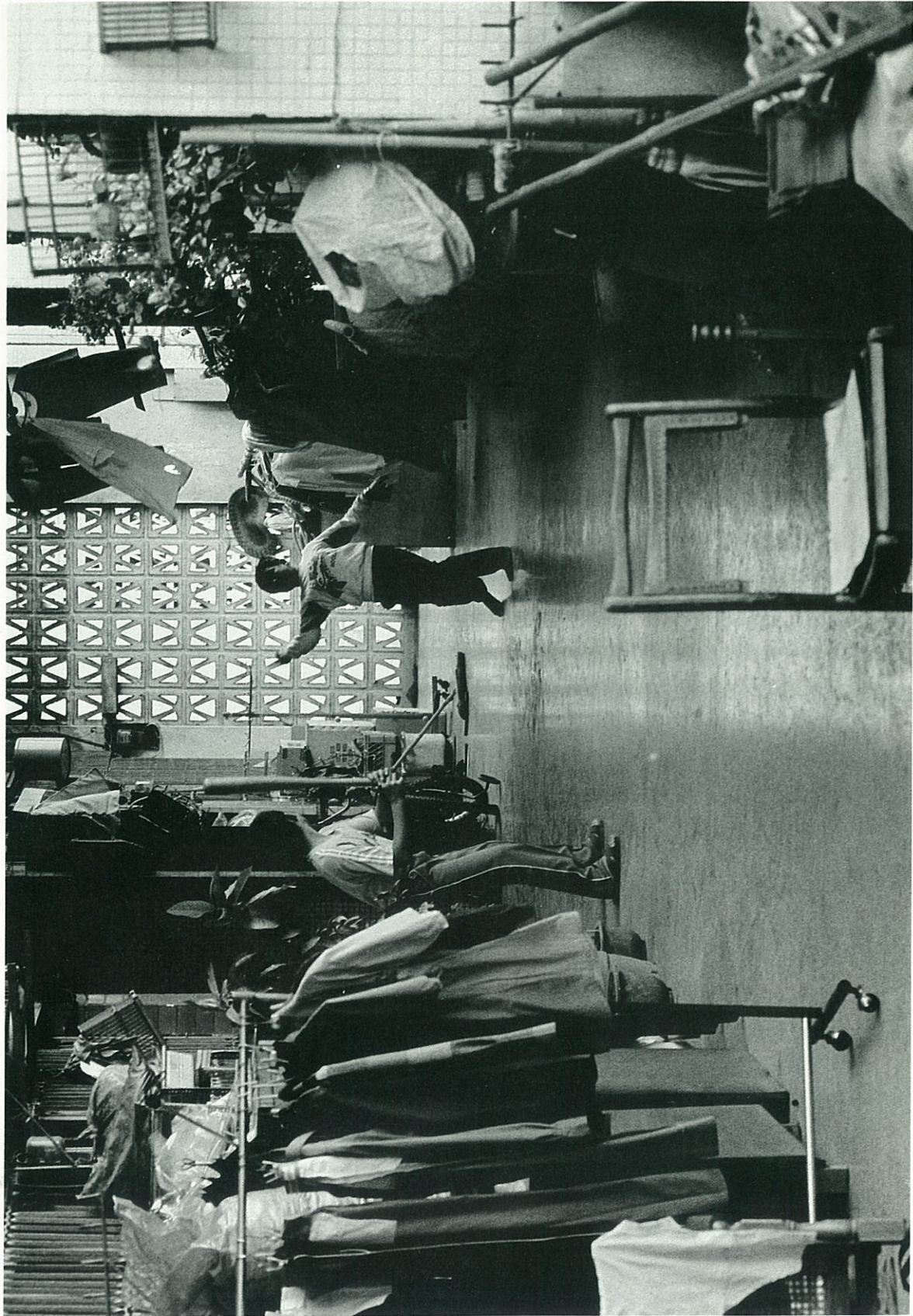














陳映真

速寫大陸作家

邁出五分之一個世紀

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在這一年的秋天誌慶成立二十週年。

吳祖光

代表台灣受邀作家，陳映真在行程駐留中，
面對了大陸近年來廣為世人注目的作家；

張賢亮

在一系列、簡短的晤談篇幅裡，
在陳映真的速寫下，

汪曾祺

吳祖光、張賢亮、汪曾祺、古華……
道出作為傑出的中國文字工作者的堅持和未來。

古華

吳祖光

「不適合
在黨裡，
就
出來吧
……」



撰文■陳映真

中國大陸著名的劇作家吳祖光，是這回來美國愛荷華的大陸作家中成名較早的文藝工作者。他生於一九一七年。二十歲那一年，恰恰是全民族抗日戰爭勃發的一年。他先後寫了「鳳求凰」、「文天祥」和「孩子軍」三齣戲。「這三個劇，全是為了鼓舞中華民族堅決抗日而寫的，愛國主義是最根本的寫作動機。」吳祖光說，「那時候，整個華北地區，全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掌握裡。每天，你都看見中華民族遭日本帝國主義的罪，叫人屈辱、悲傷、忿怒。那是一個民族壓迫十分急迫而明顯的歷史時代啊……」

三齣抗日話劇，完全適應了當時全中國人民的抗日需要，成為中國抗日戰爭初期全國各地演得最多，時間也最長的戲。「特別在上海，這些戲成了抗日初期演出最多的戲。」他笑著說。

後來，年輕的吳祖光開始想，為什麼偌大一個中國，人口眾多，歷史那麼悠久，文化燦爛，怎麼就叫一個東洋日本整得這麼慘？思索的結果，吳祖光認為，當時社會政治的頹壞，是其主因。「從此我再不寫義勇來抗日，宣傳民族主義的戲。我開始寫追究中國社會和政治頹壞，號召中國人民起而改革，救國抗日的戲。」他說。他的第四齣戲，就是著名的「風雪夜歸人」，卻以誹盜誨淫之名，遭了禁演。「文學藝術應該揭露祖國生活中存在的黑暗，引人反省，起而改革。這個想法兒，回想起來，至今還真沒有變過。」他說。

一九四二年，他寫了「牛郎織女」和「林沖夜奔」，表現出人對美好、幸福生活的強烈憧憬，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在四六年和四七年間，寫了「捉鬼傳」，諷刺腐朽的體制。四七年，寫「嫦娥奔月」，基本上也是批評社會上自私、腐朽的支配結構。在上海演出，效果非常強烈，引起當局的疾怒，他匆匆避難於香港，搞了幾年並不成功的電影工作。

一九四九年，吳祖光回到北京，「值得稍提的，只是拍了梅蘭芳、程硯秋的戲曲片子。」他說。

一九五七年，吳祖光在「大鳴大放」中提出中共對文藝事業管制太嚴，外行管內行等問題，一棒打成大右派，送到北大荒勞動改造。「其實，對文藝問題我一向比較主張自由創作，一定要審查，總要找個水平高的人，懂的人。這個意見，我似乎也一直沒改過。」他抓著頭笑了起來。

在下放期間，他寫過京劇「鳳求凰」和「三打陶三春」。前者演出並不成功，後者卻名聞海內外，還到歐洲演了好幾次，反響都很熱烈。

張賢亮 向生命的 夢幻 和曖昧 開眼

一九七八年，吳祖光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寫了劇本「闖江湖」，以優秀的著名平劇演員新鳳霞在文革期間淒楚、勇敢而動人的經歷與題材寫成。據吳祖光說，在戲終場的時候，他史無前例地加了一段「場外音」（off sound），「對在文革中死難的戲曲和文藝界朋友們表示深刻的哀悼，唸了一串名字。」他說。

一九八〇年他入了黨。「過去我愛提意見，覺得入了黨，更不應該緘默。眼看著黨像個醉漢走路，旁邊看著，著急嘛。著急，就講話。講話了，人家就不舒坦。」他說，「平心而論，我的思想一直是老樣兒，思想總進步不了，也真不知道怎麼做好一個共產黨員。」

一九八七年，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黨裡一個職位很高的人到吳老家去「勸退」，吳老答應了，結束了七年的黨員身份。

「平心而論，這次對待黨內不同意見的手段是進步了。態度很客氣，保證我退黨以後工作和社會地位不變。我不適合在黨裡，就該出來吧，這也對，挺好的。」他說。

將來有什麼展望？

「今後還繼續寫劇本。目前正在搜集材料寫孟姜女。這個題材太難。全中國人民都知道這個家喻戶曉的故事，如果沒有新的角度，怎麼寫？」他說，「可現在我抓到了一點方向。如果把長城當做封閉的系統來理解，孟姜女成了被迫建造封閉系統的勞動人民的悲劇。應該從人民的眼光來重新看長城的意義。挺有意思。」

吳祖光為人豁達、親和，艱難的歲月在他的性格上真找不著什麼痕跡。他依舊講話「開放」，基本上他是一貫的愛國主義和自由主義者。「被迫退黨」，使香港、美國的傳播界對他特別感到興趣。「我這個人，早就是這個樣，這樣起開，也真沒什麼大道理。」他說著，笑開了一張團團的臉。



撰文■陳映真

八〇年後，中國大陸出現了不少傳奇性地躍升文壇的作家。張賢亮就是其中的一個。

一九七九年之前張賢亮經過五次政治上的挫折，不但是長期被打成右派，而且還是個「反革命份子」。今天，他成了大陸上知名的小說家，是少數文藝界出身的「政協委員」之一。生於一九三六年的張賢亮，在一九八〇年之前，從來沒有寫過小說。

八〇年以後的大陸文學，概括地說來，有什麼特點？

「一九四九年以後，大陸上的知識份子，特別是作家，和大陸的政治關係太密切了。」張賢亮說，「政治上開放些，上軌道些，作家和知識份子過得舒暢些。政治上脫了軌，收緊些，作家和知識份子首當其衝，受到最先而且往往也最重的打擊和挫折。」一九七九年以前，大陸的政治運動，幾乎無年無之，大陸上的作家和知識份子也屢遭挫傷，甚者為之亡身、破滅。「歷史使今天倖存於世的中國大陸的作家和知識份子，感到責任特別重大，感覺到自己的命運和中國的政治有太密切的聯繫，也因此特別關心政治，特別關心國家的命運。」張賢亮說。

張賢亮出身於極為貧困的寧夏。「長期以來，寧夏地方有四分之一的人民不得溫飽。」他說，「作家和知識份子不能因為別人造成的錯誤，把問題推給別人去解決。問題還得我們自己來面對、思考和解決。」作家對自己和人民、國家的遭遇、失敗與挫折，有切膚之痛，所以寫作的時候，自然就要求自己表現自己和社會的命運和狀況，探求問題的根源。「這樣一來，主題、內容上迫切的要求，與技巧、藝術上的要求，有時就不能那麼一致。」張賢亮說，「何況大家都中斷太久了，起步時，不免藝術技巧上比較直截。但表現技巧上，一般而論，都進步得很快，表現上也很有創意，很多樣化……」

一九五七年，張賢亮因為「大風歌」一詩，打成了右派。「一九七九年，今天著名的劉賓雁、王蒙都摘了帽子回北京去了！我還因為頭上有一頂『反革命』帽子，一直到八〇年，還在寧夏勞動。」他笑著說。二十多年來，下放、坐牢的張賢亮，從來沒搞過文藝創作。「那時候，一直認為通過社會科學才能理解我們的社會，讀了不少馬恩的原典。」他回憶說，「不論如何，我還相信馬克思、恩格斯的東西，是觀察、理解和分析世界和社會的比較準確的方法……五七年後二十年間，我遭受五次重大打擊，能繼續活下來，還真靠的是這些社會科學讓我在精神上有個支柱。」

在那個時代，他一邊下放勞改，一邊寫一些政治、經濟學和哲學的論文，寄到理論刊物上，全被退回來。「有一個朋友說，現在中國有什麼政治經濟學？除了『農業學大寨』，就剩『工業學大慶』！他要我不如寫些文藝性的東西。」

一九八〇年吧，張賢亮急著想改變自己的處境，就寫了一個故事，投到寧夏省的文藝刊物。「七九年以後，刊物編輯可以只憑作品的質量而不是作者的階級和歷史來決定用稿，我的東西就以顯著地位登出來了。」張賢亮說，「我想了，如果這樣寫就叫小說，我看我還能寫很多。」他的作品一篇篇刊出來了，引起寧夏黨組織的注意，從而得以平反，摘了帽子。一九八〇年，他正式被選到中國文學工作的崗位上。

為了寫小說，他拚命學習、看書，越覺得文學是個嚴肅而值得他終身以赴的事業。他覺得，七、八年來，他的創作思想經歷了一些變化。一九七九年，他寫東西，純粹是想引起別人注意他的存在，從而改善他的命運。「寫了一段時間，我開始覺得，寫作是為了不讓我過去二十年來的生活在中國大地上重複，我寫了一些黑暗的體驗與生活。」張賢亮說，「再寫下去，我覺得光是記錄和揭發還不夠，應該在作品中進一步分析和探索造成那些問題的原因來，作家於是就得比較深入地探索中國的政治和社會體系了，這時期的作品，社會性強，有人叫『改革文學』。可是今年春天開始，我的創作思想又開始起變化。」

他說，年初以來，他的創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領域」。「長期以來，許多自以為明白不過的東西，現在開始有些糊塗了。我開始主動地迎接而不是忽視、躲避生命中某些曖昧、不明、夢幻般的領域。」他說，「我被這種感覺迷住了。我試著想寫一種感覺而不是思考。」

他的話讓人難以理解。不是說作家對中國和人民的命運有深切的責任嗎？不是說他有不錯的馬恩的底子嗎？不是說歷史的唯物論和唯物辯證法是認識世界、社會和人的「尚為有效」的工具嗎？

張賢亮似乎一時還說不清楚。他說寫人的具體命運易，寫「命運感」難。他說他目前的「不明白」難。那是一個歷經浩劫與磨難後的生命「不明白」，和青年們的不一樣。他說他一生戲劇性的起落本身，就叫他對「命運感」有著特別的感受。總之，他這回要在沒有任何預設的目的和意念下寫個長篇，「而且寫得很激動……」他說。

這些話，除了等著看他正在寫的作品，一時也無法讓人理解。不過，長時期為外加或自覺的使命感寫作，對生命中的「曖昧」和「不明白」發生強烈的傾向，在藝術上，也未必不是好事吧。人們應該等待他的新作，才能明白那到底是不是張賢亮文學真正的「新領域」，還是一次也常見於創作生活中的失敗。

話題扯到劉賓雁。他說劉賓雁的報告文學，一貫能深入觸及中國的時弊。「他勇敢、正直地揭發我們社會和政治上存在的問題，有歷史和認識上的價值。我們需要他這種聲音，雖然容或有一點失望。但文學作品不也有同樣問題嗎？」問他劉賓雁會不會再起來。「他從來沒有倒下過。對劉賓雁，沒有能不能再起來的問題。因為他從來沒有被推倒過！」他堅定地說。我看著他眼鏡後面的眼睛，想起海外對他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所做的表態引起的不滿，卻把問題慢慢地吞了下去。這樣的責問，還是留給大陸內部的知識份子吧。我想。

汪曾祺

殘菊秋光

這次來愛荷華的中國作家，像是張賢亮、古華，以及年輕一代的鍾阿城，好像全是一九八〇年前後突然蹦出來的。現年六十七歲的汪曾祺長年來搞編輯、寫戲，到一九七九年才開始寫小說，很受大陸讀者的注目。

生於一九二〇年的汪曾祺，是西南聯大國文系的高材生，曾經是聞一多、沈從文的學生，尤其是著名老作家沈從文先生得意的弟子。可是當時國文系學生的汪曾祺，卻愛讀英美前衛文學。「那時候，挺喜歡現代派的作家，就如亨利和威廉·詹姆斯兄弟、吳爾芙夫人、西班牙的阿左林、俄國的契柯甫」他說。看來他似乎特別喜歡阿左林。「阿左林的東西那麼沈靜，像是雨後蓋著樹影的清靜的流水……」他笑著說，點上一根烟。



撰文■陳映真

汪曾祺的小說多很短。「算一算，最長的一篇沒超過一萬七千字。」他說。可是他語言精緻、準確，充滿著中國美文傳統中獨特的韻味，這當然和他精深的國學底子，有很大關係。他在他的小說集「晚飯花集」的序上這樣說——

「我寫短小說。一是中國本有用極簡的筆墨摹寫人事的傳統。『世說新語』是突出的代表。其後不絕如縷。我愛讀宋人的筆記甚於唐人傳奇。『夢溪筆談』、『容齋隨筆』記人事的部份，我都很喜歡。歸有光的『寒花蔀志』、龔定盦的『記王隱君』，我覺得都可當小說看……」

據汪老說，依他看，作家有「大作家」（寫史詩、寫大河式小說，可以在作品中概括一整個人的歷史時間）和「好作家」（指精緻、巧慧的作品，如契柯甫的作品吧）。他呢，「勉強可屬於後者。」他說著，笑出一臉的風霜。

「這跟人的個性有關吧。年輕的時候，是個自由主義者。文學上，喜歡過現代主義、象徵主義的詩。可是那玩意兒，搞久了，有時而窮。」汪老眯著眼抽烟，這樣說，「搞來搞去，一個人的內心世界，到後來就沒什麼可寫了。」

汪曾祺說，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那個苛酷的現實，民族都快淪亡了。「在那個環境，怎麼能玩現代主義？」他說。他在西南聯大校區的附近，看見許多被遺棄的病重的兵，躺在樹林子裡。有一回，他看見過一個將死未死的病號，躺在地上，眼睛空茫地望著天空，等著斷氣。他猛然想起了里爾克的詩句——

他的眼睛裡有些東西

絕非天空

……

他有一個好同學，叫朱德熙。「你們搞創作的，對這樣的生活和現實，能無動於衷嗎？」他近於責問地對青年汪曾祺說，「你們搞創作的，甚至於，對這樣的現實，負有責任！」

「生活和慘烈的現實教育了我。如果說我當時的思想因生活而接近了人民，就不是肉麻的話。」汪老沈思著說。

一九四八年。年輕的汪曾祺辭去故宮裡一個孤寂索漠的工作，鼓著滿滿的熱情投身革命，參了軍。「那時都說寫工農兵，我的出身和歷史，都沾不上這個創作主題。多半想在部隊裡體驗生活的。」他說。幾個月後，他在武漢從事文教工作，但是他覺得沒有具體的工農兵生活體驗，他沒法兒寫。一九五〇年到五八年，他從事「民間文學」雜誌的編輯工作。一九五八年，他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張家口的沙嶺子一個農研單位當農業勞動者。

「從一九五八到六二年，我是『一放到底』，鍛煉下來，竟也肩上能扛個百來斤東西。整整四年間，我和農民一塊吃，一塊勞動，一塊吃。」他說，「這我才理解到中國的農民，理解了中國的農村，再也不是參軍那時候的旁觀者了。」

善良、老實的汪曾祺，和農民相處得很好。「農民很照顧我，對我真誠幫助。我這才明白，中國的問題有多大，多複雜，中國農村歷史上的農民，有多麼艱苦落後，真不是一般知識份子可以隨便七嘴八舌的亂說。中國農民自有傳統，自有尊嚴的……」他說。盤中之，粒粒辛苦，他是具體理解了。

「八〇年代起來的年輕人，最煩『憶苦思甜』，這有原因，我理解。他們說他們現在不看縱的，只看橫的。不看縱的歷史，只急著看橫的、中國和當代世界先進國家的落差。」汪曾祺說，「不錯，過去我們犯了錯，使整個民族遭到慘痛的、不容易醫好的創傷，但只往美、日看中國跟別人的落差，還肯定不對的。」他回想起他看過一棵把一截鐵蒺藜包在樹幹裡艱苦成長的樹。「這不是中國人民的形象嗎？」他想，「帶著創傷，還得往上長。」

早在一九五四年，從小喜歡傳統戲劇的汪曾祺寫過新京戲本子「范進中舉」，一九六四年，江青抓戲劇工作，徵調汪曾祺寫著名的樣板戲「沙家濱」，很得江青的欣賞，親手「解放」了他這個右派份子，一連十年，在北京搞了十年的樣板戲。現在，怎麼看樣板戲？汪曾祺沈默了一會，說，「第一，這跟我個人有關，一時還不便說什麼；第二，這些事跟現在距離還近，也怕說不客觀。」

一九七九年以後，四人幫垮了，思想有了空前的解放。他的小說「受戒」，是看見了這思想解放的信號後寫起來的。「好長一段時期，我因為創作思想空間小，幾乎放棄了寫小說，寫『受戒』，原也只為自娛，根本沒想發表的。」他回憶說，「後來『人民文學』的總編輯李清泉要來看過，立刻決定刊出。」

「受戒」成了八〇年代中國文學解凍和融雪的表徵。

「過去，我們的文學是，政治上需要什麼，作家寫什麼。現在，是作家熟悉什麼，就寫什麼。」他說，「這一來，中國文學在八〇年後的幾年裡，風格多了，真有百花齊放的況味。我嘛，只是又回到青年時代比較喜歡的，沒有框框條條的創作思想。」

展望未來，汪老一方面覺得年歲大了些，而思想還靈活，還想抓緊時間「再寫一點」。他曾寫這樣一首詩勉人勉己：

新沏清茶飯後烟，
自搔短髮負晴暄。
枝頭殘菊開還好，
留得秋光過小年。

古華 寫自己 認識到的 民衆的 中國

古華是中國大陸在一九八〇年後竄起的知名小說家之一。他生於一九四二年湖南省嘉禾縣一個偏遠閉塞寒瘠的小村，今年四十五歲。

在革命後的大陸，古華因為「階級出身」不良，渡過貧困而艱苦的童年。「十歲上，我父親死了。打十一歲到十四歲，我天天從煤窯挑煤到集上去賣，賺一點工錢買米吃。」他說，「那麼小一個孩子，還曾受雇在一個傳說有猛虎出沒的深山裡放牛。」



撰文■陳映真

上小學的時候，古華十三歲。「學業成績挺好，思想也活潑，還特別關心時事，喜歡和老師討論問題。」微胖的古華的臉上，老帶著笑容。他求知慾旺盛，十一歲就讀了不少章回小說和武俠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些新俄小說，都是在那時候看的。」他說。

一九五七年，大陸上掀起了「反右」運動。「我一看，也怪，幾乎學校裡所有的好老師，全打成右派。」他說。一九五八年，山村裡包括古華在內的三、四個成績好，卻「出身」背景不好的同學，全沒考上學校，並且要少年古華再回到荒寒的小村去落戶，過一輩子。

「那時我已經十六歲，喜歡學習，對中國農民的歌謠、傳說也有興趣。」他回憶著說。「接著就是公社化、三面紅旗那個時代！我越發感覺到那山村閉塞得叫人窒息。」

一九五九年，在他大兄的幫助下，他考上郴州的農校。「上山下鄉」的教育政策下，古華和全校師生集體下放到農村裡，正逢六〇年大陸飢荒。「飢餓的體驗，叫你一生不忘。」他說，「怎麼形容那個飢餓？你聽農民說得多生動。『喉嚨伸出手來，肚皮貼上脊背』他們說。」

即使在這麼困難的時期，少年古華沒間斷過寫詩、寫小說。「特別是寫詩，很鍛煉了我的語言。」古華說。

一九六一年，農校突然宣布「就地遣散」學生。古華被轉到「地區農科所」（當時大陸上一種地域性農業科研單位）裡當一名農業工人，一住就是十四個年頭。「這十四年下來，我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種過菜，管過果園，種過稻子，基本上，學會了中國南方農民全套農活兒。」古華說。

這十四年在山村的生活，古華一直是在被僵化的階級鬥爭論中嚴重退化的政治下，一個近於「賤民」的存在。在那苛酷的青少年時代裡，古華謹慎、恭順、勤奮地學習。一九六二年，他二十歲，在湖南省的文藝刊物上發表了兩篇小說。「從此，我的生活開始有了一線曙光，生命有了一個具體追求的東西。」古華說。當時已經讀過「第三帝國興亡史」和「赫魯雪夫傳」的古華，在階級專政的生活中，仍然為「文化大革命」可能為民族帶來的災難深深地愛想著。「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受到一些委曲。有一陣子，竟而失去了生活的意願。」他說。才二十九歲，一向純真、勤勉的古華，受到全村人的遺棄、歧視和侮辱。

有一回，上食堂吃飯，被廚師冷酷地羞辱。「我捧著飯菜，癡癡地站著，心中一片最徹底的絕望。我到底對人民做了什麼，讓他們這麼不把我當人……」古華溫和地說，「就在這時候，有一個小時候的朋友，走過我的身後。我聽見他輕輕地嘆了一口氣，獨語似地說，飯，還是要吃喲……」

古華說，當時他的熱淚就像泉水似地突然掛下他的臉，使他失聲。「這一哭，才把心裡那一塊東西化掉了一大截，那股子死命把我往自殺的念頭拉的東西，不見了。」

他的作家之夢破滅，甚至在瘋狂地反對「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運動中，古華開始燒去他心愛的藏書。「一個中秋節晚上，我一頁頁燒了楚辭煮粽子」他回憶說，「粽子熟了，楚辭卻成了灰燼。」

一九七一年底到一九七二年春，大陸和美國的外交有解凍的一連串發展，極富嘲諷意義的緩和了文化大革命的狂飈。古華在「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的新政策下，重新有了在社會上立足、進而發展的機會。一九八〇年，他被選入「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就在那三個月的講習中他開始寫使他成名的長篇小說「芙蓉鎮」。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於每一個中共作家的創作生活和人的存在，都是個重大的分水嶺。問他具體的影響，古華說：「第一，一個人身份階級的影子完全砸破了。我從此才取得與其他中國人民同等的地位，以平等身份，從事工作和競爭；第二，黨和全國都承認過去的一些極左路線是錯誤的；第三，在文藝上，開始講藝術要忠實地反映生活。在從前，藝術裡反映的生活和作家自己所體驗和認識的生活，老對不上頭。」

菲菜命的人

——「香港新移民系列之二」

辜易 男 四十四歲 大陸著名大學數學系畢業 七三年來港 地盤打工迄今

他指給我一條路走

星期日的午後，陰鬱灰濛的天，使九龍這一帶下層住宅區更顯淒涼破敗。

清冷骯髒的街道，飄過剛出爐的麵包香味。五金行殘破的鋁門半閉，走廊頂上吊了一個鐵銹的電扇。

「工人在外頭鏢接，太熱，吃不消，靠電扇轉一點風……」

辜替他鄰居的工人解釋。他穿夾克的肩膀寬闊得像個體力勞動的工人，一雙粗糙的大手，混濁的眼睛佈滿紅絲，長年戶外、工地勞動，風沙中翻滾，侵襲的結果。

臉上的肌肉鬆了，垂掛下來，他看來比他的年紀蒼老，而且完全像個藍領的工人。

正想問他，鏢接的噪音，是否引起左鄰右舍的投訴，發覺他住的大廈，隔壁緊鄰一家鳥店，裡外上下掛滿了鳥籠，吱喳喧鬧得正歡。以後在他四樓的家，談話過程中，不時傳來眾鳥器叫，聲音像是緣著水管轟湧而上，一波又一波，始終沒停過。

「……在天台住了八年，不到一百呎，一家三口，大小便、煮飯統統在裡面，連轉身的地方都沒有，木屋隨便搭的，朝西北，冬冷夏熱……」

三年前才從天台搬了下來，向妻子的親戚借了首期，開始供這四百呎的樓。

小小的兩房一廳，磨石子地乾淨得發亮，家具簡單但不俗氣。電視機擺在最顯眼的位置，儘管沒有人在看，還是開著，是彩色的。

辜易打斷我對他的家的讚賞，一下挑出缺陷了：

「過年休息，自己油灰水，」他指著靠窗那面牆：「看到嗎？黃黃一片，油漆用完了，剩一大塊沒刷。」

嘴裡說難看，他的坐姿卻很自在。他是坐在自己擁有的家裡。

「本來還分租了間房，每個月八百元租，再添三、四百，夠付利息了，女兒老是吵，說我答應她，從天台搬下來，給她自己一個房間，只好不分租了。」

女兒獨佔的房間，嶄新敞亮，牆上厚厚一層白漆，看得出他最先油漆的痕跡。白色潔淨的木床，粉紅色印花的床單、枕頭，這是一間父母呵護疼惜下的小女孩的房間。

然而，他們女兒十歲的身軀上，卻有一張與她年齡極不相稱、有著大人神情的臉，會是她過於世故的髮型所致？

「工作一不順利，晚上三個人，面對面，坐在一起，講不出話來……」

「女兒小，她懂嗎？」

「懂，她很醒目，全懂。」

為了顧這個家，保住這層樓，他的妻子否決了極可能是他有生之中，最後一次翻身的體會。

「……辛苦這麼多年，好不容易比較安定了，有了這層樓，粗茶淡飯，吃兩餐也過得去，再去搏，萬一弄不好，比現在更慘！」

她絕不是想像中，被苦日子磨到麻木、縮在一起的女人。她衣著樸素，一口帶閩南腔的國語，吐字快速，原力充沛。

一個偶然的機緣，經由熱心人的引見，辜易得識大學同系的學長，原先的希望是幫他在官塘兩間不小的電子工廠，安插個工頭、領班一類，不必太費體力的固定工作，每月拿回和他在地盤修補輪胎一樣的工資，湊合著過，這一生也就算了。

也不知是看在介紹人的面子，亦或誠心照顧這個落難工地的校友，學長當下應承拿出首期買機器的資金，幫他弄個小工廠，扶他一把。

「他指給我一條路走，憑我大學理科底子，他說，塑料這粗淺的技術難不倒我。」

受過這些挫折，做為一個作家，怎麼看中國的前途呢？

「政治上不去說他，中國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可是我們自己的。我的一切的一切，莫不源於中國。我的每一個細胞，都漲滿了。浸透著中國的汁液。中國，是我的土壤，我的母親」古華有點哽噎了。

問古華為什麼寫，為誰寫？

「在被專政的青年時代，寫作是想藉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和社會地位，到後來，我發覺我有點『自作多情』吧」古華笑著說，「現在，我想寫出自己體驗過、認識的，人民的中國；寫我們這個充滿史詩、悲劇的，當代的祖國，記錄下她所遭受過的苦難、困難、掙扎、挫折和希望，留給後人……」他說這是中華民族迎向再生和新生的「痛苦的過渡時代」。他相信「中華民族有不可思議的生命力」，對中國的未來充滿著信心。「希望別當我是吹牛，」古華有些著急地說，「我吃過苦。吃過苦的人，比較能看見希望……」

「你是黨員嗎？」我突然這樣問。

「不是。」他笑著搖頭，「為什麼問這？」

「沒什麼。」我說。

「我不是。」他安靜地笑著說。

♠

撰文 ■ 施叔青

學長建議，把現在的工作辭掉，找家塑料工廠，學三、兩個月，摸熟了，出來租個千來尺的小廠，妻子一起做，每個月出產的成品賣給學長，不擔任何風險。

「這樣現成的生意，哪裡去找？」

妻子搖手不迭：

「聽到廠房兩個字就害怕，對開廠完全外行，拿人家一筆資金，終歸是一筆債，有借有還，心理壓力太大，失敗了，女兒才十歲，我不能丟下她，全天出去做工，供這層樓，還借親戚的錢……」

辜易惋惜著：「機會太難得了，以後再也碰不到了，自己衡量自己，辛苦不怕……」

最怕碰到技術困難，才學兩、三個月，摸不到竅門，掌握不了機器，做出的產品不合格，給退回來。

「那就完了，不僅白做，還要給房租、水電，太冒險了，不敢去搏。」辜易說：「沒給太太好日子過，老是給她重擔挑，妳看，已經壓得她有點駝背，擔子再重，會越來越駝。」

然而，他也自知再不破斧沈舟，跳出地盤，再過兩年，勞力賣不動了，只有走上更一途。

「這是沒辦法中的辦法，走一步、看一步，以後也不知他做什麼，想不來，也不敢強求，」他妻子說：「一直曲曲折折，不順利，怕再去試了失敗，不如維持現狀，也不跟人家比，太苦，也談不上，平淡過日子，想太多，無濟於事。」

她仰著頭，一臉掙扎過後，放棄了的安適。

「前兩天，拿不了主意，五分鐘一個決定，睡不著覺，螞蟻在爬一樣，想破了頭……太太在路上，失了神，差點被車撞倒，去買菜，兩塊錢給十塊，就走了，忘了找錢。」

錯過這麼個好機會，以後會後悔嗎？

辜易晦暗的臉垂了下來，遲疑了好一會，才重重點了兩下頭。

「我想，會後悔。」

做妻子的認真想了一回，慢慢，自語地：

「算命的指點過我，照命理，他應該出來自己做，才有出頭，他是有學識的，以前沒有人事、背景……」

「你們總是往失敗的一面看……」

「缺乏信心，有後顧之憂，」辜易承認：「要是早幾年，年輕幾歲，有百分之六十的把握，都敢搏一搏。」

「如果身邊有點積蓄，不必月月供樓，又是另一種打算了。他膽子也小，才會……男人最怕入錯行，太遲了，轉不得……」

一天工做下來，人都軟了

身為第一代印尼華僑，擁有大陸著名大學數學系的文憑，為了「呼吸自由空氣」來到香港，十多年來，始終轉不出地盤賣力氣的營生，辜易的困境僅僅是像他妻子所說的，入錯行的結果？

六一年，印尼排華，辜易在中共與國民黨之間，選擇了前者，原因是嚮往大陸四季分明，冬天還可打雪球。那年他十六歲。

碰上大陸困難時期，帶了三十幾斤麵條、乾糧、一桶桶植物油，懷著旅行的心情，坐船回到廈門。一下碼頭，黑漆漆一片，和「人民畫報」登載的完全兩碼事。

僑生回國，是受監視的對象，永遠得不到信任。辜易對政治運動一向不熱衷，憑本事考上名校數學系。讀了兩年，文革來了，紅衛兵沒資格當，被下放到粵北農場，挖海土填高壩，住的是茅草搭的篷，睡稻草，周圍茫茫一片蘆葦。

「有個沙勞越僑生，哥哥是抗日英雄，他考上牛津大學，為了愛國，回到大陸，是我同系高一班的學長。這人懂照相，也會修理收音機，被當成特務，潑了他一身墨水，揪出來遊街批鬥，整死半條命。」

下放農場，辜易生了病，連醫生都不敢去看。

大學畢業後，「被當成廢物一樣，隨便亂丟。」分配到山窪一個選礦場，學非所用，蹲了好幾年，「任何粗活都往我身上推，說的好，是在幫我思想改造。」被困在裡頭，沒有出路。突然吹了一股出國風，印尼華僑優先放人，「申請單上寫的是回返僑居地繼承財產，到香港過境。其實印尼回不去了，當初離開時，發過誓的，打了手印。」

出來那天，正巧除夕，對香港一無所知，也沒想到出來做什麼。「這裡的同鄉幫我買了條棉被，在他家打地舖。對香港的第一個印象是過馬路很危險，懷疑自己在這裡站得住腳。」那時碰上七三年股票大跌，景氣低迷。

出來了畢竟還受限制。

同鄉帶他到官塘一家電子廠，做了三天，一起出來的華僑互通聲氣，外商投資的地盤工資高。

「第二天就到地盤去見工。文革期間回去的弟妹妹也申請出來了，我是大哥，總得安頓他們，跟人家借了五、六千港幣，電子廠一個月人工五百，不用說還債，連吃飯都勉強。硬著頭皮到工地去應徵，不會也說會，看在一個月一千多的人工。」

「他就是給他家庭拖累的，」妻子一旁插嘴：「不止是弟、妹，還有他母親，到台灣醫病，死在香港，責任跑得掉嗎？」

「我是長子……」

工地在西貢，移山倒海築水庫，工期是五年，先用炸藥把兩座山炸開，挖泥填海，把山頭削平，載運泥土的泥頭車，輪胎有三個人這麼高，光是中間的螺絲就有七、八米長，非三幾個大漢合力，才鎖得緊。

這回不像在與北勞動，拿鐵鏟築堤壩了，他幹的是修補輪胎的工作，就在工地旁搭個棚，泥頭車一天幾十趟跑下來，輪胎耗損很厲害，需要時時更換修補。

「很辛苦，一天十四、五個小時做下來，回到家，人都軟了。妳想想，每天早上六點鐘出門，去的時候是披星戴月，回來已滿天星斗。」

國內出來，一起做工的，受不了苦，又跑回去的，有啊，人數還不少哩。我想既然出來了，沒有臉回去，捱著吧！借人的債也沒還清，每月多少也寄點錢回僑居地給父親，一點心意。而且香港再苦，吃的可比國內要好得多，文革時，我選礦的工業城市，供應很差，飯堂餐餐皆白飯，菜連一滴油都沒有。」

地盤再苦，辜易都忍受了，本地工人欺負他，以為跟他們搶飯吃，特別看不慣「大陸仔」死命幹活。「按照裡頭以前的說法，就是為資本家賣力。找我麻煩的，我都讓他們，攤攤手，說：同是為了活命，算了吧！一個大學畢業生，落到工地來賣勞力，心裡當然委屈，又怕一轉業，收入突然減少，維持不下去。弟妹們先後自立了，我自己存錢結婚……」

妻子也是印尼華僑。

「我十六歲回去，六七年……」

她丈夫接口：「印尼第二次排華。」

「不是因為排華，」她截斷他：「我是自費回去的，在國內靠僑匯，不像他，」朝辜易吹了吹嘴，「全靠自己。我來香港，這裡有堂兄弟親戚的。」

我面對的，是個非常自尊的女人。

「並不是來香港挖金。回大陸，碰到文革，原讀過一天書，下到農村種田，也不安排工作，才想出來打一份工，比拿一輩子鋤頭好。來了以後，在日本人開的毛衣廠做工，才知道養活自己不那麼簡單，比國內的生活還苦，更不要說比我童年了。」

明知辜易是大學教育畢業，淪到地盤當工人，是不是太委屈他了？

「我不覺得委屈他。初初來香港，對外面的事知道

很少，白領、藍領在我來講，沒什麼不同，」她突然自衛了起來：「大學生沒什麼了不起，我的家庭比較好，小時候沒吃過苦，不會對丈夫要求高，也不感到錢的重要性，只要他有一份工作，人老實就行了。」

結婚後，本來也計劃生育，妻子懷了孕，辜易認為是天意，命中註定，「既然有了，我年紀也不小，就養下吧！」

翻身無望，他在工地一呆五年。

「以後我對女兒的要求不同，」妻子說：「希望她找一個有一技之長的，以後才不辛苦。如果對象和我先生一樣，我不會同意。」

她在一家工廠做半天工，每個月掙八百人工，下午還拿些電子零件回家裡做，來了香港十多年，兩手從沒有閒過一天。

進了磨，轉也轉不出來

七八年，水庫完工，拿了七、八千元的遣散費，回到街上找事做，看報紙應徵文員，人家不要，當了幾個月木工，手腳不靈活，學不到一技之長，人海茫茫，沒人事關係，事事靠寫信應徵，見工時，一問沒有經驗，兩分鐘後又回到街上。

「這裡我工作，一來什麼都得會，沒有學習的機會，到處碰壁。家裡多了一口人，太太毛衣廠的工作辭了，留在家照顧女兒，到後來，還是去賣勞力。」

到一處建築工地當散工，做地基的灌漿工程，濃得像芝麻糊一樣的水泥漿，灌入孔內，鞏固地基。這下完全露天幹活，給工頭吆喝來、吆喝去。

從前修補輪胎，起碼有個棚遮遮蔭，好歹也算個技工，現在日曬雨淋，冷天吹西北風，熱天打赤膊，曬得像黑人，又不習慣戴帽子。「太太擔心我曬久了，要得皮膚癌。」

「工地像市場一樣，流動性很大，年輕的來幾天就把鏟子一丟，不幹了，老的工人問我來路，感慨一番。」

半年工地幹下來，人也麻木了，反正進了磨，轉也轉不出來。

朋友看他太落魄了，幫他介紹中文電腦的翻譯，辜易連試都不敢去考，怕自己譯得不夠準確，連累朋友。

到了手中的機會，都不敢去掌握。釘子碰多了，變得退縮。

「跟大學讀書時，不靠政治得分，全憑實力爭取，好像前後兩個不同的人。」

九七震盪一來，建築業首當其衝，房地產一落千丈，

很少地盤開工，辜易又失業了，走頭無路，到新界體育中心，應徵警衛，其實就是看守員。他以為憑自己的學歷，應該很夠條件，人家卻叫他回家等電話，嫌他沒看門經驗。

辜易嘆了口氣，自嘲地笑笑：

「混了半天，連個看門人還混不上。」

明知警衛是老弱殘兵的庇難所，一腳進去，說不定再也沒有出頭之日。擔心歸擔心，還是去飛機場見工，總算慈悲，被錄用了。一天十二個小時，薪水一千七百元，比地盤少了快一半，這是八五年，他四十二歲。

「天天穿那套制服，像給人看猴子一樣，真不是滋味，整個人灰溜溜的，回家也不敢跟老婆講，她看我苦瓜臉，問我是不是很辛苦，那份心情……」

幫人家進出開門，低人一等似的，別人看他的眼光也不同，甚至指著臉罵，「看門狗」三個字都說出口了。

「當時真感到窩囊透頂，只有廢物才做這行，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像那幾個年紀大的，無法轉業，只好一天過一天。」

同看門的一個早期南開大學畢業生，學物理，出來得晚，五十多歲，身上還有糖尿病，做其他行業人家不要，只好在那裡捱著，早已死氣沈沈。看他無精打采，辜易心想：今日的他，也許就是明日的我，說不定比他老化得更快。

「起初從大陸出來，我很徬徨，慢慢碰壁碰多了，就很失望，如果警衛繼續當下去，那我一輩子完了，完全絕望了，晚上胡思亂想，睡不著覺，人差一點瘋掉。」

「我寧願他到地盤出力氣，靠勞動換來的，心安理得。當警衛，說清閒，等於慢性自殺。」

他的妻子這麼說。

騎牛指馬，試用期沒滿，報上有工地找人，趕快跳出來。

現在這個地方，老板是美國人，見工那天當面嫌他年紀大，看在補輪胎熟行份上，收了他，因為大幾歲，辜易老沒安全感。

「一有風吹草動，首當其衝被炒魷魚的一定是我。」

工人之間，也是你踩我、我踩你，他的大學生學歷，反而成了負擔，擺明不跟人爭，人家不信，當他是他們升遷的絆腳石。

「一點小小差錯，故意誇大，明明不是我犯的，誣賴到我頭上，好些小動作……其實，我只想下了工，

拍拍屁股走，月底等出糧，為了兩餐，安安份份，老老實實的去。」

來香港找生活的運移民，也有出人頭地的，辜易自責不爭氣，才弄得進退兩難。

「和我同時出來的一個，他學工科，到旺角一家閃光廠，從初工進去幫人打雜，收拾工具，一個月五百人工，現在升上工程師了，拿好幾萬人工。還有一個國內的醫生，初初來時，很艱難，在一家教會辦的幼稚園當校工，打掃廁所，有宿舍住，水電費也用不著繳，每月還拿薪水，他埋頭讀了兩年書，考上香港醫生牌照……」

從前在學校唸數學，主要是培養思維能力。一個問題，怎麼解決；一條路，怎樣走才是正確的。偏了，走到另一條路，就犯了思維上的錯誤，一路錯下去。

當初到工廠，一腳踩錯，一路拔不起來。

「也不是懶，再苦的也吃了，跟人家去爭、去取，要講條件呀！

結果，機會來了，像從天上掉下來，我連去接的勇氣都沒有，太遲了。」

太遲了。辜易是這麼說。

馬跑到第七班……

辜易很相信命運。他到澳門給一個盲婆批命。盲婆斷定他生的韭菜命，剛長出一點，就被摘掉，永遠沒有盼頭。

「以前認為拜神、算命，是無知無識的鄉下人，碰到事情沒法解決，才去找的——」

他妻子承認常到黃大化求籤。解籤的說她手掌肥，口袋肥。

「等了這麼久，口袋還是不肥。黃大化說我過了五十，才會轉運。」

聽說電視台有一個藝員，名字一改，大紅特紅，辜易也想去改，收費太高，沒能改成。

他唯一的娛樂是賭馬，電影捨不得看，寧願把電影票錢換成馬票。

「每次下注三幾十塊，輸了，那天就吃公仔麵，生活太悶了，賭馬刺激一下。贏過一萬多，才有錢換電視機，原來那架，本來預備用到不能用。」

他以讀馬經為消遣，認定賭馬沒有學問，祇是碰碰運氣罷了。明知馬主在幕後操縱，報上白紙黑字登出來，做馬案還牽涉不少有頭有臉的，辜易每星期兩次，

照賭不誤，他希望無巧不成書，他的想法跟做馬的剛巧吻合，人家贏大錢，他贏小錢。

「運氣很難說的，有一個在市場賣雞鴨的，中了六合彩，第二天檔口不開了，籠裡的雞鴨沒人管，餓成半死。」

過年前，他到車公廟去敲鼓、轉風輪，轉了三轉，口中唸唸有詞，但願轉進一筆意外之財。

「也不敢希望太多，贏個二、三十萬，放在銀行生利息，夠吃夠用，下半輩子就安心了。」

馬跑到第七班，還不贏，辜易說，歲數大了，遲早要退班的，讓人當垃圾處理，他把自己比喻做第六班的馬，還在跑，也不得不跑，尚未到完全作廢的地步。

「可惜不像別人，順利的，很容易跑出一條路，愈走愈寬，像我呢，現在申請當撿垃圾的工人，都沒資格，人家要四十五歲以下的，我太接近了，人家不會要的。」

辜易坐在那裡，臉上的肌肉鬆垂了下來。他女兒睏著了，三個大人，面對面，坐在一起，講不出話來。

許久，才聽到他妻子的嘆息：

「天台住了八年，屋頂是鐵皮搭的，我一聲沒抱怨過……」

「屋子小到不能轉身，她從工廠拿零件回來做，每晚做到十一點……」

「現在反而抱怨了。住天台，女兒還小，手忙腳亂，忘了抱怨，哪來心思，這兩年稍稍喘一口氣了，開始為他的工作心煩，年紀大了，唉。」

「也許，將來回大陸過晚年？」

「從沒想過，再看吧！前幾年一到除夕，全家回廣州避年，香港親戚往來拜年，花費多，廣州比較馬虎，一圍年夜飯，五十塊人民幣就好打發，今年沒上去，女兒嫌裡頭太平淡、太悶，沒地方好玩，女兒漸漸大了……」

辭別辜易夫婦，下了樓出來，隔壁鳥店的鐵門下了一半，天畢竟晚了，籠裡的鳥們在陰暗中推擠、踩踏，依舊聒噪不休。

「金錢可以買很多東西，」妻子臨別時的一句話：「可以買信心、膽量……」

一九八七、二、廿八日
于香港

♀

讓人間
的記者
走得更遠
，拍出
更多更好
的報導...



人間雜誌是台灣出版文化中的一個奇蹟。在一個雜誌全面消遣化、庸俗化、官能化的時代，「人間」雜誌以傑出的人文和藝術品質，認真地凝視著人、自然、生命、生活和世界，引起起省內和國際的重視。

這樣一年雜誌，當然值得您的支持。因為訂閱「人間」雜誌，意味著讓我們的記者走得更遠，走一個地方待得更久，寫出和拍出更好、更深入、更生動的照片和報導……。

就是現在，請您立刻採取行動，訂閱「人間」。

人間雜誌社

郵撥帳號：1008791-0號 人間雜誌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話：7091920~3

●紀念人間二週年●50萬價值訂戶大贈獎

為了紀念人間創刊二週年，人間準備了50萬元價值高、品質優秀的贈品，以5%的中獎比率，舉行「紀念二週年擴大訂戶活動」。凡訂閱人間一年，除贈送「人間報導攝影精選集」一本外，另贈抽獎券一張，可參與贈獎活動。（贈品種類詳見P.6、7，有效期限76年10月1日~76年11月30日）

●電話訂閱：大台北地區讀者可電話訂約，本社專人送書收款。訂閱專線：7091920~3

國外訂閱價格：

地區	年份	1年	2年
港澳區		NT：1696元(水運) US：56.5	NT：3232元(水運) US：107.7
		NT：2404元(空運) US：80	NT：4648元(空運) US：155
亞洲區		NT：1900元(水運) US：63	NT：3640元(水運) US：121
		NT：2644元(空運) US：88	NT：5128元(空運) US：171
歐美區		NT：1900元(水運) US：63	NT：3640元(水運) US：121
		NT：2872元(空運) US：95.7	NT：5584元(空運) US：186

●國外訂閱人間雜誌，請將地址與姓名以中英文書寫清楚，連同劃撥單寄回本社即可。（支票抬頭請指名Ren-chian Magazine）

Ren Chian Magazine

NO. 8, LANE 737, TUNG-HWA. S. RD., TAIPEI
TAIWAN, R. O. C.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通信欄

新訂戶 續訂戶編號_____

訂戶姓名：_____

訂閱日期：從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金額 元

電話：_____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請開收據 不開收據

收據地址：_____

收據抬頭：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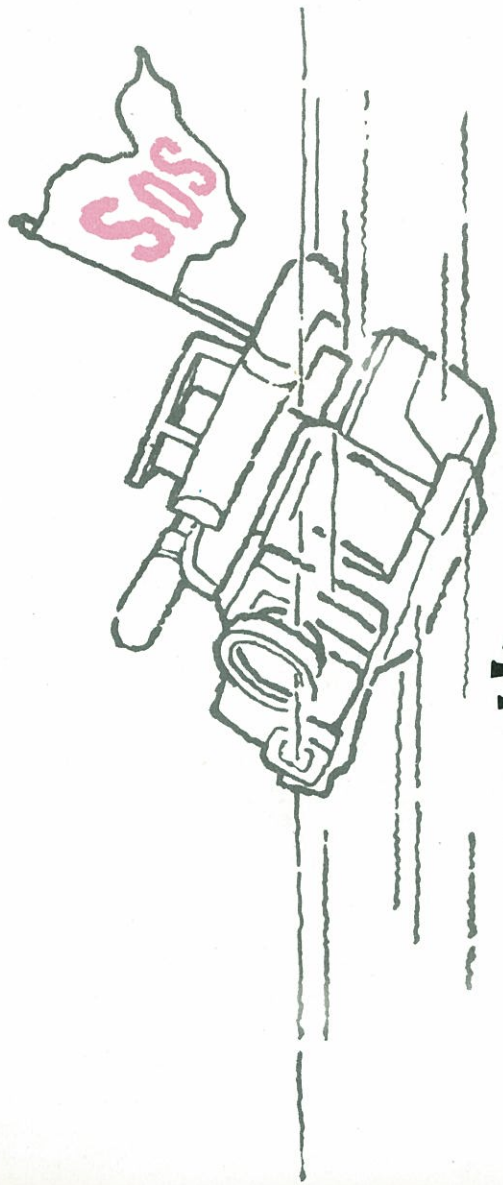
統一編號：_____

●一年訂費1480元 半年訂費750元

掛號投遞(每期另加郵費10元，全年120元)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為限。否則應請換單另填。

National



水貨故障 無人問



NV-M5PX

具有「國際牌總代理國際電化保證書」，
 才能享有完善售後服務及永久品質保證！

愈精密的電子器材，愈應注重品質、維修；就像國際牌攝錄放映機，擁有微電腦全自動對焦系統、Macro 超微攝影及 1/1000 秒超高速快門……等精密功能，如果誤買水貨，誰為你保證品質負責維修？

具有「國際牌總代理國際電化保證書」的國際牌攝錄放映機，由日本松下電器針對台灣地區需要特別設計，100% 全新機種，配件完整齊全，品質保證，可享受完整售後服務及原廠零件供應，真正保障您的權益。

保障您的權益，購買時請仔細檢查：

除了索取「原裝進口保證書」，並有13項配件：暫停遙控器、時鐘用電池、充電電池、電機充電器、同軸電纜線、聲音/影像電纜線、交流變壓器、電源插頭轉換器、300Ω-75Ω 匹配器、肩帶、耳機、AV 輸入轉接器、AV 輸出轉接器。系列機種：NV-MC5AC

國際牌原裝進口攝錄放映機
 總代理 國際電化商品股份有限公司



購買時務請索取國際電化保證書
 避免誤購水貨，以確保品質與服務

讀完這一期人間，如果您有一份激動和感銘，請立刻採取行動，訂閱人間，實踐您的理想·愛和希望。

- 訂閱全年12期1480元，半年6期750元。二年訂閱特價：2800元
- 台灣地區學生優待：全年1380元 / 半年700元
請附學生證影本直接寄本社。二年學生訂閱特價：2600元
- 永久訂戶：16,000元
- 優惠全年訂戶：凡在76年11月31日前訂閱一年者，可獲贈人間報導攝影精選集一本。並可參與二週年抽獎活動

〈公司或學生團體訂閱另有優待，詳情請洽本社行銷組，TEL：(02)7027609〉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 款 人	帳 號	帳號未滿八位數者，帳號前空格請填0。
	10087910	
戶 名	人間雜誌社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 款 人	姓名	郵局郵號
	住址	
	電話	

主管：

經辦員：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手續費	次	元
-----	---	---

登帳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 款 人	帳 號	帳號未滿八位數者，帳號前空格請填0。
	10087910	
戶 名	人間雜誌社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 款 人	姓名	郵局郵號
	住址	
	電話	

主管：

經辦員：

經辦局號 帳 號 日 期 存 款 金 額

登帳編號

工作站號

手續費	次	元
-----	---	---

請注意：
 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日，必要時，可請因電話故障等原因無法及時通知者，應由存款人自行負責。